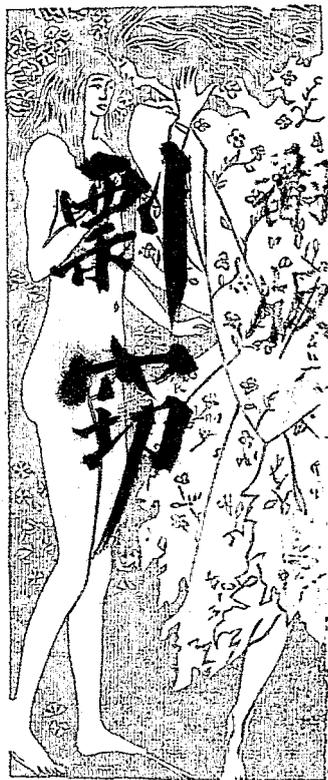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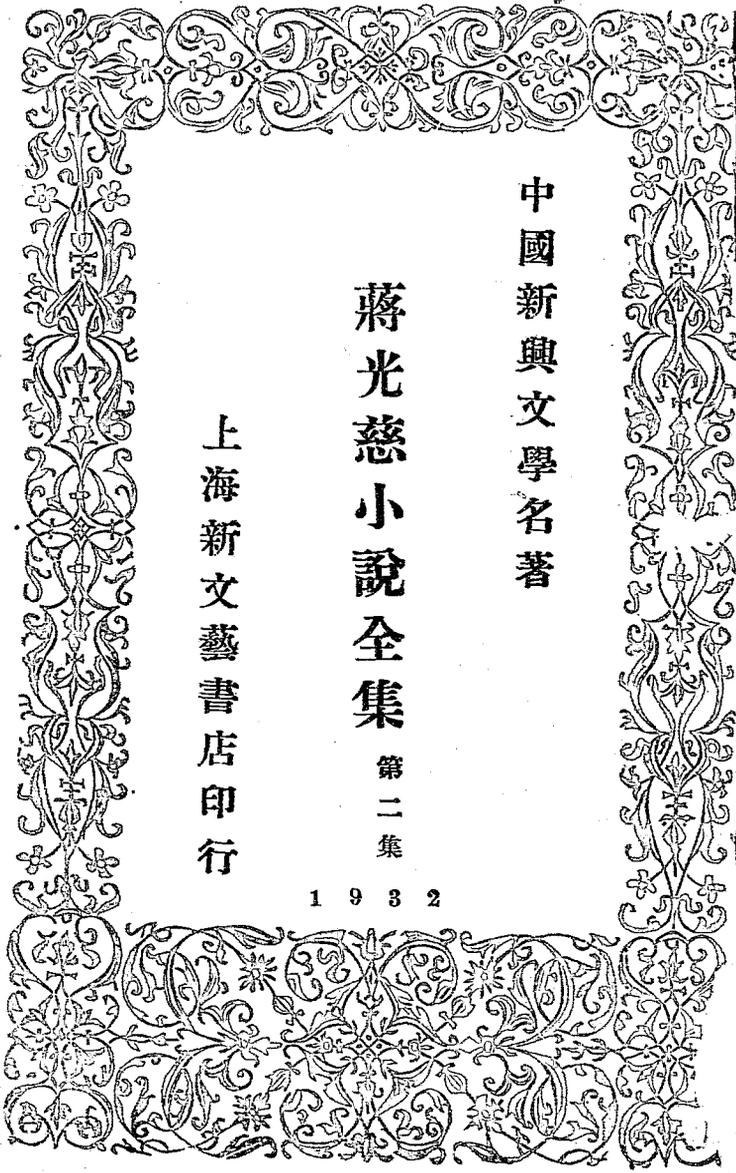


現代中國唯一創作



蔣光慈小說
全集
第二集

上海新文藝書店出版



中國新興文學名著

蔣光慈小說全集

第二集

上海新文藝書店印行

1 9 3 2

關於本書的幾句話

在本書的上冊已經說過「文學是時代社會生活底反映」；我們本着這個不易的定則，收集來這幾篇文章，以補上冊之不足，以滿讀者們的願望與欣感。

關於這幾篇文章，題材盡有不同，而要皆反映着赤裸裸地時代社會生活。我們祇要把它翻開來一讀，便立刻感到作者的精神偉大，與其文學的天才！

中國文學，自一九二六——二七年，因革命高潮的推動，遂樹立了它鮮明的旗幟，正確的去發展中國民衆的前途，於是中國文學偉大的生命開始了！它的使命是什麼？相當的把反動意識克服了，相當的給與壓迫階級一致命的打擊！並給與了羣衆——被壓迫羣衆，以相當的福音。

但，不幸得很！自一九二七以後，革命羣衆的勢力，爲反動惡魔所衝破，而中國文學也直接受了嚴重底壓迫與摧殘！在這反動惡魔勢力下，獨蔣先生運其鬥

爭的腦經，振其革命的手腕，盡情底委婉底把這時期的社會生活，畢露無遺。所以現在羣衆的革命情緒雖受着嚴重的高壓，但也沒有整個的轉變了到反動的局勢之下。是這種文學所完成的歷史任務——保存了羣衆革命的情緒。

書中，關於『麗莎的哀怨』一篇，雖在描寫俄國末落階級的貴族，但，無論任何國家的寄生階級（壓迫階級）終不免走上了這條可憐底道路，這是敢斷言的呵。

雲駁寫於一九三二，一月，付印前。

MG
I246
17



3 1764 7875 2

目次

| | |
|-------------------|-------|
| 關於本書的幾句話..... | (一) |
| 弟兄夜話..... | (一) |
| 麗莎的哀怨..... | (三三) |
| 碎了的心..... | (一八一) |
| 毅然走上革命正軌的王曼英..... | (二一七) |
| 陳季俠與淑君..... | (三五八) |

蔣光慈小說全集 目次

弟兄夜話

江霞自R國回國之後，墜居於繁華嘈雜的上海，每日的光陰大半消磨在一間如鳥籠子一般的小亭子間裏。他在S大學雖然擔任了幾點鐘的功課，藉以爲維持生活的方法，使肚子不至於發生問題，然而總是鎮日地煩悶，煩悶得難以言狀。這並不是因爲江霞自負是一個留學生，早懷着回國後大出風頭的願望，而這種願望現在不能達到；也不是因爲江霞有過豐富的物質生活的奢望，而現在這種奢望沒有達到的機會；也不是因爲他的心境回到數年前的狀態，又抱起悲觀來了。不是，絕對地不是！他到底爲什麼煩悶？簡單地說，他的煩悶不是因爲要做官或是因爲要發財，而是因爲這上海的環境，這每日在江霞眼簾前所經過的現象，使江霞太感覺着不安了。江霞每日在上海所看見的一切，使江霞不自由地感覺着：「唉！這上海，這上海簡直使我悶煞了！這不是我要住的地方，這簡直是地獄。……」

江霞在水雪的M城旅居了數年，深深地習慣了M城的生活。現在忽然歸到灰色的中國，並且是歸到黑暗萃聚的上海，一切眼所見的，耳所聞的，迥然與在M城不同，這的確不能不使他感覺着不安。論起物質方面來，上海並不弱於M城；這裏有的是光滑平坦的馬路，高聳巨大的洋房，繁華燦爛無物不備的商店；這裏有的是車馬如龍，士女如雲，……總而言之，這裏應有盡有，有什麼不及M城的地方？難道說M城比上海還美麗些麼？江霞爲什麼感覺着不安？上海簡直是樂地！上海簡直是天堂！上海有別的地方沒有的奇物異事，江霞還要求一些什麼呢？既不要陞官發財，又不抱悲觀的態度，那嗎江霞就應當大行樂而特行樂了，又何必爲無益的煩悶呢？

但是江霞總感覺着煩悶，總感覺這上海不是他要住的地方，總感覺M城所有的一件東西是爲上海所沒有的，而這一件東西爲江霞所最愛的，爲江霞心靈所最維繫的東西，——江霞既然在上海見不着這一件東西，所以他煩悶得非常，而時

常要做重遊M城的甜夢。這一件東西到底是什麼呢？不是M城所特有的歌舞劇品，不是那連天的白雪，也不是令江霞吃着有味的黑麵包，而是M城所有的新鮮的，自由的，光明的空氣。

在M城，江霞可以看見滿街的血旗——人類解放的象徵，——可以聽見羣衆所唱的偉大的International和童子軍Pioneers所敲的銅鼓聲。但是在上海呢？紅頭阿三手中的哭喪棒，洋大人的氣昂昂，商人的俗樣，工人的痛苦萬狀，工部局的牢獄沖天，黃包車夫可憐的叫喊……一切，一切，唉！一切都使得江霞心驚膽戰！或者在上海過慣的人不感覺得，但是在M城旅居過幾年的江霞，驀然回到上海來，又怎能免去不安的感覺呢？不錯！上海有高大的洋房，繁華的商店，如花的美女，但是上海的空氣太污穢了，使得江霞簡直難於呼吸！他不得不天天煩悶，而回憶那自由的M城。……

江霞回到上海已經有三個多月了。在這三個月之中，有時因為煩悶極了，常

常想回到那已離別五六年的故鄉去看一看。故鄉在A省的中部，介於南北之間，山水清秀，風景幽麗，的確是避世的佳地。慈祥的父母的愛，弟兄們的情誼，兒時的遊玩地，兒時的伴侶，諸小姪輩們的天真的歡笑，……一切都時常縈迴在江霞的腦際，引誘江霞發生回家的、念頭，似覺在暗中嗾呼：『江霞！江霞！你來家看看罷！這裏有天倫的樂趣，這裏有美麗的景物，這裏可以展舒疲倦的胸懷，……』呵！好美麗的家園！應當回家去看一看，休息一休息，一定地！一定地要回去！

但是江霞終沒有勇氣作回家的打算。家園雖好，但是江霞不能夠回去江霞怕回去，江霞又羞回去！這是因為什麼？因為江霞的家庭不要江霞了？因為江霞在家鄉做了什麼罪惡逃跑出來的？因為江霞在家鄉有什麼兇狠的仇人？或是因為……呵！不是！不是因為這些！

江霞幼時在家鄉裡曾負有神童的聲譽，一般父老，紳士，親戚，以及江霞父

親的朋友們，都嘖嘖稱讚過江霞：這孩子面貌生得多麼端正，多麼清秀！這孩子真聰明，寫得這麼一筆好字！這孩子文章做得真好！這孩子前程不可限量！這孩子將來一定要榮宗耀祖！……有幾個看相的並且說過，照這孩子品貌看來，將來起碼是一個縣知事！有幾個窮親戚會不斷地說過，這孩子將來發達了，我們也可以沾一沾光，分一分潤！這麼一來，江霞簡直是一個神童，江霞簡直是將來的縣知事，省長，或大總統了。光陰一年一年地過去，人們對於江霞還是繼續地等待着，稱讚着，希望着。但是忽然於一九二〇年元月，江霞的父母接到江霞從上海寄來的一封信，信上說，他現在決定到R國去留學，不日由滬動身，約四五年才能回國，請父母勿念等語。……喂！怎麼啦？到R國去留學？R國是過激派的國家，是主張共產共妻的國家，到R國去留學，這豈不是去學過激派，去學主張共產共妻的勾當？這是什麼話？唉！江霞渾蛋江霞變了！唉！好好的的一個江霞，現在居然這樣糊塗。……家鄉的一般人們，自從江霞到R國後，對於江霞的感情

大變，大部分由稱讚，希望，等待，轉到譏笑，嘆息，咒罵了。

江霞深深地知道一層，知道這自己的行為爲家鄉的人們所不滿，所譏笑，江霞想道，家鄉的人們從前所希望於我的，是我將來可以做官發財，是我將來可以榮宗耀祖，但是現在我回國後僅教一個窮書，每月的收入僅可以維持生活並且……倘若我回去了，與他們怎麼見面？說什麼話好呢？喂！他們的那種態度，那種心理，那種習慣，那一切令人討厭的樣子，……我真是不高興與他們多說話！我真是不願意回去與他們相周旋！我回去了之後能夠躲在家中不見人嗎？我的父母一定要逼迫我見人，一定要我與所謂父老紳士們相周旋，但是我怎麼能忍受這個呢？還是不回去的好！不回去，還是不回去！等一等再說罷！

但是，倘若僅僅只有這一個困難的問題，恐怕還是遏抑不住江霞要回里的打算。無奈對於江霞，還有比這更困難的問題，這就是他的婚姻問題。八九年前，江霞的父母聽了媒妁之言，替江霞訂下了一門親事。當時江霞雖感覺着不滿意

，但是因爲年齡和知識的關係，只好馬馬虎虎地聽着父母做去，未曾公然表示反對。後來江霞年齡大了，升入了w埠的中學，受了新潮流的激蕩：一般青年學子羣醉心於自由戀愛，江霞本來的性格就是很急進的，當然是不能立於例外了。本來呢，婚姻是要當事人兩方同意才能決定的，怎麼能由父母糊裏糊塗地拉攏？江霞從未見過自己的未婚妻生得什麼樣子：是高？是低？是胖？是瘦？是麻子？是缺腿？江霞連想像也想像不着，至於她的性格是怎樣，聰明不聰明，了解不了解江霞的性情，那更是談不到了。江霞真是有點着急！眼看着結婚的期限快到了，但是怎麼能與一個不相識的女子結婚？倘若結婚後她是一個白痴，或是惡如夜叉，或是蠢如豬牛，那如何處置呢？想起來真是危險，危險得利害！江霞除了讀書和在學生會辦事的時間，差不多大部分的精神都用在解決這個困難的問題上面。

這個問題能够拖延下去不求解決麼？江霞在每次的家信中，曾屢次露出對於婚姻不滿意，後來居然公開地向家庭說明，無論如何，沒有與w姓女結婚的可能

。這件事情可是把江霞的父親難住了！解除婚約？這怎麼能辦得到呢？這是古今中外未有的奇聞，至少是江霞的家鄉百餘里附近未有的奇聞！辦不到，絕對地辦不到！況W族是有勢力的大族，族中有很多的闊人，他們如何能夠答應？倘若他們故意爲難，故意跑到縣裏去控告，或者糾衆到門前吵鬧，……這將如何是好呢？哼！真是把江霞的父母爲難死了！

江霞的父母無論如何不能答應江霞的要求！木已成舟，那裏還能再說別的話？江霞應當勉強一點罷，反正是辦不到的事情。江霞的父母說，無論你要求什麼都可答應，但是這個問題，請你不要使父母爲難罷，辦不到，絕對地辦不到！江霞替父母想想，實在覺着太使父母爲難了。但是怎麼能與一個不相識的女子結婚？誰個又能斷定那W姓女子不是瞎子，或是比夜叉還要兇些？唉！這也是絕對地辦不到，無論如何辦不到！江霞想來想去，也罷，等有機會時，我跑牠一個無影無踪，使家庭找不到我，這結婚當然不成問題的了。現在不必向家庭說，說也沒

有用處。我跑了之後，看那W姓的父母怎樣？他們能再逼迫我家庭麼？倘若他們能逼迫我家庭，那嗎我的父母豈不能向他家要兒子？兒子都跑沒有了，還講什麼娶媳婦？好！就是這樣辦！

江霞所以要跑到R國留學，大目的雖然不是要躲避結婚，但是躲避結婚却爲一附帶的原因。江霞以爲在R國過了幾年之後，這婚約是大约可以解除的，孰知江霞回國之後，寫一封信向家庭問一問婚約解除了沒有，得到一個回答：『沒有！』唉！這真是糟糕！怎麼辦？現在還是沒有辦法，如去國前沒有辦法一樣。事情是越弄越僵了！江霞的家庭天天等待江霞回去結婚，他們的打算是：倘若江霞一回家，不問你三七二十一，願也好，不願也好，接着磕了頭，拜了天地再說。江霞知道這種計畫，時時防備這種計畫。防備這種計畫的好方法是什麼？就是一個不回家！家鄉有青的山，綠的水，家鄉有一切引透江霞要回里的東西，家鄉的幽靜實比這上海的煩雜不知好多少倍。江霞何嘗不想回家？江霞爲煩雜的上海弄

得疲倦了，很想回家休息一下，但是一想到這一件危險的事情，回家的念頭就打斷了。唉！不回去，還是不能回去！

江霞的父母屢屢寫信催江霞回家，但是江霞總都是含糊地回答，不是說等到暑假回家，便是說刻下因有事不能離開上海，總沒說過一個肯定的回家的日期。江霞的家庭真是急壞了，特別是江霞的母親！江霞是他母親的一個小兒子，是一個最爲鍾愛的兒子，現在有五六年未回家了，怎能令他老人家不着急，不懸念？江霞在家時是很孝順母親的，但是現在江霞雖離開母親五六年了，而仍不想回家看看母親，這實在要教母親傷心了。她一定時常嘆息着說：「霞兒！你這小東西好忍心呵！簡直把老娘忘了！唉！我空在你的身上用了力氣！……」江霞也常想像到這個，並且想起母親的情形來，眼珠也時常濕潤過。但是他還是不回家。他怎麼能够回家呢？母親呵！請寬恕你的兒子罷！

有一日江霞自S大學授課回來，沒有僱黃包車，順着幽靜的福煦路慢步。這

時已四句多鐘了，西下的夕陽將自己的金輝靜悄悄地淡射在路旁將要發青的行道樹，及散獨着的洋房和灰枯的草地上。路上少有驕人汽車的來往吼叫，不過不斷地還時間着喀噠喀噠的馬蹄聲。江霞看看路旁兩邊的景物，時而對夕陽唏噓幾下，時而低頭做深默的幻想。江霞很久地沒會這樣一個人獨自散步了，——他回到上海後，即在S大學任課天天忙着編講義，開會，有閒工夫的時候即自己坐在籠子般的小室內看書，從未好好地散過步。一個人散步罷？沒有興趣。去找幾個朋友？他們都忙得什麼似的，那裏有閒工夫？找女朋友？江霞初回國時，幾乎沒有與女子接近的機會。不錯，S大學有很多的女學生，但是處在中國社會環境裏，這先生去找女學生遊逛，似覺還未成爲習慣。好悶了麼？且在室內坐一坐，也只好在室內坐一坐！

江霞走着走着，忽然動了鄉情；屈指一算，離家已是六年了；現在的時光正是那一年離開家鄉的時光，雖然那時家鄉的風景不似此時的福煦路上，但是時光

是一樣的呵。唉！忽然間已是六年了！這六年間的流浪的我，六年間的家鄉景物，六年間的家庭狀況，……呵！那道旁的楊柳，母親送我時所倚靠的楊柳，還是如往年一樣，已經發青了嗎？那屋後的竹林還是如當年一樣的綠？小妹妹腳大約未裹罷？母親的目疾難道說還沒有好麼？……楊柳，母親竹林，妹妹，……一切，一切，不知爲什麼在此是都一齊湧進了江霞的憶海。江霞動了鄉情了，動了回家的念頭了。無論如何，還是要回家去看一看！難道說就從此不要家了嗎？江霞想到這裏，忽然一輛汽車經過江霞身旁，嗚的一聲飛跑去了，把江霞嚇得兩眼一瞪，即時又莫明其妙地鼓動了江霞的與前段思想相反的思想：回家？我將怎麼樣與那些討厭的人們相周旋？我將怎麼樣能忍受那糊裏糊塗的結婚？我將怎麼樣……不！不！還是不能回家去！

江霞在這一日上午，從四馬路買書回來，因爲乘電車，遇着一個外國人霸佔着一個可以容兩人坐的位置，而不讓江霞坐下他。江霞罵了他幾句，幾幾乎與他

大打起架來。後來那位外國人讓了步，但是江霞憤外國人蠻橫，無理欺壓中國人，所生的氣到此時還未盡消下去。此時江霞又聽動了鄉情。心中的情緒如亂麻也似地紛擾，要想找一個方法吐洩一下。江霞想起成都路頭一家小酒館來了，於是回家的路，改走道這小酒館的方向來。

——傑先生格許多時候沒來哉。

——阿拉有事體呀，哪能夠天天來呢？

——僚話，僚要吃陰酒陰個小菜？

——花雕半斤，牛肉一小碟，燒鴨一小碟，僚要快一點哉！

江霞雖然前前後後在上海住了許多時候，但是他的上海話還是蹩腳得很。不過馬馬虎虎地他懂得茶房話，茶房也懂得他的話。茶房將酒菜端上，江霞自斟自酌，想藉酒澆澆胸中的塊壘。誰知酒越喝多，胸中的煩惱也就越增加，恨不得即刻塔車到吳淞口去投海去！想起外國人對於自己的無理，恨不得拿起刀來殺他一

個老子娘不能出氣！江霞不是一個狹義的民族主義者，但是他以為凡是旅居中國的外國人都是壞東西，起碼也有百分之九十九是的！江霞此時不願意想起回家，結婚等等的的事情，但是怎麼能夠呢？腦筋真是渾蛋！你教牠不要想，而牠偏要想，怎麼辦？江霞只是喝酒，一直喝到差不多要醉了。

這時已經有六句鐘了。天還未十分黑，江霞蹣跚地提着書包，順着成都路，昏頭昏腦地走將回來。剛一進客堂門，忽聽着一個人問道：

——老三！你爲什麼回來這樣遲呀？等得急死我了！

江霞昏頭昏腦地，雙眼朦朧，即時未看出說話的人在什麼地方，但是酒意已經被這「老三」兩個字驚醒了。老三？在上海有誰個能夠這樣稱呼江霞？江霞在上海的朋友中從未談過家事，誰個曉得江霞是老三？就是有人曉得江霞還有兩位哥哥，江霞是行三？可是絕對也不會拿「老三」來稱呼江霞！老三？這是一個很生的稱呼，然而又是很親近的稱呼。江霞自從六年前離開家庭後，自從與兩位哥哥分

手以來，誰個也沒喊過江霞老三！現在江霞忽然聽見有人喊他老三，不禁起了一種莫明其妙的感覺。「老三」這個稱呼真是熟得很呵！江霞與自己的兩位哥哥分別太久了，平素憶想不到兩位哥哥說話的聲音，但此刻一聽見老三兩個字，使江霞即刻就明白了這不是別人的聲音，這一定是大哥的聲音。江霞好好地定神一看，客堂右邊椅子上坐着三十來歲的中年人，身穿着黑布馬褂，藍布長衫，帶着一副憔悴的面容，呵，誰個曉得，這憔悴的面容不是由於生活困苦所致的？不是由於奔波積慮？……椅子上坐着的中年人只兩眼隨着向有醉容的江霞看，江霞忽然覺着有無限的難過，又忽然覺着有無限的歡欣。呵，原來是大哥，原來是五六年未見面的大哥！

——大哥你來了，你什麼時候到的呀？

——四點鐘到的。我坐在此等了兩個多鐘頭，真是急得很！

江霞見着大哥憔悴的面容，上下將大哥打量一番，即時心中有多少話要問他

，但是從何處問起？平素易於說話的江霞，到此時反說不出話來。江霞的大哥也似覺有許多話要說的樣子，但是他又從何處說起呢？大家沉默對看了一會兒，最後江霞說道：

——走上樓去，到我住的一間小房子裏去。

於是江霞將大哥的一束帶着灰塵的小行李提起，在前面引導着大哥上樓，曠通曠通地踏着樓梯響，走入自己所住的如鳥籠子一般的亭子間裡。

——大哥，你怎麼來的呀？

——俺大叫我來上海看看你。你這些年都沒有回去，俺大想得什麼也似的！你在外邊哪裏曉得……

江霞聽到這裏，眼圈子不禁紅將起來了：呵！原來是母親叫他來看我的！……我這些年沒有回家看她老人家，而她老人家反叫大哥跑了這麼遠的路來看我，這真是增加我的罪過！這真是於理不合！……但是我的母親呵！我豈嗎不願意來

家看看你老人家？我豈嗎把你老人家忘了？你老人家念兒子的心情，我難道說不知道？但是，但是……我的可憐的母親呵！我不回家有我不回家的苦楚！你老人家知道麼？唉！唉！……

這時天已完全黑了，江霞將電燈扭着，在燈光的底下，又暗地裏仔細地隱看大哥的憔悴的面容；還是幾年前的大哥，但是老了，憔悴得多了；從前他是何等的英武，何等的清秀！但是現在呵，唉！在這憔悴的面容上消沉了一切英武和清秀的痕跡。幾年中有這麼許多的變化！生活這般地會捉弄人！江霞靜默着深深地起了無限的感慨。在這時江霞的大哥也隱看了江霞沒有？也許他也同江霞一樣地隱看：還是幾年前的老三，這笑的神情，這和平的態度，這……還差不多如從前一樣，但是多了一副近視眼鏡，口的上下方露出了幾根還未長硬的鬚鬚。

江霞忽然想起來了；大哥來得很久了，我還未曾問他吃了飯沒有。這真是荒唐之至！我應當趕快做一點飯給他吃，好在麪條和麪包是現成的，只要煮爐一扒

着，十幾分鐘就好了。

——大哥，你餓了罷？

——餓是餓了，但怎麼吃飯呢？

——我即刻替你做西餐，做外國飯吃，容易得很。——江霞笑着說。

做西餐？吃外國飯？這可是對於江霞的大哥是一件新聞！江霞的大哥雖然在家鄉曾經吃過什麼魚翅席什麼海參席……但是外國飯却未曾吃過。現在江霞說做外國飯給他吃不禁引起他的好奇心了。

——怎麼？吃外國飯？那不是很費事麼？

江霞笑將起來了。江霞說，做真正的外國飯可是費事情，但是我現在所要做的外國飯是再容易，再簡單沒有了。江霞於是將自己洋布長衫的袖子捲起來將汽爐打着；汽爐打着之後，即將洋鐵的鍋盛上水，放在汽爐上頭，開始煮將起來。等水沸了，江霞將麪條下到裏頭，過一忽兒又將油鹽放上，再過一忽兒就宣告成

功了。江霞將麪條和湯倒了一盤又將麪包切了幾塊遂對大哥說：

——大哥，請你坐下吃罷，這就叫做外國飯呵，你看容易不容易？

——原來這就叫做外國飯！這樣的外國飯我也會做。——江霞的大哥見着這種做外國飯的精神不禁也笑將起來了。

等到江霞的大哥將江霞所做的外國飯吃了之後，天已八點多鐘了。江霞怕大哥旅行得疲倦了，即忙將床舖好，請大哥安睡。江霞本想等大哥睡了之後，再看一點書，但是心緒煩亂，無論如何沒有再看書的興趣了，於是也就把衣服脫了跑上床去。江霞同大哥同一張床睡，江霞睡在裏邊，大哥睡在外邊。上床之後，江霞想好好地鎮定地睡下去，免使大哥睡不着。但是此時腦海中起了紛亂的波紋：可憐的母親，路旁的楊柳，大哥的憔悴的面容，日間受外國人的欺侮，……那最可怕的強迫的婚姻，……那些愚蠢的家鄉紳士，那w姓女也許是五官不正，也許是瞎眼缺腿，……把江霞鼓動得翻來覆去無論如何睡不着。

江霞的大哥這一次來上海的使命，第一是代父親和母親來上海看一看；江霞是否康健？江霞的狀況怎樣？江霞做些什麼事情？江霞是否不要家了？第二是來詢問江霞對於結婚的事情到底抱着什麼態度。他因旅行實在太疲倦了，現在當睡覺的時候，照講是要好好地跑入夢鄉的。但是他也同江霞一樣，總是不能入夢。這也並不十分奇怪；他怎麼能安然就睡着呢？他一定要把自己的使命向江霞說清楚，最重要的是勸江霞回家去結婚；當這個大問題沒有向江霞要求得一個答案時，他雖然是疲倦了，總也是睡不着的。他不得不先開口了：

——老三，你睡着了麼？

——我，我沒有……

——我問你，你到底要同W家姑娘結婚嗎？

江霞久已預備好了對於這個問題的答案。他料定他的大哥一定要提到這個問題的，所以不慌不忙地答應了一句：「當然是不要！」

——我以為可以將就一些兒罷！你可知道家中因你有多大的為難！俺伯幾乎急得天天夜裏睡不着覺！俺大也是急得很！……

——我豈嗎不曉得這些？但是婚姻是一生的大事，怎麼能馬馬虎虎地過去呢？w 姓的姑娘，我連認都不認得，又怎能同他結婚呢……結婚是要男女方面情投意合才可以的，怎能隨隨便便地就……？

——老三，你說這話，我倒不以爲然！古來都是如此的，我問你，我同你的大嫂子怎麼結了婚呢？……我勸你莫太醉心自由了！

江霞大哥說着這話帶着生氣的口氣，這也難怪，他怎麼不生氣呢？全家都爲着江霞一個人不安，而江霞始終總是這樣地執拗，真是教人生氣！江霞簡直不體諒家裡的苦衷，江霞簡直不講理！江霞的大哥想，從前的江霞是何等地聽話，是何等地知事明理！但是現在在外邊過野了，又留了幾年學，……哼！真是令人料想不到的事情！

江霞聽了大哥的口氣，知道大哥生氣了，但是怎麼辦呢？有什麼法子能使大哥不生氣？江霞不能聽從大哥的話，不能與W姓姑娘結婚，終久是要使大哥生氣的！江霞從前在家時，很少與大哥爭論過，很少使大哥對於自己生過氣，但是現在，唉！現在也只好聽着他生氣了。江霞又和平地向大哥說道：

——大哥，我且問你，你與大嫂子結婚了許多年，孩子也生了幾個，你到底好好地愛過她沒有？……夫妻是不是要以愛做結合的？……

江霞說了這幾句話，靜等着大哥的回答。但是大哥半晌不做聲！大哥聽了江霞的話，把自己勸江霞的使命忘却了，簡直不知說什麼話好！他忽然覺着有無限的悲哀，不禁把勸江霞的心思轉到自己身上來：我愛過我的老婆沒有？我打過她，罵過她，吵過她，……但是愛……真難說！大約是沒會愛過她罷？……結婚了許多年生了許多孩子，但是愛……真難說！……

——倘若夫妻間沒有愛，那還說到什麼幸福呢？——江霞隔了半晌，又囁咕

了這麼一句。

江霞的大哥又忽然聽到從老三口中冒出幸福兩個字，於是更加着有點難受！幸福？我自從結過婚後，我的老婆給過我什麼幸福？在每次的吵架中，在常的生活上，要說到痛苦倒是有的，但是幸福……我幾乎沒有快樂過一天！除了不得已夜裏在床上同她……此外真沒感覺得幸福！江霞的大哥想到這裏，不禁深深地嘆了一口大氣。

——大哥，你嘆什麼氣呢？

江霞的大哥又忽然想到自己的使命了。他因為自己的經驗，被江霞這一問，不知不覺地對江霞改變了態度。他現在也暗暗地想道：不錯！婚姻是要以愛做結合的，沒有愛的婚姻還不如沒有的好！……但是他不願意一下子就向江霞說出自己的意思。還是勉強向江霞勸道：

——老三，我豈嗎不知道你的心思？你說的話何嘗沒有道理？但是，但是家

裏實在爲難的很，……家鄉的情形你還不曉得麼？能够勉強就勉強下去。

——大哥，別的事情可勉強，這件事情也可勉強麼？

——這樣說，你是決定了？

——我久已決定了！

——哼！也罷：我回去替你想方法。……

江霞聽到此地，真是高興的了不得！大哥改變了口氣了！大哥與我表情了！好一個可愛的大哥！大哥還是幾年前愛我的大哥！……

江霞的大哥來上海的目的是要把江霞勸回家結婚的，但是現在呢？現在不但不再勸江霞回去，結婚了而且答應了江霞回去代爲想方法呵！這是何等大的變更！江霞的大哥似乎一剎那間覺悟了：我自己已經糊裏糊塗地受了婚姻的痛苦，難道說還要使老三如我一樣？人一輩子婚姻是大事我已經被葬送了，若再使老三也受無謂的犧牲，這豈不是渾蛋一個？算了！算了！老三的意見是對的，我一定要

幫他的忙！我不幫他的忙，誰個幫他的忙？……唉！想起來，我却是糊裏糊塗地與老婆過了這許多年！愛？說句良心話，真是沒嘗到一點兒愛的滋味！唉！不談了！這一輩子算了！……江霞的大哥想到此地，決意不再提到婚姻的問題了；一方面是因爲承認了江霞的意見是對的，而一方面又因爲怕多說了反增加了自己的煩惱。他於是將這個問題拗開，而轉到別的事情上去，忽然他想起來了：家鄉謠言都說老三R國住了幾年，投降了過激派，主張什麼共產，有的並且說還主張共產呢……喂！這的確使不得；與w家姑娘解除婚約的事情，雖然是很不方便，但我現在可不反對了。但是這過激派的事情？這共產？這共妻？這簡直使不得！產怎麼能共呢？至於共妻一層，這簡直是禽獸了！老三大約不至於這樣亂爲罷，我且問他一問，看他如何回答我：

——老三，我聽說你們主張什麼過激主義，……是不是有這話？

——你聽誰個說的？——江霞笑起來了。

——家鄉有很多的人這樣說。若是真的，這可使不得！……

——大哥，這是一般人的謠言，你千萬莫要聽他們胡言八道的。不過現在的世界也真是太不成樣子了！有錢的人不做一點事。終日吃好的，穿好的。而窮人贏得同牛一樣，反來吃不飽，衣不暖，這是什麼道理？張三也是人，李四也是人，爲什麼張三奢侈得不堪，而李四苦得要命？難道說眼耳口鼻生得有什麼不同麼？……即如劉老太爺爲什麼那樣做威做福的？他打起自己的佃戶來，就同打犯罪的囚奴不樣，一點不好，就把佃戶送到縣裏去，這是什麼道理呢？什麼公理，什麼正義，統統都是騙人的，假的！誰個有錢誰個就是王，誰個就是對的！你想想，這樣下去還能行麼？……江霞的大哥聽了這些話，雖覺有幾分道理，但總是不以爲然。從古到今，有富就有窮，窮富是天定的，怎麼能够說這是不對的？倘若窮人執起政來了，大家互相爭奪，那還能了得？即如我家裏有幾十畝田地，一座小商店，現在還可以維持生活，倘若……那我家裏所有的東西都要被搶光，那倒

怎麼辦呢？……危險得利害！……

——你說的雖是有點道理，但是……

——但是什麼呢？

——無論如何，這是行不去的！

江霞的大哥雖然不以江霞的話爲然，但總說不出圓滿的理由來。江霞一層一層地把他的疑難解釋開來，解釋的結果使他沒有話說。江霞又勸他莫要怕，……就使有什麼變故，與我家雖然沒有利，但也沒有害。我家僅僅有幾十畝田地，一座小商店，何必操無謂的心呢？你看，劉家樓有多少田地？吳家北莊有多少金銀堆在那兒。我們也是窮光蛋，怕牠幹嗎呢？……江霞的大哥聽了這一段話，心又搖動起來了。他想：或者老三的意見是對的……真大，劉家樓，吳家北莊，他們該多有錢！想起來，也實在有點不公道！對富人這般享福，窮人這般吃苦！即如我的幾位母舅，他們成年到頭雨裏雪裏，還窮得那般樣子！哼！……江霞的大哥

現在似覺有點興奮起來了。他不知不覺地又爲江霞的意見所同化，剎那間又變成了江霞的同志。

——大哥，天不早了，你可以好好地睡覺罷！

——哼！……

江霞的大哥無論如何總是睡不着。在這一晚上，他的心靈深處似覺起了很大的波浪，發生了不可言說的變動。這簡直是在他的生活史上第一次！從前也曾澈夜失過眠，但是另一滋味，與現在的迥不相同。論理，說了這些話，應當好好地睡去，恢復恢復由旅行所損失的精神，但是他總是兩眼睜着向着被黑影蒙蔽着的天花板望。電燈已經息了。那天天花板上難道說還顯出什麼東西來？他自己也不知道什麼要這樣，爲什麼總是兩眼睜着，而況旁人麼？也許江霞知道這其中原故？不，江霞也不知道！江霞沒有長着夜眼，在烏黑的空氣中，江霞不能看見大哥的眼睛是睜着還是閉着，更不能看見大哥現在的神情來。江霞說話說得太多了，疲

倦了。兩只眼睛的上下皮不由得要合攏起來了；江霞可以睡覺了：既然大哥允許了代爲設法解決這討厭的，最麻煩的問題，那麼事情是有希望了，還想什麼呢？還有什麼不安呢？江霞要睡覺了，江霞沒有想到大哥這時是什麼心境，是在想什麼，是煩惱還是喜歡？：忽然在靜寂的烏黑中，江霞的大哥又高聲地咕魯了一句：

——老三！我不曉得我的心中現在怎麼這樣不安！……

——哼……——江霞在夢囈中似答非答地這樣哼了一下。

——你所說的話大約都是對的。……

——哼……

——……

第二天江霞向學校請了一天假，整天地領着大哥遊逛；什麼新世界啦，大世界啦，……一些遊戲場幾乎都逛完了。晚上到共舞臺去看戲，一直看到夜裡十二點鐘才回來。江霞的大哥從前未到過上海，這一次到了上海，看了許多在家鄉從

未看見過的東西，照理應該是，很滿意的了，很高興的了。但是在遊逛的結果，他向江霞說道：

——上海也不過如是這一天到晚吵吵鬧鬧轟裡轟東的，……我覺着有點登不慣，……唉，還是我們家鄉好。……

在繼續與大哥的談話中，江霞知道了家鄉的情形：年成不好，米貴得不得了，土匪遍地盡是，……大刀會會鬧了一陣，殺了許多紳士和財主，……幸而一家人還平安，父母也很康健，……家中又多生了幾個小孩子。……江霞這時很想回家去看一看，看一看這出外後五六年的變遷。他又甚為嘆息家鄉的情形也鬧到了這種地步：唉！中國真是沒有一片乾淨土！這種社會不把牠根本改造還能行麼？江霞想到此，又把回家的念頭停止住了，而專想到一些革命的事情。

江霞的大哥過了幾天，無論如何，是要回家了。江霞就是想留也留不住。在離別的三等滬寧車廂中，已經是夜十一點鐘了，在乘客嘈雜的聲中，江霞的大哥

握着江霞的手，很鎮靜地說道：

——老三，你放心！家事自有我問。你在外邊儘可做你自己所願意做的事，不過處處要放謹慎些！……

一九二六，七，四。

蔣光慈小說全集

麗莎的哀怨

一

醫生說我病了，我有了很深的梅毒……

上帝呵，麗莎的結局是這樣！麗莎已經到了末路，沒有再生活下去的可能了。還有什麼再生活下去的趣味呢？就讓這樣結局了罷！就讓這樣……我沒有再掙扎於人世的必要了。

曾記得十年以前，不，當我在上海還沒有淪落到這種下賤的地位的時候，我是如何鄙棄那些不貞潔的女人，那些把自己的寶重的，神聖的，純潔的肉體，讓任何一個男子去玷污的賣淫婦。她們爲着一點兒金錢，一點兒不足輕重的麵包，就毫無羞恥地將自己的肉體賣了，那是何等下賤，何等卑鄙的事情！

會記得那時我也就很少聽見關於這種罪惡的病的事情，我從沒想及這方面來，我更沒想及我將來會得着這種最羞辱的病。那時如果我曉得哪一個人有了這種罪惡的病，那我將要如何地鄙棄他，如何地憎恨他，以他爲罪惡的結晶。我將不願正視他一眼，不願提到他的那會玷污了人的口舌的名字。

但是，現在我病了，醫生說我有了很深的梅毒……上帝呵，這就是麗莎的結局麼？麗莎不是一個曾被人尊敬過的貴重的女子嗎？麗莎不是一個團長的夫人嗎？麗莎不是會做過俄羅斯的貴族婦女中一朵嬌豔的白花嗎？那令人欣羨的白花嗎？但是現在麗莎是一個賣淫婦了，而且現在有了很深的梅毒……麗莎的結局如那千百個被人鄙棄的賣淫婦的結局一樣。世界上的事情，真是如白雲蒼狗一般，誰個也不能預料。當我還沒失去貴族的尊嚴的時候，當我奢華地，矜持地，過着團長夫人的生活的時候，我決沒料到會有今日這種不幸的羞辱的結局。真的，我絕對沒有想到這一層的機會我只把我當做天生的驕子，只以爲美妙的，富麗的，平

靜的生活是有永遠性的，是不會變更的。但是俄羅斯起了革命，野蠻的波爾雪委克得了政權，打破了我的美夢，把一切養尊處優的貴族們都驅逐到國外來，過着流浪的生活……

現在我明白了。生活是會變動的，世界上沒有一成不變的真理。我自身就是一個最確當的例證：昔日的貴重的麗莎，而今是被人鄙棄的舞女，而且害了最罪惡的，最羞辱的病。這是誰個的過錯呢？是玷污了我的那些男人的過錯嗎？是因爲我的命運的乖舛嗎？是野蠻的波爾雪委克的過錯嗎？唉，波爾雪委克！可惡的波爾雪委克！若不是你們搗亂，貴重的麗莎是永不會淪落到這不幸的地步的呵。

我們，我同我的丈夫白根，離開俄羅斯已經十年了。在這些年頭之中，我們，全俄羅斯的外僑，從祖國逃亡出來的人們，總都是希望着神聖的俄羅斯能從野蠻的波爾雪委克的手裏解放出來。我們總是期待着那美妙的一天，那我們能回轉俄羅斯去的一天。我們總以爲波爾雪委克的政權是不會在神聖的俄羅斯保持下

去的，因為聰明的然而又是很渾厚的俄羅斯人民不需要牠。牠不過是歷史的偶然，不過是一時的現像，絕對沒永久存在的根據。難道說這些野蠻的波爾雪委克，無知識的黑蟲，能有統治偉大的俄羅斯的能力嗎？俄羅斯應當光榮起來，應當進展起來，然而這是優秀的俄羅斯的愛好者的事業，不應當落在無理性的黑蟲的手裏。

我也是這樣想着，期待着，期待着終於能回到俄羅斯去，重新過着那美妙的生活。我曾相信俄羅斯的波爾雪委克終有失敗的一天……

但是我們離開俄羅斯已經十年了。我們時時期待着波爾雪委克的失敗，然而波爾雪委克的政權却日見鞏固起來，我們時時希望着重新回到俄羅斯去，溫着那過去的俄羅斯的美夢，然而那美夢却愈離開我們愈遠，或許永無復現的時候。我們眼看着波爾雪委克的俄羅斯日見生長起來，似乎野蠻的波爾雪委克不但能統治偉大的俄羅斯，而且能為俄羅斯創造出歷史上的光榮，那不為我們所需要的光榮

這是什麼一回事呢？這難道說是歷史的錯誤嗎？難道說俄羅斯除開我們這些優秀分子，能夠進展下去嗎？這是歷史的奇蹟罷？……

我們，這些愛護神聖的俄羅斯的人們，自從波爾雪委克取得了俄羅斯的統治權以後，以為俄羅斯是滅亡了，我們應當將祖國從野蠻人的手裏拯救出來，波爾雪委克是俄羅斯的敵人，波爾雪委克是破壞俄羅斯文化的劊子手。誰個能在俄羅斯的國土內將波爾雪委克消滅掉，那他就是俄羅斯人民的福星。

於是我們對於任何一個與波爾雪委克為敵的人，都抱着熱烈的希望。我們愛護俄羅斯，我們應當為我們的偉大的親愛的祖國而戰。但是我們的希望結果都沉沒在失望的海裏，幻成一現的浪花，接着便消逝了，不可挽地消逝了。我們希望田尼庚將軍，但是他被波爾雪委克殲滅了。我們希望哥洽克將軍，但是他的結局如田尼庚的一樣。我們並且希望過土匪頭兒謝米諾夫，但是他也同我們其他的僑

民一樣，過着逃亡的生活。我們也希望過協約國的武力干涉，但是十四國的軍隊，終沒將野蠻的波爾雪委克撲滅。這是天命嗎？這是上帝的意旨嗎？上帝的意旨，令那不信神的邪徒波爾雪委克得到勝利嗎？……思想起來，真是令人難以索解呵。就是到現在，就是到現在我對於一切都絕望了的時候，我還是不明白這是一回什麼事。也許我明白了：……但是上帝呵，我不願意明白！我不願意明白！明白那波爾雪委克，那將我們驅逐出俄羅斯來的惡徒，是新俄羅斯的創造主，是新生活的建設者，那真是很痛苦的事情呵。如果我們明白了波爾雪委克勝利的原因，那我們就不能再詛咒波爾雪委克了……但是我淪落到這樣不幸的，下賤的，羞辱的地步，這都是波爾雪委克賜給我的，我怎麼能够不詛咒他們呢？

但是徒詛咒是沒有益處的。我們，俄羅斯的逃亡在外的僑民，詛咒儘管詛咒，波爾雪委克還是逐日地強盛着。似乎我們對於他們的詛咒，反成了對於他們的祝詞。我們愈希望將俄羅斯拯救出來，而俄羅斯愈離開我們愈遠，愈不需要我們

，我們的死亡痛苦於俄羅斯沒有什麼關係，俄羅斯簡直不理我們了。天哪，我們還能名自己為俄羅斯的愛護者嗎？俄羅斯已經不需要我們了，我們還有愛護牠的資格嗎？

現在我確實明白了。俄羅斯並沒有滅亡，滅亡的是我們這些自稱為俄羅斯的愛護者。如果說俄羅斯是滅亡了，那只是帝制的俄羅斯滅亡了，那只是地主的，貴族的，特權階級的俄羅斯滅亡了。新的，蘇維埃的，波爾雪委克的俄羅斯在生長着，違反我們的意志在生長着。我們愛護的是舊的俄羅斯，但是牠已經死去了，永遠地死去了。我們真正地愛護牠？不，我們愛護的並不是什麼祖國，而是在舊俄羅斯的制度下，那一些我們的福利，那一些白的花，溫柔的暖室，豐盛的筵席，貴重的財物……是的，我們愛護的是這些東西。但是舊的俄羅斯已經滅亡了，新的俄羅斯大概是不會被我們推翻的，我們還愛護什麼呢？我們同舊的俄羅斯一塊兒死去，新的俄羅斯是不需要我們的了，我們沒有被牠需要的資格

……

現在我確確實實地明白了一切。我的明白就是我的絕望。我已經不能再回到俄羅斯去了。十數年來流浪的生活，顛連困苦，還沒有把我的生命葬送掉，那只是因為我還存着一線的希望，希望着波爾雪委克失敗，我們重新回到俄羅斯去，過着那舊時的美妙的生活。呵，我的祖國，我的伏爾加河，我的美麗的高加索，我的莊嚴的彼得格勒，我的……我是如何地想念牠們！我是如何地渴望着再撲倒在牠們的懷抱裏！但是現在一切都完結了，永遠地完結了。我既不能回到俄羅斯去，而這上海，這給了我無限羞辱和無限痛苦的上海，我實在不能再忍受下去了，我一定要離開牠，迅速地離開牠……唉，完結了，一切都完結了。

據醫生說，我的病並不是不可以醫治的，而且他可以把他醫治好。他勸我不必害怕……天哪！我現在害怕什麼呢？當我對於一切都絕望了的時候，我還害怕什麼呢？不，多謝你醫生的好意！我的病不必醫治了，我不如趁此機會靜悄悄地

死去。我已經生活够了。我知道生活不能再給我一些什麼幸福，所以我也就不再希望，不再要求什麼了。那在萬人面前赤身露體的跳舞，那英國水兵的野蠻的擁抱……以及我天天看見我的丈夫的那種又可憐，又可恥，又可笑，又可恨的面貌，這一切都把我作賤够了，我還有什麼生活下去的興趣呢？如果一個人還抱着希望，還知道或者還相信自己有光明的將來，那他就是忍受災難折磨，都是無妨的。但是我現在是絕望了，我的將來只是黑暗，只是空虛，只是羞辱，只是痛苦。我知道這個，我相信這個，我還有力量生活下去嗎？我沒有生活下去的勇氣了。別了，我的祖國，我的俄羅斯！別了，我的美麗的伏爾加的景物！別了，我的金色的充滿着羅曼諦克的高加索！別了，我的親愛的彼得格勒！別了，一切都永別了……

一

革命如六月裏的暴風雨一般，來的時候是那樣地迅速，那樣地突然，那樣地震動。那時我彷彿正在溫和的暖室裏，爲美妙的夢所陶醉，爲溫柔的幻想所浸潤，心神是異常地平靜……忽然烏雲佈滿了天空，喀喀啾啾轟轟洞洞響動了令人震盪的霹靂，接着便起了狂風暴雨，掀動了屋宇，屋宇終於倒坍了，我眼着我的暖室被暴風雨摧毀了，所有暖室中美麗的裝置：嬌豔的白花，精緻的梳粧台，雪白的床鋪，以及我愛讀的有趣的小金色書，天鵝絨封面的美麗的畫冊……一切，一切都被捲入到黑黢黢的，不可知的黑海裏去了，我的神經失了作用，我陷入於昏曠迷茫的狀態。我簡直不明白發生了什麼事情，我一點兒都不明白。後來等到我明白了之後，我想極力抵抗這殘酷的暴風雨，想極力挽回我所失去的一切，但是已經遲了，遲了，永遠不可挽回了。

當革命未發生以前，我也曾讀過關於革命的書，也曾聽過許多關於革命的故事。雖然我不能想像到革命的面目到底像一個什麼樣子，但我也時常想道：革命也許是很可怕的東西，革命也許就是把皇帝推倒……也許革命是美妙的東西，也許革命的時候是很有趣味，是很熱鬧……但是我從未想到革命原來是這樣殘酷，會摧毀了我的暖室，打折了我的心愛的嬌豔的白花。革命破滅了我的一切的美夢，革命葬送了我的金色的幸福。天哪！我是如何地驚愕，如何地恐懼，如何地戰慄。當那革命在彼得格勒爆發的時候……

那時我與白根結婚剛剛過了一個月。前敵雖然同德國人打仗，雖然時間着不利的恐怖的消息，但是我那時是過着密月的生活，我每天只是陶醉在溫柔的幸福的夢裏，沒有閒心問及這些政治上和軍事上的事情。我只感謝上帝的保佑，白根還留在彼得格勒的軍官團體服務。沒有被派到前線去。那時白根是那樣的英俊，是那樣的可愛，是那樣的充滿了我的靈魂。上帝給了我這樣大的，令我十分滿足

的，神聖的幸福，我真是再幸福沒有的人了。

真的，我那時是終日地浸潤在幸福的海裏。白根是那樣英俊的，風采奕奕的少年軍官，他的形像就證明他有無限的光榮的將來。又加之我的父親是個有名的，爲皇帝所信用的將軍，他一定是可以將白根提拔起來的。也許皇帝一見了白根的風采，就會特加寵愛的。我那時想道，俄羅斯有了這樣的少年軍官。這簡直是俄羅斯的光榮呵。我那時是何等地滿足，何等地驕傲！我想在全世界的女人們面前，至少在彼得格勒所有的女人們面前，高聲地喊道，「你們看看我的白根罷，我的親愛的白根罷，他是俄羅斯的光榮，他是我的丈夫呵！」

我總是這樣地幻想著：如果白根將來做了外交官，——他真是一個有威儀的、漂亮的外交官呵！——或者簡直就做了俄羅斯帝國駐巴黎的公使，那時我將是如何地榮耀！在那繁華的整個的巴黎面前，我將顯出我的尊貴，我的不可比擬的富麗。若在夏天的時候，我穿着精緻的白衣，我要使得那些巴黎人把我當做白衣

的仙女，如果我同親愛的白根，我的這樣合了注目的漂亮的外交官，坐着光彩奪目的汽車，在巴黎城中兜風，我要令那些巴黎的女人們，羨瞎了眼睛。

我們於假期可以到清雅的瑞士，優美的意大利，等等有詩趣的國度裏去漫遊。我不想到倫敦去，也不想到紐約去，聽說那裏有的只是喧嚷和煤氣而已；令人發生俗惡的不愉快的感覺。我最傾心於那金色的意大利，聽說那裏的景物是異常地優美，娟秀，令人神往。

在俄羅斯的國境內，我國將在高加索和伏爾加的河岸上，建築兩所清雅的別墅。在秋冬的時候，我們可以住在高加索，在那裏玩山弄水，聽那土人的樸直的音樂，看那土人的原始的，然而又美麗的舞蹈。那該多麼是富於詩趣的生活呵！在春夏的時候，我們可以住在伏爾加的河岸上，聽那舟子的歌聲，看那冰清玉澈的夜月，那裏的景物是如何地蕩人心魂，如何地溫柔曼妙。河冰潺潺而不急流。風帆往來如畫。呵，好美妙的天然！……

我同白根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會相信白根永遠地愛着我，我也永遠地愛着白根。如果世界上有圓滿的生活，那我同白根所過的生活，恐怕要算是最圓滿的了。呵，想起來我在那與白根初結婚的蜜月裏，我的生活是如何地甜蜜。我的心神是如何的愉快，我的幻想是如何地令我感覺着幸福的溫柔；如果我此生有過這最幸福的日子時候，那恐怕就是這個簡短的時期了。

不料好夢難常，風波易起！忽然……暖室的好夢打破了。嬌豔的白花被摧折了。……隨着便消滅了巴黎的風光，高加索和伏爾加的別墅，以及對於漫遊意大利的詩意。忽然一切都消滅了，消滅了帝國的俄羅斯，消滅了我的尊優的生活，消滅了一切對於美妙的幻想。是的，一切都消滅了……。

有一天……那的春陽初露的一天。從我們的崇高的樓窗看去，溫暖而慈和的陽光撫慰着整個的潔白的雪域。初春的陽光並不嚴厲，放射在潔白的雪上。那只是一種撫慰而已，並不足以熔解牠。大地滿佈着新鮮的春意，若將窗扉展開，那

料峭的，然而又並不十分刺骨的風，會從那城外的郊野裏，送來一種能令人感覺這愉快的，輕鬆的，新鮮的春的氣味。

午後無事，我拿起一本金色的詩集，躺在柔軟的沙發上翻讀。這詩集所選的是普希金，列爾茫託夫，歌德，海涅……等等的情詩，一些令人心神迷醉的情詩。讀着這些情詩，我更會感覺到我與白根的相愛，是如何地美妙，是如何地神祕而不可思議。在蜜月的生活中，我是應當讀這些情詩的呵。我一邊讀着，一邊幻想着。雖然白根不在我的面前，但是我感覺到他是如何熱烈地吻我，如何緊緊地擁抱我……他的愛情的熱火把我的全身的血液都燒得沸騰起來了。我的一顆心很愉快地微微地跳動起來了。我的神魂蕩漾在無涯際的幸福的海裏。

忽然……

白根喘着氣跑進來了。他慘白着面孔，驚慌地，上氣接不着下氣地說道：

——麗莎……不好了……完了！前線的兵士叛變了，革命黨在彼得格勒造了

反……聖上逃跑了……工人們已經把彼得格勒拿到手裏……完了，完了！……

好一個巨大的晴天的霹靂！一霎時歡欣變成了恐懼。我的一顆心要炸開起來了。我覺得巨大的災禍，那可怕的，不可阻止的災禍，已經臨到頭上來呢。這時我當然還不明白革命到底是一回什麼事，但是我在白根的神情上，我明白了最可怕的事情。

——他們只是要把聖上推翻罷？……——我驚顫地說了這末一句。

——不，他們不但要把聖上推翻，而且還要求別的東西，他們要求麵包，要求土地……要求把我們這些貴族統統都推翻掉……

——天哪！他們瘋了嗎？……現在怎麼辦呢？待死嗎？

我一下撲到白根的懷裏，戰慄着哭泣起來了。我緊緊地將白根抱着，似乎我抱着的不是白根，而是那一種什麼已經沒落了的，永遠不可挽回的東西，接着我

們更聽見街上的轟動。稀疏的槍聲……完了，一切都完了！

父親在前線上，不知道是死還是活，後來當然被亂兵打死了。母親住在家鄉裏，住在伏爾加的河畔，從他那裏也得不到什麼消息。我只得和白根商量逃跑的計策，逃跑到亞洲的西伯利亞去，那裏有我們的親戚。好在這第一次革命，野蠻的波爾雪委克還未得着政權，我們終於能從恐怖的包圍裏逃出來。這時當權的是社會革命黨，門雪委克……

兩禮拜之後，我們終於跑到此時還平靜的伊爾庫次克來了。從此後，我們永別了彼得格勒，永別了歐洲的俄羅斯……上帝呵！這事情是如何地突然，是如何地急劇，是如何地殘酷！我的幸福的命運從此開始完結了。溫和的暖室，嬌豔的白花，金色的詩集……一切，一切，一切都成了雲烟，無影無蹤地消散了。

我們在伊爾庫次克平安地過了幾個月。我們住在我們的姑母家裏。表兄米海耳在伊爾庫次克的省政府裏辦事。他是一個神經冷靜，心境寬和的人。他時常向我們說來：

——等着罷！俄羅斯是偉大的帝國，那牠將來也是不會沒有皇帝的。俄羅斯的生命在我們這些優秀的貴族的手裏，俄羅斯除開我們還能存在嗎？這些無知識的，胡鬧的，野蠻的社會黨人，他們能統治俄羅斯嗎？笑話！絕對不會的！等着罷：你看這些克倫斯基，霍而諾夫……不久自然是會坍台的，他們若能維持下去，那真是沒有上帝了。

白根也如米海爾一般地相信着：俄羅斯永遠是我們貴族的，牠絕對不會屈服於黑蟲們的手裏。

——麗莎！我的愛！別要喪氣呵，我們總有回到彼得格勒的日子。你看這些渾蛋的社會黨人能夠維持下去嗎？等着罷！……

白根此時還不失去英俊的氣概，他總是這樣地安慰我。我也就真相信米海爾和他的話，以為不是今天！就是明天，一定會回到彼得格勒去的。但是時局越過越糟，我們的希望越過越不能實現。克倫斯基是失敗了，社會黨人是坍台了，但

是波爾雪委克跑上了舞台，黑蟲們真正地得起勢來……而我們呢？我們永沒有圓轉彼得格勒的日子，永遠與貴族的俄羅斯辭了別，不，與其說與牠辭了別，不如說與牠一道兒滅亡了，永遠地滅亡了。

十月革命爆發了……命運註定要滅亡的舊俄羅斯，不得不做一最後的掙扎。哥恰克將軍在西伯利亞組織了軍事政府，白根乘此機會便投了軍，爲着俄羅斯而戰，爲着祖國而戰，爲着神聖的文明而戰……在這些光榮的名義之下，白根終於充當撲滅波爾雪委克的戰士了。

——麗莎！親愛的麗莎！聽說波爾雪委克的軍隊已經越過烏拉嶺了，快要佔住托木斯克城了。今天我要到前線上去……殺波爾雪委克，殺那祖國的敵人呵！麗莎！當我在前綫殺敵的時候，請你爲我禱告罷，爲神聖的俄羅斯禱告罷，上帝一定予我們以最後的勝利！

有一天白根向我辭別的時候，這樣向我顫動地說。我忽然在他的面孔上，找

不到先前的那般溫柔的神情了。我覺得他這時是異常地兇殘，而孔充滿了令人害怕的殺氣。我覺得我愛他的熱情有點低落了。我當時答應爲他禱告，爲祖國的勝利禱告。但是當我禱告的時候，我的心並不誠懇，我有點疑慮；這禱告真正有用處嗎？上帝真正能保佑我們嗎？當我們自己不能將波爾雪委克勤滅的時候，上帝能有力量的令他們失敗嗎？……

哥恰克將軍將白根升爲團長，嘉獎他的英勇。我不禁暗自慶幸，慶幸我有這樣一個光榮的丈夫，爲祖國而戰的英雄。但是同時我感覺到他的心性越過越殘酷，這實在是令我不愉快的事情。有一次他從鄉間捉來許多老實的，衣衫襤褸的鄉下人，有的是鬍鬚的老頭子，有的是少年人。他們被繩索縛着，就如一隊豬牛也似的，一隊被牽入屠場的豬牛……

——你把這些可憐的鄉下人捉來幹什麼呢——我問。

白根很得意地，眼中冒着兇光他笑着：

——可憐的鄉下人？他們都是可惡的波爾雪委克呵。他們搗亂我們的後方呢，你曉得嗎？現在我要教訓教訓他們……

——你將怎樣教訓他們呢？

——槍斃！

——白根！你瘋了嗎？這些可憐的鄉下人，你把他們槍斃了幹什麼呢？你千萬別要這樣做罷！我的親愛的，我請求你！

——親愛的，你完全不懂得呵！現在是這樣的時候，憐憫是不應當存在的了。我們不應憐憫他們，他們要推翻我們，他們要奪我們的幸福。要奪我們所有的一切，我們還能憐憫他們嗎？不是他們把我們消滅，就是我們把他們消滅，憐憫是用不着的……

我聽了白根的話，沉默着低下頭來。我沒有再說什麼話，回頭自己的房裏。我的心神一面是很恍惚的，迷茫地搖蕩着，一面又是很清晰的，從前從沒有這樣

清晰過。我明白了白根的話，我明白了殘酷的歷史的必然性……我明白了白根的話是對的。我再沒有什麼話可說了。因此，我的心神也就迷茫地搖蕩起來……如果我堅定地不以白根的話爲然，那結果只有加入那些鄉下人的隊裏，投入波爾雪委克的營壘。但是我不能離開白根……

後來白根終於毫無憐憫地將那些老實的鄉下人一個一個地槍斃了……

上帝呵，這是如何地殘酷！難道說這是不可挽回的歷史的運命嗎？

但是舊俄羅斯要求亡的命運已經註定了，註定了……任你有什麼偉大的力量也不能改變！黑蟲們的數量比我們多，多得千萬倍，白根就是屠殺他們的一小部分，但是不能將牠們全部都消滅呵，已經沉睡了無數年代的他們，現在忽然甦醒了，其勢就如萬丈的瀑布自天而降，誰也不能阻止牠：就如廣大的燃燒着的森林，誰也不能撲滅牠。於是白根……於是哥恰克將軍……於是整個的舊俄羅斯，終於被這烈火與狂瀾所葬送了。

前線的消息日見不利……我終日坐在房裏，不走出城中一步。我就如待死的囚徒一般，我所能做到的，只是無力的啜泣。伊爾庫次克的全城就如沉落在驚慌的海裏，生活充滿了苦愁與恐懼。不斷地聽着：來了，來了，波爾雪委克來了……天哪！這是如何可怕的生活！可怕的生活！……

米海爾表兄已經不如先前的心平氣靜了。他日見急燥起來，苦喪着面孔。他現在的話已經與先前所說的不同了：

——上帝呵！難道說我們的命運就算完了嗎？難道說這神聖的俄羅斯就會落到黑蟲們的手裡嗎？上帝呵這是怎樣地可怕！……

姑母所做到的，只是面着神像禱告。她已經是五十多歲的老太婆了，她經過許多世事，她也會親眼看過許多驚心動魄的現像，但是她却不明白現在發生了什麼事情，這種爲她夢想也不能夢想得到的事情。她的面孔已經佈滿了老的皺紋，現在在終日淚水不乾的情狀中，更顯得老相了許多。她終日虔誠地禱告着，爲着她的兒子，爲着神聖的俄羅斯……但是一個與上帝相對的巨神，已經將我們的命運抓住了，緊緊地抓住了，就是禱告也不能爲力了。

可憐的姑母，她終於爲苦愁和恐懼所壓死了！她是在我的面前死去的……天哪！我真怕想起這一種悲哀的景象！我當時並沒有哭泣，我只如木鷄一般地望着

姑母的死屍。在她的最後的呻吟裏，我聽出神聖俄羅斯的最後的絕望。這絕望將我沉沒到迷茫的，黑暗的，無底的海裏。天哪！人生是這樣地不測；是這樣地可怕？這到底是誰個的意志呢？……

白根的一團人被波爾雪委克的軍隊擊潰了。因之他對於將軍或總司令的夢也做不成了……我們終于不得不離開伊爾庫次克。我們別了米海爾表兄，上了西伯利亞的遙長的鐵道。我們並沒有一定的方向。只是迷茫地任着火車拖去。我們的命運就此如飄蕩在不着邊際的海裏，一任那不可知的風浪的催送。

從車窗望去，那白茫茫的天野展佈在我們的眼前。那是偉大的，寂靜的俄羅斯的國土，一瞬間覺得在這種寂靜的原野上，永不會激起狂暴的風浪。這裏隱藏着偉大的俄羅斯的靈魂。牠是永不會受着騷亂的。……忽然起了暴風雪，一霎時白茫茫的，寂靜的俄羅斯，為狂暴的呼鳴和混沌的騷亂所籠罩住了。我們便也就感覺着自己被不可知的命運所拖住了，迷茫了前路。是的，我們的前路是迷茫了

。如長蛇也似的火車將我們迷茫的拖着，拖着，但是拖到什麼地方去呢？……

當我們經過貝加爾湖的時候，我看見那貝加爾湖的水是那樣的清澈，不禁起了一種思想：我何妨就此跳入湖水死去呢？這湖水是這樣地清澈可愛，真是葬身之佳處。死後若我的靈魂有知，我當遨遊有這兩岸的美麗的峯嵐，懷於這湖上的清幽的夜月。……但是白根還是安慰我道：

——麗莎！聽我說，別要灰心罷。我們現在雖然失敗，但是我們的幫手多着呢。我們有英國，有美國，有法國……他們能不拯救我們嗎？他們爲着自己的利益，也是要把波爾雪委克消滅下去的呵……麗莎，親愛的！你不要着急，我們總有回到彼得格勒的一日。

天哪！當時如果我知道我永沒有回到彼得格勒的一日，如果我知道會有不幸的，羞辱的今日，那我一定會投到貝加爾湖裏去的呵。我將不受這些年流浪的痛苦，我將不會害這種最羞辱的病，我就是死，也是死在我的俄羅斯的國土以內。

但是現在……唉！後悔已經來不及了。

那時西伯利亞大部分爲日本軍隊所佔據。我們經過每一個車站，都看見身材矮小的，穿着黃衣的日本軍隊。他們上車檢查坐客，宛如他們就是西伯利亞的主人一般，他們是那樣的傲慢，是那樣的兇惡，不禁令我感覺得十分不快。我記得我會向白根問道：

——你以爲這些日本人是來幫助我們的嗎？爲什麼他們對待我們俄羅斯人是這種樣子？

白根將頭伸至窗外，不即時回答我。後來他說道：

——也許他們不懷着好意，也許他們要把西伯利亞佔爲領土呢，他們很早就想西伯利亞這塊廣漠的土地呵。……但是……俄羅斯與其落在波爾雪委克的手裏，不如讓日本人來管理呵。……

——白根？你，你這說的什麼話，啊？——我很驚異地，同時感着不愉快地

問道，——你說情願讓日本人來管理俄羅斯嗎？這是什麼意思？你不是常說你是很愛護俄羅斯的嗎？現在却說了這種不合理的話……

我有点生氣了。白根向我並非坐下來，深長地嘆了一口氣。我這時覺察到他完全改變了樣子。他的兩眼已經不如先前的那般炯炯有光了。一種少年英俊的氣概，完全從他的表情中消逝了。天哪！我的從前的白根，我的那種可愛的白根，現在到什麼地方去了呢？

他拿起我的手來，撫摩着，輕輕地說道：

——不錯，我時常說我是祖國的愛護者，我要永遠做牠的戰士……但是，麗莎，親愛的，現在我們的祖國是被黑蟲們佔去了，我們的一切都被黑蟲們佔去了。我們還愛護什麼呢？俄羅斯與其被波爾雪委克拿去了，不如讓牠滅亡罷，讓日本人來管理罷……這樣還好些，你明白嗎？

——但是波爾雪委克究竟是俄羅斯人呵……

——是的，他們是俄羅斯人，但是現在我們問不到這個了。他們奪去了我們的福利……

我忽然哭起來了，覺得異常地傷心。這並不是由於我生了氣，也不是由於恨日本人，而且也不是由於恨波爾雪委克……這是由於我感覺到了俄羅斯的悲哀的命運，也就是我自身的命運。白根不明白我爲什麼哭起來了。只是撫慰着我說道：

——麗莎，親愛的！別傷心！上帝自然會保佑我們的……

我聽着他的這種可憐的，無力的撫慰，宛如一顆心上感覺到巨大的刺痛，不禁更越發放聲痛哭了。上帝呵，你是自然會保佑我們的，但是你也無能爲力了！

……最後我們到了海參威。我們在海參威住下了。此地的政象本來也是異常地混亂，但是我們在日本人的保護下，却也可以過着安靜的生活。日本人向我們宣言道，只要把波爾雪委克一打倒了，即刻撤退西伯利亞的軍隊……天哪，他們是不是這樣地存心呢？我們不相信他們，但是我們却希望他們將俄羅斯拯救出來

。我們不能拯救祖國，而却希望外國人，而却希望日本人，這不懷好意的日本人……這豈不是巨大的羞辱嗎？

白根找到差事了。我也就比較地安心過着。我們靜等着日本人勝利，靜等着波爾雪委克失敗，靜等着那回到彼得格勒的美妙的一天……

在海參威我們平安地過了數月。天哪，這也說不上是什麼平安的生活！我們哪一天不聽見一些可怕的消息呢？什麼阿穆爾省的民團已經盪起了哪，什麼日本軍隊已經退出伯里哪。什麼……天哪，這是怎樣的平安的生活！不過我們總是相信着，日本軍隊是可以保護我們的，我們不至於有什麼意外的危險。

海參威也可以說是一個美麗的大城。這裏有高聳的樓房，寬展的街道，有許多處彷彿與彼得格勒相似。城之東南面瀕着海，海中有無數的小島。在夏季的時候，深碧的海水與綠森森的島上的樹木相映，形呈着絕妙的天然的景色。海岸上列着一個長蛇的花園，人們可以坐在這裏，一面聽着小鳥的叫鳴，一面受着海風

的陶醉。

在無事的時候，——我鎮日地總是沒有事做呵！——我總是在這個花園中，消磨我的苦愁的時日。有時一陣一陣的清涼的，然而又溫柔的海風，只撫摩得我心神飄蕩，宛如把我送入了縹渺的夢鄉，我也就因之把一切什麼苦愁哀事都忘懷了。有時我撲入海水的懷抱裏，一任着海水溫柔地把我全身吻着，吻着……我已經恍惚離開了充滿了痛苦的人世。我曾微笑着想道，就這樣過下去罷，過下去罷，此外什麼都不需要呵！……

這是很幸福的時刻。但是當我立在山崗的時候，我回頭向那廣漠的俄羅斯瞻望，我的一顆心就悽苦地跳動起來了。我想着那望不見的彼得格勒，那我的生長地——伏爾加河畔，那金色的，充滿了我的幻想的，美麗的高加索……：我不禁滲滲地流下悲哀的淚來。我常常流着淚，悄立着很久，回瞻着我那已失去的美夢，那種過去還不久的，曼妙的美夢！由邊區的海參威到彼得格勒，也不

過是萬餘里之遙，但是我的美夢却消逝到無數萬萬里以外了。我將向何處去追尋牠呢？

我又向着那茫茫的大海望去，那裡只是望不見的邊際，那前途只是不可知的迷茫。我覺着那前途所期待着於我的，只是令人心悸的，可怕的空泛而已。我曾幾番想道，倒不如跳到海裏面去，因為這裏還是俄羅斯的國土，這裏還是俄羅斯所有的海水……此身既然是在俄羅斯的國土上生長的，那也就在俄羅斯的國土上死去罷。……我總是這樣想着，然而現在我不明白，爲什麼我當時不會如此做呢？到了現在，我雖然想死在祖國的境內，想臨死時還吻一吻我祖國的土地，但是已經遲了！遲了！我只能羞辱地，冷落地，死在這疎遠的異鄉！……天哪！我的靈魂是如何地痛苦呵！這是我唯一的遺恨！

當時我們總是想着，日本人可以保護我們，日本人可以使我們不離開俄羅斯的國土……但是命運已經註定了，任你日本人是如何地狡猾，是如何地計算，也

終抵擋不住那汎濫的波爾雪委克的洪水。我們終於不得不離開俄羅斯，不得不與這個「貴族的俄羅斯」的最後的一個城市——海參威辭別！

日本人終于要撤除海參威的軍隊……

波爾雪委克的洪水終於流到亞洲的東海了，

四

那是一個如何悲慘的，當我們要離開海參威的前夜！……

在昏黃而慘淡的電燈光下，全房中都充滿了悲悽，我和白根並坐在沙發上，頭挨着頭，緊緊地擁抱着，哭成了一團。我們就如待死的囚徒，只能做無力的對泣：又如被趕到屠場上去的豬羊，嗷嗷地吐着最後的哀鳴。天哪！那是如何悲慘的一夜！……

記得那結婚的初夜，在歡宴的賓客們散後，我們回到自己的新婚的洞房裏，只感到所有的什物都向我們慶祝的微笑着。全房中蕩溢着溫柔的，馨香的，如天鵝絨一般的空氣，那時我幸福得哭起來了，撲倒在白根的懷裏。他將我緊緊地擁抱着，我的全身似乎被幸福的魔力所鎔解了。那時我只感到幸福。幸福……我幸福得幾乎連一顆心都痛起來。那時白根的擁抱就如幸福的海水把我淹沒了也似的

，我覺着一切都是光明的，都是不可思議的美妙。

擁抱同是一樣的呵，但是在這將要離開俄羅斯的一夜……白根的擁抱只是我回味着過去的甜蜜，因之更爲發生痛苦而已。在那結婚的初夜，那時我在白根的擁抱裏，所見到的前途是光明的，幸福的，可是在這一夜，在這悲慘的一夜呵，伏在白根的擁抱裏，我所見到的只是黑暗與痛苦而已。……天哪！人事是這樣地變幻！是這樣地難料！

——白根；親愛的！——我嗚咽着說。——我無論如何不願離開俄羅斯的國土，生爲俄羅斯人死爲俄羅斯鬼。……

——麗莎！別要說這種話罷！——白根哀求着說，——我們明天是一定要離開海參威的，否則，我們的性命將不保……波爾雪委克將我們捉到，我們是沒有活命的呵，我們不逃跑是不可以的，麗莎，你明白嗎？

——不，親愛的！我是捨不得俄羅斯的。讓波爾雪委克來把我殺掉罷，只要

我死在俄羅斯的國土以內。也許我們不反抗他們，他們不會將我們處之於死地：

：

——你對於俄羅斯還留戀什麼呢？這裏已經不是我們的俄羅斯了，我們失去了一切，我們還留戀什麼呢？我們跑到外國去，過着平安的生活，不都是一樣嗎？

——不，親愛的！讓我在祖國內被野蠻的波爾雪委克殺死罷……你可以跑到外國去……也許你還可以把俄羅斯拯救出來……至於我，我任死也要回到彼得格勒去……

我們哭着爭論了半夜，後來我終於被白根說服了。我們商量了一番，東京呢？哈爾濱呢，還是上海呢？我們最後決定了到上海來。聽說上海是東方的巴黎：

CS

我們將貴重的物件檢點好了，於第二天一清早就登上了英國的輪船。當我們

即刻就要動身上船的時候，我還是沒有把心堅決下來，我感覺到此一去將永遠別了俄羅斯，將永遠踏不到俄羅斯的土地……但是白根硬匆促地，堅決地，將我拉到輪船上了。

我還記得那時我的心情是如何地淒慘，我的淚水是如何地洶湧，我一步一回頭，捨不得我的祖國，捨不得我的神聖的俄羅斯……別了，永遠地別了！……此一去走上了迷茫的道路，任着浩然無際地海水飄去，前途，呵，什麼是前途？前途只是不可知的迷茫，只是令人悚懼的黑暗。雖然當我們登上輪船的時候。曙光漸漸地展開，空氣異常的新鮮，整個的海參威似乎從睡夢中昂起，歡迎着光明的到來；雖然憑着輪欄向前望去，那海水在晨光的懷抱中展着恬靜的微笑，那海天的交接處射着玫瑰色的霞彩……但是我所望見得到的，只是黑暗，黑暗，黑暗而已。

從此我便聽不見了那臨海的花園中的鳥鳴，便離開了那海水的晶瑩的，溫柔

的懷抱；從此那別有風趣的山丘上，便永消失了我的足跡，我再也不能立在那上邊回顧彼得格勒，回顧我那美麗的鄉園——伏爾加河畔……

白根自然也懷着同樣的心情，這辭別祖國對於他當然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我在他的眼睛裏，我在他那最後的辭別的話音裏，

——別了，俄羅斯……

看出他的心靈是如何地悲哀和顫動來。但是他不願意在我的面前表示出他是具着這般難堪的情緒，而且佯做着毫不爲意的樣子。當輪船開始離岸的時候，白根強打精神向我笑道：

——麗莎！麗莎奇喀！你看，我們最後總算逃出這可詛咒的俄羅斯了！

——爲什麼你說『這可詛咒的俄羅斯』？——我反問着他說道，——俄羅斯現在，當我要離開牠的時候，也許是當我永遠要離開牠的時候，對於我比什麼都親愛些，你曉得麼？

我覺着我的聲音是異常悲哀地在顫動着，我的兩眼中是在激蕩着淚潮，我忽然覺着我是在恨白根，恨他將我逼着離開了親愛的俄羅斯……但我轉而一想，不禁對他又起了憐憫的心情：他也是一個很不幸的人呵，他現在向我說硬話，不過是要表示他那男子的驕傲而已。在內心裏，他的悲哀恐怕也不比我的爲淺罷。

——俄羅斯曾經是神聖的，親愛的，對於我們……但是現在俄羅斯不是我們的了！牠已經落到我們的敵人波爾雪委克的手裏，我們還留戀牠幹什麼呢？……

我聽了他的話，不再說什麼，回到艙房裏一個人獨自地啜泣。我覺得我從來沒有如此地悲哀過。這究竟由於什麼，由於對於俄羅斯的失望，由於傷感自身的命運，還是由於對於白根起了憐憫或憤恨的心情……我自己也說不清楚。我啜泣着，啜泣着，得不到任何人的撫慰，就是有人撫慰我，也減少不了我的悲哀的程度。同船的大半都是逃亡者，大半都是與我們同一命運的人們，也許他們需要着撫慰，同我需要着一樣的呵。各人撫慰各人自己的苦痛的心靈罷，這樣比較好些

，好些……

我不在白根的面前，也要白根回顧着祖國，要發着恨深長的嘆息，或者竟終於流淚。我坐在艙房裏，想像着他那流淚的神情，不禁更增加了對於他的憐憫，想即刻跑到他的面前，雙手緊抱着他的頸項，撫慰着他道：

——親愛的，不要這樣罷！不要這樣罷！我們終有回返祖國的一日……

艙房門開了，走進來了一個三十來歲的貴婦人，她的面像和衣飾表示她是出身於高貴的階級，最觸人眼簾的，是她那一雙帶着種子的大耳環，不待我先說話，她先自向我介紹了自己：

——請原諒我，貴重的太太，我使你感覺着不安。我是住在你的隔壁房間裏的。剛才我聽見你很悲哀地哭泣着，不禁心中感動起來，因此便走來和你談談。你可以允許我嗎？

——自然囉，請坐——我立起身來說。

我是密海諾夫伯爵夫人，——她坐下之後，向我這樣說道，表示出她有貴重的禮貌。我聽見了她是密海諾夫伯爵夫人，不禁對她更注意起來。我看她那態度和神情與她的地位相符合，便也就相信她說的是真實話了，

——敢問你到什麼地方去，伯爵夫人？

我將我的姓名向她說了之後，便這樣很恭敬地問她。她聽了我的話，嘆了一口氣，改變了先前的平靜的態度，將兩手一擺，說道：

——到什麼地方去？現在無論到什麼地方去，不都是一樣嗎？

——一樣？——我有點驚愕地說道，——伯爵夫人，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你不明白我的意思？——她有點興奮起來了。她將兩隻美麗的灰碧色的眼睛逼射着我。——我問你，你到什麼地方去呢？無論到什麼地方去，對於你都不是一樣嗎？

她說着帶着一點責問的口氣，好像他與我已經是久熟的朋友了。

我靜默着不回答她。

——我問你，你剛才爲什麼哭泣呢？你不是同我一樣的人嗎？被驅逐出祖國的人嗎？我們失掉了俄羅斯，做了可憐的逃亡者了。無論逃亡到什麼地方去，我想，這對於我們統統都是一樣的，你說可不是嗎？

我點一點頭，表示與她同意。她停住不說了，向窗外望去，如有所思也似的。停一會，她忽然扭轉頭來向我問道：

——我剛才聽見你哭泣的聲音，覺得是很悲淒的，你到底在俄羅斯失去了一些什麼呢？

——失去了一些什麼？難道說你不知道嗎？失去了一切，失去了安樂的生活，失去了美滿的，溫柔的夢，失去了美麗的伏爾加河，失去了彼得格勒……

——和你同艙房的，年輕的人，他是你的丈夫嗎？

——是的，——我點一點頭說。

——你看，你說你一切都失去了，其實你還是幸福的人，因為你的丈夫還活着……

她忽然搖一搖頭，（她的那兩只大耳環也就因之擺動了，）用藍花的絲手帕掩住了口鼻，很悲哀地哽咽起來了。我一方面很詫異她的這種不能自持的舉動，一方面又很可憐她，但即時尋不出什麼話來安慰她。

——我真是失去了一切，——她勉強將心境平靜一下，開始繼續地說道：——我失去了……我的最貴重的丈夫……他是一個極有教養，極有學識的人，而且也是極其愛我的人……波爾雪委克造了反，他恨得了不得，便在伊爾庫次克和一些軍官們組織了恢復皇室的軍隊……不幸軍隊還沒十分組織好，他已經被鄉下人所組織的民團捉去殺掉了……

她又放聲哭起來了。我聽了她的話，不禁暗自慶幸：白根終於能保全性命，現在伴着我到上海去……我只想到自身的事情，反把伯爵夫人忘掉了。一直到她

接着問我的時候，我才將思想又重新轉移到她的身上。

——貴重的太太，你看我不是一個最不幸的人嗎？

——唉！人事是這般地難料！——她不待我回答，又繼續說道，——想當年我同米海諾夫伯爵同居的時候，那種生活是如何地安逸和有趣！我們擁有很多的財產，幾百頃的土地，我們在伊爾庫次克有很高大的，莊嚴而華麗的樓房，在城外有很清幽的別墅……我們家裏時常開着跳舞會，賓客是異常地衆多……遠近誰個不知道米海諾夫伯爵，誰個不知道他的夫人！彷彿我們是世界上最知道，最知道如何過着生活的人……想起來那時的生活是如何地甜蜜！那時我們只以為可以這樣長久地下去……在事實上，我們也並沒想到這一層，我們被幸福所圍繞着，那裏有權會想到不幸福的事呢？不料霹靂一聲，起了狂風暴雨，將一切美妙的東西都毀壞了！唉！可惡的波爾雪委克！……

——貴重的太太，——伯爵夫人停了一會，又可憐而低微地說道。——我們

現在到底怎麼辦呢？難道說我們的階級就這樣地消滅了嗎？難道說我們就永遠地被驅逐出俄羅斯嗎，啊。這是如何地突然！這是如何地可怕！

——不，不會的，伯爵夫人！——我說着這話，並不是因為有什麼自信，而是因為見着她那般可憐的樣子，想安慰她一下。——我們不過是暫時地失敗了：

……

——不見得！——她搖了一下頭，很不確定地這樣說。

——你還沒有什麼，——她繼續說道，——你還有一個同患難時伴侶，而我是孤另另的一個人：……

——別要悲哀啊，伯爵夫人！我們現在是到上海去，如果你也打算到那兒去的話，那嗎將來我們可以住在一塊，做很好的朋友……

話說到此時，白根進來了，我看見他的兩眼濕潤着，如剛才哭過也似的……我可憐他，但是在伯爵夫人的面前，我好像又覺得自己是幸福的，面有點矜持的

心情了。

從此我們同伯爵夫人便做了朋友。我犯了暈船的病症，嘔吐不已，幸虧伯爵夫人給我以小心的照料。我偶而立起病體，將頭伸向窗外眺望，只見白茫茫的一片，漫無涯際。傳到我們的耳際的，只有洶湧的波浪聲……好像波浪爲着我們的命運而哭泣着也似的。

五

上海，上海是東方的巴黎……

我曾做過巴黎的夢，維也納的夢，羅金的夢……我曾立定了志願，將來要到這些有名的都城旅行，或者瞻望現在的繁華，欣賞美麗的景物，或者憑弔那過去的，令人神思的往蹟。但這些都城對於我，都不過是繁華，偉大，莊嚴而已，我並沒幻想到在牠們之中有什麼特別的，神異的趣味。牠們至多是比彼得格勒更繁華，更偉大，更莊嚴罷了。

但是當我幻想到上海的時候，上海對於我並不僅僅是這樣。中國既然是古舊的，龐大的，謎一樣的國度，那嗎上海應當是充滿着東方色彩的，神奇而不可思議的，一種令歐洲人發生特別趣味的都會。總之，在上海我們將看見一切種種類類的怪現象，一切古舊的，東方的異蹟……因此，當我在中學讀書的時候，讀到

中國的歷史和地理，讀到這在世界上有名的大城，不禁異常地心神嚮往，而想要在無論什麼時候，一完與上海有一會面的因緣。

呵，現在我同白根是到了上海了，是踏到中國的境地了。中國對於我們並不是那般的不可思議。上海對於我們並不是那般的充滿了謎一樣的神奇……而我們現在之所以來到這東方的古國，這東方的巴黎，也不是爲着要做蜜月的旅行，也不是爲着要親一親上海的面目，更沒有懷着歡樂的心情或隨身帶來了特別的興趣……不，不！我們是不得已而來到上海，我們是把上海當成舊俄羅斯的人們的逃避處了。

不錯，上海是東方的巴黎！這裏矗立着高聳的樓房，這裏充滿着富麗的，無物不備的商店，這裏響動着無數的電車，馬車和汽車。這裏有很寬敞的歐洲式的電影院，有異常講究的跳舞廳和咖啡館。這裏歐洲人的面上是異常地風光，中國人，當然是有錢的中國人，也穿着美麗的，別有風味的服裝……

當我們初到上海時，最令我們發生興趣的，並引以爲異的，是這無數的，如一種特別牲畜的黃包車夫，我們坐在他們的車上面，他們彎着腰，兩手拖着車柄，跑得是那樣地迅速，宛然就同馬一樣。這真是很奇怪的事情。我們不會明白他們如何會有這般的本領。

再其次使我們發生興趣的，是那些立在街心中的，頭部繫着紅巾的，身量高大的，面目紅黑的印度巡捕。他們是那般地龐大，令人可怕，然而在他們面部的表情上，又是那般地馴服和靜默。

再其次，就是那些無數的破衣襤褸的乞丐，他們的形象是那般地稀奇，可怕！無論你走幾步，你都要遇着他們，有的見着歐洲人，尤其是見着歐洲的女人，討索得更起勁，他們口中不斷地喊着：洋太太，洋太太，給個錢罷……

這就是令我們驚奇而又討厭的上海……

我們上了岸的時候，先在旅館內住了幾天，後來搬到專門爲外國人而設的公

寓裏住。米海諾夫伯爵夫人同我們一塊，我們住在一間大房間裏，而她住在我們的隔壁——一間小房間裏。從此我們便流落在異國的上海了，現在算起來已經有了十年。時間是這般地迅速！……我們總是希望着上海不過是我們臨時的駐足地，我們終究是要回到俄羅斯，然而現在我的命運已註定了我要死在上海，我要永遠地埋恨於異土……天哪！你怎樣才能減少我的心靈上的苦痛呵！

我們從海參威跑出來的時候，隨身帶了有相當數目的財產，我們也就依着牠在上海平安地過了兩年。至於伯爵夫人呢，我沒便於問她，但她在上海生活開始兩年之中，似乎也很安裕地過着，沒受着什麼缺陷。但是到了第三年……我們的生活便開始變化了，便開始了羞辱的生活！

當我開始感覺到我們的經濟將要耗盡的時候，我催促白根設法：或尋得一個什麼職業，或開闢一個什麼別的來源……但是白根總是回答我道：

麗莎，親愛的，這用不着呵。你沒有聽說波爾雪委克已經起了內訌嗎？

你沒有聽說謝世諾夫將軍得了日本政府的援助，已經開始奪取西伯利亞了嗎？而況且法國：美國：英國：現在正在進行武裝干涉俄羅斯的軍事聯盟……麗莎，親愛的，我相信我們很快地就要回到俄羅斯去的呵。我們沒有焦慮的必要……

但是白根的預言終於錯誤了。波爾雪委克的俄羅斯日見強固起來，而我們的生活也就因之日見艱難起來，日見消失了確定的希望。

我們靜坐在異國的上海，盼望着祖國的好消息……白根每日坐在房裏，很少有出門的時候。他的少年英氣完全消沉了。他終日蹙着兩眉，不時地嘆着氣。我們的桌子上供着尼古拉皇帝的肖像，白根總是向牠對坐着，有時目不轉睛的向牠望着，他望着，望着，忽然很痛苦地長嘆道：

——唉，俄羅斯，俄羅斯，你難道就這樣地死亡了嗎？！

我真是不忍看着他這種可憐的神情！他在我的面前，總是說着一些有希望的硬話，但是我相信在他的心裏，他已是比我更軟弱的人了，我時常勸他同我一塊

兒去遊玩，但他答應我的時候很少，總是將兩眉一皺，說道：

——我不高興……

他完全變了。往日的活潑而好遊玩是他，富於青春的力的他，現在變成孤僻的，靜寂的老人了。這對於我是怎樣地可怕！天哪！我的青春的美夢爲什麼是這樣容易地消逝！往日的白根是我的幸福，是我的驕傲，現在的白根却是我的苦痛了。

如果我出門的話，那我總是和米海諾夫伯爵夫人同行。我和她成了異常親密的，不可分離的朋友。這在事實上，也逼得我們不得不如此；我們同是異邦的零落人，在這生疏的上海，尋不到一點兒安慰和同情，因此我們相互之間，就不得不特別增加安慰和同情了。她的大耳環依舊地帶着，她依舊不改貴婦人的態度。無事的時候，他總是爲我敘述着關於她的過去的生活：她的父親是一個有聲望的地主，她的母親也出自於名門貴族。她在十八歲時嫁與米海諾夫伯爵……伯爵不

但富於財產，而且是一個極有教養的紳士。她與他同居了十年，雖然沒有生過孩子，但是他們夫妻倆是異常地幸福……

有時她忽然問我道：

——麗莎，你相信我們會回到俄羅斯嗎？

不待我的回答，她又繼續說道：

——我不相信我們能再回到俄羅斯去……也許我們的階級，貴族，已經完結了自己的命運，現在應是黑蟲們抬頭的時候了，——停一會，她搖一搖頭，喘着說道：——是這樣地突然！是這樣地可怕！

我靜聽着她說，不參加什麼意見，我在她的眼光裏，看出很悲哀的絕望，這種絕望有時令我心神戰慄。我想安慰她，但同時又覺得我自己也是熱烈地需要着安慰……

虹口公園，梵王渡公園，法國公園，黃浦灘公園，遍滿了我與米海諾夫伯爵

夫人的足跡。我們每日無事可做，只得藉着逛公園以消磨我們客中的寂苦的時光。如果我們有充足的銀錢時，那我們儘可逍遙於精美的咖啡館，出入於寬敞的電影院，或徘徊於各大百貨公司之門，隨意購買自己心愛的物品，但是我們……我們昔日雖然是貴族，現在却變成異鄉的零落人了。昔日的彼得格勒的奢華生活，對於我們已成了過去的夢幻，不可復現了，這異邦的上海雖好，雖然華麗不減於那當年的彼得格勒，但是她只對着有錢的人們展着歡迎的微笑，她可以給他們以安慰，給他們以溫柔，並給他們滿足一切的慾望。但是我們……我們並不是她的貴客呵。

在公園中，我們看到異鄉的花木——牠們凋殘與繁茂。在春天，牠們就發青了；在夏天，牠們就繁茂了；在秋天，牠們就枯黃了；在冬天，牠們就凋殘了，彷彿異鄉季候的更迭，並沒與祖國有什麼巨大的差異。但是異鄉究竟是異鄉，祖國究竟是祖國。在上海我們看不見那連天的白雪，在上海我們再也得不到那在紛

紛紛雪中散步的興致。這對於別國人，白雪或者並不是什麼可貴的寶物，但這對於俄羅斯人——俄羅斯人是在白雪中生長的呵，他們是習慣於白雪的擁抱了。他們無論如何不能身在異鄉，忘懷那祖國的連天的白雪！

有一次，那已經是傍晚了，夕陽返射着牠的無力的，黃色的輝光。虹口公園已漸漸落到寂靜的懷抱裏，稀少了遊人的影踪。我與米海諾夫伯爵夫人並坐在邊池的長靠椅上，兩人只默默地呆望着池中的，被夕陽返射着的金色的波紋。這時我回憶起來彼得格勒的尼娃河，那在夕陽返照中尼娃河上的景物……我忽然莫明其妙地向伯爵夫人說道：

——伯爵夫人！我們還是回到俄羅斯去罷，回到我們的彼得格勒去罷……讓波爾雪委克把我們殺掉罷；……這裏是這樣地孤寂；一切都是這樣地生疏！我不能在這裏再生活下去了！

伯爵夫人始而詫異地逼視着我，似乎不明白我的意思，或以爲我發了神經病

，後來她低下頭來，嘆着說道：

——當然，頂好是回到俄羅斯去……但是白根呢？——她忽然將頭抬起望着我說道，——他願意回到俄羅斯去嗎？

我沒有回答她。

夕陽漸漸地隱藏了自己的金影。夜幕漸漸地無聲無嗅地展開了。公園中更加異常地靜寂了。我覺得目前展開的，不是昏黑的夜幕，而是我的不可突破的鄉愁的羅網……

六

客地的光陰在我們的苦悶中一天一天地，一月一月地，一年一年地，毫不停留地過去，我們隨身所帶來到上海的銀錢，也就隨之如流水也似地消逝。我們開始變賣我們的珠寶、鑽石戒指，貴重的衣飾……但是我們的來源是有限的，而我們的用途卻沒有止境。天哪！我們簡直變成爲什麼都沒有的無產階級了！……房東呈着冷酷的面孔逼着我們要房錢，飯館的老板毫不留情地要斷絕我們的伙食；……至此我才感覺得貧窮的痛苦，才明白金錢的魔力是這般地厲害。我們想告饒，我們想討情，但是天哪，誰個能給我們以稍微的溫存呢？一切一切，一切都如冰鐵一般的冷酷……

白根老坐在家裏，他的兩眼已睡得失了光芒了。他的頭髮蓬鬆着，許多天都不修面，他所能做到的，只是無力的嘆息，只是無力的對於波爾雪委克的詛咒

，後來他連詛咒也不詛咒了。我看著這樣下去老不是事，想尋一條出路，但我是
一個女人家，又有什麼能力呢？他是一個男子，而他已經是這樣了……怎麼辦呢
？天哪！我們就這樣待死嗎？

——白根！——有一次我生著氣對他說道，——你爲什麼老是在家裏坐著不
動呢？難道說我們就這樣餓死不成？房東已經下驅逐令了……我們總是要想一想
方法才行罷……

——你要我怎麼樣辦呢？你看我能够做什麼事情？我什麼都不會……打仗我
是會的，但是這又用不著……

我聽了他的這些可憐的話，不禁又是氣他，又是可憐他。當年他是那樣地傲
慢，英俊，是那樣地風采奕奕，而現在却變成這樣的可憐蟲了。

有一天我在黃浦灘公園中認識了一個俄國女人，她約模有三十歲的樣子，看
來也是從前的貴族。在談話中我知道了她的身世：她的丈夫去原充當過舊俄羅斯軍

隊中的軍官，後來在田尼庚將軍麾下服役，等到田尼庚將軍失敗了，他們經過君士但丁堡跑到上海來……現在他們在上海已經住了一年多了。

——你現在在怎麼樣生活呢？你們很有錢罷？——我有點很難爲情地問她這麼兩句。她聽了我的話，溜我一眼，將臉一紅，很羞赧地說道：

——不挨餓已經算是上帝的恩惠了，那裏還有錢呢？

——他現在幹什麼呢？在什麼機關內服務嗎？

她搖一搖頭，她的臉更加泛紅了。過了半晌，她輕輕地嘆着說道：

——事到如今，只要能混得一碗飯吃，什麼事都可以做。他現在替一個有錢的中國人保鏢……

——怎麼？——我不待她說完，就很驚奇地問她道，——保鏢？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你不曉得這是怎麼一回事嗎？在此地，在上海，有許多中國的有錢人，

他們怕強盜搶他們，或者怕被人家綁了票，因此僱了一些保鏢的人，來保護他們的身體。可是他們又不信任自己的同國人，因為他們是可以與強盜通氣的呵，所以化錢僱我們的俄羅斯人做他們的保鏢，他們以為比較靠得住些。

工錢很多嗎？——我又問。

——還可以。七八十塊洋錢一月。

忽然我的腦筋中飛來了一種思想：這倒也是一條出路。為什麼白根不去試試呢？七八十塊洋錢一月，這數目雖然不大，但是馬馬虎虎地也可以維持我們兩個人的生活了。於是我帶着幾分的希望，很小心地問她道：

——請問這種差事很多嗎？

我不知道，——她搖一搖頭說道，——這要問我的丈夫洛白珂，他大約是知道的。

於是我也不怕難為情了，就將我們的狀況詳細地告知了她，請她看同國人的

面上，託她的丈夫代爲白根尋找這種同一的差事。她也就慨然允諾，並問明了我的地址，過幾天來給我們回信，這時正是六月的一天的傍晚，公園中的遊人非常衆多，在他們的面孔上，都充滿着閒散的，安逸的神情。雖然暑氣在包圍着大地，然而江邊的傍晚的微風，都給了人們不涼爽的刺激，使人感覺得心快神怡。尤其是那些如蝴蝶也似的中國的女人們，在她們的面孔上（尋不出一點憂悶的痕跡，我覺得她們都是沉醉在幸福的海裏了。我看着她們的容光，不禁愴懷自己的身世：四五年以前我也何嘗不是如她們那般地幸福，那帶地不知憂患爲何事！我也何嘗不是如她們那般地豔麗而自得！但是現在……現在我所有的，只是目前的苦痛，以及甜密的舊夢而已。

可是這一天晚上，我却從公園中帶回來了幾分的希望。我希望那位俄國夫人能够給我們以良好的消息，白根終于能得爲中國人保鏢的差事……我回到家時，很匆促地就把這種希望報告於白根知道了，但是白根將眉峯一皺，無力的說道：

——麗莎，親愛的，你須知道我是一團團長呵……我是一個俄羅斯的貴族……怎麼好能爲中國人保鏢呢？這是絕對不能夠的，我的地位要緊……

我不禁將全身涼了半截。同時我的憤火燃燒起來了。我完全改變了我的過去的溫和的態度，把一切憐憫白根的心情都失掉了。我發着怒，繼續地說道：

——哼！現在還說什麼貴族的地位……什麼團長……事到如今，請你將就一些兒罷！你能够挨餓，如豬一般地在屋中睡着不動……我却不能夠呵！我不能夠，我不能夠再忍受下去了，你曉得嗎？

他睜着兩隻失了光芒的，灰色的眼睛望着我，表現着充分的求饒的神情。若在往日，我一定又要懊悔我自己的行動，但是今天我却忘却我對於他的憐憫了。

——你說，你到底打算怎樣呢？——我又繼續發着怒道：——當年我不願意離開俄羅斯，你偏偏要逼我跑到上海來，跑到上海來活受罪……像這樣地生着，不如痛痛快快地被波爾雪委克捉去殺了還好些呵！現在既然困難到了這種地步，

你是一個男子漢，應該想一想法子，不料老是如豬一般睡在屋中不動……人家向你提了一個門徑，而你，而你說什麼地位，說什麼不能夠失去團長的面子……唉，你說，你說，你到底怎麼樣打算呢？

鼻子一酸，不禁放聲痛哭起來了。我越想越懊惱，我越惱越哭得悲哀……這是我幾年來第一次的痛哭。這眼見着使得白根着了慌了。他走上前來將我抱着，發出很顫動的，求饒的哭音，向我說道：

——麗莎；親愛的，別要這樣罷！你不說，我已經心很痛了，現在你這樣子……唉！我的麗莎呵！請你聽我的話罷，你要我怎樣，我就怎樣……不過我請求你，千萬別要提起過去的事情，因為這太使我難過，你曉得嗎？

女子的心到底是軟弱的……我對他生了很大的氣，然而他向我略施以溫柔的撫慰，略說幾句可憐的話，我的憤火便即時被壓抑住了，他是我的丈夫呵，他曾熱烈地愛過我……現在我雖然失却了那般的愛的熱度，但是我不應當太過於使他

苦惱呵。他是一個很不幸福的人，我覺着他比我還不幸福些。我終於把淚水抹去，又和他溫存起來了。

我靜等着洛白珂夫人來向我報告消息……

第二天晚上洛白珂夫人來了。她一進我們的房門，我便知道事情有點不妙，因為我在她的面孔上已經看出消息是不會良好的了。她的兩眉蹙着，兩眼射着失望的光芒，很不愉快地開始向我們說道：

——……對不住，我的丈夫不能將你們的事情辦妥，因為……因為保鏢的差事有限，而我們同國的人，想謀這種差事的人，實在是太多了。無論你到什麼地方去，我的丈夫說，都會碰到我們的同國人，鬼知道他們有多少！例如，不久以前，有一個有錢的中國人招考俄國人保鏢，只限定兩個人，喂，你們知道有多少俄國人去報名嗎？一百三十六個！你們看，這是不是可怕的現象！……

她停住不說了。我聽了她的話，也不知是哭還是笑好。我的上帝呵，這是怎

麼一回事！這是怎麼一回事！

半晌她又繼續說道：

——我聽了我的丈夫的話，不禁感覺得我們這些俄僑的命運之可怕！這樣下去倒怎麼得了呢？……我勸你們能夠回到俄羅斯去，還是回到俄羅斯去，那裡雖然不好，然而究竟是自己的祖國……我們應該向波爾雪委克讓步……

——唉！我何嘗不想呢？——我嘆了一口氣說道，——我悔恨我離開了俄羅斯的土地……就是在俄羅斯爲波爾雪委克當女僕，也比在這上海過着這種流落的生活好些。但是現在我們回不去了……我們連回到俄羅斯的路費都沒有。眼見得我們的命運是如此的。

白根在傍插着說道：

——麗莎，算了罷，別要再說起俄羅斯的事情：你說爲波爾雪委克當女僕？你瘋了嗎？我……我，寧可在上海餓死，但是向波爾雪委克屈服是不可以的？我

們不再需要什麼祖國和什麼俄羅斯了。那裏生活着我們的死敵……

白根的話未說完，米海諾夫伯爵夫人進來了她呈現着很高興的神情，未待坐下，已先向我高聲說道：

——麗莎，我報告你一個好的消息：今天我遇着了——一個俄國音樂師，他說，中國人很喜歡看俄羅斯女人的跳舞，尤其愛看裸體的跳舞。新近在各遊戲場內都設了俄羅斯女人跳舞的一場……薪資很大呢，麗莎，你曉得嗎？他說，他可以爲我介紹。如果我願意的話。我已經決定了。怎麼辦呢？我已經什麼都吃光了，我不能就這樣餓死呵。我已經決定了……麗莎，你的意見怎樣呢？

我只顧聽伯爵夫人說話，忘記了蔣洛白珂夫人介紹與她認識。洛白珂夫人不待我張口，已經先說道：

——我知道這種事情……不過那是一種什麼跳舞呵？裸體的，幾乎連一絲都不掛……我的上帝！那是怎樣的羞辱！

伯爵夫人斜睨了她一眼，表示很氣憤她。我這時不知說什麼話爲好，所以老是沉默着。伯爵夫人過了半晌向我說道：

——有很多不愁吃不愁穿的人專會在傍邊說風涼話，可是我們不能顧及到這些了。而且跳舞又有什麼要緊呢？這也是一種藝術呵。這比坐在家裏守着身子，守着神聖的身子，然而有餓死的危險，總比較好些，你說可不是嗎？

洛白呵夫人見着伯爵夫人不快的神情，便告辭走了。我送她出了門。回轉房內時，伯爵夫人很氣憤地問我：

——這是那家的太太？我當年也會擺架子，也會說一些尊貴的話呵……她等着罷，時候到了，她也就自然而然而地不會說這些好聽的話了。

白根低着頭，一聲也不響。我沒有回答伯爵夫人的話。停一會，她又追問我道：

——麗莎，你到底怎樣打算呢？你不願意去跳舞嗎？

我低下頭來，深長地嘆了一口氣。這時白根低着頭，依舊一聲也不響。我想徵求他的意見，他願不願意我去執行那種所謂『裸體的藝術跳舞』……但是我想，他始終沒有表示反對伯爵夫人的話，這是證明他已經與伯爵夫人同意了。

七

過了幾日，我與伯爵夫人進了新世界遊戲場幹那種所謂裸體的跳舞……日夜兩次……我的天哪，那是怎樣的跳舞呵！那簡直不是跳舞，那是在觀眾面前脫得精光光的，任他們審視我們的毫無遮掩的肉體，所謂女人的曲線美……那是如何地無恥如何地猥褻，如何地下賤！世界上真有許多說不出來，而可以做得到的事情。我現在簡直不明白我那時怎樣就能做那種無恥的，下賤的勾當。我不是一個貴重的團長的夫人嗎？我不是一個俄羅斯的貴族婦女嗎？我不是曾被稱爲一朵純潔的，神聖不可侵犯的，驕豔的白花嗎？但是我墮落到了這種羞辱的地步！我竟能在萬人面前赤露着身體，而且毫無體態地搖動着，以圖博得觀眾的喝彩。我的天哪，那是怎樣地令人嘔吐。怎樣地出人意料之外！迄今想來，我還是爲之面赤呵！……

我還記得我第一次上台的時候……在我還未上台之先，我看見伯爵夫人毫不羞怯地將全身衣服脫下，只遮掩了兩乳和那一小部分……接着她便彷彿很得意似地跑上台去……她開始擺動自己的肥臂，伸展兩隻玉白的臂膀……她開始跳起舞來……我的哪天，這是怎樣的跳舞呵！這難道說是跳舞麼？若說這種是藝術的跳舞，那我就希望世界上永無這種跳舞的藝術罷。這簡直是人類的羞辱！這簡直是變態的荒淫！我不知道這件事情到底是誰個想出來的。我要詛咒他，我要唾棄他：

伯爵夫人退了場，我在台後邊聽見那些中國人呼哨起來，『再來一個！』『再來一個！』……這種野蠻的聲音簡直把我的心胆都震落了。我再也沒有接着伯爵夫人上台的勇氣，我本來已經將衣服脫了一半，但是忽然我又把衣服穿起來了。伯爵夫人赤裸裸地立在我的面前，向我射着詭異的眼光。她向我問道：

——你怎麼樣了，麗莎？

——我不能夠，我不能夠！這樣我會羞辱死去，伯爵夫人，你曉得嗎？我要

離開此地……我不能夠呵！呵，我的天哪！……

——麗莎！你瘋了嗎？——伯爵夫人起了驚慌的顏色，拍着我的肩，很急促的說道：——這樣是不可以的呵！我們已經與主人訂了約……事到如今，麗莎，只得這樣做下去罷，我們不能再顧及什麼羞辱不羞辱了。你要知道，我們不如此便得餓死，而且已經訂了約……

她不由分說，便代我解起衣來。我沒有抵抗她。我眼睜睜地看着我的肉體，無論哪一部分，毫無遮掩地呈露出來了。我彷彿想哭的樣子，但我的神經失了作用，終于沒哭出聲來。所謂團長夫人的尊嚴，所謂純潔的驕豔的白花……一切，一切，從此便沒落了，很羞辱地沒落了。

我如木偶一般走上了舞台……我的耳鼓裏震動着那些中國人的呼聲，笑語聲，鼓掌聲。我的眼睛裏閃動着那些中國人的無數的俗惡而又奇異的眼睛。那該是如何可怕的，刺人心靈的眼睛呵！……始而我痴立了幾分鐘，就如木偶一般，

我不知如何動作才是。這時我的心中只充滿着空虛和恐怖，因為太過於恐怖了，我反來好像有點鎮定起來。繼而我的腦神經跳動了一下，我明白了長此彌立下去是不可能的，於是我便跳舞起來。我也同伯爵夫人一樣，開始擺動我的臀部，伸展我的兩膀，來回在舞台上跳舞着……上帝呵，請你赦我的罪過罷！這是怎樣的跳舞呵！我不是在跳舞，我是在無恥地在人們面前污辱我的神聖的肉體。那些中國人，那些俗惡而可恨的中國人，他們是看我的跳舞麼？他們是在滿足他們的變態的獸慾呵，不料從前的一個貴族的俄羅斯婦女，現在被這些俗惡而可恨的中國人姦淫了。

從此我同伯爵夫人便在新世界遊戲場裏，做着這種特別情形式的賣淫的勾當

……

我明白了；麵包的魔力比什麼都要偉大，在牠的面前，可以失去一切的尊嚴與純潔，只要肚子餓了，什麼事情都可以做出來；男子可以去當強盜，或去做

比當強盜還更壞些的事情；女子可以去賣淫，作賤自己的肉體……現在我自己就是一個明確的例證。當我過着養尊處優的生活的時候，我是如何將自己的肉體看得寶重，不讓牠沾染着一點微小的塵埃。但是現在……我的天哪！我成了一個樣的不知自愛的人了！

我明白了；金錢是萬惡的東西，世界上所以有一些黑暗的現象，都是由於牠在作祟。牠也不知該犧牲了多少人！我現在就是一個可憐的犧牲者了。如果野蠻的波爾雪委克，毫不知道一點兒溫柔爲何如的波爾雪委克，他們的目的是在於消滅這萬惡的金錢，那我，一個被金錢所犧牲掉了的人，是不是有權來詛咒他們呢？唉！矛盾，矛盾，一切都是矛盾的……

我由這種特別賣淫所取得的代價，勉強維持着我同白根兩人的生活。白根似乎很滿意了。他現在的面貌已經不如先前的苦愁了，有時也到街上逛逛。在街上所得到的印象，他用之作爲和我談話的資料。他一面向我格外獻着殷勤，一面很

平靜地過着，好像我們的生活已經很好了，他因之消滅了別種的慾望。他現在很少提到祖國和波爾雪委克的事情。有時很滿意地向我說道：

——親愛的麗莎！你老記念着什麼祖國，什麼俄羅斯，你看，現在我們在異國裏不也是可以安安穩穩地過着生活嗎？讓鬼把什麼祖國，什麼俄羅斯，什麼波爾雪委克拿去罷，我們不再需要他們了……

——但是你以為我們現在的生計是很好了嗎？你不以這種生活為可恥嗎？我這樣問着他，忽然覺得起了一種厭惡他的心情，我覺着他現在變成了這末一個渺小的，低微的，卑鄙的人了。他現在連什麼希望都沒有了，什麼漂亮的外交官，什麼駐巴黎的公使。什麼威風赫赫的將軍……這一切一切對於他已經成為他的死滅了的願望了。上帝呵，請你原諒我！我現在還愛他什麼呢？他的風采沒有了，他的願望也沒有了，他成了這末一個卑微的人了，他還有什麼東西值得我的愛情呢？上帝呵！請你原諒我！……

伯爵夫人現在開始醉起酒來了。有時舞罷歸來，已是深夜了，他獨自一人在房中毫無限制地飲着酒，以至於沉醉。我在隔壁時常聽着她哀婉地唱着那過去時代的幸福的歌。有時在更深人靜的時分，她低聲地哭泣着，如怨如訴，令聽者也爲之酸鼻。好可憐的伯爵夫人呵！昔日的俄羅斯的驕子，而今却成爲異邦的飄流的怨婦了。……但是伯爵夫人在我們的面前。很少有示弱的時候。她總是高興着，彷彿現在的生活，並不增加她心靈上的或肉體上的苦楚。

——麗莎！我們就這樣地生活下去罷，——有時她強帶笑容向我說道：——世界上比我們還不幸福的人多着呢，我們是藝術的跳舞家呵。哈哈！……麗莎，你還不足嗎？

我向她說什麼話好呢？她能够強打着精神。裝着無憂無慮的樣子，而我却不能夠呵。我聽了她的話之後，總是要哭起來。天哪！她問我「你還不足嗎」，我滿足什麼那？我滿足我自己的這種羞辱的生活嗎？麗莎還有一顆心，麗莎的靈魂

還未完全失去，因此麗莎也就不能勉強地說一句「我滿足了」麗莎，可憐的麗莎，她永遠地悲哀着自己的命運……現在，到了她決定走上死滅的路的時候，她還是悲哀着自己的命運，一步一步地走向墳墓去。

幸運的人總是遇着幸運的事，反之，不幸運的人總是遇着不幸運的事。例如我們……如果我們長此在新世界遊戲場裏跳舞下去，雖然是很不體面的事情，但還也罷了。然而我們的倒霉的命運大概是爲惡魔所註定了。就是連這種羞辱的職業也不能保存下去，我們平安地過了幾個月，白根滿意，伯爵夫人滿意，我雖然感受着無限的痛苦，然也並不再做其牠的妄想了。我呵實指望命運已經把我們捉弄得太多，決不會再有殘酷的事事到來。但是，我的上帝呵，你是這樣地苛待我們！你是這樣地不憐憫我們！……

工部局忽然下了命令，說什麼裸體跳舞有傷風化，應嚴行禁止云云……於是我們的飯碗打破了。就是想在人衆面前，毫無羞恥地擺動着自己的赤裸的肉體，

以冀獲得一點兒麵包的代價，這已經是不可得了！我也許與工部局同意，以爲裸體跳舞是有傷風化的行爲，也許我深切地痛恨這種不合乎禮教的行爲；但是，我的天哪，我的飯碗要緊呵！我不得不痛恨工部局，痛恨牠好生多事。讓一切的風化都傷壞了罷，這於你工部局，於你這些文明的歐洲人有什麼關係呢？你們這些假君子呵！你們爲什麼要替野蠻的中國人維持風化呢？

當我聽到工部局禁止裸體跳舞的消息，我生了兩種相反的心情；一方面我歡欣着，我終於拋棄這種羞辱的職業了，呵，上帝保佑！……一方面我又悲哀着，今後我們又怎麼生活下去呢？討飯嗎？……於是我哭起來了。白根也垂着頭嘆起氣來。他不敢向我說話，——我近來待他是異常地嚴厲，如果在不快的時候，他是不敢向我說話的呵。可憐的白根！他現在的心境是以我的喜怒哀樂爲轉移了。

伯母夫人始而關在自己的小房裏眼嚶嚶地哭泣了一個多鐘頭，後來她忽然跑

到我們的房裏，一面拭着她剛哭紅了的眼睛，一面放着堅決的口氣向我說道：

——麗莎，你在哭什麼呢？別要哭罷！反正現在我們是不會餓死的呵！我們已經把我們的純潔，尊嚴，以及我們的羞恥心統統都失去了，我們。顧忌什麼呢？你知道像我們這樣的女人，這樣還着點姿色可以引誘男人的女人，是不會沒有飯吃的。我已經決定什麼都不管了……反正我們已經是墮落的人了，不會再引起任何人的同情了。麗莎，讓我們墮落下去罷，我們的命運是如此的……別要哭罷！別要哭罷！當我們失去一切而尊嚴的時候，我們是有出路的……我們的肉體就是我們的出路……

她說完了這些話，當我還未來得及表示意見的時候，忽然轉過身去，奔到自己的房裏，又重新放聲痛哭起來。她的哭聲是那樣的悲哀，是那樣的絕望，又是那樣的可怕。我覺着我的心胆都破裂了……我停住不哭了……我的神經漸漸失了作用，到後來我陷入到無感覺的，木偶一般的形態。

上帝呵！你是在捉弄我們呢，抑是我們的命運爲惡的巨神所註定了，你沒有力量將牠挽回呢？你說，你說你說呀！

八

我記得……天哪，我又怎樣能够不記得呢？……那一夜那在我此生中最羞辱的一夜……固然，幾年來像這一夜的經過，也不知有多少次，連我自己也記不清楚了。英國人，法國人，美國人，甚至於有一次還是黑人，那面目如鬼一般可怕的黑人……只要有錢，任你什麼人，我都可以同你過夜，我都可以將我這個曾經是過純潔的，神聖不可侵犯的肉體，任你們享受，任你去蹂躪。在我的兩腕上也不知枕過了多少人，在我的口唇上不知粘染了許多具着異味的，令人作嘔的涎沫，在我的……上帝呵，請你赦免我的罪過罷，我將你所給與我的肉體踐踏得太厲害了。

是的，這幾年來的每一夜，差不多都被我很羞辱地過去。但是，那一夜……那是我的生命史中最羞辱的初夜呵！我記得，我又怎麼能够不記得呢？從那一夜

起，我便真正地做了娼婦，我便真正地失了貞潔，我便真正地做了人們的獸慾發洩器……這是伯爵夫人教導我這樣做的。她說，當我們失去一切的尊嚴的時候，我們是有出路的，我們的肉體就是我們的出路……呵，這是多末不好的出路呵，毫不知恥地出賣自己的肉體……天哪，當時我爲什麼沒有自殺的勇氣呢？我爲什麼竟找到這末一條好的出路呢？死路，死路，死路，死路要比這種出路好得多少倍呵！……

我記得，那是在黃浦灘的花園裏……已是夜晚十點多鐘的光景，晚秋的江風已經使人感覺得衣單了。落葉沙沙地作響。園中尙來往着稀疎的遊人，在昏黃的電燈光下，他們就好像如寂靜的鬼的幻影也似的。我坐在靠近欄杆的椅子上。面着江中的忽明忽暗的燈火，暗自傷感自己的可憐的身世。我哭了，一絲一絲的淚水從我的眼中流將下來，如果牠們是有靈魂的，一定會落到江中，助長那波浪的澎湃，——牠們該含蘊着多末深的悲哀呵。

伯爵夫人勸我像她一樣，徘徊於外白渡橋的兩頭，好勾引那尋樂的客人……

我怕羞，無論如何不願如她一樣地做去。於是我便走到花園裏，靜悄悄地向着靠近欄杆的椅子坐下。這時我的心是如何地恐懼，又是如何地羞赧，現在我真難以用言語形容出來。這是我的第一次……我完全沒有習慣呵。天哪，我做夢也沒曾想到我會在這異國的上海，在這夜晚的花園裏，開始勾引所謂尋樂的「客人」做這種所謂「生意」！當我初到上海的時候。有時我在夜晚間從花園裏歸去，我看見許多徘徊於外白渡橋兩頭的女人，她們如幽魂也似的，好像尋找什麼，又好像等待什麼……我不明白她們到底是在做什麼。現在我明白了，我完全地明白了。因爲伯爵夫人現在成爲了她們之中的一個，而我……

有時我坐在花園中的椅子上，在我除開感傷自己身世而外，並沒有什麼別的思想，更沒想起要勾引所謂尋樂的客人。但是尋樂的客人是很多的，有的向我丟眼色，有的向我身邊坐下，慢慢地向我攀談，說一些不入耳的調戲話……那時我是如何地厭惡他們呵！我厭惡他們故意地侮辱我，故意地使我感覺得不愉快。我

本是一朵驕豔的白花，我本是一個尊貴的俄羅斯的婦女，曾受過誰的侮辱來？而現在……他們居然這般地輕視我，這實在是使我憤恨的事情呵。

現在我明白了。他們把每一個俄羅斯的女人都當做娼妓，都當做所謂『做生意』的……在事實上，這又何嘗不是呢？你看，現在伯爵夫人也做了外白渡橋上的幽魂了。麗莎，曾被稱為貴重的麗莎，現在也坐在黃浦灘花園中等待客人了：我正向那江中的燈火望得出神，忽然我聽見我身後邊的脚步聲，接着便有一個人在我身旁坐下了。我的一顆心不禁嘖嘖地跳將起來。我想要跑開，然而我終沒有移動。我不敢扭過頭來看看到底是一個什麼人，我怕，我真是怕得很呵……

——夫人，——他開始用英語向我說道，——我可以同你認識一下嗎？
若在往時，唉，若在往時，那我一定很嚴厲地回答他道：

——先生，你錯了。並不是每一個女人都為着同人認識而才來到花園裏的！但是，在這一次，我却沒有拒絕他的勇氣了我本來是為着勾引客人。才夜晚

在花園裏坐着，現在客人既然到手了，我還有什麼理由來拒絕他呢？於是我沉默了一會，很不堅決地。慢慢地將頭扭轉過來，天哪，我遇見鬼了嗎？這是一個龐大的，面孔烏黑的印度人……他的形象是那樣的可怕！他的兩眼是那樣的射着可怕的魔光；我不禁嚇得打了一個寒戰，連忙立起身來跑開了。印度人跟在後邊叫我：

——站住罷！別要怕呵！我有錢……我們印度人是很溫和的……

我一聲也不回答他，跑出花園來了。我剛走到外白渡橋中段的時候，迎面來了彷彿是一個美國人的樣子，有四十多歲的光景，態度異常是紳士式的。他向我溜了幾眼，便停住不走了，向我不客氣地問道：

——我可以同你一道兒去嗎？

我定了一定驚慌的心，毫不思索地答道——可以。

於是我便把他帶到家裏來了……天哪，我帶到家裏來的不是親戚，不是朋友

，也不是情夫，而是……唉，而是一個不相識的，陌生的客人；我現在是在開始做生意了。

白根向客人點一點頭，便很難堪地，然而又無可奈何地走了出去。美國人見他走出去了，便向我問道：

——他是你的什麼人呢？

我這時才感覺到我的臉是在紅漲得發痛。我的羞赧得難以自容，恨不得立刻地死去，又恨不得吐美國人一臉的唾沫向他罵道：你是什麼東西。敢把我的丈夫趕出去了呵，……我又恨不得把白根趕上，問他爲什麼是這樣地卑微，能夠將自己的老婆讓與別人……但是我的理性壓住了我的感情，終於苦笑着說道：

——他是我的朋友……

——你有丈夫嗎？——這個可惡的美國人又這樣故意地追問我。

——沒有。——我搖了一搖頭說。

於是從這時起，白根便變成爲我的朋友了。我沒有丈夫了……天哪，事情是如何地奇特；又是如何地羞辱！爲夫的見着妻把客人帶到家裏來了，自己靜悄悄地讓開，彷彿生怕會擾亂了客人的興致也似的，爲妻的得着丈夫的同意，毫不知恥地從外邊勾引來了陌生的客人，於是便同他……而且說自己沒有丈夫了……我的上帝呵，請你懲罰我們罷，我們太卑鄙得不堪了！

記得在初婚的蜜月裏……那時白根該多麼充滿了我的靈魂！他就是我的唯一的理想，他就是我的生命，他就是我的一切。那時我想道我應當爲着白根，爲着崇高而美妙的愛情，將我的純潔的身體保持得牢牢地，不讓牠沾染到一點的污痕，不讓牠被任何一個男子所侵犯。我應當珍貴着我的美麗，我應當保持着我的靈魂如白雪一般的純潔……總而言之，除開白根而外，我不應當再想到其他世界上的男子。

有一次，我聽見一個軍官的夫人同着她的惰夫跑掉了……那時我是如何地鄙

棄那一個不貞節的女人！我就是想像也不會想像到我會能叛變了白根，而去同另一個男子相愛起來。那對於我是不可能的，而且是要受上帝懲罰的事情。但是到了現在……會幾何時呢；……人事變幻得是這般地快；我居然彰明昭著地將客人引到家裏，而且這是得着了白根的同意……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難道說現在的我已經不是從前的麗莎了嗎？已經成了別一個人了嗎？

在我的臂膀上開始枕着了別一個人的頭，在我的口唇上開始吻着別一個人的口唇……我的天哪，這對於我是怎樣地不習慣，是怎樣地難乎爲情！從前我沒想得到。現在我居然做得到了。現在同我睡在一起的，用手渾身上下摩弄着我的肉體的，並不是我的情夫，而是我的客人，第一次初見面的美國人。這較之那個同情夫跑掉了軍官夫人又如何呢？……

我在羞辱和恐懼的包圍中，似乎失了知覺，任着美國人搬弄。他有搬弄我的權利，因為我是在做生意，因為我在這一夜是屬於他的。他問了許多話，然而我

如木偶一般並不回答他。如果他要……那我也就死挺挺地任所欲爲，毫不抵抗。後來他看見我這般模樣，大概是很掃興了，便默默地起身走了。他丟下了十塊錢紙票……唉，只這十塊錢紙票，我就把我的肉體賣了；我就把我自己放到最差辱的地位；我就說我的丈夫沒有了：雖然當我同他睡覺的時候，白根是在門外邊，或是在街上如幽魂也似地流浪着……

美國人走了之後，不多時，白根回來了。這時我有點迷茫，如失了什麼寶物也似的，又如錯走了道路，感覺得從今後便永遠陷入到不可測的深淵的底裏了。我躺在床上只睜眼望着他，他也不向我說什麼，便解起衣來，向剛才美國人所躺下的位置躺下。我的天哪，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白根是我的丈夫呢，還是我的客人呢？

忽然我如夢醒了一般，將手中的紙票向地板擡去，噙啣痛哭起來了。我痛哭我的命運；我痛哭那曾經過美妙，然而現在已經消失去了的神聖的愛情……我痛

哭靦黧的白花遭了劫運，一任那無情的雨摧殘。我痛哭，因為在事實上，我同白根表現了舊俄羅斯的貴族的末路。上帝呵；我除了痛哭還有什麼動作可以表示我的悲哀呢？

——麗莎，你是怎麼了呀？那個可惡的美國人得罪你了嗎？親愛的，別要這樣哭了罷！

我還是繼續痛哭着，不理他。我想一股碌翻起身來，指着他的臉痛罵一頓：——你這不要臉的東西，你還能算是我的丈夫嗎？你連自己的老婆都養活不了，反累得老婆賣淫來養活你，你還算是一個人嗎？爲着得到幾個買麵包的錢，你就毫不丟臉地將老婆賣給人家睡覺嗎？……

但是我轉而一想，我就是不詛罵他，他已經是一個很不幸的人了。世界上的男子有哪一個情願將自己的老婆讓給別人玩弄呢？可憐的白根！可憐的白根！這並不是他的過錯呵。這是我們的已經註定了的命運。

這時我聽見了隔壁伯爵夫人的房間內有着嘩笑的聲浪……我沒有精神聽將下去，慢慢在白根的撫慰的懷抱中睡着了。

九

從此我便成了一個以賣淫爲業的娼妓了。英國人，法國人，美國人，中國人……算起來，我真是一個實際的國際主義者，差不多世界上的民族都被我嘗試過遍了。他們的面貌，語言，態度，雖然不一樣，雖然各有各的特點，然而他們對我的看法却是一致的。我是他們的獸慾洩器，我是他們的快樂的工具。我看他們也沒有什麼差別，我只知道他們是我的顧主，他們是我的客人，其他的什麼都不問。能夠買我的肉體的，法國人也好，中國人也好，就是那黑得如鬼一般的非洲人也未始不可以，但是我在此地要聲明一句，我從沒有接過印度人，天哪，他們是那樣地龐大，是那樣地可怕，是那樣地不可思議！……

近兩年來，上海跳舞場如雨後春筍一般地發生了。這些俗惡而迂腐的中國人也漸漸講究起歐化來了。這十年來，我可以說，我逐日地看着上海走入歐化

的路：什麼跳舞場哪，什麼咖啡館哪，什麼女子剪髮，男子着西裝哪……這些新的現象都是經過我的眼簾而發生的呵。

自從有了很多的跳舞場以後，我同伯爵夫人便很少有在外白渡橋上或黃浦灘花園裏徘徊的時候了。我們一方面充當了舞女，同時仍繼續做着我們的生意，因為在跳舞場中更容易找到客人些……而且這也比較文明得多了，安逸得多了，在那露天裏踱來踱去。如幽魂似的，那該是多末討厭的事情呵而且有時遇着了好的客人，在輕鬆的香檳酒的陶醉中，——當然吃酒的時候為多呵。——緩步曼舞起來，倒也覺得有許多浪漫的意味。在這時候，上帝呵，請你原諒我，我簡直忘却了一切；什麼白根，什麼身世的悽愴，什麼可惡的波爾雪委克，什麼金色的高加索；什麼美麗的伏爾加河畔的景物……一切對於我都不存在了。不過有時候。忽然……我記起來了一切……我原是一朵驕豔的白花呵！我原是一位團長的夫人呵！而現在做了這種下賤的舞女，不，比舞女還要下賤些的賣淫婦……於是我便

黯然流淚，咸傷身世了。我的這種突然的情狀，時常使得我的客人驚訝不已。唉，他們哪裏曉得我是什麼出身！他們哪裏曉得我的深切的悲哀！就使他們曉得，他們也是不會給我一點真摯的同情的。

這是去年冬天的事情。有一次……我的天哪，說起來要嚇煞人！……在名爲黑貓的跳舞場裏，兩個水兵，一個是英國水兵，一個是葡萄牙水兵，爲着爭奪我一個舞女吃起醋來，始而相罵，繼而便各從腰中掏出手槍，做着要放的姿勢。全跳舞場都驚慌起來了，胆小一點的舞女，有的跑了，有的在桌下躲藏起來，我這時嚇得糊塗了，不知如何動作才是。忽然那個英國水兵將手一舉，砰然一聲，將別一個葡萄牙水兵打倒了……天哪，那是如何可怕的情景！我如夢醒了一般，知道鬧出來了禍事，便拚命地跑出門來。當我跑到家裏的時候，白根看見我的神情不對，便很驚慌地問我道：

——你，你，你是怎麼了呀？病了嗎？今晚回來得這樣早……

我沒有理他，便伏倒在床上痛哭起來了。我記得……我從前讀過許多關於武士的小說。中世紀的武士他們以向女人服務爲光榮；他們可以爲女人流血，可以爲女人犧牲性命，只要能保障得爲他們所愛的女人的安全，只要能博得美人的一笑。當時的女人也就以此爲快慰；如果沒有服務的武士，即是沒有顛倒在石榴裙下的人，那便是對於女人的羞辱。因此我便幻想看：那時該多麼羅曼諦克，該多麼富於詩意。頂好我也有這末樣幾個忠心的武士呵……但是現在我有了這末樣兩個武士了，這末樣兩個勇敢的水兵！他們因爲爭着和我跳舞，便互相用手槍射擊起來。這對於我是光榮呢，還是羞辱呢？喂，這完全是別的一種事！這裏沒有羅曼諦克，這裏也沒有什麼詩意，對於我，有的只是羞辱，羞辱，羞辱而已。

這種事情經過的幸而不多，否則，我不羞辱死，也得活活地嚇死了。現在，當我決意要消滅自己的生命的時候，反來深深地悔恨着：爲什麼當時的那個英國水兵的手槍不射中在我的身上呢？如果射中在我的身上，那對於我豈不是很痛

快的事情嗎？那樣死法真是簡便得多呢。但是上帝不保佑我，一定要我死在我自己的手裏……

自從我進了跳舞場之後，我們的比較富裕些了。白根曾一度尋到了店夥的職業，但是不久便被主人開除了，說他不會算賬，幹不來……因此他又恢復了坐食的狀態。眼見得他很安於我們現在的在活狀況了。他的兩眼雖然消失了光芒，在他的動作上雖然再找不出一點英俊的痕跡來，但是他却比從前肥胖得多了。在地位上說來，我成了主人，他成了奴僕，因為家務瑣事：什麼燒飯吃哪，整理房間哪，爲我摺疊衣服哪……這都是他的職務，我差不多一點都不問了。

當我把客人引到家時，他就靜悄悄地走出去；候客人走了時，他又回來。起初，他看見我把客人引到家來，或者在門外聽見我同客人的動作，他雖然沒有什麼表示，但總覺得有點難堪的神情。當然的，誰個情願把自己的老婆送給別人玩弄呢？但是到了後來，這對於他就成爲很平淡的常事了。他不但因着這事而煩

惱，而且，如果哪一晚我獨自一個回到家裡來，這反來要使他失望，要使他不能快。

有時我竟疑惑起來：白根是不是我的丈夫呢？我到底是白根的什麼人呢？如果我同白根還有着夫妻的關係，那末爲什麼白根能平心地看着我同任何一個男子睡覺，而不起一點兒憤怒和醋意呢？爲什麼我能坦然地在丈夫的面前同着別人做那種毫無羞恥的事情呢？我的天哪，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這是我的白根嗎？這是我的丈夫嗎？這是我曾經在許多情敵的手中奪回來的愛人嗎？這就是我十年以前當做唯一的理想的那個人嗎？這是蓮嘉處心積慮要從我的手中奪去的那個風采奕奕的少年軍官嗎？唉，我的天哪，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蓮嘉，蓮嘉，你現在是不是還活着呢？是不是還紀念着你失去了的白根呢？你把他拿去罷！唉，我不要他了，我不要他了！……

那是一九一六年的夏天……在離彼得格勒不遠的避暑山莊……午後我和我的

親密的女友蓮嘉走到林中去採野花，那各式各样的野花，林木是異常地高聳而繁茂；我們走入林中，只感覺得清涼的氣息，時而嗅着一種野蘭的芳香，就同進入了別一天地也似的，把什麼東西都忘懷了。我穿着一身白紗的輕衣，這是因為我時常做着白衣仙女的夢，蓮嘉的衣服是淡綠色的，襯着她那副玫瑰色的臉龐，在這寂靜的深林中，幾乎要使我疑惑她是天上的仙人了。呵。她是那般地美麗！：但是我美麗不美麗呢？這件事情，到了後來我戰敗了蓮嘉的時候，就可以說明了。

我們在林中走着走着，目前的感覺使我生了許多羅曼諦克的幻想；這是多末富於美妙的詩意的所在……我們兩個美麗的少女，在這神秘的深林裏，攜着手兒走着，低唱着溫柔而動人心靈的情歌……忽然林中出現來了一個漂亮的少年，向着我們微笑，接着便走向前來吻我們的手，接着便向我們求婚，向我們表示愛慕……呵，這是多末有趣而不可思議的事呵，於是我不由自己地笑起來了。蓮嘉莫明其妙地睜着兩隻大眼睛向我望着，不知道我遇着了什麼事情，我便把我的幻想告

訴她了。

——啊哈，原來你想的盡是這些事情，——蓮嘉帶譏諷地笑着說道，——快的嫁人罷，不然，你一定要想煞了。

——蓮嘉，親愛的，你不要胡說罷。你應當知道一個人，尤其是我們這般年輕的少女，時常要發生着一種神祕的，羅曼諦克的情緒，這種情緒是很富有詩意的呵……

話未說完，我真地在我的面前見着一個向我們微笑着的少年；他穿着一身軍服，目炯炯而發光，顯得是異常地英俊；但是在他的笑容上，他又是那般的可愛，那般地溫柔……這實在與我適才幻想的那個少年差不多……我有點迷惑了。我不能斷定我目前的現像是真的還是假的，我是在做夢還是在清醒的狀態中。我用手將眼揉了一下，想道，莫非是我眼花了不成？……我的思想還沒有完結，便聽到那位少年軍官發出一種令人感覺到愉快的聲音；

——貴重的小姐們，請你們寬恕我，我擾亂了你們的遊興了。

好說話的蓮嘉接着便向他問道：

——你是什麼人？

——我是軍官學校的學生，白根……

——你來此地幹什麼呢？——蓮嘉又接着問他，他沒有一點兒拘束，同時又是很和善，很有禮貌的樣子，笑着回答我們說：

——你們看，這種好的天氣，在這林中散步，真是很美妙的事情呢。我住得離此地不遠，是住在一所避暑的別墅裡，我的姑母家裏，今天午後興致來了，所以我便一個人走出來散步。不料無意中我遇着了你們，這真是使我引以為榮幸的事情呢。敢問你們二位也是住在這個林子附近嗎？

——是的。——我點一點頭說。這時我覺得他的目光集中在我的身上。我不禁起了一種為我所不認識，感覺：說是畏怯也不是畏怯，說是羞赧也不是羞赧，

說是愉快也不是愉快，總而言之，我起了一種奇異的感覺。

——貴重的小姐們，——這位少年軍官又開始說道，——你們連想像都想像不到我是怎樣感覺着愉快呵！你們知道嗎？在未見到你們的面之前，我剛剛發了一種癡想：在這樣有神秘性的，充滿着詩意的，寂靜的林中的，我應當遇着一個神女罷，一個不可思議的神女罷……不料，果然，現在我遇見了你們……你們說這不是奇跡嗎？

蓮嘉聽了他的話，望着我笑，雖然她沒有告訴我她爲什麼笑，但是我已經明白她的意思了。她是在向我說道：

——麗莎，你看，你的幻想實現了。快和你的漂亮的少年接吻罷，快把他擁抱罷……

我不知道爲着什麼，蓮嘉的笑更使我感覺得愉快起來。但是，同時，我的臉有點沸騰起來了紅的浪潮了，於是我便把頭低下來了。我感覺到，如果他真走上

前來擁抱我，和我接吻，那我是不會拒絕他的。呵，這是如何地突然，這又是如何地充滿着奇趣！……

——如果你們允許我知道你們的芳名，——少年軍官又繼續很和藹地說道，
——那實在是你們所賜與我的巨大的恩惠呵。

蓮嘉向他笑着說道：

——這對於你並沒有必要呵。不過，如果你一定要知道的話，那我就告訴你罷。我叫蓮嘉，她叫麗莎……很不好聽罷，是不是？

——呵，不，貴重的小姐們，恰恰正相反呢。我真是太榮幸了。

從此……愛神就用一條有魔力的線索，將我同白根細在一起了。我們三人便時常在林中聚會，有時到他姑母家裏去宴會，有時他也到我們的家裏來。我感言得白根日見向我鍾起情來了。我想，如果我們中間不夾着一個蓮嘉，這個從前是我的密友，理在我的情敵的蓮嘉，那我們老早就決定我們的關係了。可憐的蓮

嘉！她枉費了許多心機向白根獻媚，要奪取白根的心，可知白根的心已經是牢牢地屬於我的了。但是有時我却擔憂起來：蓮嘉是很聰明，很會說話，又是很美麗的女子，說不定白根終於會被她奪取了也未不知呢……：每一想到此地，我不禁視蓮嘉爲我的眼中釘了。但是白根的心是屬於我的，蓮嘉無論如何，沒有把他奪去。可憐的蓮嘉！那時，我知道，她實在是很痛苦的呵。

有一次，白根的姑母開了一個跳舞會。我和蓮嘉都被邀請了，跳舞會是異常地熱鬧，聚集了不少的青年男女，他們都是在夏天來到鄉間避暑的。在一切的男子們之中，白根要算是很出色的人物了。那看見那些女孩子們都向他射着愛慕的目光……這時我異常地厭惡她們，恨不得把她們都趕出去，只留着我一個人和白根在一塊。但是等到音樂響了的時候，白根很親愛地走到我的面前，拉起我的手來……呵，這時我該多末幸福呵！這個爲女孩子們所愛慕的少年軍官，現在獨自和我跳舞，獨獨鍾情於我，這是多麼可矜持的事情呵！蓮嘉同我坐在一塊，

他見着白根把我拉走了，不禁低下頭來，很悲哀地嘆了一口長氣。但是我顧不得她了，我要在衆人面前顯耀一顯耀我的不可及的幸福，我要令那些女孩子們羨慕了眼睛，氣破了肚皮……當我感覺到一些冒着妒火的眼眸射到我的身上，我更感覺得越加幸福起來。

在舞罷休息的時候，我同白根靜悄悄地走出門來。我們走到花園中的，陰影深處的一張椅子上坐下了。這時一輪如玉盤般的明月高懸在毫無雲翳的天空，涼爽的风送來低微的林語，彷彿有人在那兒低低地，異樣地，唱着情歌也似的。呵，這是多末好的良宵美景啊！……

於是我倆便情不自禁地互相擁抱起來……於是我倆便開始了親密的接吻……於是我倆便訂了盟誓……啊，上帝，我謝謝你賜給我的恩惠，那時我該多末幸福啊！我簡直被不可思議的愛情的綠酒陶醉得失了知覺了！

但是現在……回想起來，這一切都是夢嗎？都是未曾有過的夢嗎？唉，人事

是這般地變幻！日日在我身邊的，這樣卑微白根，原來就是我當年的理想，就是我當年從無數情敵的手中所奪來的愛人……我的天啊，這是如何地可怕！又是如何地索然無味！

蓮嘉！你現在還活在人世嗎？你沒有被波爾雪委克殺死嗎？你或者革命後還留在俄羅斯，向波爾雪委克投降了嗎？如果你還記念着白根，還記念着當年的那個漂亮的少年軍官，那你就把他拿去罷！唉，我不要他了，我實在地不願意要他了！……

現在我時常想到，如果當年我愛上了那個捲髮的木匠伊萬，而且嫁了他，那我的現在的境況將要是怎樣的呢？做一個勞苦的木匠的妻，是不是要比做一個羞辱的賣淫婦爲好些呢？那個木匠伊萬，雖然他的地位很低，——但是木匠在現在的俄羅斯的地位是異常地高貴呵！——然而如果他能用他的勞力以維持他家庭的生活，能用誠摯的愛情以愛他的妻子，而且保護她不至於做一些羞辱的事情，如我現在所做的一樣，那他在人格上是不是要比一般卑鄙的貴族們爲可尊敬些呢？我還是在伏爾加的河畔，跟着那個捲髮的誠實的伊萬，過着勞苦的，然而而是純潔的，獨立的生活，爲好些呢，還是現在跟着這過去的貴族白根，在這異國的上海，日日將肉體被人玩弄着，踐踏着，爲好些呢……天哪，我現在情願做一個木匠的妻了！我現在情願做一個木匠的妻了！

那是有一年的秋季，我同母親住在伏爾加河畔的家裏。因為要修理破敗了的屋宇，我家便招僱來了幾個木匠。他們之中有一個名叫伊萬的，是一個強健而美好的少年。他雖然穿着一身工人的藍布衣，然而他的那頭金黃色的捲髮，他的那兩個圓圓的笑窩，他的那種響亮的話音，真顯得他是一個可愛的少年，我記得，我那時是十七歲，雖然對於異性戀愛的事情，還未很深切地明瞭，但是我覺得他實在是一個足以引動我的心的一個人，不過因為地位懸殊的關係，我終於沒有決心去親近他，而他當然是更不敢來親近我的。在他的微笑裏，在他的眼光裏，我感覺着他是在深深地愛慕我。

晚上：我憑隨着我的寢室的窗口，向那為月光所籠罩着的，如銀帶一般的伏爾加河望去，這時，在我的腦海中，我重復着伊萬所給與我的印象。我的心境有點茫然，似乎起了一層淺淺的愁思。原來我的一顆處女的心，已被伊萬所引動了。

在萬籟靜寂的空氣中，忽然我聽見了一種悠揚而動人心靈的歌聲。於是我便

傾耳靜聽下去……歌聲是從木匠們就寢的房裏飛揚出來的，於是我便決定這是木匠們之中的一個所唱的歌了。始而我聽不清楚所唱的是什麼，後來我才分清楚了所唱的字句：

……姑娘呵，你愛我罷，

我付給你純潔的心靈。

姑娘呵，你應當知道，

愛情比黃金還要神聖……

這歌聲愈加使我的心境茫然，我的神思不禁有點恍惚起來了。我想再聽將下去，然而我轉過身來向床上躺下去了。

第二天我乘着機會向伊萬問道：

——昨天夜裏是誰個唱歌呢？

他將臉紅了一下，低下頭來，很羞怯地低聲說道：

蔣光慈小說全集

——小姐，請你恕我的罪過，那是我唱的。

——我也猜到一定是你唱的。

我莫明其妙地說了這末一句，便離開他跑了。我感覺到伊萬向我身後所射着的驚訝的，不安定的眼光，他大約會想道，『我這渾蛋，別要弄出禍事來了罷……』這位小姐別要惱恨我了罷……但是我並沒有惱恨他，要反來覺得我的一顆心更被他引動得不安定了。呵，他的歌聲是那般地美麗，是那般地刺進了我的處女的心靈！我不由自己地愛上他了，

但是第三天工作完了，他們也就便離開我的家了……從此我便再沒有見過他的面，他所留給我的，只是他那一段的歌聲深深地印在我的心靈裏，我現在老是想道，如果我當時真正地愛上了他，而且嫁了他，那我現在的境況將要是怎樣的呢？這倒是很有趣的事情呵……

兩年以前，有一天，我看見轟動全上海的，爲美國西席地密耳所導演的一張

影片——伏爾加的舟子。牠的情節是：在晴朗的一天，公主林娜同自己的未婚夫——一位很有威儀的少年軍官——乘着汽車，來到伏爾加的河畔開遊。公主林娜聽着舟子們所唱的沉鬱的歌聲，不禁爲之心神嚮往，在這時候，她看見了一個少壯的舟子，便走上前去問他，剛才那種好聽的歌聲是不是他唱的。同來的少年軍官見此情狀不樂，恰好這時的舟子在飲水，污了他的光耀的皮靴，他便強迫舟子將皮靴的水揩去。舟子一面鍾情於林娜，一面又恨少年軍官對於自己的侮辱，然而無可如何。後來俄羅斯起了革命，少年舟子做了革命軍的團長，領兵打進了公主的住宅，於是公主就擒……於是判決她受少年舟子的槍決……然而少年舟子本是會鍾情於她的，便和她同逃了。後來革命軍勝利了，開了軍事的審判，然而審判的結果，少年舟子，公主林娜，以及少年軍官都沒有定罪。審判官問：林娜到底願意和誰個結婚呢？林娜終於和少年舟子握了手，少年舟子得到了最後的勝利……

情節是異常地離奇，然而這張影片對於我發生特別興趣的並不在此，而是在於她引起了我的身世的感慨。如果我的結局也同林娜的一樣，如果那個少年木匠伊萬在革命期間也做了革命軍的首領，也和我演出這般離奇的情史，那對於我該是多末地僥倖呵！但是現在我的結局是這樣，是這樣地羞辱……

我不知道伊萬現在是否還生活於人世。也許在革命期間，他真地像那個少年舟子一樣，做了革命軍的領袖……如果是這樣，那他是否還記念着我呢？是否還紀念着，有一個什麼時候，他曾唱了一段情歌，爲一個小姐所聽見了的事呢？……天哪，如果他知道我現在墮落到這種地步，那他將是怎樣地鄙棄我，咒罵我呵？不，我的伊萬！我的貴重的伊萬！請你原諒我罷，因爲這不是我的罪過呵！你可以鄙棄我，也可以咒罵我，但是你應當知道我的心靈是怎樣地痛苦，是怎樣地在悔恨……但是這些事情又有什麼說的必要呢？這對於你是無關輕重，而對於我不過又是增加一層悲哀罷了。

在看這張影片的時候，有一種奇怪的現象令我驚愕不止，那就是觀眾們，當然是中國人了，一遇着革命軍勝利或少年舟子佔着上風的時候，便很興奮地鼓起掌來，表示着巨大的同情。這真是不可解的怪事呵！難道這些不文明的，無知識的中國人，他們都願意波爾雪委克得着勝利嗎？難道他們都願意變成波爾雪委克嗎？我看見他們所穿的衣服很華麗，在表面上看來，他們都是屬於波爾雪委克的敵人的，爲什麼他們都向着波爾雪委克，那個少年舟子，表示很瘋狂的同情呢？瘋了嗎？或者他們完全不了解這張影片所表演的一回什麼事情？或者他們完全不知道波爾雪委克是他們的敵人？這真是咄咄怪事呵！……我的天哪，難道他們，這些無知識的中國人，都是波爾雪委克的夥伴嗎？如果是這樣，那對於我們這些俄羅斯的逃亡者，是如何可怕的事情呵！我們從波爾雪委克的俄羅斯跑了出來，跑到這可以安居的上海來，實指望永遠脫離了波爾雪委克的危險，然而却沒有料到在中國也有了這末多的波爾雪委克……這將如何是好呢？

現在，謝謝上帝的恩惠，似乎中國的波爾雪委克的運動已經消沉下去了。大約在最近的期間，我們不會被中國的波爾雪委克驅逐到黃浦江裏了。但是在那時候，在兩年以前，那真是可怕，那真是令我們飲食都不安呵。我們天天聽見什麼波爾雪委克起了革命了……波爾雪委克快要佔領上海了……波爾雪委克要殺死一切的外國人……俄羅斯的波爾雪委克與中國的波爾雪委克訂了約，說是一到革命成功，便把在中國所有的白黨殺得乾乾淨淨……我的天哪，那是如何恐怖的時日！如果波爾雪委克真正地在中國得了勝利，那我們這些俄羅斯的逃亡者，將再要向什麼地方逃去呢？

現在，到了我決意要斷絕我自己的生命的時候，任你什麼波爾雪委克的革命，任你起了什麼天大的恐怖，這對於我已經是沒有什麼意義了。我已經不惜斷絕我的生命了，那我還問什麼波爾雪委克……幹嗎呢？讓野蠻的波爾雪委克得着勝利罷，讓在中國的白黨都殺盡罷，一切都讓牠去，這對於我是沒有什麼關係的了。

。我現在唯一的目的就是死去，就是快快地脫離這痛苦的人世……

但我在那時候，我實在有點恐懼；如果波爾雪委克的烈火要爆發了，那我們將要怎麼辦呢？還逃跑到別的國裏去嗎？然而我們沒有多餘的金錢，連逃跑都是不可能的事了。跳黃浦江嗎？然而那時還沒有自殺的勇氣。我會想逃跑到那繁華的巴黎，溫一溫那往日的什麼時候的美夢，或逃跑到那安全的，法西斯蒂當權的意大利去，瞻覽一瞻覽那有詩意的南方的景物；然而這只是不可實現的夢想而已。

我的丈夫白根，他可以救我罷？他也應當救我能……但是，如果波爾雪委克的烈火燃燒起來了，那能救我的，只有那一個什麼時候唱歌給我聽的伊萬，只有那曾經鍾情於公主過的少年舟子，那個伏爾加的少年舟子……

但是，中國不是俄羅斯，黃浦江也不是我的親愛的伏爾加河……我的伊萬在什麼地方呢？我的少年舟子又在什麼地方呢？在我身旁的，只有曾經是過英俊的，驕傲的，俄羅斯的貴族，而現在是這般卑微又卑微的白根……

十一

在外白渡橋的橋畔，有一座高聳而壯麗的樓房，其後面瀕臨着黃浦江，正對着隔岸的黃浦灘花園。在樓房的週圍，也環繞着小小的花園，看起來，風景是異常地雅致，這不是商店，也不是什麼人的邸宅，而是舊俄羅斯的駐上海的領事館，現在變成爲波爾雪委克的外交機關了，領事館的名稱還存在着，在裏面還是坐着所謂俄羅斯的領事，然而他們的背景不同了：前者爲沙皇的代理人，而後者却是蘇維埃的服務者……人事是這般地變幻，又怎能不令人人生今昔之感呢？

現在，我們應當深深地感謝中國政府對於我們的恩賜！中國政府與波爾雪委克斷絕國交了，中國政府將波爾雪委克的外交官都驅逐回國了……這對於俄羅斯在中國的僑民是怎樣大的恩惠阿！現在當我們經過外白渡橋的時候，我們可以不再見着這座樓房的頂上飛揚着鮮豔的紅旗了，因之，我們的眼睛也就不再受那種

難堪的激勵了。

但是在一年以前，波爾雪委克還正在中國得勢的時候，那完全是別一種情景呵：在波爾雪委克的領事館的屋頂上飛揚着鮮豔的紅旗，而這紅旗的影子反映在江中，差不多把半江的水浪都泛成了紅色。當我們經過外白渡橋的時候，我們不得不低下頭來，不得不感覺着一層深深的壓迫。紅旗在別人的眼光中，或者是很美麗很壯觀，然而在我們這些俄羅斯的逃亡者的眼光中，這簡直是侮辱，這簡直是惡毒的嘲笑呵。這是波爾雪委克將我們戰勝了的象徵，這是對於我們的示威，我們又怎能不仇視這紅旗，詛咒這紅旗呢？

當我白天無事閒坐在黃浦灘花園裏的時候，我總是向着那飛揚着的紅旗痴望。有時我忘懷了自己，我便覺得那紅旗的顏色很美麗，很壯觀，似乎她象徵着一種什麼不可知的，偉大的東西……然而，忽然……我記起來了我的身世，我記起來了我的溫柔的暖室，驕艷的白花，天鵝絨封面的精緻的畫冊……我便要戰

慄起來了。原來這紅旗是在嘲笑我，是在侮辱我……於是我的淚水便不禁要潑潑地落下了。

當我夜晚間徘徊在外白渡橋的兩頭，或坐在黃浦灘的花園裏，勾引客人的時候，我也時常向着那閃着燈光的窗口隱看：他們在那裏做些什麼事情呢？他們在想怎樣消滅我們這些國外的僑民？他們在努力鼓吹那些萬惡的思想，以期中國也受他們的支配？……他們或者在嘲笑我們？或者在詛咒我們？或者在得意地高歌着勝利？……我猜不透他們到底在幹些什麼，但我深深地感覺到，他們無論幹些什麼，總都是在違背着我們，另走着別一方向……我不得不詛咒他們，他們害得我好苦啊！他們奪去了我的福利，他們把我驅逐到這異國的上海來，他們將我逼迫着淪落到現在的地步……天哪，我怎麼能不詛咒他們呢？他們在那高歌着勝利，在那表示自己的得意，而我……唉。我徘徊在這露天地裏，出賣自己的肉體！天哪，我怎麼能够不詛咒他們呢？

：
在去年的十一月，有一天的早晨；我剛剛吃了早點，伯爵夫人跑來向我說道：

——麗莎，預備好了嗎？我們去罷。

我莫明其妙，睜着兩眼望着她：

——我們去到什麼地方去呢？

——到什麼地方去？我向白根說了；難道說他沒有報告你嗎？

白根睡在床上還沒有起身。我搖一搖頭，表示白根沒有報告我。她接着又說

道：

——明天是十月革命的十週年紀念日，也就是我們永遠忘却不掉的忌日。今天我們僑民都應當到教堂裏去禱告，祈求上帝保佑我們，趕快將波爾雪委克的政府消滅掉，我們好回轉到我們的祖國去……你明白了嗎？而明天，明天我們齊集到領事館門前示威，要求他們把那可詛咒的紅旗取下來，永遠不再掛了。我們將

把領事館完全搗碎，將闖進去打得他們一個落花流水……

我聽了伯爵夫人的一番話，不勝驚訝之至。我以為她及和她同一思想的人都瘋了。這難道是可能的嗎？禱告上帝？呵，我的上帝呵，請你寬恕我的罪過罷，我現在不大相信你的力量了……如果你有力量的話，那波爾雪委克爲什麼還能存在到現在呢？爲什麼麗莎，你的可憐的麗莎，現在淪落到這種羞辱的境況呢？

——我不去，——我半晌才搖一搖頭說。

——麗莎，去。我們應當去。——她做着要拉我的架式，但是我後退了一步，向她低微地說道：

——如果我相信波爾雪委克是會消滅的，那我未始不可以同你一道去禱告上帝。但是經過了這十年來的希望，我現在是沒有精力再希望下去了……你，你可以去禱告，而我……我還是坐在家裏好些……

——而明天去打領事館呢？——伯爵夫人又追問了我這麼一句，我沒有即刻

回答她，過了半晌，我向她說道：

——依我想，這也是沒有意思的事情。這種舉動有什麼益處呢？我們可以將此地的領事館搗碎，或者將牠佔領，但是我們還是不能回到俄羅斯去……而且，我們已經獻醜獻得夠了，不必再在這上海弄出什麼笑話來……你說可不是嗎？你要知道我並不是胆怯，而是實在以爲這個太不必要了……

——出一出氣也是好的。——伯爵夫人打斷我的話頭，這樣說。我沒有再做聲了。最後伯爵夫人很堅決地說道：

——好，禱告我今天也不去了。讓鬼把上帝拿去！他不能再保佑我們了。不過明天……明天我一定同他們一道去打領事館去。就是出一出氣也是好的。

這時她將眼先挪到躺在床上的白根身上，高聲地說道：

——白根！你明天去打領事館嗎？你們男子是一定要去的。

白根睜開了惺忪的眼睛望着她，懶洋洋地，很心平氣靜地說道：

——去幹什麼呢？在家中安安稳穩地坐着不好，要去打什麼領事館幹嗎呢？讓鬼把那些波爾雪委克拿去！

他翻過去，將頭縮到被單裏去了。伯爵夫人很輕蔑他溜了他一眼，冷笑着說道：

——懶虫，小胆子鬼……

接着她便很不自在地走出去了。這時我如木偶一般坐在靠床的一張椅子上，呆望着躺在床上的白根。我不明白他爲什麼能够變成這種樣子……他不是領過一團人，很英勇地和波爾雪委克打過仗嗎？他不是曾發過誓，無論在什麼時候，他都要做一個保護祖國的戰士嗎？在到上海的初期，他不是天天詛咒波爾雪委克嗎？他不是天天望着尼古拉的聖像哭泣嗎？他不是曾切齒地說過，他要生吃波爾雪委克的肉嗎？但是現在……他居然什麼都忘却了！他居然忘却了祖國，忘却了貴族的尊嚴，並且忘却了波爾雪委克！我的天哪，他現在成了一個怎樣卑微又卑微

的人了！只要老婆能夠賣淫來維持他的生活，那他便如豬一般，任你什麼事情都不管了。

固然，我不贊成這種愚蠢的舉動——攻打領事館，但這不是因為我害怕。或者因為我忘却了波爾雪委克，不，我是不會把波爾雪委克忘却的呵！這是因為我以為這種舉動沒有意義，適足以在全世界人的面前，表示我們的舊俄羅斯的末路，如果我們有力量，那我們應當跑回俄羅斯去，把波爾雪委克驅逐出來，而不應當在這上海仗着外國人的庇蔭，演出這種沒有禮貌的武劇。

但是白根他完全忘却這些事情了。他以為他的老婆能夠每天以賣淫的代價而養活他，這已經是很滿意的事情了。什麼神怪的祖國，什麼可詛咒的波爾雪委克，……這一切一切都在他的最羞辱的思想中消沉了，

他現在變成了一隻活的死屍……天哪，我倒怎麼辦呢？我應當伏在他的身上痛哭罷？我應當為他所禱着死的安慰罷？……天哪，我倒怎麼辦呢？

這一天晚上我沒有到跳舞場去。我想道，波爾雪委克大約在那裏籌備他們的偉大的紀念日。大約他們的全身心都充滿了勝利的愉快，都爲勝利的紅酒所陶醉……同時，我們應當悲哀，我們應當痛哭，除此而外，那我們應當再做一番對於過去的回憶，溫一溫舊俄羅斯的，那不可挽回的，已經消逝了的美夢……但是，無論如何，今晚我不應當再去勾引客人，再去領受那英國水兵的蠻野的擁抱。

十年前的今晚，那時我還住在伊爾古次克，盼望着哥恰克將軍的勝利，那時我還等待着迅速地回到彼得格勒去，回到那我同白根新婚的精緻而華麗的暖室裏，再溫着那甜蜜的，美妙的，天鵝絨的夢……那時我還相信着，就是在平靜的，廣漠的，俄羅斯的莽原上，雖然一時地起了一陣狂暴的波爾雪委克的風浪，但是不久便會消沉的，因爲連天的白茫茫的雪地，無論如何，不會渲染上那可怕的紅色。

但是到了現在，波爾雪委克明天要慶祝他們的十週年紀念了，他們要在全世

界面前誇耀他們的勝利了。……而我同白根流落在這異國的上海，過這種最羞辱的生活……兩相比較起來，我們應當起一種怎麼樣的感想呢？如果我們的精神還健壯，如果我們還抱着真切的信仰，如果我們還保持着舊日的尊嚴。那我們在高歌着勝利的波爾雪委克的面前，還不必這般地自慚形穢。但是我們的精神沒有了，尊嚴沒有了，信仰也沒有了，我們有的只是羞辱的生活與卑微的心靈而已。

這一夜我翻來覆去，總是不能入夢。我回憶起來了伏爾加河畔的景物，那個會唱歌給我聽的少年伊萬……我回憶起來了彼得格勒的時日，那最甜蜜的新婚的生活……以及我們如何跑到伊爾古次克，如何經過西伯利亞的長鐵道，如何辭別了最後的海參崴？……

到了東方快要發白的時候，我才昏昏地睡去。到了下午一點鐘我才醒來。本想跑到外白渡橋旁邊看看熱鬧；看看那波爾雪委克是如何地慶祝自己的偉大的節日，那些僑民們是如何地攻打領事館……但轉而一想，還是不去的好；一顆心已

經密綴着很多的創傷了，實不必再受意外的刺激。於是我便靜坐在家裏……

——白根，你去看看是怎麼一回事。——我自己雖然想不到外白渡橋去。但我總希望白根去看一看，白根聽了我的話，很淡漠地說道：

——好，去就去，看看他們弄出什麼花樣景來……

白根的話沒有說完，忽然砰然一聲，我們的房門被人闖開了，——伯爵夫人滿臉呈現着驚慌的神色，未待走進房來，已開始叫道：

——殺死人了，你們曉得嗎？

我和白根不禁同聲驚詫地問道：

怎麼？殺死人了？怎麼一回事？

她走進房來，向床上坐下，——這時她的神色還沒有鎮定——宛然失了常態。沉默了一會，她才開始搖着頭說道：

——殺死人了，這些渾賬的東西！

——到底誰殺死誰了呢？——我不耐煩地問她。

伯爵夫人勉力地定一定神，開始向我們敘述道：

——殺死人了……波爾雪委克將我們的人殺死了一個，一個很漂亮的年青。我親眼看見他中了鎗，叫了一聲，便倒在地下了……起初我們聚集在領事館的門前，喊了種種的口號，什麼『打倒波爾雪委克』……但是波爾雪委克把門關着，毫不理會我們。後來，我們之中有人提議而且高呼着『打進去！打進去！……』於是我們，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便一湧向前，想打進去，但是……唉，那些凶惡的波爾雪委克，他們已經預備好了，我們哪裏能夠打進去呢？忽然我聽見鎗聲，這也不知是誰個先放的，接着我便看見那個少年奮勇地去打領事館的門，他手持着一支短短的手鎗。可是他被波爾雪委克從門內放鎗打死了……於是便來了巡捕，於是我便先跑回來……天哪，那是怎樣地可怕呵！那個好好的少年被打死了！……

伯爵夫人停住了，這時她彷彿回想那個少年被鎗殺了的情景。她的兩眼逼射着她目前的牆壁，毫不移動，忽然她將兩手掩着臉，失聲的叫道：

——難道說波爾雪委克就永遠地，永遠地把我們打敗了嗎？上帝呵，請你憐憫我們，請你幫助我們……

奇怪！我聽了伯爵夫人的報告爲什麼我的一顆心還是照舊地平靜呢？爲什麼我沒感覺到對於那個少年的憐憫呢？我一點兒都沒發生對於他的憐憫的心情，好像我以爲他是應該被波爾雪委克所鎗殺也似的。

忽然……伯爵夫人睜着兩隻絕望眼睛向我逼視着，使得我打了一個寒噤。在她的絕望的眼光中，我感覺到被波爾雪委克所鎗殺了的，不是那個少年，而是我們，而是伯爵夫人，而是整個的舊俄羅斯……

十一

光陽毫不停留地一天天地過去，你還沒有覺察到，可是已經過了许许多多
的時日了。我們在上海，算起來，已經過了十年……我們在失望的，暗淡的，羞
辱的生活中過了十年，就這樣轉眼間迅速地過了十年！我很奇怪我爲什麼能够在
這種長期的磨難裏，還保留下來一條性命，還生活到現在……我是應當早就折磨
死的，就是不折磨死，那我也是早就該走入自殺的路的，然而我竟沒有自殺，這
豈不是很奇怪嗎？

我的生活一方面是很艱苦，然而一方面又是很平淡，沒有什麼可記錄的變動
。至於伯爵夫人可就不然了。四個月以前，她在跳舞場中遇見了一個美國人，據
說是在什麼洋行當經理的，我曾看見過他兩次，他是一個很普通的商人模樣，肚
皮很大，兩眼閃射着很狡猾的光芒。他雖然有四十多歲了，然而他守着美國人的

習慣，還沒有把鬚鬚蓄起來。

這個美國人也不知看了伯爵夫人的那一部分，便向她另垂了青眼。伯爵夫人近一年來肥得不像樣子，完全失去了當年的美麗，然而這個美國人竟看上了她，也許這是因為伯爵夫人告訴過他，說自己原是貴族的出身，原是一位尊嚴的伯爵夫人……因之這件事情便誘迷住了他，令他向伯爵夫人鍾起情來了。美國人雖然富於金錢，然而他們却敬慕着歐洲貴族的尊嚴，他們老做着什麼公爵，侯爵，子爵的夢。現在這個大肚皮的美國商人，所以看上了伯爵夫人的原故，或者是因為他要嘗一嘗俄羅斯貴族婦女的滋味……

起初，他在伯爵夫人處連宿了幾夜，後來他向伯爵夫人說道，他還是一個單身漢，如果伯爵夫人願意的話，那他可以娶他為妻，另外租一間房子同居起來……伯爵夫人喜歡得不可言狀，便毫不遲疑地接受了他的提議，這也難怪伯爵夫人，因為她已經是快要到四十歲的人了，乘此時不尋一個靠身，那到將來倒怎麼辦

呢？現在她還可以跳舞，還可以出賣自己的肉體，但是到了老來呢？那時誰個還在她的身上發生興趣呢？於是伯爵夫人便嫁了他，便離開我們而住到別一所房子了。

我們很難想像到伯爵夫人是怎樣地覺得自己幸福，是怎樣地感激她的救主，這個好心腸的美國人……

——麗莎，——在他們同居的第一個月的期間，伯爵夫人是常常地這樣向我說道：——我現在成爲一個美國人了。你簡直不曉得，他是怎樣地待我好，怎樣地愛我呵！我真要感謝上帝呵！他送給我這麼樣一個親愛的，良善的美國人……

——伯爵夫人，——其實我現在應當稱呼她爲哥德曼太太了，但是因爲習慣的原故，我總還是這樣稱呼她。——這是上帝對於你的恩賜，不過你要當心些，別要讓你的鴿子飛去才好呢。

——不，麗莎，——她總是很自信地這樣回答我。——他是不會飛去的。他

是那樣地善良，絕對不會辜負我的！

但是到了第二個月的開始，我便在伯爵夫人的面容上覺審出來憂鬱的痕跡了。她在我的面前停止了對於哥德曼的誇獎，有時她竟很愁苦地嘆起氣來。

——怎麼樣了？日子過得好嗎？——有一次我這樣問她。

她搖一搖頭，將雙眉緊蹙着，嘆了一口長氣，半晌才向我說道：

——麗莎，難道說我的鴿子真要飛去嗎？我不願意相信這是可能的呵！但是

……

——怎麼樣了？難道說他不愛你了嗎？

——他近來很有許多次不在我的住處過夜了……也許……誰個能摸得透男人的心呢？

——也許不至於罷。——我這樣很不確定地說着安慰她的話，但是我感覺得她的鴿子是離開她而飛去了。

在這次談話之後，經過一禮拜的光景，伯爵夫人跑到我的家裏，向我哭訴着說道：

——……唉，希望是這樣地欺騙我，給了我一點兒幸福的感覺，便又把我投到痛苦的深淵裏。我只當他是一個善良的紳士，我只當他是我終身的救主，不料他，這個渾蛋的東西，這個沒有良心的惡漢，現在把我毫無憐憫地拋棄了。起初，我還只以為他是有事情，可是現在，我知道了一切，我一切都知道了。原來他是一個淫棍，在上海他也不知討了許多次老婆，這些不幸的女人，蠢東西，結果總都是被他拋棄掉不管。麗莎，你知道嗎！他現在又討了一個中國的女人……他完全不要我了……

我呆聽着她的哭訴，想勉力說一兩句安慰她的話，但是我說什麼話好呢？什麼話足以安慰她呢？她的幸福的鴿子是離開她而飛去了，因之她又落到黑暗的，不可知的底裏了。她的命運是這般地不幸，恐怕幸福的鴿子永沒有向她飛轉回來

的時候了。

她自從被哥德曼拋棄了之後，便完全改變了常態，幾乎成了一個瘋女人了。從前我很願意見她的面，很願意同她分一分我的苦悶，但是現在我却怕見她的面了。她瘋瘋傻傻地忽而高歌，忽而哭泣，忽而狂笑，同時她的酒氣薰人，令我感覺得十分的不愉快。

不久以前，那已經是夜晚了，我正預備跑進伏爾加飯館的門的當兒，聽見裏面鬧動着哭哭笑罵的聲音，我將門略推開了一個縫，靜悄悄地向裏面望一望，天哪，你說我看了什麼！我看見了一個醉了酒的瘋女人……我看見伯爵夫人坐在那靠牆的一張椅子上，就同瘋了也似的，忽而哭，忽而笑，忽而說一些不入耳的，最下流的，罵人的話：客人們都向她有趣地望着，在他們的臉孔上，沒有憐憫，沒有厭惡，只有驚訝而好奇的微笑。後來兩個中國茶房走上前去，將她拉起身來，叫她即速離開飯館，但是她賴皮着不走，口中不斷地叫罵着：我沒有看到終局。

，便回轉身來走開了。這時我忘却了我肚中的飢餓，只感覺着可怕的萬丈深的羞辱，彷彿在那兒出醜的。不是伯爵夫人，而是我，而是整個的舊俄羅斯的女人：天哪，這是怎麼一回事呢？這是怎樣地可怕呵！一個尊嚴的伯爵夫人，一個最有禮貌的貴族婦人的代表，現在居然墜落到這種不堪的地步！天哪，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原來這個下流的，醉得要瘋狂了的，毫無禮貌的女人，就是十年以前在伊爾古次克的那朵實際的名花。遠近無不知曉的伯爵夫人……當時她在豐盛的筵席上，以自己的華麗的儀容，也不知收集了許多人的驚慕的視線。或者在熱鬧的跳舞會裏，她的一顰一笑，也不知顛倒了許多少年人，要拜伏在她的石榴裙下。她的華麗的衣裳，貴重的飾品，也不知引動了許多女人們的欣羨。總之，如她自己所說，當時她是人間的驕子！幸福的寵兒……

然而十年後的今日，她在衆人面前做弄着最下流的醜態，而且她遭着中國茶

房的輕視和笑罵……天哪，這是怎樣地可怕呵！難道說俄羅斯的貴族婦女的命運，是這樣殘酷地被註定了嗎？爲什麼俄羅斯的貴族婦女首先要忍受這種不幸的慘劫呢？呵，這是怎樣地不公道！呵

在這一天晚上，我連晚餐都沒有吃，就向床上躺下了。我感受的刺激太深切而劇烈了。我的頭發起熱來，我覺着我病了。第二天我沒有起床……

住在樓下的洛白珂夫人，——她的丈夫積蓄了一點資本，不再爲中國人保鏢了，現在在我們的樓下開起鴉片烟館來。——她聽見我病了，便走上樓來看我。她先問我害了什麼病，我告訴了她關於昨晚的經過。她聽後不禁笑起來了。我說：——我只以爲你害了別的什麼病，原來是因爲這個，因爲這個不要臉的潑婦……這又值得你什麼大驚小怪呢？我們現在還管得了這末許多嗎？我告訴你，我們現在還是能够快活就快活一天……

他停住了，她的眼睛不像我初見她時候那般地有神了。這大概是由於她近來

把鴉片吸上癮了的原故。這時她睜着兩隻無神的眼睛向地板望着。彷彿她的思想集中到那地板上一塊什麼東西也似的。後來她如夢醒了一般，轉過臉來向我問道：

——你覺着不舒服嗎？你覺着心神煩亂嗎？讓我來治你的病，吃一兩口鴉片就好了。唉，你大約不知道鴉片是一種怎樣靈驗的藥，牠不但能治肉體上的病，而且能治精神上的病。只要你伏倒在牠的懷抱裏，那你便什麼事情都不想了。唉，你不知道牠該是多末好的東西！請你聽我的話，現在我到底下來拿鴉片給你吸……

——多謝你，不，不呵！——我急促地拒絕她說。我沒有吸過鴉片，而且我也不願意吸牠。

她已經立起身來了，聽了我的話，復又坐了。

——爲什麼你不願意吸牠呢？——她有點不高興的樣子問我。

——因爲我厭惡牠

——啊哈！——她笑起來了。——你厭惡牠？你知道牠的好處嗎。你知道在煙霧繚繞的當兒，就同昇了仙境一般嗎？你知道在牠的懷抱裏，你可以忘却一切痛苦嗎？你知道牠能給你溫柔的陶醉嗎？呵，你錯了！如果你知道，不，如果你領受過牠的好處，那你不但不會厭惡牠，而且要親愛牠了。牠對於我們這些人，已經失去了一切希望的犧牲者，的確確是無上的怪藥！也許牠是一種毒藥，然而牠能給我們安慰，牠能令我們忘却自己，忘却一切……牠引我們走入死路，然而這是很不顯現的，很沒有痛苦感覺的死路。我們還企圖別的什麼呢？麗莎，請你聽我的話罷，請你領受牠的洗禮罷！唉，如果你領略過牠的好處！……

——既是這樣，那就讓我試一試罷，我願意走入這種慢性的死路。

洛白珂夫人走下樓去了。但是我等了好久還不見她上來。我被她的一番話把心說動了，急於要試一試消魂迷藥，但是她老不上來……經過半點鐘的光景，我聽見樓下起了噪雜的鬧動……我不明白發生了什麼事情。等一會，白根進來了。

他向我報告道：

——適才洛白珂和他的夫人統被幾個巡捕捉去了，他們說，他兩夫妻私開煙館，有犯法律……

我聽了白根的話，不由得身體涼了半截。我並不十分可憐洛白珂兩夫妻被捕了。經過昨晚伯爵夫人所演的可怕的怪劇，現在這種事情對於我似乎是很平常的了。

我要試一試消魂的迷藥，我要開始走入這種慢性的死路，當而洛白珂兩夫妻被捕了……這是不是所謂好事多磨麼？

十三

呵，死路，死路，我現在除開走入死路，還有第二條什麼出路呢？醫生說我病了，我有丁很深的梅毒……呵，我已經成了一個怎樣的墮落的人了！我應當死去，我應當即速地死去！還有什麼話可說呢？……

不錯，醫生說，梅毒並不是不可治的絕症，只要醫治得法，那是會有痊癒的希望……但是我要問了：就使把我的病治好了，那是不是能增加我在生活中的希望？那是不是能把我從黑暗的深淵裏拯救出來？那是不是能平服我靈魂的創傷，引我走入愉快的，光明的道路？不會的，絕對不會的！醫生能夠治愈我的身病，但不能治愈我的心病。現在逼我要走入死路的，並不是這種最羞辱的，萬惡的病症，而是我根本的對於生活的絕望。如果我再生活下去，而在生活中所能得到的只是羞辱，那我要問一問，這究竟有什麼意思呢？這豈不是故意地作賤自己嗎

？這豈不是最不聰明的事情嗎？不，我現在應當死去，而且應當即速地死去……

十年來，可以說，我把自己的靈魂和肉體已經作賤得夠了。現在我害了這種最羞辱的病，這就是我自行作賤的代價。我決心要消滅自己的生命，這就是我唯一的一的，可尋得到的，而且又是最方便的出路。別了，我的十年來思念着的祖國！別了，我的至今尙未知生死的母親！別了，從前是我的愛人而現在是我的名義上的丈夫白根！

別了，一切都別了！……

昨夜裏夢見了那個久被我忘却的薇娜，我的姐姐……我沒有夢見過母親，沒有夢見過在前敵死去的父親，而昨夜裏偏偏夢見了我連形像都記不清楚了的姐姐，這豈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嗎？在我十二歲的時候，她就脫離家庭了。那時我不明白薇娜因為什麼事情，突然於一天夜裏不見了，失了踪……在父親和母親說話的中間，我隱隱約約地捉摸了一點根由，然而並不十分清楚。

——你看，——父親在憤怒中向母親譏笑着說，——你養了這般好的女兒，一個把家庭都拋棄了的女革命黨人！……要再……當心些罷，你的麗莎別玩出這樣很有名譽的花樣來罷！當心些罷！唉，一個將軍的女兒，居然能幹出這種不道德的事來，你教我怎麼樣好見人呢？……

——算了罷，瓦洛加！——母親反駁他說道，——難道說這都是我的過錯嗎？你自己把她送進中學校讀書，在那裏她學會了一些無法無天的事情，難道說這都能怪我嗎？

母親結果總是抱着我哭。

——麗莎，唉，我的麗莎其嘉！你姐姐跑掉了，和着革命黨人跑掉了……你長大再別要學你的姐姐罷！唉，麗莎，我的麗莎其嘉！……

——媽，別要哭罷，我將來做你的一個最孝順的女兒……我不願意去學姐姐

……

果然待我長大起來，我與薇娜走着兩條相反的路……到了現在呢？我淪落在這異國的上海，過着最羞辱的妓女的生活，而她，也許她在我們的祖國內，坐在指揮者的地位，高喊着一些爲光明而奮鬥的口號……天哪，我在她的面前應當要怎樣地羞慚而戰慄呵！

但是，我記得，我那時是異常地鄙棄她。我聽到她被捕而流放到西伯利亞的消息，我一點也沒有起過憐憫她的心情。我常對母親說，薇娜是蠢丫頭，麗莎長大的時候，絕對不會去學姐姐而使着媽媽難過。自從薇娜被流放到西伯利亞以後，父親當她死了，母親雖然思念她，然而不願意說起她的名字。我也漸漸地把她忘却了，甚至現在連她的形像都記不起了。彷彿她那時是一個面容很美麗，然而性情是很沉鬱的姑娘……

不料昨夜裏我夢見他……彷彿在一塊什麼廣漠的草原上，我跪着呢喃地向上帝祈禱，哀求上帝赦免我所有的罪過，忽然在我的面前顯現了一個披着紅巾的四

十來歲的婦人……我記不清楚她的面容是怎樣的了，但我記得她始而露着微笑，撫摩我的披散了的頭髮，繼而嚴肅地說道：

——麗莎，你在這兒跪着幹什麼呢？你在禱告上帝嗎？這是毫沒有用處的呵！上帝被我驅逐走了，你的靈魂也被他隨身帶去了。你快同他跑開罷！你看，逃跑了的上帝正在那兒站着呢。

我回頭果然見着一個蹣跚的老人……我憤怒起來了，問道：

——你是什麼人，敢把上帝驅逐掉了呢？

——你不認識我嗎？——她笑起來了。——我是薇娜，我是你的姐姐。

她的披巾被風吹得飄展了起來，霎時間化成了霞彩，薇娜便在霞彩中失去了影子……

這是怎樣一個希奇夢呵！然而細想起來，這並沒有什麼希奇。薇娜現在是死還是活，我當然是無從知道，然而她在我的面前是勝利了。現在是我應當死滅的

時候，我應當受着薇娜的指示，同着我的被驅逐了的上帝，走進那失敗者的國度裏……

明天……明天世界上將沒有麗莎的聲影了。誰個不願意將自己的生命保持得長久些呢？但是麗莎現在要自殺了……這是誰個過錯呢，我將怨恨誰呢？不，我任誰也不怨恨，這只是我的不可挽回的，註定了的命運。例如我素來接客都是很謹慎的，生怕會傳染到一點兒毛病，但是結果我還是得了梅毒，而且我現在有了很深的梅毒了……這豈不是註定了的命運嗎？我可以說，我之所以淪落到如此的地步，這皆是波爾雪委克過錯，如果他們不在俄羅斯起了什麼鬼革命，那我不還是住在彼得格勒做着天鵝絨的夢嗎？那我不還是一朵驕豔的白花在暖室裏被供養着嗎？……也許我現在是俄羅斯帝國駐巴黎的公使的夫人了。也許我已經在繁華的巴黎，得着了交際明星的稱號，令那些法國人，男的，女的，都羨瞎了眼睛了。也許我現在正在高加索的別墅裏，坐觀着那土人的有趣的跳舞，靜聽着那土人的

原始的音樂，也許我正在遨遊瑞士的山川，瀏覽意大利南方的景物……但是我現在淪落到這種羞辱的地步，這豈不是波爾雪委克所賜給我的恩惠嗎？我應當詛咒他們，這些破壞了我的命運的波爾雪委克！

然而我知道，我深深地知道，這詛咒是毫無裨益的事情。我詛咒只管詛咒，而他們由此毫不得到一點兒損失，反而日見強固起來……唉，讓他們去罷，這些罵不死打不倒的，兇惡的波爾雪委克！

現在，當我要毀滅我自己生命的時候，一切對於我不都是一樣嗎？我會希望野蠻的波爾雪委克在俄維斯失敗，因為我想回轉自己的祖國，再撲倒於伏爾加河和彼得格勒的懷抱裏。但現在我什麼希望都沒有了，一切對於我都是無意義……讓波爾雪委克得意罷，讓俄羅斯滅亡罷，一切都讓牠去！而我，我不再做別的想法了，只孤獨地走入自己的墳墓……

白根！請你原諒我罷，我現在也不能再顧及你了，你沒有證實我對於你的希

望，你沒有拯救我的命運的能力……這十年來在你的面前，我也不知忍受了許多不堪言狀的羞辱……然而我不願意怨恨你，你又有什麼過錯可以使我怨恨你呢？這只是我的薄命而已……現在我不能再顧及你了。如果我沒會因為受苦而怨恨過你，那現在我也希望你別要怨恨我，別要怨恨我丟開你而去了。

十年來，我時時有丟開你的可能。我遇着了很多的客人，他們勸我丟開你而轉嫁他們……然而我都拒絕了。我甯可賺得一點羞辱的麵包費來維持你的生活，不願把你丟開，而另去過着安逸的生活。我現在也許偶而發生一種鄙棄你的心情，然而你究竟曾熱烈地愛過我，我也曾熱烈地把你當做我的永遠的愛人。我不忍心丟開你呵！我絕對地不會丟開你而嫁給別個男人，就作算是很有錢，很漂亮的男人……

是的，我不忍心丟開你而嫁給別個男人。但是現在我不能再繼續我的羞辱的生命了。我想，我現在有丟開你的權利，不過這不是另嫁別人，而是消滅掉我自

己的生命……白根！請你原諒我罷，我再不能顧及你了。

我很少的時候想起我的母親，但是現在，當我要離開人間的時候，我却想起她的可憐的面容了，我想，他大概是久已死去了，大概是久已做了伏爾加河畔的幽魂。她哪裏能夠經得起狂暴的革命的風浪呢？這是當然的事情。不過如果她還生在人世，如果她知道她的親愛的麗莎，什麼時候會發過誓不學姐姐的麗莎，現在淪落到這種可憐的地步，那她將怎樣地流着老淚呵！

薇娜！我的姐妹呵！也許你現在是波爾雪委克中的要角了。如果你知道你的妹妹……唉，那你將做什麼感想呢？你輕視她？詛咒她？還是可憐她？但是，我的姐姐呵！你應當原諒我，原諒你的不幸的麗莎！這難道說是麗莎的過錯嗎？這難道說是麗莎的過錯嗎？……讓你們得意罷，我的姐姐！讓我悄悄地死去，悄悄地死去……

明天……明天這時我的屍身要葬在吳淞口的海底了。我很希望我能充了魚腹

，連骨骼都不留痕跡。那時不但在這世界上沒有了活的麗莎，而且連麗莎的一點點的灰末都沒有了。如果上帝鑑諒我，或者會把我的屍身浮流到俄羅斯的海裏，令我在死後嘗一嘗祖國的水味。那真是我的幸事了。然而在實際想來，這又有什麼意義呢？

別了，我的俄羅斯！別了，我的莊嚴的彼得格勒！別了，我的美麗的故鄉——伏爾加河！別了，一切都永別了！……

一九二九年四月十四日，於上海。

蔣光慈小說全集

一八〇

碎了的心

「汪先生！你覺着好點兒麼？」

「還是痛得很。」

「現在讓我再替你敷一敷藥罷。過了一夜總是要好些的，請你莫要焦急，越焦急越會痛得很呢。」

「好！那就請你……」

在一間很小的病室裡，中間擺放着一張白毯子鋪着的鐵床，床上躺着一個年青的病人：他的面色慘白得嚇人，但兩眼還炯炯地放光；頭髮散亂地蓬鬆着，口中只是不斷地放出難堪的苦痛的哼聲，但沒有轉動的氣力。病室門一開，走進來一個年青的，穿白衫的看護婦；她左手拿着一捲綳紗，右手拿着一小玻璃杯藥膏，輕輕地走到病人的床前。在她的和善的，而在此時表現出悲哀的深沉之面孔看

來，可以斷定她的心是極仁慈而溫柔的。她的貌雖然不十分美，然而她的美能令人起一種莊嚴神聖而可愛的感覺。她走到病人的床前時，先靜默地向病人的面孔看了一下，在這種沉默而帶着悲哀的眼光中，我們可看出她對於床上躺着的青年是懷着無涯際的同情。她先問了一聲病人的病狀，並安慰了他幾句，然後動手為病人的傷處敷藥。

這時病人自己將手把毯子揭開，露出白綳紗纏繞着的胸部。仁慈的年青的看護婦很小心地，生怕觸痛傷痕的樣子，輕輕地用手將綳紗一道一道地解開，結果在胸部的左邊露出一塊有眼睛大的刀傷。她一面將藥膏用小毛帚敷在傷處，一面向病人很同情地問道：

『這樣敷法不十分大痛罷？』

『還好，不過痛總是要痛的。』

『唉！我真不明白！怎樣能就拿起刺刀來向人家胸口上刺？……你們爲的是

愛國，並不是什麼強盜土匪，爲什麼這些軍警能夠這樣忍心？……」
看護婦很悲傷地這樣斷續地說。

「密斯吳！在我們現在中國，還有什麼道理可講呢？愛國是犯法的事情，唉！還講什麼？沒有什麼話可講！」

原來汪海平是被警察用刺刀刺傷的。刺傷的遠因和近因，我們不得不說一說。在S埠，有一家日本N紗廠，廠中的工作者完全是我們中國人。N紗廠乘歐戰的機會，在中國營業大發其財，其財當然都是靠着中國工人的血汗賺來的。論理，廠方對待工人雖然不能施十分的恩惠，但也不可完全視如奴隸，可是在事實上却大大地不然。有一日工人要求增加工資，廠方不允，日本大班竟開手槍打死工人首領顧阿四，並打傷無數的男女工人。因之，全S埠的學生大動義憤，羣至N馬路爲愛國的示威。不料紅頭阿三及一些文明的西捕，爲着保持租界治安起見，槍殺無數的和平的市民。N馬路堆滿了屍首，紅血雖然還未到如長江也似地流，

但N馬路却都被濺濕了。這個消息傳到我們的首都P城，各大學學生當然是十分憤慨的，爰在天安門開市民大會爲反抗帝國主義的運動。會開了之後，羣衆要遊行示威，可是警察總監早有預備，已傳令警察武裝禁止。學生年青氣壯，是什麼都不怕的，於是不聽從警察的禁止，硬與警察衝突。於是，唉！於是警察就抽出鋒利的刺刀向學生亂刺了。

汪海平是最熱心國事的一個人，當他領着隊伍，手執着「打倒帝國主義」的小紅旗，挺胸向前衝鋒的當兒，忽聽得一聲，「你媽的個八字，你兇甚麼？咱老子做你個丈人！」漢池一聲，一個穿黑衣的警察就向着他的胸坎刺來，血流滿衣滿地，頓時暈倒不省人事。

現在躺在病床上的汪海平，就是因愛國而被警察刺傷的。當時看護婦聽了汪海平的憤恨而幾幾乎絕望的話，只是兩眼呆呆的向着他的病的面孔望。她幾乎忘却了自己的責任是爲病人敷藥，而不是與病人討論政治問題。她將綉紗一道一道

地將黏了藥膏的傷處纏好之後，靜默地低着頭坐在病人的床沿上，一忽兒又斜睨着病人的面孔，一句兒也不響。她的腦海中漫溢着許多爲她所不能了解的問題：爲什麼在現在中國沒有道理可講？爲什麼愛國的事情是犯法的？警察不是保護人民的麼？學生又不是強盜，又不是土匪，爲什麼能夠用刺刀亂刺他們？……這位汪先生看來是很善良的，是很真實的人，雖然他的面孔因傷痛而變成白色，但是……但是他偶爾的微笑，向着我的微笑，……我想他必定是一位很可愛的青年，……他有什麼被刺刀刺的罪過呢？但是他現在這般可憐地躺在床上……呵？上帝保佑！……

她忽然想起上帝來了。她始終很相信上帝是慈悲的，上帝能救治人們一切的痛苦。自從她聽了聖母道院的一位外國老女修道士宣講之後，便誠心誠意地虔拜基督。她的母親在她十二歲的時候已經死了，也就在她母親死的那一年，她的父親，一個拖東洋車的車夫，不能夠養活她，把她送到一個修道院去，懇求女修道

士將她留下收養。在進院的那一天，一位老女修道士就替她洗了禮，並詳詳細細地向她講了基督的道理。老女修道士說，她的父母窮苦不堪，是因為沒有誠信基督的原故，因此她應當好好地為她的父母禱告上帝，使既死者可以上天堂，使未死者可以不多做罪惡。她當時雖然還是一個小女孩子，但聽了這些話，也似覺有什麼領悟的樣子，從此她就成為基督的信徒了。隔了不久，她的父親因為害肺病死了。後來她被送到教會女學讀書，畢業之後，她就立志實行基督的教義，捨身救治痛苦的人們——，她自己情願到紅十字會醫院當看護婦。她總是對着病人說，上帝是慈悲的救主，倘若能誠心地禱告上帝，上帝自然會把病救治好的。

當時她坐在床沿，想來想去，總解決不了她腦中所發生的問題。她看着汪海平的可憐的樣兒，心中起了一種說不出的情緒。她雖然向他懷着無限的同情，但總尋不出別的話來安慰他。最後她向汪海平問道：

「汪先生！你信仰上帝麼？」

『不信！』汪海平將兩眼睜開，向她一望，很奇怪地說。

『汪先生！上帝是不可不信的。上帝是我們的救主，我們應當向他禱告。你的傷是很重的，但這並不要緊，倘若你能誠心誠意地哀求上帝，上帝自然是要愛護你的。請你相信我的話，汪先生！』

『密斯吳！我真感謝你的好意！但是我，密斯吳，我……我知道上帝是沒有的，我不能夠相信……』

『喂！汪先生！這話說不得，請你莫要這樣想罷！……我現在有事去。』

她說了這幾句話，站起來就走。她說她有事，其實並沒有什麼事；她不願汪海平多說這些話，對於上帝不恭敬的話；二者，也許她替汪海平擔心，生怕汪海平得罪了上帝，於他的病勢不利；……也許是因為她愛他，她不願意汪海平受了上帝的懲罰。她走到病室的門外，忽然靠着檐前的柱子站着了。她又想回轉到病室裡，向汪海平再說一些話，但再說一些什麼話呢？她沒有決定不過覺着要向汪

海平再說一些話罷了。她想，爲什麼他不相信上帝呢？這簡直是罪過！據說不相信上帝的都不是好人，但是他，他……他不像是壞人，絕對地不像！但是他相信上帝。……

在海平見着這位慈心的看護婦急促地走出了，心中陡然起了一種莫名其妙的情緒，這種情緒膨脹的結果，把胸口上的傷痛暫時消滅下去了。他想，我莫不是莽撞她了？她生了我的氣？但我沒有辦法，我本來不信上帝，如何能向她說我相信上帝呢？……她的確是一位很好的姑娘，而且是很可愛的，喂！我要愛她？不，不……但是她這般真誠地待我，她的態度，她的一切，實在令我……不，不，我不能不相信上帝。……

他想阻止她不要走，還再坐一刻，但是她已經走出門外了。走出門外的她，倚着檐前的柱子，只向着病室的門呆望。

當海平初被抬進紅十字會醫院的時候，因爲苦痛的關係，對於這位青年的，

和善的，並且還美麗的看護婦吳月君女士，沒有加十分的注意。後來海平的傷處漸漸地好些，與月君的談話漸漸地多起來了；月君的溫情，月君的柔語，月君的慈祥，月君的微笑，甚至於月君左眼眉毛中的一顆紅痣，不知不覺地令他起了一種愛慕的心理。月君看護他非常週到，這本來是看護婦的責任，但是海平總感覺得她待他異於常人。在病中，海平當然要時常想起黨的事情，政治的狀況，及白髮蒼蒼的老母，但是月君之引起他的思維，却也佔了不少的時間。他本來決定要抱獨身主義的，這並不是因為他反對戀愛，或以爲獨身生活要便利些，而是因為他雖然接觸了許多女子，並且接觸了許多時髦的女學生，而終我不到一個相當的對手。或者也因為他有種思想：戀愛恐怕要防礙工作罷？戀愛恐怕是痛苦的事情罷？……但是現在他却時常地這樣想着：也好，雖然被刺刀刺了一下，但是能夠現在住在醫院裡，能夠見着了她，能夠受她溫情的看護，能夠與她談話，能夠領略她的安慰。……

但是海平又時常從愛慕月君的心情轉到懷疑的境地：他想，還是莫要亂想罷！她是一個基督徒，她的思想無論如何是很奮的，她一定不會了解我。我是一個革命黨人，而且是一個窮光蛋，而且我的貌——不，還是莫要亂想罷！她未必真能够愛我，她畢竟是不會了解我的。況且我現在的地位，工作，環境，實沒有戀愛的可能，爲什麼要做變愛的夢呢？況且她又未必真愛我，……倘若我向她表示愛，而被她拒絕了，那時是如何的難爲情，如何的痛苦呢？

這些愛慕和懷疑的心情，實在把海平困憊住了。他很少時想到自己的傷處，很少時感到傷處的苦痛，可是大約也就因此，他的傷處能够平安地日漸其好了。在月君方面，真是看護得無微不至，或者如海平的所想，月君看護他用一種特別的情感，或者用一個女子對待她要愛的情人的情感。月君已經了解了汪海平沒有？她因爲海平是革命黨人，才如此地看護他？她知不知道海平的要求？這些事情我們都無從知道。但是月君總覺着海平可愛，除了可愛之外，或者什麼感覺都沒

有。在信仰上面，月君當然與海平是不同的：海平是什麼神都不信的人，而月君是一個基督徒，並且是一個很堅決的基督徒，照理她是要仇視海平的。況且牧師們時常說，基督徒不應與非基督徒結婚，基督徒不應與非基督徒戀愛……但是月君對海平，只覺得他可愛，只覺得他向她懷着很深切的同情。在這一種感覺中，什麼上帝，什麼基督徒，什麼無神論者，什麼牧師的話……一切都失却了作用。

往常月君對於病人，雖然很忠誠地盡了看護婦的責任，但是並沒有與任何一個病人多說過話。她似覺是一個很沉默的人，雖然她的微笑她的態度，都能令人起一種快感。有一次，她看護了一位年青的病人，這位看來是富家子，面貌也是很漂亮的，神情態度實有吸引女子的能力。但不知爲着什麼，月君對於他總未起過好感，雖然她還是盡自己看護婦的責任。這位年青的病人向她說了兩句調戲話，月君臉一紅，覺得十分難過。她當時忍默這沒有發怒，但背後她却哭了一場。她想，我這樣純潔的身心居然被了這般的污辱，我這般地好意看護他，他倒反而

不尊敬，我，唉！這是多麼可憐呵！……她這一次真是悲哀極了！

但是爲什麼她現在對待海平異於常人？爲什麼她現在老想與海平多談些話，呵，多多地談些話？她在海平的面前，簡直不像一個沉默寡言的女子了。她總覺着與海平談話、有一種不可言喻的快感；她總覺得她心中所有的積聚，有爲海平吐出的必要。她想在談話中引誘海平愛她麼？不，不，她絕對沒有想到這一層，雖然她實在有愛海平的意思。

有一次月君爲海平述自己的身世；她說，她家從前是極窮困的，父親拉洋車，母親洗衣服過生活；她說，她母親是怎麼樣死的，死的時候她是如何的痛哭，父親是怎樣的悲哀；她說，她怎麼樣被父親送到修道院，父親怎麼樣因爲拉車勞苦害肺病死了；她說，她在教會學校的生活是怎樣過的；她說，她爲什麼要立志當看護婦。……

這時月君坐在病床旁邊的椅子上而海平躺在床上，兩眼瞪着她，沉靜地聽着

她的述說。在她的述說中，海平發現她是純粹無產階級的女兒，因之更發生了無限的同情。月君爲什麼要向海平述說自己的身世？欲藉此博得海平的同情麼？她從沒有將自己的身世這樣地向人述說過，她以爲這種述說是無意思的，是沒有必要的，而現在她爲什麼變了態度？爲什麼以爲這種述說是有意思的，是必要的了？這又成爲什麼問題呢？倘若她自己以爲是有意義的，是必要的，這就夠了。

月君述說完了之後，兩眼有點濕潤起來，很悲哀地嘆道：

『汪先生！人生就是這末一回事！想起來，真是……』

海平只是瞪着眼睛望着她，似覺沒有聽到這一句話的樣子。月君也低了頭，大家沉默了一忽。忽然海平將右手伸出挨到月君的椅子上，似覺要握月君的手的樣子，很堅決地說道：

『密斯吳！你知道麼？我勸你還是莫要信上帝的好！』

『爲什麼呢，汪先生？』月君將頭抬起，向着海平很驚異地問着說。

『爲什麼？你的母親勞苦死了，你的父親又害肺病死了，你現在孑然一身，又受了許多委屈，——上帝所給與你的是些什麼呢？』

『這是我的命運，怎麼能怪上帝呢？』

『命運？什麼叫做命運？我問你，你爲什麼要信上帝呢？』

『因爲上帝是我們的救主，上帝是極慈悲的。』

『爲什麼上帝對於你的父母，對於你，一點兒慈悲也不發呢？』

『……………』

月君低了頭，不做一點兒聲息。她爲什麼不繼續着回答海平的問題？因爲海平的問題是不合理的；不，她這時沒有想到海平的問題是合理的或是不合理的，但感覺得海平所發的問題，的確是一個問題。她想一想：不錯呀！我母親是勞苦死的，我父親也是硬勞苦死的，我從生下地來也受了許多委屈，——爲什麼上帝一點兒慈悲也不發呢？難道說我們都不是好人，都有很大的罪過？但是我知道我的

父母的確是忠實一輩子，黠兒沒有妄爲過；至於我呢，我相信我是一個極善良人，爲什麼上帝不照顧呢？……這的確是一個問題？

月君心中雖然承認這個問題，但不願與海平再討論下去了。她每與海平談話談到上帝的身上來，總都藉故而言牠，不願爲詳細的討論。她爲什麼這樣？怕上帝懲罰她？或者她的知識缺乏，不能與海平爲有理的辨論？她自己沒有說出這個原故來，局外人當然是很難猜度的。

她忽然抬起頭來，微笑着向海平問道：

『你莫不是共產黨麼？』

『密斯吳！爲什麼問着這個來？』海平莫明其妙地反問着說。

『聽說共產黨都是不信神的，都是反對基督教的。』

『信神不信神，這倒與共產黨沒什麼大關係。』海平向她笑着說。

月君聽了海平的話，很注意地望他幾眼。在她的眼光中，絕對找不出敵意來

並且這種眼光令海平覺着月君要拿住了他的靈魂，就是推脫也推脫不了，要拿住得緊緊地，緊緊地。……最後她站起來，向着海平笑道：

『汪先生！我也莫明其妙，爲什麼我與你討論到這些問題來？』

月君說完便走出了。月君走出之後，躺在床上的汪海平，如平常一樣，在與月君談了話之後，總是亂想着；這樣好性格的女子！倘若我能愛她……倘若她願意，唉！我是如何的幸福呵！她真是一個不幸的女子，……她的微笑，她的眼光，她的……唉！這種女子的確值得我愛。……

天色是已經黃昏了，一輪明月，光圓的，冰潔的明月，將自己的柔光漸漸透進玻璃窗，放射到病人的枕上來。海平撫摩着月光，心中忽然跳起來，出氣也不勻了。這是因爲歡喜過度呢，還是因爲別的，在沉靜的病室的空氣中，波盪着一種從心靈深處發出來的聲浪：

『月君，月君，可愛的月君……』

海平的創傷漸漸全愈起來了。海平自己當然喜歡的了不得，就是月君也非
常地喜歡。不過兩人在喜歡之中，又起了一種恐懼：海平想，我傷處固然是好了
，但是我也就要出醫院了，——要與月君分別了，這的確是很難受，……我還多
住幾天罷，但是醫生教我出去，黨內又有許多事情要我出去商議這如何是好呢？
我將不能時時刻刻領受月君的安慰了。……月君想，海平很幸福地全愈了，但是
全愈了是要出醫院的，是要與我分別的。這倒怎麼辦呢？……我將來或有與他多
見面的機會？或者他此一出去，就把我忘了，就不再來看我了？不，不，他不是
這樣薄情的人，絕對地不是！但是總不如在一塊兒的好，總不如我能時時刻刻與
他談話。……

海平與月君都有這種難過的心情，但總都沒有明白地說將出來。海平不好意思
說他還願在病院多住幾天，月君當然更不好意思表示自己的心意。兩人的愛苗
久已很茂盛地發達了，但是誰都不願先表示。這恐怕是因爲海平和月君的爲人太

中國性了罷？中國人的愛差不多都放在心裡，而不願公開地說將出來，或者很願意說出來，但總怕難爲情，因之，往往弄出許多不好的結果。

在預備出醫院的兩天中，海平和月君兩人心中的情緒如何，每個略懂一點心理的人，都能够想像出來。兩人也談到分別的事情，但是一說一兩句分別的話，便就沉默下去了，不願多說，惟其大家沉默着不說出來，心中更覺得難過，更覺得有種說不出的悲哀。

在分別的前一小時，海平正躬着腰收拾自己的東西的當兒，月君走進病室來，立在海平的背後，低微顫顫地說道：『汪先生！你真要走了麼？』海平直起腰來反轉臉向月君望着，呆呆地不知道如何回答。月君臉紅一紅，拉着了海平的右手，不安地微笑着向海平問道：

『海平——月君第一次稱呼海平的名字——你此一去還再來看我麼？』

『我，我怎麼能將你忘却了呢？』

『當真！……』

『我是不會騙人的。……』

自從海平出了醫院之後，月君兩個月未得着他的信息。月君天天盼望海平的信，頂好是海平親自來看她。她是一天一天地過去，隻字也接不着更談不到見着海平的影子。起初，她只當海平初從病院出去，事情是一定很忙的，所以沒有工夫寫信，也沒有工夫來到醫院看她。但是已經兩個多月了，爲什麼連一封信也沒有呢？出了京了？就是出了京也可以寫信來，爲什麼這樣不明不白地不響一聲呢？她想，大約是把我忘掉了罷？大約是對待我點兒情意沒有！唉！男子真是狠心呵！我待他那麼樣好，而他却這樣待我，……唉！總是我看錯人了！想起來，真令人……不，不，他不像薄情的人！他一定有什麼特別事故，使他不能寫信給我，不能來醫院看我，……一定是的！但是他怎麼曉得我接不着他的信，看不見他的面，是如何愁苦呵！唉！真難過！

其實，當月君愁苦的時候，海平也是同她一樣地愁苦。海平並沒有忘却她，海平並不是一個薄情的人。他在醫院中，當然是時時想着月君，就是他出了醫院之後，一顆心也未嘗一刻不懸在月君的身上。但是他爲什麼兩個多月不給月君的信呢？這並不是他的疎懶，而是因爲有不得已的事故。

海平剛一出醫院，即接着S埠黨部的電報，要他參加重要的會議；因爲時間的匆促，他沒有來得及通知月君，說自己要出京。到了S埠，下車後即接着參加黨部的會議，一天忙到晚，簡直沒有寫信的機會。剛巧這時S埠F工廠罷工的風潮非常擴大，需要人指揮一切；他是一個很有才幹的人，於是黨部就派他負指揮的責任。他日夜在工會裏忙得要命，飯幾乎都沒有工夫吃，當然是沒有提筆寫信的機會了。誰知操勞過度，得了一個吐血的症候，不得已又進了醫院。在醫院中，他本想寫信與月君，但一因爲沒有紙筆，二因爲不願月君知道自己又病了，所以沒寫一封信。他在醫院住了差不多一個月。醫院裏看護婦當然是有的，但是誰

個是慈祥溫柔的月君？誰個是左眼眉毛中有一顆紅痣的，親愛的月君？誰個的微笑有月君的動人？誰個有月君那般的深情？這些看護婦們不但不能安慰病中的海平，並且更鼓起了他思念月君的心情。他想，倘若我現在臥在月君的醫院裏，能够領略月君溫情的安慰，就是病重些也不妨；但是現在住在S埠的醫院裏，住在這與月君隔離數千里的醫院裏。……

海平未等到病完全好時，即出了醫院；出了醫院之後，即向黨部要求回P城。到P城前，在寓處稍憩一刻，即來紅十字會醫院看月君。在病室的階前，海平遇見了月君，還是從前可愛的月君，但是微微覺着瘦了一點了。月君見着海平時，即向前把海平的手拉着，頓時在她的面孔上表現出又是歡喜，又是悲哀，又是感激，又是懷疑的神情。她兩眼似乎起了淚潮的樣子，發出很微弱驚顫的聲音，向海平說道：

『海平！你，你是來看我的麼？』

『不是來看你，是來看誰呢？』

『我只當你完全把我忘……忘却了……』

海平見着月君的這種神情，心中起了一種酸辣苦甜的情緒，即刻想把月君抱到自己的懷裏，儘量地吻，吻，吻，……但是來往有很多的人們走路，有很多的眼睛都在望着他兩個，唉！可恨的人們的眼睛！……月君也想倒在海平的懷裏，教海平緊緊地抱着自己從未經過摟抱的身軀，教海平用力地吻自己的腮，髮，頸，口，……但是來往有很多的人們走路，有很多的眼睛都在望着他兩個，唉！可恨的人們的眼睛！……

他倆說了幾句話之後，便互相地呆望着沉默下去了。其實有什麼話要多說呢？這時兩人的心情，只有兩人的眼睛，相互對望的眼睛，可以表現出來，只有一縷愛絲，如無線電一般，將兩人的靈魂束在一起。還要說什麼呢？沒有說的，沒有說的！並且沒有多說的必要！

最後，海平先衝出了沉默的範圍，向月君說道：

「此地非多說話之地。天又要黑了。你明天有工夫麼？」

「我可以請假。」

「我現在住在北京大學旁邊同華公寓九號。倘若你明天可以請假時那嗎我明天下午一時在寓處等你，上午我還有點事情要急於辦清楚。」

「好！」

「月君！……」

「海平！……」

第二日，海平急於在上午把事情辦妥，下午即在寓處靜候月君的來臨。他在等候月君的時間中，心中又是歡欣，又是恐懼：她今天不致於請不了假罷，她是不會失約的罷，但是倘若醫院不允許她請假的時候……他胡亂地猜度，心神不定。其實，他這種猜度是不必要的。月君既然說可以請假，這當然是可以請假的了。

：月君既然說來，這當然一定，定要來的了；又有什麼猜度的必要呢？但是當等情人的時候，雖然知道是一定不會失約的，但總都要胡思亂想心不定，——大約不如此，不足以表示等待的心切罷。

竹籬一掀，月君進到海平的寓室了；海平正躺在床上兩眼朝着天花板亂想，忽然竹籬動處，進來了自己所等待的伊人，心中是何等地欣慰呵！他一骨碌站起，上前將月君的手握着，笑迷迷地說道：

『你真來了？』

『不是真來還是假來麼？』

月君說着這一句話時，兩眼幾乎迸出由歡欣過度的溫淚。照理，他倆這時應當抱着接吻了，但是他倆也沒有抱着，也沒有接吻。怕麼？膽怯麼？害臊麼？抑是戀愛還沒有到接吻的程度？不，不是！他倆大約是因為歡欣過度，而把接吻這回事忘却了。

『你坐下罷。』

『你不要客氣。』

『你吃過中飯麼？』

『吃過了。』

『今天天氣很好，在屋裏坐着怪悶的，我想我倆到中央公園去逛一逛，你看好不好？』

『好！』

當時海平換一換衣服，臉上表現出一種很幸福的神情，於是同月君一同走到中央公園裏來。園中來往的人們非常之多——時髦的男女學生，服裝美麗的太太小姐，身穿馬褂子手提自由棍的老爺少爺。……月君和海平並肩走着，各人都笑着迷迷地低着头，很少說話的時候，似覺他倆來到花園裏，不是爲着看人物不是爲着逛花園，並不是爲着談情話，而是爲着這樣很簡單的，並肩行着的，低着头笑着

迷迷的想。兩人心中充滿了愉快，兩人靈魂飽滿了愛情，兩人在此時比任何人都幸福些。月君和海平雖然都穿着很平常的衣服，雖然引不了人們的注意，但是誰個有他倆此時的愉快，此時的幸福呢？這些太太小姐，這些老爺少爺，這些……唉！都是俗物！都是心靈的喪失者！……

最後，他倆找到一個人跡稀少的地方，面對着荷花池坐下。這時天氣方屆初秋，池中荷花尚未凋謝，還是張着迎人的笑靨。一陣一陣的和風吹得人心清神爽。池邊的柳絲很飄洒地搖擺着，似覺在纏繞着人們的心情。海平開始述自己兩個多月的忙碌，事情多不能寫信，並不是忘却了月君，但指揮罷工的事情，却沒有說起。月君爲海平述這兩個多月的生活，如何盼望海平的探望，如何等待海平的音信。……

兩人說話的時候沒有靜默的時候多。兩人都想今天盡量談一談話，但是總都說不出什麼話來。天色漸漸晚了，遊客也漸漸稀少起來。忽然月君將海平的兩手

緊緊地握將起來，兩眼向海平望着，張開很顫動的朱唇，向海平問道：

『海平！你到底愛我不愛我呢？』

『我怎麼不愛你呢？我的月君！……』

月君一下倒在海平的懷裏，海平將月君用力抱着，將自己的口挨到月君的口上，兩人的情火從兩人的肉體的內部奔放出來，燒得兩人混合在一起，燒得兩人幾幾乎失去了知覺，燒得兩人變成爲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兩人沉默着，沉默着，沉默到不可再爲沉默些的程度。忽然海平將頭抬起，月君嚇了一下，將閉着的眼睛睜開了。海平很低微地斷續地說道：

『月君！我是一個……革命黨，……我怕我連累你！……』

『我不知道什麼是革命，但是我相信你，……倘若你所願意的，我都願意做的。……』

海平聽了月君的話，更愉快地低下頭將自己的口送到月君的口上，吻，吻，

吻，用力地吻。……

從此海平常住在北京，沒有到什麼地方去。他是黨中一個很重要的分子，工作非常之忙。但是他在百忙之中，總要抽點工夫來看月君，月君也有時到他的寓處來。兩人情愛的濃厚，實在難以用語言文字表現出來。海平自從與月君戀愛之後，不知怎的，身體也好了，精神也強健了，雖然是奔波勞苦，但他的臉上總常表現着一種幸福的喜容。就是他自己也莫明其妙，爲什麼現在工作更覺着有勁些。愛情的魔力令他這樣子？是的！月君的微笑，月君的蜜吻，月君的安慰，月君爲他所做的枕頭，手帕……都是使海平愉快，振作，努力的良藥。雖然海平因工作的煩重，忙得甚爲疲倦，但一見了月君的面，一吻了月君的柔唇，即刻什麼疲倦都忘却了。

「親愛的月君！……」

月君現在覺着自己是很幸福的人了。她總覺着自己愛上了海平，是一件最幸

福的事。她以爲像海平的這樣可愛，世界上是再沒有的了；像海平的這樣真純，任你找出地球的範圍外也找不着！她從前覺着自己是很孤獨的，是很不幸福的，但是現在？現在愛上了這麼樣一個可愛的人，現在有這麼樣一個人爲自己的安慰者，……還想什麼別的？還有什麼別的可值得想？除開海平，除開海平什麼都沒有。……

這樣幸福地過了幾個月。

一日，月君正立在病室的階前向海平寓處的方向默望，沉思海平做些什麼事情，已經吃過中飯了？今天工作忙不忙？身體可好不好？今天來看我麼？或者現在正在想着我？……忽見抬進來幾個血拉拉的人，嚇得一跳。這幾個血人的面目被血跡所污，甚是模糊不清，惟其中有一位衣服像海平所穿的一樣，使月君的心只是枯通地跳，臉也變了色，但因即時沒斷定這位血人的面孔是誰，月君還是支持着不嚮。月君即尾着這位被抬着的血人之後，來到病室裏。血人躺在床上，

還在活着，將眼一睜，見着月君正在審視他，不禁發出一句很悲哀而低微的聲音

：

『月君，……』

月君聽了血人叫她的名字，即時倒跪在床沿邊哇的一聲哭道：

『你，你怎麼弄到這……樣子？……』

『我們是因爲反對日本炮擊大沽口，在執政府請願，被衛隊放槍擊傷的。……』

這時立在旁邊的還有一位看護婦，她是月君很好的朋友，是知道月君與海平戀愛的事的。她向月君說道：

『莫要再嘮叨了！趕快先拿藥來把傷痕敷好！我去拿溫水來。……』

這一句話把月君提醒了，趕快站將起來去拿敷傷的藥。她看見海平的神志還清醒，海平還能說話，以爲大約不至於有大的危險。因之，心裏雖然是怕，雖然

是悲痛，但總懷着堅定的希望。她沒想到海平會死，也許她不想，或故意地不願想到死上去。

當時月君的朋友密斯王幫助月君替海平洗，替海平傷處——一處是在左膀被刺刀刺傷的，一處是在右腋下被槍彈所擊傷的——敷藥。海平一聲一聲的哼『痛』的聲音，就同箭一般，穿得月君的心痛得亂戰。她又想起海平第一次的受傷了：當時的哼聲，當時的傷痕，當時的神情，……她是如何地爲他調治，爲他看護，使得他才慢慢地好將起來，唉！也不知費了許多精神，許多心血！但是現在？現在又被無情的刺刀槍彈……唉！這倒怎麼說呢？任你怎麼樣看護，調治，總敵不得他們漢池一刺刀，啪的一槍。……爲什麼這般的殘忍？難道說都是禽獸不成？就是禽獸也沒有這般兇狠呀！……唉！現在的世界！沒有道理可講的世界！爲什麼要這個樣子？真令人難解。哎喲！我的上帝！月君至此又想起上帝來了。她自從與海平戀愛之後，信仰的確搖動了不少，但是還總未到完全不相信上帝的地步。

。她這時見着海平這般樣子，見着自己心愛的人又陷於危境，不得不又要向上帝哀求了。她於是默默地禱告，禱告上帝保佑海平，保佑自己心愛的人。……

不料海平的傷太重了，一天壞似一天。海平自己也感覺得自己沒有什麼希望了。他不忍用兩眼瞧坐在床沿邊的月君，——他以為他對不起月君，他以為月君比自己還可憐！他想到自己的死亡和月君的身世，常常酸澀地流出熱淚。他想，我死後國事黨事自然是有人問的，但是月君……月君……不幸的月君！……他不怕死，但是一想到月君不得不哭起來了。月君見着海平這般的神情，又聽到醫生的危言，她的一顆心，一顆仁慈的情人的心，只是格格支支地碎裂了，唉！碎裂了！……

海平的神志漸漸的昏亂了，於進醫院後第六日的早晨溘然長逝。臨死的時候，海平緊緊地握着月君的手，但一句話也沒有說。月君暈死而復甦醒者數次。海平的友人得着海平病死的消息，即齊到醫院內安置一切；月君眼看他們安置海平

的屍身，站在旁邊並不多說話。這時月君的頭髮是蓬鬆紛亂着，面色是慘白的，但她的神志還清楚。她並不多哭。海平死了，月君本應當盡量的哭，本應當哭盡自己的熱淚，洒向死者的屍身，表示情人的恩義，但是月君並不如此。這是因爲什麼呢？難道說人死恩情斷？難道說月君變了心？難道說月君並未會十分愛過海平？不，不，月君不是薄情的人！……月君自然有自己不哭的原故，這個原故不過未被月君說出來。

諸事辦妥之後，當晚月君走到自己的房裏，一聲不發，先將自己看護婦的白衫撕得粉碎，後把自己往常所愛讀的聖經燒了，再把一張貼在壁上的耶穌的神像取下，用腳踏了又踏，又踩了又踩。然後在自己連梳妝台帶書桌子用的椅子旁邊坐下，從抽屜取出信紙來，匆忙的地寫了一封信。信寫完之後，走出醫院門，回顧也不回顧一下，即跳上黃包車拖到中央公園的門口。她胡亂地付了車錢，未有計及多少；買了票，即進入園內，四外望也不望，即走到她第一次與海平接吻的處所

。這時天已完全黑了，園中很少見遊人的影子。她立在池的岸上，很長地嘆了幾口氣，又從懷中掏出她與海平合照的小像片，輕輕地吻了幾下，又揣入懷裏。她用右手揩着自己的眼淚，哭道：

『海平！我的海平！……我的冤死的海平！你的月君現在……現在隨你來了，……你等一等我罷！……』

嘆道一聲，她於是跳入水裏，去追尋海平的靈魂去了。

第二日密斯王等了月君好久，但不見月君的影子。她以為月君或因海平之死，也惱病了也未可知，遂來月君的房裏探望月君，並想來安慰安慰她。密斯王一進房內即知有異，但還未料到月君有自殺的事情。忽見着桌上有一張信紙，遂取而讀之：

『親愛的竹心妹！

『我的心碎了！我不能够再活在世上了！……』

「現在的世界是沒有道理的，上帝也是騙人的！我向他禱告，我向他哀求，我是一個很真實的人，但是他給我的是些什麼呢？我覺悟了；

「我的海平，妹妹，你知道我是如何地愛他，他那麼樣的好人，居然會冤死，居然被槍擊死，唉！還有什麼道理，還有什麼上帝呢？……

「我想，我不如與我的愛人一塊兒死去。……

「我的心碎了！我不能够多活了！……

月君絕筆。」

蔣光慈小說全集

毅然走上革命正軌的王曼英(續上)

六

如果我們在阿蓮的面孔上找不出其牠的特異的美麗來，那在她的腮龐上的兩個圓滴滴的小笑窩，可是要令我們對她十分撫愛了。當阿蓮說話的時候，那兩個小笑窩總是要深深地顯露出來，曼英也就因此時常對那兩個小笑窩出神，她覺得那是非常地有趣而可愛。她有時竟覺得，如果那兩個小笑窩時常在她的眼前顯露着，那她便什麼也不想起，便什麼也不會引起她的愁苦來……

昨夜在電燈光下，曼英那時並不覺得阿蓮有如現在的可愛。今天在白日的明晰的光線下，曼英不時地向阿蓮端詳着，見着她雖然穿得不好，雖然在那小小的面孔上也呈現着勞苦的波紋來，但是她的那一種天真的美，那一種伶俐的神情，

確顯得她是一個很可愛很可愛的小姑娘。曼英現在雖然沒有什麼親人，可是在得着了這末樣一個可愛的小妹妹之後，她覺得她是不再需要別的什麼人了。呵，只要阿蓮永遠地跟着她，只要她能夠永遠地看着那兩個圓滴滴的小笑窩！……

從清早起，阿蓮便勞作着不休：先整理房間，後掃地，接着便燒飯，洗衣服……這證明她的年紀雖小，可是她已經勞作慣了。曼英見着她做着這些事情是很自然而不吃力，很心願而不勉強。有時曼英止住她，說道：

——你不能够，那讓我來呵。

——姐姐，——阿蓮笑吟吟地說道，——這很容易做的呵。媽媽活着的時候，把我這些事情教會了。我還會補衣服，縫衣服呢。姐姐，你有破了的衣服嗎？在我的姑媽家裏，燒飯洗衣服，縫衣服，補衣服，我是做得太多了的……——阿蓮說着說着，又繼續做她的事情了。曼英見着她的背景，她的一根小小的辮子，不禁暗自想道：

『這末樣一個可憐而又可愛的小姑娘……』

一天容易過，轉瞬間不覺得又是夜晚了。吃了晚飯之後，曼英還是要出門去。昨夜的思想雖然湧得她發生了不安的感覺，但是今天她最後想道，她已經走上了這一條路了，——這也許是死路，是不通的路，然而就這樣走去罷，還問牠幹什麼呢？就讓牠是死路，就讓牠是不通的路！……

昨晚她對錢培生失了約，今晚她要到天韻樓去，或者可以碰得見他。就是碰不見他，那也沒有什麼要緊，反正曼英不希望一個小買辦的兒子……曼英是可以找到第二個錢培生，第三個錢培生的。

——妹妹，你留在家裏，我要出去，也許我今晚不回來睡了……

——曼英在要預備走出的當兒，這樣地向阿蓮說。

——姐姐，你到什麼地方去？——在阿蓮的腮龐上又顯露出來兩個圓滴滴的小笑窩了。曼英向她出了一會神，很不自然地說道：

——我，我到一個夜學校去……

——到夜學校去？讀書嗎？

——不，我是在那裏教書。

曼英捉住了自己是在扯謊，不禁在阿蓮面前隱隱地生了羞愧的感覺。她生怕阿蓮察覺出來她是在扯謊……但是阿蓮什麼也沒有察覺，只向她懇求着說道：

——把我也帶去罷，我是很想讀書的呢。媽媽說，一個人認不得字，簡直是瞎子……

——妹妹，——曼英有點着急了。——那學校裏你是不能去的。

——姐姐，我明白了。

這句話將曼英嚇得變了色：她明白了，明白了什麼呢？明白了曼英是在扯謊嗎？明白了曼英是到一個什麼不好的地方去，而不是到夜學校去嗎？……

——你明白了什麼呢？——曼英心跳着這樣匆促地問。

——那學校裏不準窮人的孩子讀書，是不是？——阿蓮沒察覺到曼英的神色，依舊很平靜地這樣問她。

——是的，是的，——曼英如卸了一付重担子也似的，即時地把心安下來了。
——無論什麼學校，都是不準窮人的孩子讀書的。

阿蓮望着曼英，慢慢地，慢慢地，將頭低下來了。曼英感覺得她的一顆小心靈是爲失望所包圍着了。她意識到她是一個窮女兒，她永遠地不能讀書，也就永遠地不會認得字了……一種悲哀的同情心幾乎要使得曼英爲阿蓮流起淚來。

——妹妹，——曼英摸着阿蓮的頭說道，——你別要傷心呵！……我是會教你認字的呵……從明天起，我在這裏就教你認字，好嗎？

——真的嗎？——阿蓮抬起頭來，又高興得喜笑顏開了。她拉住了曼英的手，很親暱地說道：——好姐姐，你真是我的好姐姐呵！如果你把我教會了，認得字，那我將該多末地快活，真是要開心死了？……

這樣，曼英將阿蓮說得安了心，阿蓮用着很信任的眼光將曼英送出房來……但是曼英走到街上時，無論如何不能擯去羞愧的感覺，因為她騙了阿蓮，因為她現在不是走向什麼夜學校，而是走向天韻樓，走向那人肉市場的天韻樓……如果阿蓮曉得了她是走向這種不光明的場所去！……曼英想到此地，不禁一顆心有點顛顛起來了。

在天韻樓裏曼英真個碰見了錢培生。錢培生見着了曼英，又是驚喜，又是怨望。沒有說什麼話，兩人便走進那天韻樓上的大東旅館了。兩人坐下來了之後，錢培生帶着一種責問的口氣說道：

——我等了你一夜，你爲什麼不來呢？你不怕等壞了人嗎？

——誰教你等來？曼英很不在意地說道，——那只是你自己要做傻瓜。

——哼，你大概又碰上了什麼人，和着別人去開旅館去了罷……

——笑話！——曼英立起身來，現着滿臉怒容，拍着桌子說道，——你把我

買了嗎？我是你的私有財產嗎？你父親可以佔有你的媽媽，可是你却不能佔有我。我高興和誰個姘，就和誰個姘，你管得我來！你應當知道，今天我可以同你睡覺，明天我便可以把你拋到九霄雲外去。不錯，你有的是幾個臭錢，可是，呸，別要說出來污壞了我的舌頭！……

曼英越說越生氣，好像她剛才對於阿蓮的羞愧，現在都變成對於錢培生的憤怒了。照着她現在的心情，真要把錢培生打死，罵死，侮辱死，才能如意。忽然，曼英出乎錢培生意料之外地倒在床上，哈哈地大笑起來了。這弄得錢培生莫名其妙：曼英是在真正地對他發火，還是向他開玩笑呢？……

——你是怎麼着了？——停了一會，錢培生帶着怯地問道，——你發了神經病嗎？

曼英停住了笑，從床上立起身來，走向錢培生跟前，將他的頭抱起來，輕輕地說道：

——我並不怎麼着，也沒發什麼神經病，不過我以為你太傻瓜了，我的小買辦的兒子！從今後你不可以在我的面前說閒話，你知道了嗎？……

錢培生一點兒也不響。馴服得如同小哈叭狗一樣。

——上床睡覺罷，我的乖乖！——曼英將他的頭拍了一下，說道，——可
是今夜你不準挨動我，我太疲倦了……

在睡夢中，恍惚間，她又走到那荒涼的山坡了，她又見着了密斯w的墳墓……
……密斯w又向她說了同樣的話……

第二天早晨醒來，曼英將昨夜的夢又重新溫述一番，覺得甚是奇怪：為什麼昨夜的夢與前夜的夢相同呢？難道說密斯w的魂靈纏住了她嗎？……曼英笑着想道，這是不會的，密斯w的魂靈絕對地不會來擾亂她……這不過是因為她的心神的不安之所致罷了。『管牠呢！……』曼英終於是這樣地決定了。

曼英本來不願意醒了之後就起身的，可是她想起來了留在家中的孤單的阿蓮

，覺着有點不安起來：阿蓮昨夜也不知睡着了沒有？她一個人睡覺怕不怕？……也許曼英走出之後，阿蓮隨着也就跑了，也未可知……曼英本來很知道這事情是不會發生的，然而她本能地爲着不安，急於要回到家中看一看。

在剛要走近寧波會館的當兒，曼英看見迎面來了兩個男人：一個穿着藍布衣服的工作人，那別一個雖然也穿着黑色的短褂袴，形似工人模樣，但他的步調總還顯得有點知識階級的氣味。他帶着鴨嘴帽子，曼英始而沒看清楚他的面孔，後來近一些，曼英便在那鴨嘴帽子的下面看出一個很熟的面孔來：一個獅子鼻子，兩隻黑滴滴的眼睛……這是曾做過曼英的友人，曾要愛過曼英而曼英不愛他的李尙志。雖然衣服穿得不同了，但他的眼睛還是依舊地射着果毅而英勇的光，他的神情還是依舊地那樣誠樸而有自信。他還是曼英從前所見着的李尙志，他還是被江鎮的熱烈的氛圍所陶醉了的時候的李尙志。曼英覺得他一點兒都沒有變。政局變動了，有許多人、事也變遷了，甚至於那漢江的水浪也較低落了三尺，然而曼英

覺得李尙志依舊是李尙志，李尙志的一顆心依舊地熱烈，堅忍而忠勇……曼英有點茫然了：招呼他還是不招呼他呢？曼英現在已經走上了別一條路，曼英已經不是從前的曼英了，既然如此，那曼英有沒有再招呼李尙志的必要呢？

曼英立着不動，如木偶一樣……李尙志走到她的跟前，向她楞了一眼，略停一停，便又和自己的同伴向前走去了。他似乎認出來了曼英，又似乎沒將她認出來。曼英在原地方呆立了十幾分鐘之後，忽然間覺得自己的一顆心有點悲痛起來。她以爲李尙志是認出來了她，而不知因爲什麼原故，只楞了她一眼，便毫無情面地離開她而走去……也許他覺察出來了曼英已經不是先前的曼英了，曼英成爲了一個最下賤的人，最不足道的女子……不錯，他曾是過曼英的好友，曾愛過曼英，然而他愛的是先前的曼英，而不是現在的，這個剛從旅館出來的娼妓（！）……

曼英越想越加悲痛起來了。爲什麼李尙志不理她呢？爲什麼李尙志是那樣的

鄙棄她？難道說她真已成了一個最下賤的女子了嗎？曾幾何時？友人變成了路人，愛她的現在鄙棄她！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如果是別人，是什麼買辦的兒子，什麼委員，這樣對待曼英，曼英只報之以唾沫而已，管他媽的！但是李尙志，這個曾經愛過曼英的人……這未免太使曼英難堪了！

然而曼英是一個傲性的人，她轉而一想，便也就將這件事情丟開了。理也好，不理也好，鄙棄也好，不鄙棄也好，讓他去！難道說曼英一定要需要李尙志的友誼不成嗎？笑話！……於是曼英想企圖着將李尙志忘却，就算沒有遇他這個人一樣。但是，奇怪得很！李尙志的面孔老是在曼英的腦海裏旋轉着，那一眼，那李尙志楞她的一眼，曼英覺得，老是在向她逼射着……曼英不禁有點苦惱起來了。

走到家裏之後，阿蓮向她歡迎着的兩個小笑窩，頓時把曼英的不愉快的感覺壓抑下來了。曼英抱着阿蓮的頭，很溫存地吻了幾下。她問她昨夜有沒有睡着覺

，害不害怕……阿蓮搖着頭，笑着說道：

——怕什麼呢？我從小就把胆子養大了。你昨夜在夜學校裏睡得好嗎？你一個人睡嗎？

這一問又將曼英的心境問得不安起來了。她含糊地說了幾句，便將話頭移到別的事情上去，可是她很羞愧地暗自想道：

「我騙她說，我是睡在夜學校裏，其實我是睡在旅館裏……我說我是一個人睡，其實和我睡的還有一個小買辦的兒子……這是怎樣地可恥呵！……」

曼英照常地過着生活……雖然對於阿蓮抱愧的感覺不能消除，夢中的密斯W的話語不能忘却，李尙志的面目猶不時地出現在她的腦海裏，然而曼英是很能自加抑制的人，並不因此而就改變了那爲她所已經確定了的思想。不錯，李尙志所加於她的鄙棄，使着她的心靈很痛苦，一方面對於李尙志發生仇恨，一方面又隱隱地感覺得李尙志有一種什麼偉大的力將她的全身心緊緊地壓迫着……但是曼英

總以為自己的思想是對的，所以也就把這一層硬置之不問了。

光陰如箭也似地飛着……

又是一個禮拜。

又是在寧波會館的前面。

這一次，曼英見着李尙志依舊穿着黑色的短褲袴，依舊頭上戴着鴨嘴帽子，在他的身上一切都仍舊……不過他的同伴現在是一個二十左右女學生模樣的女子，兩人低着頭，並排地走着，談得很親密。他們倆好像是夫妻，然而又好像是別的……這一次，李尙志走至曼英面前，停也沒有停，看也沒有看，彷彿他完全為那個女子，或者為和那個女子的談話所吞食了，一點兒也顧及不到別的。世界上沒有別的什麼人了。曼英也沒有了，有的只是他，李尙志，和那個同他談話的女子……

李尙志和自己的女同伴慢慢地，慢慢地走遠了，而曼英還是在原處呆立着。

他自己也幾乎要懷疑起來了：在這世界上大概是沒有曼英這樣一個人的存在罷？……不然的話，爲什麼李尙志一點兒都沒感覺到她？……

「這是他的愛人罷，」曼英最後如夢醒了也似地想道，「是的，這一定是他的愛人！當然囉，他現在已經有了愛人，還理我幹什麼呢？從前他曾經愛過我，曾經待我好，但是……現在……他已經有了愛人了……他可以不再愛我了。他可以把我當成死人了。」

一種又酸又苦的味忽然湧上心來，曼英於是哭起來了。剛一走進房中，便向床上倒下，並沒問阿蓮，如往日一樣，稍微溫存一下。阿蓮的兩個圓滴滴的小笑窩也不能再消除她的苦悶了。

——姐姐，你爲什麼今天這樣苦惱起來？——阿蓮伏在曼英的身上，輕輕地這樣問着說。曼英沒做聲，只將阿蓮的手握着不動。

曼英一方面似乎恨李尙志，嫉妬那和李尙志並排走着的女子，但一方面她想

起了柳遇秋來……曼英本來是有過愛人的，曼英本來很幸福地嘗受過愛情的滋味，曼英本來沉醉過於那柳遇秋的擁抱……但是這些都是往事，都是已經消逝了的美夢，再也挽轉不回來了。現在柳遇秋在什麼地方呢？是死還是活？是照舊地和李尙志一樣前進着，還是如曼英一樣走上了別一條路？……曼英的身子已經是被污穢了，不必再想起那純潔的，高尚的愛，更不必嫉妬那個和李尙志並排走着的女子，也不必恨李尙志忘却了自己……但是……李尙志是曾愛過曼英的人呵……而他現在有着別一個女子！不再需要曼英對於他的愛了！……

曼英越想越悲傷起來。

——姐姐，請你告訴我，你爲什麼要這樣傷心呢？

唉，如果曼英能將自己的傷心事向阿蓮全盤地傾吐出來！……阿蓮年紀還小，阿蓮是不懂得姐姐爲什麼要傷心的。

『但是柳遇秋現在到底在什麼地方呢？』曼英最後停住了哭泣，想道：『李尙

志一定知道他的消息……無論如何，我應當和李尙志談一談話！就讓他鄙棄我……

第二天曼英立着寧波會館前面等候了半天，然而沒有等到。

第三天……結果又是失望。然而曼英知道李尙志是一定要經過這條路的，她終久是可以等到他的。

第四天，曼英的目的達到了。李尙志依舊穿着黑色的短褂袴，依舊頭上戴着鴨嘴帽子，在他的身上一切都仍舊……不過他現在沒有同伴了，只是一個人獨自地走着。這一次，他可是沒有隨便地在曼英面前經過了。他認出來了曼英……他停住了脚步。兩眼向曼英直瞪着，彷彿他發了痴一般，一句話也不說。曼英見着他這種神情，不禁有點猶豫起來。如果她走向前去和李尙志打招呼，那李尙志會將怎樣的態度對她呢……

——你不是李尙志嗎？——最後曼英冒着險去向李尙志打招呼。李尙志點一

點頭。

——你不認得我了嗎？——曼英又追問着這末一句。

李尙志慢慢地低下頭來，輕輕的說道：

——我認得，我爲什麼不認得你呢？

曼英也將頭低下來了，不知再說什麼話爲好。兩人大有相對着黯然神傷的模樣。

——你現在好嗎？——停了一會，曼英聽着李尙志開始說道：——我們已經快要有一年沒見面了……你和柳遇秋現在……怎樣了？……他現在做起官來了呢。

——尙志，你說什麼——曼英聽了李尙志的話，即刻很驚訝地，急促的問道；——他，他已經做了官嗎？啊？

——難道說你不知道嗎？——李尙志抬起頭來，輕輕地，帶着一點驚訝的口

氣悶。曼英沒有做聲，只逼視着李尙志，似乎不明白李尙志的問話也似的，後來她慢慢地又將頭低下來了。

——尙志，——兩人沉默了一會，曼英開始驚顫地說道，——人事是這般地難料！他已經做了官，可是我還在做夢，我不知道他是這樣的一個人……尙志，你還是照舊嗎？你還是先前的思想嗎？

李尙志向曼英審視了一下，似乎要在曼英的面孔上找出一個證明來，他可否向她說實在話。他看見曼英依舊是曼英，不過在她的眼底處閃動着憂鬱的光芒。他告訴了她實在話：

——曼英，你以為我會走上別的路嗎？我還是從前的李尙志，你所知道的李尙志，一點也沒有變，而且我，永遠是不會變的……

——尙志，你不說出來，我已經感覺得到了。你是不會變的。不過我……

——不過你怎樣？

——此地不是說話的地方呵，到我住的地方去好嗎？

——你一個人住嗎？——李尙志有點不放心的神情。曼英覺察出來了這個，便微微地笑着說道：

——雖然不是一個人住，可是同我住着的是一個不十分知事的小姑娘，不要緊……

於是兩人默默地走到曼英的家裏。

曼英自己也有點奇怪了。雖然過了幾個月的放蕩生活，雖然也遇着了不少的男人，但曼英總沒會將一個人帶到過家裏來；在她的一間小亭子間裏，從沒會聞着過男人的氣息。如果不是在最後的期間，曼英得着了一個小伴侶，阿蓮，那恐怕到現在她還是一個人住着。她是決意不將任何人引到自己的小窩巢來的。雖然錢培生，雖然其餘的客人，也曾多番地請求過，但是曼英總是拒絕着說道：

——我的家裏是不可以去的呵！……

但是，現在……李尙志並沒請求她，連一點兒意思都沒有表示，爲什麼曼英要自動地向他提議到自己的住處去呢？李尙志不是一個男人嗎？……曼英自己實在有點覺得奇怪了。但是這種奇怪的感覺不久便消逝了，後來她只想到，『他到我的家裏去是不要緊的啊！而且近來我感覺得這樣寂寞，讓他時常來和我談談話罷……』曼英想到此地，不禁覺得自己如失去了一件什麼寶貴的物品，現在又重新爲她所找到了也似的。

李尙志不敢遽行進入曼英的房裏，他向內先望了一望。他見着一個十二三歲的小姑娘伏在桌子上寫字……此外沒有別的，有的只是那在床頭上懸着的曼英的像片，桌子上的一堆書籍……

阿蓮見他們二人走進房裏，便很恭敬地立起身來，一聲也不響。李尙志走近桌子跟前，看見那上面一張紙上寫着許多筆畫歪斜的字：『父親……母親……打死……病死……阿蓮不要忘記……』

——阿蓮，——曼英沒有看見那字，摩着阿蓮的頭，向她溫存地問道：——你今天又寫了一些什麼字呀？我昨天教給你的幾個字，你忘記了沒有？

——沒有忘記，姐姐。——阿蓮低着頭說道，——我唸給你聽聽，好嗎？『父母慘死，女兒復仇……』對嗎？

——呵，好妹妹！讓我看你今天寫了些什麼，——曼英離開阿蓮，轉向李尚志說道，——你爲什麼看得這樣出神呀？

李尚志向椅子上坐下了。他的面容很嚴肅，手中仍持着阿蓮的字，一聲不響地凝視着。他如沒聽見曼英的話也似的。曼英不禁覺得有點奇怪，便從李尚志手中將那紙拿開，預備看一看那上面到底寫了些什麼，就在這個當兒，李尚志開始向曼英問道：

——這個小姑娘姓什麼？她怎麼會和你住在一塊呢？很久了嗎？

曼英不即回答他，走向自己的一張小鐵床上坐下了。她向低着頭立着不動的

小阿蓮望着，不忍遽將阿蓮的傷心史告訴給李尙志聽，但是在另一方面，她又覺得非將這一段傷心史告訴他不可，似乎他，李尙志有爲阿蓮復仇的力量也似的，而她，王曼英，却沒有這種力量……

於是李尙志便從曼英的口中，聽見了阿蓮的父母的慘死，那一段悲痛傷心史……李尙志靜聽着，而阿蓮聽到中間却掩面啜啜地哭起來了。她的兩個小肩頭不斷地抽動着，這表示她哭得那般傷心，那般地沉痛。

曼英不忍再訴說下去了，她覺自己的鼻孔也有點酸起來。她忘却了自己，忘却了還有許多話要向李尙志說，一心只爲着小阿蓮難過。後來她將阿蓮拉到自己的懷裏，先勸阿蓮不要哭，不料阿蓮還沒有將哭停住，她却抱着阿蓮的頭哭起來了。這時曼英似乎想起來了自己的身世，好生悲哀起來，這悲哀和着阿蓮的悲哀相混合了，爲着阿蓮哭就是爲着自己哭……

李尙志看一看自己的手表，忽然立起身來，很驚慌地說道：

——我還有一個緊要的地方要去一去，非去不可。我不能在此久坐了，曼英，我下次再來罷。

李尙志說着便走出房門去，曼英連忙撇開阿蓮，在樓梯上將他趕上，拉住說道：

——尙志，你一定要來呵！我請求你！我們今天並沒有談什麼話呢！……

——是是是，我一定來！

於是曼英將他送出後門，又呆呆地目送了他一程。回到房中之後，阿蓮牽着她的手，問道：

——姐姐，他是一個什麼人呵？

——妹妹，他是……——曼英半胸說不出一個確當的名詞來。

——他是……他是一個很好很好的好人呵！他想將世界造成那末樣一個世界，也沒有窮人，也沒有富人，……你懂得了嗎？

——我有點懂得，——阿蓮點一點頭，如有所思也似的，停了一會，說道，
——他是衛護我們窮人的嗎？

——呵，對啦，對啦，不錯！他就是這末樣一個人呢！不過，你知道他很危險嗎？這衛護窮人是犯法的事情呢，你明白嗎？捉到是要槍斃的……

——姐姐，我明白了。我的爸爸就是爲着這個被打死的，可不是嗎？

曼英沒有再聽見阿蓮的話，她的思想集中到李尙志的身上了。他還是那般的匆忙，那般地熱心，那般地忠誠，一點兒也沒有改變……「一個偉大的戰士應當是這樣的罷？……」她是這樣地想着。李尙志的偉大漸漸地在她的眼中擴大起來，而她，曼英，曾自命過爲戰士的曼英，不知爲什麼，在她的眼中反漸漸地渺小起來……

七

大世界！大世界！住居在上海的人們誰個不知道大世界呢？這是一個巨大的遊戲場，在這裏有的是各種遊藝：北方的雜耍，南方的灘簧，愛文的去聽說書，愛武的去看那刀槍棍棒，愛聽女人的京調的去聽那羣芳會唱……

同時，這又是一個巨大的人肉市場，在這裏你可以照着自己的口味，去選擇那胖的或瘦的姑娘。她們之中有的後邊跟着一個老太婆，這表明那是賤貨，那是揚州幫；有的獨自往來，衣服也比較穿得漂亮，這表明她是高等的白相，其價也較昂。有的是如妖怪一般的老太婆，有的是如小雞一般的小姑娘，有的瘦，有的胖，有的短，有的長……呵，聽揀罷，只要你荷包中帶着銀洋……

呵，大世界！大世界！住居在上海的人們誰個不知道大世界呢？在這裏可以看遊藝，在這裏又可以吊膀子……

每逢電燈一亮的辰光，那各式各種的貨色便更湧激着上市了。這時買主們也增加起來，因之將市場變得更形熱鬧。有一天晚上，在無數的貨色之中，曼英也湊了數，也在買主們的眼中閃動，雖然在意識上曼英不承認自己是人肉，不承認那些人們是她的買主……但是在買主們看來，她，曼英，是和她的貨色一樣的呵。曼英能夠向他們聲明，她是獨特的嗎？如果她這樣聲明着自己的獨特性，那所得到的結果，只不過要令那些買主們說她是發痴而已。

照着平時一樣，曼英做着女學生模樣打扮：頭上的髮是燙了的，身上的一件旗袍是墨綠色，脚下的是高跟皮鞋……一切都表明她是一個很素雅，很文明，同時又是很時髦的女學生。這是一件很特出的貨色呵！她的買主不是那些冤大頭，而是那些西裝少年，那些文明紳士……

曼英坐在一張被電光所不十分照着的小桌子旁邊吃茶，兩眼默默地靜觀着在她面前所來往的人肉。她想像着她們的生活，她們的心理……看着她們那般可憐

而又可笑的模樣，不禁發生深長的嘆息。她忘却自己了。在不久以前，她認識了一個姑娘，那姑娘是不久才開始做起生意的。曼英問起了她的身世，問她爲什麼要幹着這種苦痛的勾當……那姑娘哭起來了：

——姐姐，你哪裏曉得？不幹又有什麼法子呢？我幾次都想懸樑吊死，可是進行死的機會都沒有。家中把我賣到堂子來了，那我的身體便不是我自己的了，他們不許我死……我連死都死不掉！……若兩夜接不到客人，那鴉母便要打我，說我面孔生得不好哪，不會引誘客人哪……一些最難聽的話。姐姐呵，世界上沒有比我們這樣的人再苦的了！……

那姑娘還不知道曼英是什麼人，後來一見面時，便向曼英訴苦。曼英因此深深地知道妓女的生活，妓女的痛苦……唉，這世界，這到底是什麼世界呢！……曼英總是這樣想着，然而她却忘却了她自己是在過着一種什麼生活。今晚，曼英又在人叢中看見那個可憐的姑娘了，然而曼英故意地避開了她，不願意老聽着她

那每次都是同樣的話；此外，她那從眼底深處所射出來的悲哀的光，實在是使曼英的一顆心太受刺激了。是的，曼英實在地不願意再見她了。

唉，這世界，這到底是什麼世界呢！……曼英繼續地這樣想着，忽然一個穿着武裝便服，帶着墨色眼鏡的少年，向她隔着桌子坐將下來了。曼英驚怔了一下，似乎那面孔有點相熟，曾在什麼地方見過也似的。曼英沒有遽行睬他，依舊像先前一樣地坐着不動，但是心中却暗想道，「小鳥兒也捉過許多，但是像這樣羽毛的還沒有捉過呢……」於是曼英便接連着向那武裝少年溜了幾眼。

——請問女士來了很久嗎？——曼英聽着那少年開始用着北京的話音向她說話了。——大世界的遊人真是很多呢……

——你先生也常來此地嗎？——曼英很自然地笑着問。

——不，偶爾來一兩次罷了。敢問女士是一個人來的嗎？

——是詩。一個人到此地來白相……

曼英既然存着捉小鳥兒的心思，而那小鳥兒又懷着要被捉着的願望，這結果當然是明顯的了。兩人談了幾句話之後，便由那武裝少年提議，到遠東旅館開房間去……

曼英一路中只盤算着怎樣捉弄這個小鳥兒的方法。如果她曾逼迫過一個四十幾歲的委員老爺向自己叫了三聲親娘，如果她曾強姦過一個錢莊老板的小少爺，如果她很容易地侮辱了許多人，那她今天又應當怎樣來對付這個漂亮的武裝少年呢？……這個小鳥兒，眼見得，不同別的小鳥兒一樣，是不大容易對付的……但是，曼英想道，今夜晚她是無論如何不能把他放鬆的！曼英既然降服了許多別的小鳥兒，難道沒有降服這個小鳥兒的本事嗎？

在路中兩人並沒有說什麼話。遠東旅館大世界是很近的，不一會兒便到了。原來……原來那九號房間已經爲那武裝少年所開好了，的他並沒有問過茶房，便引着曼英走進。女人的鼻子是很尖的，曼英走入房間後，即刻嗅出還未消逝下

去的香水的，脂粉的和女人的頭髮的氣味。也許在兩小時以前，這位武裝少年遠在玩弄着女人呢……

曼英坐下了。武裝少年立在他的前面，笑嘻嘻地將臉上的墨色眼鏡取下。他剛一將墨色眼鏡取下，便驚怔地望後退了兩步，幾乎，幾乎將他身後邊的一張椅子碰倒了。曼英這時才看見了那兩隻秀麗而嫵媚的眼睛，才認出那個爲她起初覺得有點相熟的面孔來，這不是別人，這是柳遇秋，會什麼時候做過曼英的愛人，而現在做了官的柳遇秋……曼英半晌說不出話來，然而她只是驚愕而已，既不歡欣，也不懼怕。眼見得柳遇秋更爲曼英所驚愕住了。在墨色眼鏡的光線下，他沒認出，而且料也沒料到這個燙了髮，穿着高跟皮鞋的女郎，就是那當年的樸素的曼英，就是他的愛人。現在他是認出曼英來了，然而他不能相信這是真事。他想知道，這恐怕是夢，這恐怕是幻覺……他所引進房間來的決不是曼英，而是別一個和曼英相像的女子……曼英是不會在大世界裏和他吊膀子的！……但是，這的確

是曼英，這的確是他的愛人，他並沒有認錯。在柳遇秋的驚神還未安定下來的時候，曼英已經開口笑起來了，她笑得是那般地特別，是那般地不自然，是那般地含着苦淚……這弄得柳遇秋更加驚怔起來。停了一會，曼英停住了笑，走至柳遇秋的面前，用眼逼視着他，說道：

——你知我是誰。原來我們是老相識呵。你不認得我了嗎？我不是別人，我是王曼英，你所愛過的王曼英，你還記得嗎？貴人多忘事。我知道這是很難怪你的。

——曼英，你……——柳遇秋顫動着說道，——我不料你，現在……居然……——他想說出什麼，然而他沒有說出來。曼英已經明白他的意思了。

——你不料我怎樣？你問我爲什麼在大世界裏做野雞嗎？那我的回答很簡單，就因爲你要到大世界裏去打野雞呵。我謝謝你，今天你是先找着我的。你看中了我罷，是不是？哈哈，從前你是我的愛人，現在你可是我的客人了。我的客人，你是我的客人，你明白了嗎？哈哈……

曼英又倒在沙發上狂笑起來了。柳遇秋只是向她瞪着眼睛，不說話。後來他走向曼英並排坐下，驚顫的說道：

——曼英，我不明白你……你難道真是在做這種事情嗎？……

曼英停住了笑，輕輕地向柳遇秋回答道：

——你很奇怪我現在做着這種事請嗎？我爲什麼要如此，這眼見得你死也不會明白。好，就作算照你的所想，我現在是在賣身體，但是這比賣靈魂還強得幾萬倍。你明白嗎？遇秋，你是將自己的靈魂賣了的人，算起來，你比我更不如呢……

——你，你說的什麼話？！——柳遇秋驚愕得幾乎要跳起來了。但是曼英似乎很溫存地握住他的手，繼續說道：

——你現在是做了官了，我應當爲你慶賀。但是在別一方面，我又要哀吊你，因爲你的靈魂已經賣掉了。你爲着要做官，便犧牲了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歷史

，拋棄了自己的朋友……你已經不是先前的，爲我所知道的柳遇秋了。你已經出賣了自己的靈魂……不錯，我是在賣身體，但是我相信我的靈魂還是純潔的，我對於我自己並沒有叛變……你知道嗎？曼英是永遠不會投降的！她的身體可以賣，但是她的靈魂不可以賣！可是你，遇秋，你已經將自己的靈魂賣了……

——曼英，——停了一會，柳遇秋低聲說道，——你也不必這樣地過於罵我。做了官的也不止是我一個，如果說做了官就是將靈魂賣了，那賣靈魂的可是太多了。我勸你不必固執己見，一個人處世總要放圓通些，何必太認真呢？……現在是這樣的時代，誰個太認真了，誰個就吃老虧，你知道嗎？……什麼革命不革命，理想不理想，曼英，那都是騙人的……

——遇秋，你說的很對！我知道，賣靈魂的人有賣靈魂的人的哲學，傻瓜也有傻瓜的哲學，哲學既然不同，當然是談不攏來。算了罷，我們還是談我們的正經的事情！——曼英又強做笑顏，向柳遇秋斜着媚眼，說道，——敢問我的親愛

的客人，你既然把我引進旅館來了，可是看中了嗎？你打算給我多少錢一夜？我看你們做官的人是不在乎的……

曼英說着說着，將柳遇秋的头抱起來了，但是柳遇秋拉開了她的手，很苦惱地說道：

——曼英，請你別要這樣罷！我真沒料到你現在墮落到這種地步！

——怎麼？你沒料到我墮落到這種地步？那我也要老實向你說一句，我也沒料到你墮落到這種地步呢！你比我還不如呵！……爲什麼我們老要談着這種話呢？從前我們倆是朋友，是愛人，是同志，可是現在我們倆的關係不同了。你是我的客人，我的客人呵……

曼英說至此地，忽然翻過身去，伏着沙發的靠背，痛哭起來了。她痛哭得是那般的傷心，那般的悲哀，彷彿一個女子得到了她的愛人死亡了的消息一樣。曼英的愛人並沒有死，柳遇秋正在她的旁邊坐着……但是曼英却以爲自己的愛人，

那什麼時候爲她所熱烈地愛過的柳遇秋已經死了，永遠地不可再見了，而現在這個坐在旁邊的人，只是她的客人而已。她想起來了那過去的對於柳遇秋的愛戀和希望，那過去的溫存和甜蜜，覺得都如煙影一般，永遠地消散了。於是她痛哭，痛哭得難於自己……唉，人事是這般地難料！曼英怎麼能料到當年的愛人，現在變成了她的客人呢？

柳遇秋在房中踱來踱去，想不出對付曼英的方法。他到大世界是去尋快樂的，却不料帶回來了一團苦惱……這真是天曉得！……他不知再向曼英說什麼話爲好，只是不斷地說着這末一句：

——曼英，我真不明白你……

是的，他實在是不明白曼英是什麼一回事。爲什麼要做這種事情？爲什麼又說出什麼賣靈魂……一些神祕的話來？爲什麼忽而狂笑，忽而痛哭？得了神經病嗎？天曉得！……但是他轉而一想，曼英現在的確漂亮得多了呢，如果他還能將

她得到手裏！……柳遇秋一方面很失望，但一方面又很希望：美麗的曼英也許還是他的，他也許能將她獨自擁抱在自己的懷裏。……他想着想着，忽然又聽見曼英狂笑起來了。

——我是多末地傻瓜！——曼英狂笑了幾聲，後來停住了，自對自地說道：——我竟這末樣地哭起來了。過去的讓牠過去，我還哭牠幹嗎呢？但是，回一回味也是好的呢。遇秋，你還記得我們初見面的時候嗎？來呵，到這裏來，來和我並排坐下，親熱一親熱罷，你不願意嗎？

柳遇秋走向曼英很馴服地並排坐下了。曼英握起他的手來，微笑着向他繼續說道：

——真的，遇秋，你還記得我們初見面的時候嗎？那是前年，前年的春天：你立在演講台上，慷慨激昂地演着說，那時你該是多末地可愛！當你的眼光射到我的身上時，我的一顆處女的心是多末地爲你顫動呵！……從那一次起，我

們便認識了，我便將你放在我的心裏。你要知道，在你以前，我是沒注意過別的什麼男子的呵……

曼英沉思了一會，又繼續說道：

—— 遇秋，你還記得那在留園的情景嗎？那是春假的一天，我們學生會辦事的人去踏青，你領着頭……那花紅草綠，在在都足以令人陶醉，我是怎樣地想傾倒在你的懷抱裏呵！後來，當他們都走開了，我們倆坐在一張長檯子上，談着這，談着那，談了許許多多的事情。但是在我的心裏，我只說着一句話：『遇秋，我愛你呵！』……唉，那時的感覺該多末地甜蜜！遇秋，你還記得你那時的感覺嗎？

柳遇秋點一點頭，低低地說道：

—— 曼英，我還記得。那時我真想將你擁抱起來……

—— 呵，遇秋，你還記得你寫信催我到日鎮入軍事政治學校的事情嗎？你還

記得我在日鎮旅館初次見着了你的面，那一種歡欣的神情嗎？我想你一定都是記得的。那時你在我的眼光中該是多末地可愛，多末地可敬，我簡直把你當做了上帝一樣看待。那時，我老實地告訴你，我真有點在楊坤秀面前驕傲呢；這是因為我有了你……是的，你那時不是一個模範的有作爲的青年嗎？後來，費你的神，把我送進了學校，我的一顆心該是多末感激你呵！那時，我在人們面前雖然不高興談戀愛的事情，但是我的一顆心已經是屬於你的了。

沉吟了一會，曼英又繼續說道：

——那時，我們該多末地興奮，該多末地懷着熱烈的希望，遇秋，你還記得嗎？我聽了你幾次的演說，你演說得是那末地熱烈，那末地有生氣，真令我一方面感覺你就是我的希望，你就是我的光明，一方面又覺得我們的勝利快要到來了，我們的前途光明得如中天的太陽一樣……後來，我雖然漸漸失望，漸漸覺得黑暗的魔力快要把我壓抑住了，但是，遇秋，我還是照常地信任你，我還是熱

烈地愛你，一點兒也沒有變……後來，在南征的路上，我一路上總是想着你，一方面希望你不要改變初衷，一方面又恐怕你不謹慎，要被他們殺害……唉，那時我該是多末記念着你呵！……

柳遇秋低着頭，一聲也不響，靜聽着曼英的說話，但是，也許他不在聽着她的說話，而在想着別的事情。曼英逼近地望了他一會，又開始說道：

——後來，我們終於失敗了……我對於一切都失了望……我懷疑起來我們的方法……我慢慢地，慢慢地造成了我自己的哲學，那就是與其改造這世界，不如破毀這世界，與其振興這人類，不如消滅這人類……這樣比較痛快些，我想。不過，遇秋，你要知道，我雖然對於革命失了望，但是我並沒有投降呵！我並沒有變節呵！我還是依舊地反抗着，一直到我的最後的一刻……我可以吃苦，我可以被污辱，但是投降我是絕對做不到的！……不錯，我現在是做着這種事情，在你的眼光中，是很不好的事情……我是太墮落了……這都由你想去。但是，我是

不是太墮落了呢？遇秋，我恐怕太墮落了不是我，而是你呵！我不過是賣着自己的身體，而你，你居然把自己的靈魂賣了！……遇秋，我無論如何都沒有想到！……

柳遇秋依舊着一聲不响，好像曼英的話不足以刺激他似的。

——但是，遇秋，事情並不是一做錯了就不可以挽回的……將你的官辭去罷！將你賣去的靈魂再贖回來罷！你爲什麼一定要作賤自己的靈魂呢？……遇秋，你願意聽我的話嗎？我們討飯也可以，做强盜也可以，什麼都可以，什麼我都可以和着你一道兒做去，你知道嗎？但是，我們決不可投降，決不可在我們的敵人面前示弱！……如果你答應我的話，那我們還可以恢復過去的關係……我也不再做這種事了……我們再想一想別的什麼方法……遇秋，你願意嗎？啊？看着過去我們的愛情分上，你就答應我了罷！

但是柳遇秋依舊不做聲。曼英將他的手放開了，不再繼續說將下去，靜等着

的回答。房間中的空氣頓時肅靜起來。過了十幾分鐘的光景，柳遇秋慢慢地將頭抬起來，很平靜地開始說道：

——曼英，我以為你的爲人處世太拘板了。在現在的時代，我告訴你，不得不放聰明些。你就是爲革命而死了，又有誰個來褒獎你？你就是把靈魂賣了，照你所說，又有誰個來指責你？而且，這賣靈魂的話我根本就反對。什麼叫做賣靈魂呢？一個人放聰明一點，不願意做傻瓜，這就是賣靈魂嗎？曼英，我勸你把這種觀念打破罷，何苦要發這些痴呢？此一時也，彼一時也，我們得快活時且快活，還問牠什麼靈魂不靈魂，革命不革命幹嗎呢？……

他停住了。曼英將兩眼逼射着他，帶着一種又鄙夷又憤怒的神情，然而她並沒有預備反駁柳遇秋的話。停了一會，柳遇秋又開始說道：

——你剛才說，恢復我們從前的關係……我是極願意的。你現在住在什麼地方？我在法租界租的有房子，你可以就搬進去住。從今後我勸你拋去一切的思想

，平平安安地和我過着日子。你看好不好？

曼英沒有回答他。慢慢地低下頭來。房間中又寂靜下來了。忽然，出乎柳遇秋意料之外，曼英立起身來，大大地狂笑起來。狂笑了一陣之後，她臉向着柳遇秋說道：

——你自己把靈魂賣掉了還不够，還要來賣我的嗎？不，柳先生，你是想錯了！王曼英的身體可以賣，你看，她今天就預備賣給你，但是她的靈魂呵，柳先生，永遠是爲人家所買不去的！算了罷，我們不必再談這些事情了。讓我們還是來談一談怎樣地玩耍罷……

——柳先生，不，柳老爺，——曼英故意地淫笑起來，兩手摸着自己的胸部，向柳遇秋說道，——你看我這兩個奶頭大不大，圓緊不圓緊？請你摸摸好不好？你已經很久沒有摸牠們了，可不是嗎？

——曼英，你在發瘋，還是？——柳遇秋帶着一點氣忿的口氣說。

「我也沒有發癩，我也沒有發癩，這是我們賣身體的義務呵。真的，你要不要摸一摸，我的親愛的柳老爺？我們就上床睡覺好嗎？」

——曼英說着說着，便將旗袍脫下，露出一件玫瑰色的緊身小短襖來。電光映射到那緊身的小短襖上，再反射到曼英的面孔，顯得那面孔是異常地美麗，嬌艷得真如一朶巧笑着的芙蓉一般。雖然柳遇秋被曼英所說的一些話所苦惱了，但是他的苦惱此時却爲着他的色慾所壓抑住了，於是他便將曼英擁抱起來……雖然在床上曼英故意地說了那侮辱的，嘲笑的話，然而那都不要緊，要緊的是這柔膩的雙乳，紅嫩的口唇，輕軟的腰肢……

第二天早晨起來，曼英向柳遇秋索過夜費，這弄得柳遇秋進退兩難：他真地現在是曼英的客人嗎？給她好，還是不給她好呢？……但是曼英緊逼着他說道：——柳老爺，你到底打算給我多少錢呢？我知道你們喜歡白相的人，多給一點是不在乎的。請你趕快拿給我罷，我要回去呢……

——柳遇秋嘆了一口氣，糊裏糊塗地從口袋中掏出幾張鈔票來，用着很驚顫的手遞給曼英，而曼英却很坦然地從他的手中將鈔票接過來。她又仰着狂笑起來了。如撕字紙一般地將鈔票撕碎了。接着她便將撕碎了的鈔票紙用腳狠狠地踐踏起來。

——這是賣靈魂混來的錢——她自對自地說道，——我不要，別要污辱了我，讓鬼把這些錢拿去罷！……哈哈！……

柳遇秋還未來得及明白是什麼一回事的時候，曼英已迅速地走出房門去了。

曼英幾乎笑了一路。黃包車夫拖着她跑，不時很驚詫地回頭望她；他或者疑惑曼英發了瘋，或者疑惑曼英中了魔，不然的話，她為什麼要這樣笑個不住呢？……

剛進入亭子間的門，小阿蓮便迎着說道：

——昨晚李先生來了呢。你老怪他不來，等到他來了，你又不在家。他等了

你很久，你知道不知道？

——啊，他昨晚來了嗎？——曼英又是驚喜，又是失望地問道：——他曾說了什麼話嗎？他說了他什麼時候再來嗎？

——他教我認了幾個字。後來他寫了一張字條留給你，你看，那書桌上不是嗎？

曼英連忙將字條拿到手裏，讀道：

『曼英！我因為被派到別的地方去了，所以很久沒來看你。但是我的一顆心實在是很記念着呢！今晚來看你，不幸你又不在家。我忙的很，什麼時候來看你，我不能說定。不過，曼英，我是不會將你忘記的。我信任你，永遠地信任你。我對你的心如我對革命的心一樣，一點兒也沒有改變……』

尙志留字。』

曼英反覆地將李尙志的信讀了幾遍。不知爲什麼她的一顆心劇烈地跳動起來

。她完全將柳遇秋忘却了；口中只是喃喃地唸着：『我對你的心如我對革命的心一樣，一點兒也沒有改變……』

八

光陰如箭也似地飛着。

一天過去了，又是一天……

一天過去了，又是一天……

而李尙志總不見來！他把曼英忘記了嗎？但是他留給曼英的信上說，他是永遠不會將曼英忘記的；他對於曼英的心如對於革命的心一樣，一點兒也沒有變；曼英也似乎是如此地相信着他。但是經過了這末許多時候爲什麼他老不來看一看曼英呢？

曼英近來於夜晚間很少有出門的時候了。她生怕李尙志於她不在家的時候來了，所以她時時地警戒着自己，別要失去與李尙志見面的機會。她近來的一顆心，老是懸在李尙志的身上，似乎非要見着他不可。她爲什麼要這樣呢？她所需要

於李尙志的是些什麼？曼英現在已經是走着別一條了，如果李尙志知道了，也許他將要罵這一條路爲不通，爲死路；也許他也和着小阿蓮一樣地想法，曼英成爲最下賤的人了……曼英和李尙志還有什麼共同點呢？就是在愛情上說，李尙志本來是爲曼英所不愛的人呵，現在她還繫念着他幹什麼呢？

但是，自從與柳遇秋會了面之後，曼英便覺得李尙志的身上，有一種什麼力量，在隱隱地吸引着她，似乎她有所需要於李尙志，又似乎如果離開李尙志，如果李尙志把她丟棄了，那她便不能生活下去也似的。她覺得她和柳遇秋一點兒共同點都沒有了，但是和李尙志……她覺得還有點什麼將她和李尙志連結着……

曼英天天盼望李尙志來，而李尙志總不見來，這真真有點苦惱着她了。有時她輕輕地向阿蓮問道：

——你以爲李先生今天會不會來呢？

阿蓮的回答有時使她失望，當她聽見那小口不在意地說道：

——我不知道。

阿蓮的回答有時又使她希望，當她聽見那小口很確信地說道：

——李先生今天也許會來呢。他這樣久都沒來了。姐姐，他真是一個好人呢！我很喜歡他。……

但是，李尙志總沒有見來。這是因為什麼呢？曼英想起來了，他是在幹着危險的工作，說不定已經被捉去了……也許因為勞苦過度，他得了病了……一想到这里，曼英一方面爲李尙志擔心。一方面又不知爲什麼隱隱地生了抱愧的感覺：李尙志已經被捉住了，或者勞苦得病了，而她是這般地閒着無事，快活……於是她接着便覺得自己是太對不起李尙志了。

最後，有一天，午後，她在寧波會館前面的原處徘徊着，希望李尙志經過此地，她終於能够碰着他……但是出乎曼英的意料之外，她所碰見的不是李尙志，而是詩人周詩逸，那說是她的情人又不是她的情人，說是她的客人又不是她的客人。

人，說是她的奴隸又不是她的奴隸的周詩逸。曼英已經很久沒有見到周詩逸了。這時的周詩逸頭上帶着一頂花邊緣的藍色呢帽，身上穿着一套黃紫色的呢西裝；那胸前的斜口袋中插着一條如彩花一樣的小帕，那香氣直透入曼英的鼻孔裏。他碰見了曼英，他的眼睛幾乎喜歡得合攏起來了。他是很思念着曼英的呵！曼英在他的眼中是一個很有詩意的女子！……

——呵呵。我的恨世女郎！上帝保佑，我今天總算碰見了你！我該好久都沒有見着你了！你現在有空嗎？

曼英明白了他的意思。但是曼英現在是在想着李尙志，沒有閒心思再與我們的這位漂亮詩人相周旋了。他搖一搖頭，表示沒有閒空。失望的神情即時將詩人的面孔掩蓋住了。

——我今晚上在大東酒樓請客，我的朋友，都是一些藝術家，如果你能到場，那可是真爲我生色不少了。你今天晚上一定要到場，我請求你！

周詩逸說着這話時，幾乎要在曼英面前跪下來的樣子。曼英動了好奇的心了：藝術家？倒要看看這一般藝術家是什麼東西……於是曼英答應了周詩逸。

已經是四點多鐘了，而李尙志的影子一點兒也沒有。曼英想道，大概是等不到了，便走到周詩逸所住着的地方——大東旅館裏……

周詩逸見着曼英到了，不禁喜形於色，宛如得着了一件寶物也似的。這時一個人也沒有來，房間內只是曼英和着周詩逸。電燈光亮了。周詩逸把曼英仔細地端詳了一下，很同情地說道：

——許久不見，你消瘦了不少呢。我的恨世女郎，你不應太過於恨世了，須知人生如夢，爲歡幾何，古人秉燭夜遊，良有以也……

曼英坐着不動，只是瞪着兩眼看着他那生活安逸的模樣，一種有閒階級的神情……心中不禁暗自將周詩逸和李尙志比較一下：這兩者之間該有多末大的差別！雖然李尙志的服飾是那末地不雅觀，但是他的精神該要比這個所謂詩人的崇高

得多少倍！世界上沒有了周詩逸，那將要有什麼損失呢？一點兒損失都不會有。但是世界上如果沒有了李尙志，那將要有什麼損失呢？那就是損失了一個忠實的爲人類解放而奮鬥的戰士！周逸詩不過是一個很漂亮的，中看不中吃的寄生蟲而已。

客人們漸漸地來齊了。無論誰個走進房間來。曼英都坐着不動，裝着沒看見也似的。周詩逸一一地爲她介紹了：這是音樂家張先生，這是中國惡魔派的詩人曹先生，這是小說家李先生，這是畫家葉先生，這是批評家程先生，這是……這是……最後曼英不去聽他的介紹了，讓鬼把這些什麼詩人，什麼藝術家拿去！她的一顆心被李尙志所佔據住了，而這些什麼詩人，音樂家……在她的眼中，都不過是一些有閒階級的，生活安逸的，糊塗的寄生蟲而已。是的。讓鬼把他們拿去！……

——諸位，——曼英聽着周詩逸的歡欣的，甜蜜的，又略帶着一點矜持的聲言了。——我很慎重地向你們介紹，這是我的女友黃女士，她的別名叫着恨世女

郎，你們只要一聽見這恨世女郎幾個字，便知道她是一個很風雅，很有心胸的女
子了。……

——敬佩之至！

——不勝敬佩之至！

——密斯特周有這末樣的一個女友，真是三生有幸了！

……

曼英聽見了一片敬佩之聲……她不但感覺着愉快，而且感覺着這一般人鄙
俗得不堪，幾乎要爲之嘔吐起來。但是周詩逸見着大家連聲稱贊他的女友，不禁
歡欣無似，更向曼英表示着殷勤。他不時走至曼英面前，問她要不要這，要不要
那……曼英真爲他所苦惱住了！唉，讓鬼把他和這一些藝術家拿去！

酒菜端上來了。大家就了坐。曼英左手邊坐着周詩逸，右手邊坐着一位所謂
批評家的程先生。這位程先生已經有了鬍鬚，大約是快四十歲的人了。從他的那

副黑架子的眼鏡裏，露出一隻大的和一隻似乎已經瞎了的眼睛來。他的話音是異常地低小、平靜，未開口而即笑，這表明他是一個很知禮貌的紳士。

——密斯黃真是女界中的傑出者，吾輩中的風雅人物。密斯特周屢屢爲我述及，實令我仰慕之至！……

還未來得及向批評家說話的時候，對面的年輕的惡魔派詩人便向曼英斟起酒來，笑着說道：

——我們應當先敬我們的女王一杯，才是道理！

——對，對，對！……

大家一致表示贊成。周詩逸很得意地向大家宣言道：

——我們的女王是很會唱歌的，我想她一定願意爲諸君唱一曲清歌，藉助酒興的。

——我們先飲了些酒之後，再請我們的女王唱罷。——在斜對面坐着一位

近視眼的畫家說，他拿起酒杯來，大有不能再等的樣子。

於是大家開始飲起酒來……

曼英的酒杯沒有動。

——難道密斯黃不飲酒嗎？——批評家很恭敬地問。

——不行，不行，我們的女王一定是要飲幾杯的！——大家接着說。

——請你們原諒，我是不方便飲酒的，飲了酒便會發酒瘋，那是很……

——飲飲飲，不要緊！反正大家都不是外人……

——如此，那我便要放肆了。

曼英說着，便飲乾了一杯。接着便痛飲起來。

——現在請我們的女王唱歌罷。——詩人首先提議。

——是，我們且聽密斯黃的一曲清歌，消魂真個……

——那你就唱罷，——周詩逸對着曼英說。他已經有點酒意了，微眯着眼睛

曼英不再推辭，便立起身來了。

——如果有什麼聽得不入耳之處，還要請大家原諒。

——不必客氣。

——那個自然……

曼英一手扶着桌子，開始唱道：

『我本是名門的女兒，

生性兒却有點古怪，

有福兒不享也不愛，

偏偏跑上革命的浪頭來。

——你看，我們的女王原來是一個革命家呢。

——不要多說話，聽她唱。

『跑上革命的浪頭來。』

到今日不幸失敗了歸來；

我不投降我也不悲哀，

我只想變一個巨彈兒將人類炸壞。

——這未免太激烈了。——周詩逸很高興地插着說。曼英不理他，仍繼續唱

道：

『我只想變一個巨彈兒將人類炸壞，

那時將沒有什麼貧富的分開，

那時才見得真正的痛快，

我告訴你們這一般酒囊飯袋。

——這將我們未免罵得太利害了。——詩人說。

——有什麼利害？你不是酒囊飯袋嗎？——畫家很不在意地笑着說。

蔣光慈小說全集

二七三

『我告訴你們這一般酒囊飯袋，

你們全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矮；

你們談什麼風月，說什麼天才，

其實你們俗惡得令人難耐。

大家聽曼英唱至此地，不禁相忽地你望望我，我望望你，十分地驚異而不安起來。

——我的恨世女郎！你罵得我們太難堪了，請你不必再唱將下去了……——
周詩逸說。

但是曼英不理他，依舊往下唱道：

『其實你們俗惡得令人難耐，

你們不過是腐臭的壳驅兒存在；

我斟一杯酒洒下塵埃，洒下塵埃，

爲你們唱一曲追悼的歌兒。」

曼英唱至此地，忽然大聲地狂笑起來了。這弄得在座的藝術家們面面相覷，莫知所以。當他們還未來得及意識到是什麼一回事的時候，曼英已經狂笑着跑出門外去了。

呵，當曼英唱完了歌的時候，她覺得她該是多末地愉快，多末地得意！她將這些酒囊飯袋當面痛罵了一頓，這是使她多末得意的事呵！但是，當她想起李尙志來，她又覺得這些人們是多末地渺小，多末地俗惡，同時又是多末地無知得可憐！……

曼英等不及電梯，便匆忙地沿着水門汀所砌成的梯子跑將下來了。在梯上她衝撞了許多人，然而她因爲急於要離開爲她所憎恨的這座房屋，便連一句告罪的話都不說。她跑着，笑着，不知者或以爲她得了什麼神經病。

——你！

忽然有一隻手將她的袖口抓住了。曼英不禁驚怔了一下，不知遇着了什麼事。她即時扭頭一看，見了一個神情很興奮的面孔，這不是別人，這是曼英所說的將自己的靈魂賣掉了的那人……

曼英在驚怔之餘，向着柳遇秋瞪着眼睛，一時地說不出話來。

——我找了你這許多時候，可是總找不到你的一點影兒……——曼英聽見柳遇秋的顫動的話音了。在他的神情興奮的面孔上，曼英斷定不出他見着自己，到底是懷着怎樣的心情：是忿怒還是歡欣，是得意還是失望……曼英放着很鎮靜的，冷淡的態度，輕聲問道：

你找我幹什麼呢？有什麼事情嗎？

柳遇秋將頭低下了，很悲哀地說道：

——曼英，我料不到你現在變成了這樣……

——不是我變了，——曼英冷笑了一下，說道，——而是你變了。遇秋，你

自己變了。你變得太利害了，你自己知道嗎？

——我們上樓去談一談好不好？——柳遇秋抬起頭來向她這樣問着說。他的眼睛已經沒有了先前的光芒，他的先前的那般煥發的英氣已經完全消失了。他現在雖然穿着一套很漂亮的西裝，雖然他的領帶是那般地鮮豔，然而曼英覺得，立在她的面前的只是一個無靈魂的軀壳而已，而不是她當年所愛過的柳遇秋了。

曼英望着他的領帶，沒有即刻回答柳遇秋，去呢還是不去。

——曼英，我請求你！我們再談一談……

——談一談未始不可，不過我想，我們現在無論如何是談不明白的。

——無論如何要談一談！

……柳遇秋將曼英引進去的那個房間，恰好就是周詩逸的房間的隔壁。曼英走進房間，向那靠窗的一張沙發坐下之後，向房間用目環視了一下，見着那靠床

的一張桌子上已經放着了許多酒瓶和水菓之類，不禁暗自想道：

「難怪他要做官，你看他現在多末揮霍呵，多末有錢呵……」

從隔壁的房間內不大清楚地傳來了嘻笑，鼓掌，哄鬧的聲音。曼英尖着耳朵一聽，聽見幾句破碎不全的話語：「天才……詩人……近代的女子……印象派的畫……月宮跳舞場……」眼見得這一般藝術家的興致，還未被曼英嘲罵下去，仍是在熱烈地奔放着。這使着曼英覺得自己有點羞辱起來：怎麼！他們還是這樣地快活嗎？他們竟不把她的嘲罵當做一回事嗎？唉，這一般豬羶，不知死活的豬羶！……

柳遇秋忙着整理房間的秩序，曼英向他的背影望着，心中暗自想道：「你和他們是一類的人呵，你爲什麼不去和他們開心，而要和我糾纏呢？……」

——你要吃橘子嗎？——柳遇秋轉過臉來，手中拿着一個金黃的橘子，向曼英殷勤地說道：——這是美國貨，這是花旗橘子。

曼英不注意他所說的話。放着很嚴重的聲音，向柳遇秋問道：

——你要和我談些什麼呢？你說呀！——曼英這時忽然起了一種思想：「李尙志莫不要在我的家裏等我呢……我應當趕快回去才是！……」——我還有事情，坐不久，就要去的……你說呀！

柳遇秋的面容一瞬間又沉鬱下來了。他低着頭，走至曼英的旁邊坐下，手動了一動，似乎要拿曼英的手，或者要擁抱她……但他終沒有勇氣這樣做。沉默了一會，他放着很可憐的聲音說道：

——曼英，我們就此完了嗎？

——完了，永遠地完了。——曼英冷冷地回答他。

——你完全不念一念我們過去的情分嗎？

——遇秋，別要提起我們的過去罷，那是久已沒有了的事情。現在我們既然是兩樣人了，何必再提起那過去的事情？過去的永遠是過去了……

——不，那還是可以挽回的。

——你說挽回嗎？——曼英笑起來了。——那你就未免太發痴了。

李尚志的面孔又在曼英的腦海中湧現出來。她覺得李尚志現在一定在她的家裏等候她，她一定要回去……她看一看手表。已是八點鐘了。她有點慌忙起來，忽然立起身來預備就走出房門去。柳遇秋一把把她拉住，向她跪下來哀求着說道：

——曼英，你答應我罷，你爲什麼要這樣鄙棄我呢？……我並不是一個很壞的人呵，曼英！……

——是的，你不是一個很壞很壞的人，有的人比你更壞，但是這對於我又有什麼關係呢？放開我罷，我還有事情……

柳遇秋死拉着她不放，開始哭起來了。他苦苦地哀求她……他說，如果她答應她，那他便什麼事都可以做，就是不做官也可以……但是他的哭求，不但沒有打動曼英的心，而且增加了曼英對於他的鄙棄。曼英最後向他冷冷地說道：

——遲秋，已經遲了！遲了！請你放開我罷，別要耽誤我的事情！

李尚志的面孔更加在曼英的腦海中湧現着了。柳遇秋仍拉着她的手不放。曼英，忽然，也不知從什麼地方來了這末許多力量，將自己的手掙脫開了，將柳遇秋推倒在地板上，很迅速地跑出房門，不料就在這個當兒，周詩逸也走出房間來，恰好與曼英撞個滿懷。曼英抬頭一看，見是周詩逸立在她的面前，便不等周詩逸來得及驚詫的時候，給了他一個耳光，拼命地順着樓梯跑下來了。

坐上了黃包車……喘着氣……一切什麼對於她都不存在了，她只希望很快地回到家裡。她疑惑她自己是在演電影，不然的話，今天的事情爲什麼是這般地湊巧，爲什麼是這般地奇異！……

她剛一走進自己的亭子間裡，阿蓮迎將上來，便突兀地說道：

——你真是！你到什麼地方去了？天天老說李先生不來不來，今晚他來了，你又不在家裏！

聽了阿蓮的話，曼英如受了死刑的判決一般，睜着兩隻眼睛，呆呆地立着不動。經過了兩三分鐘的光景，她如夢醒了也似的，把阿蓮的手拉住問道：

——他說了些什麼話嗎？

——他問我每天晚上到什麼地方去……

——你怎樣回答他呢？——曼英匆促地問阿蓮，生怕她說出一些別的話。

——我說，你每晚到夜學校裏去教書。

曼英放下心了。

——他還說了些什麼話嗎？

——他又問起我的爸爸和媽媽的事情。

——還有呢？

——他又留下一張字條，——阿蓮指着書桌子說道，——你看，那上邊放着

的不是嗎？

曼英連忙放開阿蓮的手，走至書桌子跟前，將那字條拿到手裏一看，原來那上邊並沒有寫着別的，只是一個簡單的地址而已。曼英的一顆心歡欣得顫動起來，正待要問阿蓮的話的當兒，忽聽見阿蓮說道：

——李先生告訴我，他說，請你將這紙條看後就撕去……他還說，後天上午他有空，如果你願意去看他，你可以在那個時候去……

——呵呵……

曼英聽見阿蓮的這話，更加歡欣起來了，她想到，李尙志還信任她，告訴了她自己的地址……她後天就可以見着他，就可以和他談話……但是她爲什麼一定要見着李尙志呢？爲什麼她要和他談話呢？她將和他談些什麼呢？……關於這層，曼英並沒有想到。她只感覺着那見面，那談話，不是和柳遇秋，不是和錢培生，不是和周詩逸的談話，而是和李尙志的談話，是使她很歡欣的事。

——阿蓮，李先生還穿着先前的衣服嗎？

——不是，他今天穿着的是一件黑布長衫，很不好看。

——阿蓮，他的面容還像先前一樣嗎？沒有瘦嗎？

——似乎瘦了一些。

——他還是很有精神的樣子嗎？

——是的，他還是像先前一樣地有精神。姐姐，你是不是……很，很喜歡李先生？……

——嚇，小姑娘家別要胡說！

阿蓮的兩個圓圓的小笑窩，又在曼英的眼前顯露出來了。她拉住曼英的手，有點忸怩的神氣，向曼英笑着說道：

——姐姐，我明白……李先生真是一個好人呵！他今天又教我寫了許多字……阿蓮的天真的，毫無私意的話語，很深刻地印在曼英的心裏。「李先生真是一個好人呵！……」阿蓮已經給了李尙志一個判決了。李尙志在阿蓮的面前，也

將不會有什麼羞愧的感覺，因為他的確是可以領受阿蓮的那個判決的。他是在爲着無數無數的阿蓮做事情，與其說他爲阿蓮復仇，不如說他爲阿蓮開闢着新生活的路……但是，她，曼英，爲阿蓮到底做着什麼事情呢？她時常向着阿蓮的兩個圓圓的小笑窩出神，但是這並不能證明她是在爲着阿蓮做事情……如果李尙志是一個真正的好人，如阿蓮所想的一樣，那末她，曼英，到底是一個什麼人呢？……

曼英覺得自己是漸漸地渺小了。……如果她適才罵了周詩逸，罵了柳遇秋，那她現在便要受着李尙志的罵。『呵，如果李尙志知道我現在做着什麼事情！……』曼英想到此地，一顆心不禁驚顫起來了。

九

曼英走進一條陰寂的，陳舊的禱堂裏。她按着門牌的號數尋找，最後她尋找到爲她所需要的號數了。油漆褪落了的門扉上，貼着一張灰白的紙條，上面寫着「請走後門」四個字。曼英遂轉到後門去。有一個四十幾歲的，頭髮蓬鬆着的婦人，正在彎着腰，匪耶匪耶地洗刷馬桶。曼英不知道她是房東太太抑是房東的女僕，所以不好稱呼她。

——請問你一聲，——曼英立在那婦人的側面，微笑着，很客氣地向她問道，——你們家裏的前樓上，是不是住着一位李先生？

那洗刷馬桶的婦人始而懶洋洋地抬起頭來，等到她看見了曼英的模樣，好像有點驚異起來。她的神情似乎在說着，這樣漂亮的小姐怎麼會於大清早起就來找李先生呢？這是李先生的什麼人呢？難道說衣服整腳的李先生會有這樣高貴的女

朋友嗎？……

她只將兩個尚未洗過的睡眼向曼英瞪着，不即時回答曼英的問題。後來她用洗刷馬桶的那隻手揉一揉眼睛，半晌方才說道：

——李先生？你問的是哪個李先生？是李……

那婦人生怕曼英尋錯了號數。她以為這位小姐所要找着的李先生，大概是別一個人，而不會是住在她家裏的前樓上的李先生……曼英不等她說下去，即刻很確定地說道：

——我問的就是你們前樓上住着的李先生，他在家裏嗎？

——呵呵，在家裏，在家裏，——那婦人連忙點頭說道，——請你自己上樓去看看罷，也許還沒有起來。

曼英走上樓梯了。到了李尙志房間的門口。忽然一種思想飛到她的腦海裏來，使她停住了脚步，不即刻就動手敲叩李尙志的房門。「他是一個人住着，還是

兩個人住着呢？也許……」於是那個女學生，爲她在寧波會館前面所看見的那個與李尙志並排行走着的女學生，在她的眼簾前顯現出來了。一種妬意從她的內心裏一個什麼角落裏湧激出來，一至於湧激得她感到一種最難堪的失望。她想到，也許他倆正在並着頭睡着，也許他們倆正在並做着一種什麼甜蜜的夢……而她。曼英，孤另另地在他們的房門外站着，她被風雨所摧殘過的一根木樁一樣，誰個也不需要，誰個也不會給她以安慰和甜蜜……

她又想道，爲什麼她要來看李尙志呢？她所需要於李尙志的到底是些什麼呢？她和李尙志已經走着兩條路了，現在她和李尙志已經沒有了什麼共同點，爲什麼李尙志老是吸引着她呢？今天她是爲愛李尙志而來的嗎？但是李尙志原是她從前所不愛的人呵……如果說她不愛他，那她現在又爲什麼對於那個爲她所見過的女學生，也許就是現在和李尙志並頭睡着的女子，起了一種妬意呢？……曼英想來想去，終不能得到一個自解。忽然，出乎曼英的意料之外，那房門不用敲叩而自

開了。在她面前立着的不是別人，正是她今天所要來看見的李尙志。李尙志的歡欣的表情，即刻將曼英的思想驅逐掉了。曼英覺着那表情除開同志的關係外，似乎還含着一種別的，爲曼英所需要的……她就因之歡欣起來了。

她很迅速地將李尙志的房間用眼巡視了一下，只看見一張木架子床，一張長方形的桌子，那上面又擺着一堆書籍，又放着茶壺和臉盆……她所擬想着的那個女學生，一點兒影子也沒有。『他還是一個人住着呵！……』她不禁很歡欣地這樣想着，一種失望的心情完全離她而消逝了。

曼英向李尙志的床上坐下了。房間中連一張椅子都沒有。李尙志笑吟吟地立着，似乎不知道向曼英說什麼話爲好。那種表情爲曼英所從沒看見過。她想叫他坐下，然而沒有別的椅子。如果他要坐下，那他便不得不和曼英並排地坐下了。曼英有點不好意思，然而他終於說道：

——請你也坐下罷，那站着是怪不方便的。

——不要緊，我是站慣了的。——李尚志也有點難爲情的樣子，將手擺着說道，——請你不要客氣。你吃過早飯了嗎？我去買幾根油條來好不好？

——不，我已經吃過早飯了。請你也坐下罷，我們又不是生人……

李尚志勉強地坐下了。將眼向着窗外望着，微笑着老不說話。曼英想說話，她原有很多的話要說呵，但是也不知道從何說起。忽然她看見了那張書桌子上面擺着一個小小的像片架，坐在床上，她看不清楚那像片是什麼人的，於是她便立起身來，走向書桌子，伸手將那張像片拿到手裏看一看到底是誰。她即刻驚異起來了：那像片雖然已經有了一點模糊，然而她還認得清楚，這不是別人，却正是她自己！她覺得這是很奇怪的事情了。她從來沒有贈過像片與任何人，更沒贈與過李尚志，這張像片到底是從哪裏來的呢？而且，她又想道，李尚志將她的像片這樣寶貴着幹什麼呢？政局是劇烈地變了，人事已與從前大不相同了，而李尚志却還將曼英的像片擺在自己的書桌上……

——曼英，你很奇怪罷，是不是？——李尙志笑着問，他的臉有點泛起紅來了。

曼英回過臉來向李尙志望着，靜等着他繼續說將下去。

——你還記得我們在留園踏青的事嗎？——李尙志繼續紅着臉說道，——那時我們不是在一塊兒攝過影嗎？那一張合照是很大的，我將你的像片從那上面剪將下來，至今還留着，這就是……

——真的嗎？——曼英很驚喜地問道，——你真這樣地將我記在心裏嗎？呵李尙志，我是多末感激你呵！

曼英說着說着，幾乎流出感激的淚來。她將坐在床上的李尙志的手握起來了。兩眼射着深沉的感激的光芒，她繼續說道：

——尙志，我是多末地感激你呵！尤其是在現在，尤其是在現在……

曼英放開李尙志的手，向床上坐下，簌簌地流起淚來了。

——曼英，你爲什麼傷起心來了呢？——李尚志輕輕地問她。

——不，李尚志，我現在並不傷心，我現在是在快樂呵！……

說着說着，她的淚更加流得湧激了。李尚志很同情地望着她，然而他找不出安慰她的話來。後來，經過了五六分鐘的沉默，李尚志開口說道：

——曼英，我老沒有機會問你，你近來在上海到底做着什麼事情呢？阿蓮對我說，你在一個什麼夜學校裏教書，真的嗎？

曼英驚怔了一下。這問題即刻將她推到困難的深淵裏去了。她近來在上海到底做着什麼事情呢？……據她自己想，她是在利用着自己的肉體向敵人報復，是走向將全人類破滅的路……她依舊是向黑暗反抗，然而不相信先前的方法了……她變成一個激烈的虛無主義者了。但是現在如果曼英直爽地將自己的行爲告訴了李尚志，那李尚志對於她的判斷，是不是如她的所想呢？那李尚志是不是即刻就要將她這樣墮落的女子驅逐出房門去？那李尚志是不是即刻要將那張保存到現

在的曼英的像片撕得粉碎，……曼英想到此地，不禁大大地戰慄了一下。不能告訴他關於自己的真相，自己的思想！一切什麼都可以，只要李尙志不將她驅逐出房門去！只要他不將她的像片撕得粉碎！……

——是的。不過我近來的思想……——她本不願意提到思想的問題上去，但是她却不由自主地說出來思想兩個字。

——你近來的思想到底怎樣？——李尙志逼視着曼英，這樣急促地問。話頭已經提起來了，便很難重新收回去。曼英只得照實地說了。

——我的思想已經和先前不同了。李尙志你聽見這話，或者要罵我，指責我，但是這是事實，又有什麼方法想呢？

李尙志睜着兩隻眼睛，靜等着曼英說將下去。曼英將頭低下來了。停了一會，她又輕輕地開始說道：

——尙志，你是知道我的性格的。我說我的思想已經和先前的不同了，這並

不是說我向敵人投了降，或是什麼……對於革命的背叛。不，這一點都不是的。我是會投降的！不過自從……失敗之後……我對於我們的事業懷疑起來了；照這樣幹將下去，是不是可以達到目的呢？是不是徒然地空勞呢？……我想來想去，下了一個決定：與其改造這世界，不如破毀這世界，與其振興這人類，不如消滅這人類。尙志，你明白這種思想嗎……現在我什麼希望都沒有了。如果說我還有什麼希望的話，那只是我希望能够多向幾個敵人報復一下。我不能將他們推翻，然而我却能零碎地向他們中間的分子報復……這就是我所能做到的事情。尙志，這一種思想也許是不對的，但是我現在却不得不懷着這種思想……

曼英停住了。靜等着李尙志的裁判。李尙志依舊逼視着她，一點兒也不聲響。過了一會，他忽然握起曼英的手來，很興奮地說道：

——曼英。曼英！你現在，你現在爲什麼有了這種思想呢？這是不對的，這是不對的啊！

——但是你的也未必就是對的呵。——曼英插着說。

——不，我的思想當然是對的。除開繼續走着奮鬥的路，還有什麼出路呢？你所說的話我簡直有許多不明白！你說什麼破毀世界，消滅人類，我看你怎樣去破毀，去消滅……這簡直是一點兒根據都沒有的空想！曼英，你知道這是沒有根據的空想嗎？

曼英有點驚異起來：李尙志先前原是不會說話的，現在却這樣地口如懸河了。她又聽着李尙志繼續說道：

——不錯，自從……失敗之後，一般意志薄弱一點的，都灰了心，失了望……就我所知道的也有很多。但是曼英你，你是不應當失望的呵！我知道你是一個很熱烈的理想主義者，恨不得即刻將舊世界都推翻……失敗了，你的精神當然要受着很大的打擊，你的心靈當然是很痛苦的，我又何嘗不是呢？不過，我們決不能因暫時的失敗就失了望……

——你以為還有希望嗎？——曼英問。

——爲什麼沒有希望呢？歷史命定我們是有希望的。我們雖然受了暫時的挫折，但是最後的勝利終歸是我們的。只有搖蕩不定的階級才會失望，才會悲觀，但是我們……肩着歷史的使命，是不會失望，不會悲觀的。我們之中的零個分子可以死亡，但是我們的偉大的集體是不會死亡的，牠一定會強固地生存着……曼英，你明白嗎？曼英，你現在脫離羣衆了……你成了孤零零的一個人，你失去了集體的生活，所以你會失望起來……如果你能時常和羣衆接近，以他們的生活爲生活，那我包管你的感覺又是別一樣了。曼英，他們並沒有失望呵！他們希望着生活，所以還要繼續着奮鬥，一直到最後的勝利……革命的階級，偉大的集體，所走着的路是生路，而不是死路……

李尙志沉吟了一回，又繼續說道：

——曼英，你的思想一點兒根據都沒有，這不過表明你，一個浪漫的知識階

級者的幻滅……不錯，我知道你的這種幻滅的哲學，比一般落了伍的革命黨人要深得多，但是這依舊是幻滅。你在戰場上失敗了歸來，走至南京路上，看見那些大腹賈，荷花公子，艷裝冶服的少奶奶……他們的臉上好像充滿着得意的勝利的微笑，好像故意地在你的面前示威，你當然會要起一種思想，頂好有一個炸彈將這個世界炸破，橫豎大家都不能快活……可不是嗎？但是在別一方面，曼英，你要知道，羣衆的革命的浪潮還是在奔流着，不是今天，就是明天，遲早總會在這些寄生蟲的面前高歌着勝利的！——

——尙志——曼英抬起頭來，向李尙志說道，——也許是如你所說的這樣，但是我……總覺得這是一種幻想罷了。

——不，這並不是幻想，這是一種事實。曼英，你是離開羣衆太遠了，你感受不到他們的生活，他們的情緒。他們只要求着生活，只有堅決的奮鬥才是他們的出路，天天在艱苦的熱烈的奮鬥中，哪裏會有工夫像你這般地空想呢？你的這

種哲學是爲他們所不能明白的，你知道嗎？我請你好好地想一想！我很希望那過去的充滿着希望的曼英再復生起來……

——尙志，我感謝你的好意！不過我的心靈受傷得太利害了，那過去的曼英……尙志！恐怕永遠是不會復生的了……

曼英說着，帶着一點哭音，眼看那潮濕的眼睛即刻要流出淚來；李尙志見着她這種情形，不禁將頭低下了，深長地嘆了一口氣。

——不，那過去的曼英是一定可以復生的！我不相信……

李尙志還未將話說完，忽然聽見樓梯響地響了起來，好像有什麼意外的事故也似的……他的面色有點驚慌起來，然而他還依舊把持着鎮靜的態度。接着他便又聽見了敲門的聲音。他立起身來，走至房門背後很平靜地問道：

——誰個？

——是我！

李尙志聽出來那是李士毅的聲音。他將房門開開來了。李士毅帶着笑走了進來。曼英見着他的神情還是如先前一樣，——先前他總是無事笑，從沒憂愁過，無論他遇着了怎樣的困苦，可是他的態度總表現着「不在乎」的樣子，一句軟弱的話也不說。曼英想道，現在他大概還是那種樣子……

——啊哈！我看見了誰個嚟！原來是我們的女英雄！久違了！

李士毅說着說着，便走向前來和曼英握手，他的這一種高興的神情即時將曼英的傷感驅逐掉了。

——你今天上樓時爲什麼跑得這樣地響？你不能輕一點嗎？

李尙志向李士毅這樣責問着說。李士毅轉過臉來向他笑道：

——我因爲有一件好消息報告你，所以我歡喜得忘了形……

——有什麼好的消息？——李尙志問。

——永安紗廠的……又組織起來了……

李尚志沒有說什麼話，他立着不動，好像想着什麼也似的。李士毅毫不客氣地和曼英並排坐下了，向她伸着頭，笑着說道：

——我們好久不見了。我以爲你已經做了太太，嫁了一個什麼委員，資本家，不料今天在這裏又碰到了你。你現在幹些什麼？好嗎？我應當謝謝你，你救濟了我一下，給了五塊錢……你看，這一條黑布褲子就是你的錢買的啊。謝謝你，我的女英雄，我的女……女什麼呢？女恩人……

——你爲什麼還是先前那樣地調皮呢？你總是這樣地高興着，你到底高興一些什麼呢？——曼英笑着問。

——你這人真是！不高興，難道哭不成嗎？高興的事情固然要高興，不高興的事情也要高興，這樣才不會吃不下去飯呢。我看見有些人一遇見了一點失敗，便垂頭喪氣，憂悶或失望起來……老實說一句話，我看不起這些先生們！這樣還能幹大玩意兒嗎？

曼英聽了這話，不禁紅了臉，暗自想道：『他是在當面罵我呢。我是不是這樣的人呢？我該不該受他的罵？……』她想反駁他幾句，然而她找不出話來說。

——我告訴你，李士毅仍繼續說道，——我們應當硬得如鐵一樣，我們應當高興得如春天的林中的小鳥一樣，不如此，那我們便只有死，什麼事情都幹不了！

——你現在到底幹着些什麼事情呢？——曼英插着問他。

——最大的頭銜是糞夫總司令，你聞着我的身上臭嗎？

——什麼叫着糞夫總司令？——曼英笑起來了。——這是誰個任命你的呢？

——你不明白嗎？我在糞夫公會裏做事情……你別要瞧不起我，我能叫你們小姐們的繙房裏臭得不亦樂乎，馬桶裏的糞會漫到你們的梳裝檯上。哈哈！：

李士毅很得意地笑起來了。李尙志這時靠着窗沿，向外望着，似乎不注意李士毅和曼英的談話。曼英望着他的背影，心中暗自想道：「他們都有偉大的特性：李尙志具着的是偉大的忍耐性，而李士毅具着的是偉大的樂觀性，這就是使他們不失望，不悲觀，一直走向前去的力量。但是我呢？我所具着的是什麼性呢？」

「曼英想至此地，不禁生了一種鄙棄自己的心了。他覺得她在他們兩人之中立着，是怎樣地渺小而不相稱……」

——嗷，你的愛人呢？——李士毅笑着問。

——你不要瞎說！——曼英覺得自己的臉紅了。她想着柳遇秋，然而她的眼睛却射着李尙志。——誰是我的愛人？現在誰個也不愛我，我誰個也不愛。

李尙志將臉轉過來，瞟了曼英一眼，又重新轉過去了。曼英深深地感受到了他的眼光，他的眼光射到了她的心靈深處，似乎硬要逼着她向自己暗自說道：

——你別要扯謊呵！你不是在愛着這個人嗎？這個靠着窗口立着的人嗎？……

李士毅，討厭的李士毅（這時曼英覺得他是很討厭的，不知趣的人了），又追問了一句：

——柳遇秋呢？

——什麼柳遇秋不柳遇秋？我們之間一點兒關係都沒有了。從前的事情，那不過是一種錯誤……

李尙志又回過頭來瞟了曼英一眼。那眼光又好像硬逼着曼英承認着說：

——我從前不接受你的愛，那也是一種錯誤呵！……

——哈哈！你真是傻瓜！——曼英忽然聽見李士毅笑起來了。他似真似假地這樣說道，——爲什麼不去做官太太呢？你們女子頂好去做太太，少奶奶，而草命讓我們來幹……你們是不合式的呵！……曼英，我還是勸你去做官太太，少奶奶或是資本家的老婆罷！坐汽車，吃大菜……

曼英不待他將話說完，便帶點憤慨的神氣，嚴肅地說道：

——士毅，你爲什麼這樣輕視我們女子呢？老實說，你這種思想還是封建社會的思想，把女子不當人……你說，女子有哪一點不如你們男子呢？你這些話太侮辱我們了！

——我的女英雄，你別要生氣，做一個官太太也不是很壞的事……

李尙志轉過臉來，向着李士毅說道：

——你別要再瞎說八道罷！你這是什麼思想？一個真正的……決不會有你這種思想的！

曼英聽見李尙志的話，起了無限的感激，想即刻跑到他的面前，將他的頸子抱着，親親地吻他幾吻。她的自尊心因爲得着了李尙志的援助，又更加強烈起來了。難道她曼英不是一個有作爲的女子嗎？不是一個意志很堅強，思想徹底的女子嗎？女子是不弱於男子的，無論在那一方面……

但是，當她一想起『我現在做些什麼事情呢？……』她又有點不自信起來了。她意識到她沒有如李士毅的那種偉大的樂觀性，李尙志的那種偉大的忍耐力。如果沒有這兩種特性，那她是不能和他們倆並立在一起的。『我應當怎樣生活下去呢？我應當怎樣做呢？做些什麼呢？……我應當再好好地想一想！』最後她是這樣地決定了。

李士毅說，他要到囊夫總司令部辦公去，不能久坐了。他告辭走了。房間內仍舊剩下來曼英和李尙志兩個人。

一時的寂靜。

兩人似乎都有許多話要說，尤其是曼英。但是說什麼話好呢？曼英又將眼光轉射到那桌上的一張像片了。在那像片上也不知李尙志傾注了多少深情，看了多少眼睛，也許他親了無數的吻……忽然曼英感受到那深情是多末地深，那眼睛是多末地晶明，那吻又是多末地熱烈。她的一顆心顫動起來了。她覺得她現在正需

要着這些……她渴求着李尙志的擁抱，李尙志的嘴唇……這擁抱，這嘴唇，將和柳遇秋的以及其餘的所謂「客人」的都不一樣。

『但是我有資格需要着他的愛情嗎？曼英忽然很失望地想道，『我的身體已被許多人所污壞了，我的嘴唇已被許多人所吻臭了……不，我沒有資格再需要他的愛情了。已經遲了，遲了！……』想至此地，她不由自主地又流起淚來。

曼英，你爲什麼又傷起心來了呢？——坐在她的旁邊，沉默着很久的李尙志，又握起她的手來問道，——我覺着你的性情太不像從前了……

曼英聽了他的話，更加哭得利害。她完全爲失望所包圍住了。她覺得她的生活只是黑暗而已，雖然她看見了李尙志，就彷彿看見了光明一樣，然而對於她，曼英，這光明已經是永遠得不到的了。

曼英覺得李尙志漸漸將她的手握得緊起來。如果她願意，那她即刻便可以接受李尙志的愛，傾伏在李尙志的懷裏……但是曼英覺得自己太不潔了，與其說她

不敢，不如說她不願意……

——曼英，你應當……——李尙志沒有說出自己的意思，曼英忽然立起身來，流着淚向李尙志說道：

——尙志，我要走了。讓我回去好好地想一想罷！我覺着我現在的想法和感覺太混亂了，連我自己也說不清楚是什麼一回事……

十

在先施公司門口下了電車之後，曼英不知再做些什麼：回家去呢，還是……來往的人們擁擠着，在這種人堆的中間，曼英覺着自己爲誰也不需要，只是一個孤另另的，被忘却的廢人而已。同時在他們的面孔上，曼英覺察出對於自己的譏笑，對於自己的示威，好像她，曼英，在衆人面前，很羞辱地被踐踏着，爲任何人所不齒也似的。她憤慨了，想即刻把他們消滅下去，但是在另一方面，她未免又苦痛地失望起來，她意識到她沒有這般的能力……

適才別了李尙志，曼英向他說，她的思想和感覺太混亂了，她應當回家後好好地想一想：可是現在在這先施公司的門口，她的思想和感覺混亂得更甚。她覺着她的腦壳快要爆裂了，她的心快要破碎了，這就是說，她已經到了末日，快要在大海裏消沉下去。她開始羨慕李尙志和李士毅的生活是那樣的充實，他們的

確確是在生活着；而她，曼英，難道說是在生活着嗎？她的內裏不過是一團空虛而已。在未和李尙志談話以前，曼英還感覺着自己始終是一個戰士，但是在和李尙志談話以後，不知爲什麼她消失了這種信心了。在別一方面，這種信心對於曼英是必要的，如果這種信心沒有了，這是說，曼英失了生活的根據。她爲什麼還生活在世界上呢？：曼英想回答這個問題。然而她現在却沒有一個確定的回答了。

曼英呆立着不動，兩眼無目的地望着街道中電車和汽車的來往。然而人衆如浪潮一般，不由她自主地，將她湧進先施公司店房裏面去了。她在第一層樓上蹣跚了一回，又跑上第二層樓去。她看看這個，看看那個，不懷着任何的目的。買貨物的人大半都是少奶奶，小姐和太太，藍的，紅的，黃的……各式各種的衣服的顏色，只在她的眼簾前亂繞，最後飛旋成了一片，對於她都形成一樣的花色了。忽然一種說話的聲音傳到她的耳膜裡，她不禁因之驚怔了一下。那聲音是很熟的呵，然而她一時記不起來那聲音到底是誰的。她轉過臉來向那說話的方向望去。

：那是賣緞綢的地方，兩個女子正在那裏和店員說着些什麼；她們是背朝着曼英的，所以曼英看不清楚她們是說。一個是老太婆的模樣，另一個却是少奶奶的打扮，她穿着花緞的旗袍，腳下穿着一雙花邊的高跟皮鞋。她看來是一個矮胖的女人：曼英忽然想道，『這難道嗎是……是楊坤秀嗎？或者就是她罷……』曼英想着想着，便向那兩個女子走去。曼英也裝着買貨的模樣，和那個少奶奶裝束的矮胖的女子並起肩來。那女子向曼英望了一眼，曼英即刻就認出來了，這不是別人，這正是楊坤秀！雖然她現在比從前時髦得多了，臉上擦了很濃的脂粉……

——呵，你，曼英嗎！——楊坤秀先開口這樣驚訝地說。她見着了曼英，似乎很歡欣，大有『舊雨重逢』之概。然而什麼時候會是一個非常熱情的曼英，現在却向楊坤秀答以冷靜的微笑而已。

——坤秀，你變得這樣時髦，我簡直認不出來了呢。你已經結了婚嗎？

楊坤秀聽了曼英的話，不禁將臉紅了一下，然而那與其說是由於羞赧，不如

說是由於幸福的滿意。

——是的，——楊坤秀微笑着說道，——我已經結了婚了。難道說你……你還沒有嗎？柳遇秋呢？你還沒有和他同居嗎？

——你的愛人姓什麼？他現在做什麼事情？請你告訴我。——曼英不回答楊坤秀的問題，反故意地笑着這樣向她發問。

——他……——楊坤秀的臉更加紅起來，很忸怩地說道：——張易平你知道嗎？恐怕你是知道的。他現在是第三師的軍需處長……

——原來你已經做起官太太了，——曼英握起來楊坤秀的手搖着說道，——恭喜！恭喜！住在上海嗎？

——曼英，你別要這樣打趣我！我們已經很久沒有見面了呢！你現在好嗎？我住在法租界，不大遠，到我的家裏玩玩好不好？

——你現在什麼都不管了嗎？——曼英一壁看着楊坤秀的豐滿的面龐，一壁

暗自想道，她真是一個官太太的像呢……楊坤秀很平靜地笑着回答道：

——難道你還管嗎？那些事情，什麼革命，什麼……那不是我們的事情呵。我們女子還是守我們的女子本分的好。

——坤秀，你到底要不要這花緞呢？——一直到現在緘默着不說話的老太婆說。看她的模樣也許是坤秀的婆婆，也許是……曼英還未來得及斷定那個老太婆是坤秀的什麼人的時候，坤秀又向曼英逼着問道：

——請你說，你到底願意不願意到我的家裏去呢？我住在貝勒路底……

曼英一時間會想到楊坤秀的家裏去看一看。楊坤秀本來是曼英的從前的好友呵，現在曼英不應忘却那親密的情誼……但是她轉而一想，那是沒有再和楊坤秀周旋的必要了；如果因為柳遇秋做了官，曼英便和他斷絕了愛人的關係，那末楊坤秀現在做了官太太了，曼英又怎能不和她斷絕朋友的關係呢？已經走上兩條路了，那便沒有會合的時候……

——好，有空我就來看你罷，現在我還有一個地方要去一去。

曼英與楊坤秀握別了之後，便走出先施公司的門口。人們還是照常地瀟灑着，街心中的汽車和電車還是照常地飛跑着……曼英現在簡直不明白發生了一回什麼事。楊坤秀，從前曾爲曼英所親愛過的楊坤秀，現在竟這樣地俗化了，她很自足地做了官太太……這究竟是一回什麼事呢？柳遇秋做了官，將自己的靈魂賣了。現在這個楊坤秀，什麼時候會和曼英一塊兒幻想着偉大的事業的楊坤秀，更要糟糕一些，她連自己的靈魂和肉體統統都賣掉了……她的面容是那樣的滿足而愉快！難道說他們是對的，而曼英是傻瓜嗎？天曉得！……

在別一方面，李尙志說曼英走錯了路，說她沈入了小資產階級的幻滅……：天哪！到底誰個對呢？曼英的思想和感覺不禁更形混亂起來了。頭部忽然疼痛起來，臉孔變得如火燒着一般。她覺着她自己是病了。

踏進了亭子間。阿蓮照常地笑着迎將上來。她的兩個圓滴滴的小笑窩又在曼

英的眼前顯露着了。曼英向她出了一會神……忽然側在床上，伏着枕痛哭起來了。傷心的痛哭刺激得阿蓮也難過起來。她於是也陪着曼英痛哭起來了。

——阿蓮，我要死了……

——姐姐呵，你不能死……你死了我怎麼好呢？……

——我的妹妹，不要緊，我死了一後，李先生一定是可以照顧你的。

——姐姐，你不能死呵，好好的爲什麼要死呢？……

曼英真個病了。第二天沒有起床。渾身發熱，如被火蒸着一般。有時頭昏起來，她竟失了知覺。可憐的小阿蓮坐着守着她，有時用小手撫摩着曼英的頭髮。

在清醒的時候，曼英很想李尙志走來看她，她想，他的溫情或者能減輕自己的病症……但是她又轉而想道，需要李尙志的溫情幹什麼呢？她應當死去，孤獨地死去，什麼都不再需要了。人一到要死的時候，一切都是空虛，空虛，空虛而已……阿蓮提起請醫生的事情來，曼英笑着說道：

——還請醫生幹什麼呢？我知道我一定要死的！

阿蓮不願意曼英死去。但是阿蓮沒有方法治好曼英的病。她只能伏在曼英的身上哭。

第三天。曼英覺察到了：她的下部流出了一種什麼黃白色的液體……她不知道這到底是什麼東西，然而她癡糊地決定了，這大概是一般人所說的梅毒，花柳病……她曾一時地驚恐起來。然而，當她想起她快要死去的時候，她的一顆心又很平靜了。她會聽見過什麼梅毒，白帶，什麼各式各種的花柳病，然而她並不知道那是一回什麼事，更沒會想到她自己也會經受這種病。現在曼英病了。她的病不是別的，而是萬人所唾罵的花柳病……這是怎樣地羞辱呵！但是，反正是一死，她想到，還問她幹什麼呢？……

她知道，她很急切地希望着李尚志的到來，然而她一想到『如果李尚志知道我現在得了這種病症的時候，他該要怎樣地鄙棄我呵！……』，不但不希望李尚

志的到來，而且希望李尚志永遠地不會來看她，如此，他便不會得知曼英的祕密。

——阿蓮！如果你一聽見有人敲後門的時候，你便跑下樓去看一看是誰。如果是李先生的話，那你便對他說，我不在家……

——姐姐，我不明白。爲什麼你不要李先生進來呢？他是一個好人呵！

——好妹妹，別要問我！你照着我的話做去好了。

她會不斷地這樣向阿蓮說……

第四天。曼英退了燒。出乎她自己的意料之外，她居然能起床了。

那黃白色的液體還是斷續地流着，然而似乎並不沉重，並沒有什麼特異的危險的徵象。她有點失望，因爲如此下去，她是不會死的。但是她本能地又有點歡欣起來，她究竟還可以再活下去呵。

阿蓮的兩個圓滴滴的小笑窩又在曼英的眼前展開了。

——姐姐，我知道你是不會死的呵！

聽了阿蓮的話，曼英很親切地將阿蓮抱在懷裏吻了幾吻。然而在意識上，曼英還是以爲活着不如死去好，——既然生了這種羞辱的病，還活着幹什麼呢？如果李尙志知道了……唉，願他永遠地不知道！曼英可以死去，然而這害了梅毒的事情，上帝保佑，讓他永遠地不知道罷！……

一聽見有人敲叩後門，曼英便叫阿蓮跑下樓去看看。

——姐姐，不是李先生，是別一個人。

阿蓮的簡單的報告使得曼英同時發生兩種相反的心情：歡欣與失望。歡欣的是，那是別一個人，而不是李尙志；失望的是，爲什麼李尙志不來看她呢？難道說把她忘記了嗎？或者他以爲曼英墜落得不堪，就從此和曼英斷絕關係嗎？……

這真是巨大的矛盾呵！曼英現在生活於這種矛盾之中，不能拋棄任何一方面

。但是曼英知道，她是不能這樣長此生活下去的。或者她即刻死去，或者她跑到李尙志的面前痛訴一切，請求李尙志的寬恕，再從新過着李尙志式的生活……在這兩條路之中，曼英一定是要選擇一條的。她覺得她還可以生活着下去，但是在另一方面，她又想道，她是病了，她再沒有和李尙志結合的機會了。雖然李尙志對她還是鍾着情，但是她已經不是從前的曼英了，已經是很不潔的人了，還有資格受李尙志的情愛嗎？不，她是絕對沒有這種資格了！

過了一天，李尙志沒有來。

過了兩天，三天，四天，李尙志還沒有來。

曼英明白了，李尙志不會再來看她了。那一天李尙志不是很誠懇地勸過曼英嗎？不是很熱烈地希望過過去的曼英復生嗎？而她沒有給他一個確定的回答，而她差不多完全拒絕了他……好，李尙志還需要你王曼英幹什麼呢？李尙志是不會再進入王曼英的亭子間的了。

但是，也許李尙志不再需要曼英了，而曼英覺着自己很奇怪，似乎一定要需要李尙志的樣子，不能一刻地忘記他……李尙志於無形中緊緊地將曼英的一顆心把握住了。

——阿蓮，你看李先生不會來了嗎？

——爲什麼不會來？他一定是會來的。你忘記了他會說過他的事情很忙嗎？曼英時常地問着，阿蓮也就這樣時常地答着。對於李尙志一定會來的事情，曼英覺得阿蓮比自己還有信心些。

已經是快要夜晚了。曼英忽然覺着非去看一看李尙志不可。無論他在家與否，就是能够看一看他的房間，那他在書桌子上放着的一張小像片，那些……也是好的呵！她匆促地走出門來，忘却了一切，忘却了自己的病，一心一意地向着李尙志的住處走去。阿蓮會阻止她說道：

「姐姐，我的飯快燒好了，吃了飯才出去罷！」

但是在現在的這一刻間，這吃飯的事情是比較次要的了。對於曼英，那去看不李尙志的事情，要比什麼吃晚飯的事情重要得幾千倍！……

黃包車夫是那樣地飛跑着，然而曼英覺得他跑得太慢了。如果她現在坐着的是飛機，那她也未必會感覺到飛機的速度。她已不得一下子就到了李尙志的住處才是！街上的電燈亮起來了。來往的汽車睜着光芒奪人的眼睛。在有一個十字路的轉角上，電車出了軌，聚集了一大堆的人衆……但是曼英都沒注意到這些，似乎整個的世界對於她都是不存在的了，存在的只是她急於要看見的李尙志。唉，快一點，黃包車夫！越快越好呵！謝謝你！……

黃包車終於在李尙志所住的衙堂口停住了。曼英付了車資，即預備轉過身來走入衙堂口裡去。他歡欣起來了：他即刻就可以看見李尙志，即刻就可以和李尙志談一些很親密的話了，也許他；曼英，即刻就可以傾倒在李尙志的強有力的懷抱裏……忽然，一種思想，如巨大的霹靂一般，震動了她的腦際：他到底爲

着什麼而來呢？爲着接受李尙志的勸告嗎？爲着接受李尙志的愛嗎？但是她，曼英，已經是一個很墮落的人了，現在竟生了梅毒！她還有能力接受李尙志的勸告嗎？還有資格接受李尙志的愛嗎？不，她不應當有任何的希望了！她應當死去，即速地死去！他不應當再來擾亂李尙志的生活呵！……想到此地，她便停住了步。李尙志也許正在家裏，也許他正對着曼英的像片出神，然而曼英得自己的良心太過不去了，便很堅決地切斷要和李尙志見面的念頭。她覺着她輸去了一切，很傷心，然而她又覺得自己變成了一團的空虛，連眼淚都沒有了。

離開了李尙志所住着的衛堂口，她迷茫地走到了一條比較熱鬧的大街。人聲噪雜着，汽東叫鳴着，電車隆隆着……連合成一片紛亂而無音節的音樂。曼英迷茫地聽着這音樂，不懷着任何的目的。她感覺着自己已經是不存在的了。從前她在街上一看見生活豐裕的少爺，少奶奶，大腹賈……便起了憎恨，但是她現在沒有這一種心情了，因爲她自己已經是一團的空虛了。

曼英走着走着，忽然前面有一個人擋着去路。曼英舉起頭來，向那人很平靜地出了一會神，宛然那人立在她的面前如一塊什麼木塊也似的，不與她以任何的感觸。忽然她覺得那面孔，那眼睛，那神情，是曾在什麼時候見過的，那是在很遠很遠的時候……曼英還未來得及想出那人到底是誰，那人已經先開口了：

——今天我總算是碰到了你！

這句話含着歡欣又含着忿怒。曼英的腦筋即刻爲這句話打擊得清醒起來了。這不是別人，這是她的救主（？），這是要討她做小老婆的陳洪運……

——啊哈！今天我總算是也碰到了你呵！——曼英冷笑着這樣說。陳洪運聽見曼英的話，不覺表現出來很遲疑的神情。他的忿怒似乎消逝下去了。

——你這個騙子！——陳洪運不大確信地說。

——騙子不是我，而是你！

——你爲什麼說我是騙子呢？

——我寫給你的信你都沒收到嗎？——曼英扯起謊來了。

——我接到了你一封罵我的信。

——你接到了我一封罵你的信？——曼英做出很驚詫的神情，說道，——你在扯謊還是在說真話？

——笑話！你自己寫的，難道忘記了嗎？那封信難道說不是你寫的吗？

曼英聽了陳洪運的話，故意做出遲疑的神情，半晌方才說道：

——這真奇怪了！我真不明白。難道說坤秀會做出這種事情嗎？——曼英低下頭來，如自對自地說了最後的一句話。

——難道說那不是你寫的吗？

——當然不是我寫的！我敢發誓……

曼英還未將話說完，忽然不知道從什麼地方湧來了一羣人，將她擠得和陳洪運擠了一個滿懷。陳洪運趁這個機會，即刻將曼英的手握住了。

——我住在S旅館裏，離此地不遠……此地不是說話的地方，到我的寓處去，好嗎？

——你不是常住在上海嗎——曼英問

——不，我前天從南京來……

——你還要回到南京去嗎？

——是的，我在南京辦事情。

曼英躊躇起來了：她要不要和陳洪運到旅館去呢？如果一去的話，那是很明白的，陳洪運一定要求他所要得到而終沒得到的東西……但是曼英現在是病了呵，她不能够答應他的那種要求，忽然她笑起來了，很堅決的說道：

——走，走，到你的旅館去罷！

陳洪運聽見了曼英的話，表示很滿意，即刻將曼英的臂膀挽起來，開始走向前去。在路上她爲他解釋着道，那一封罵他的信一定不是她寫的，她決不會毀出

這種沒有道理的事情來。從S城到上海來了之後，她住在她的一位女朋友的家裏，每逢曼英有什麼信要寄，都是要經過她的手的。她有一位哥哥很看中了曼英：：難道他們在暗地裏弄鬼嗎？一定是他們弄鬼呵！……

陳洪運相信了。他說，那一定是曼英的女朋友弄鬼，曼英是不會做出這種事情的……但是在另一方面，這些事情對於他已經是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現在能夠挽着曼英的臂膀，即刻並可以吻她的唇，撲抱她的腰……曼英近來雖然病了，雖然黃瘦了許多，但是在陳洪運看來，她比在S城時更漂亮得多了。上海的時髦的裝束，將曼英在陳洪運的眼中更加增了美麗。不料意外地這美麗今夜晚又落在他的手裏……他真應當感謝上帝的賜與了。

同時，曼英一壁走着，一壁想着，今夜晚她要報答他的恩了！她將給他所需要的，同時她還贈給他一件不可忘却的禮物——梅毒！曼英雖然不能決定自己到底害着什麼病，然而她假設着這病就是梅毒，今夜晚她要把梅毒做爲禮物……她

已經沒有任何的希望了。她還能看着別人很平安地生活下去嗎？她已經是一個病人了，還能爲別人保持着健康嗎？管他呢！從今後她的病就是向社會報復的工具了。如果從前曼英不過利用着自己的肉體以侮弄人，那末她現在便可以利用着自己的病向着社會進攻了。讓所有的男子們都受到她的傳染罷，橫豎把這世界弄毀壞了才算完了事！曼英既不顧惜自己，便一切什麼都不應當顧惜了。

於是她很高興地走向陳洪運的旅館去……既然他很願意她使他滿意，那她又何必使他失望呢？呵！就在今夜裏……

一夜過去了。陳洪運向曼英表示着無限的謝意。他要求曼英一同到南京去，但是曼英向他說道：

——你先去，你先把房子租好了我才來呢。這一次大概不會像先前的陰差陽錯了。

於是陳洪運很快樂地回到南京去。曼英依舊留在上海。她又重新興奮起來了

。她從今後有了很巧妙的工具，她希望着全人類爲梅毒菌所破毀。管牠呢？！……

曼英似乎暫時地將李尙志忘却了。有時偶爾一想起李尙志來，不免還有着一種抱愧的心情，然而她很迅速地就決定道：「他做他的，我做我的，看看誰個的效果大些……我老是懸念着他幹什麼呢？……」

第二天晚上她在天韻樓上碰到了錢培生……第四天晚上在同一個所在碰到了周詩逸……她都給了他們以滿意。

她還想繼續找到承受她的禮物的人……

但是在第五天的晚上，曼英還未來得及出門的時候，李尙志來了……

十一

阿蓮見着李尙志走進房來，歡喜得雀躍起來了。她即刻走向前去將李尙志的手拉着，睜着兩眼，笑着問道：

——李先生，你爲什麼老久不來呢？

——我今天不是來了嗎？

——姐姐天天說你爲什麼不來看我們呢。她老記念着你，李先生……

——這阿蓮才會扯謊呢。——正預備着走出去的曼英，現在傍着桌子立着，這樣笑着說。她不知道爲什麼她要否認阿蓮的話，可是否認了之後，她又覺得她是不應當否認的。她見着了李尙志走進房來，一瞬間也曾如阿蓮一般地歡欣，也曾想向前將李尙志的手拉起來，和他在床上並排地坐下，說一些親密的話。然而她沒有這樣做。當她一想起來自家的現狀，她覺得她沒有權利這樣做，於是她

將頭漸漸地低下來了。

——李先生，你爲什麼老穿着這一套衣服呢？——曼英又聽見阿蓮說話了。——永遠不換嗎？沒有人替你洗嗎？我會洗，有衣服拿來我替你洗罷。

——小妹妹，——李尙志很溫存地摩着她的頭，笑道，——你真可愛呢。謝謝你。你看我這一套衣服不好看嗎？

——天氣有點熱起來了呢。

阿蓮說着，便將李尙志拉到桌子旁邊的椅子上坐下。她先從熱水瓶倒出一杯開水來，然後開開抽屜，拿出一包糖果（這是曼英買給她吃的），向李尙志笑着說道：

——李先生，長久不來了，稀客，——阿蓮說着這話，扭過臉來向曼英望着，表示自己很會待客的神情。然後她又面向着李尙志說道，——這是姐姐買給我吃的，現在請你吃，不要客氣。

李尙志面孔變成了那般地和靄，那般地溫存，那般地親愛，簡直爲曼英從來所沒看見過。他似乎要向阿蓮表示謝意，但他不知說什麼話爲好，只是微笑着。曼英簡直爲他的這般神情所吸引住了，兩眼只向他凝視着不動。

阿蓮和李尙志開始吃起糖果來。宛然他們倆忘却了曼英的存在也似的。她覺得在他們倆的面前，她是一個剩餘的人了。房中的空氣一時地沈重起來，緊壓着曼英的心魂，使她感覺到莫知所以的悲哀。一絲一絲的淚水從她的眼中簌簌地流出來了。

——曼英！曼英！——李尙志一覺察到這個時，便即刻跑到曼英的面前，拉起她的手來說道，——你，你又怎麼了？我感覺着你近來太變樣了。你看，你已經黃瘦了許多。你到底遇着了什麼事呢？你這樣……這樣踐踏自己的身子不行的呵！你說，你有什麼心事！我做出使你傷心的事了嗎？我的……（他預備說出妹妹兩個字來。）你說，你說……

曼英不回答他的話，伏在他的肩上更加悲哀地哭起來了。阿蓮不知發生了什麼事情，只呆立着不動，如失了知覺也似的。停了一會，曼英開始哽咽着斷續地說道：

——尙志，我不但對不起你，而且我……我已經……成爲一個不可救藥的人了。從前我不愛你，那，那是我的錯誤，請你寬恕我。可是現在……尙志！可是現在……我沒有資格再愛你了，我，我不配呵！……唉，如果你知道我的……

說至此地，曼英停止住了。李尙志覺得她的淚水滲透了他的衣服，達到他的皮膚了。他見着曼英的兩個肩頭抽動着，便用手撫摩起她的肩頭來。

——曼英，你有什麼傷心事，你告訴我罷，世界上沒有什麼辦不好的事情……

曼英想痛哭着盡量地告訴李尙志這半年多的自家的經過，可是她覺着她沒有勇氣，她怕一說出來，李尙志便將她推開，毫不回顧地跑出院去……那時該是多

末地可怕呵！不，什麼都可以，可是她決不能告訴李尙志這個！那時不但李尙志要拋棄她，就是和她住在一塊，稱她爲姐姐的小阿蓮，也要很驚恐地跑開了。不，什麼都可以，只要不是這個！……

——尙志，——停了一會，曼英又哽咽着說道，——說也沒有益處。已經遲了，遲了！尙志，我對不起你，對不起你……

——你有什麼對不起我的地方呢？

——現在你可以打我，罵我，唾棄我，但是你不可以愛我……我已經是墮落到深淵的人了。唉，尙志，我現在只有死路一條，永遠地不會走到復生的路上了

……

李尙志恐怕曼英站着吃力，便將她扶至床邊和着自己並排坐下了。曼英的頭依舊伏在他的肩上。他伸一伸手，似乎要將曼英擁抱起來，然而他終究沒有如此做。

「曼英，我簡直不明白你，你爲什麼要這樣地自暴自棄……：我是不會相信你自己的話，什麼不會復生的話……」

他看一看那床頭上的曼英的像片。停了半晌，忽然他很興奮地說道：

——曼英，請你相信我，我無論如何忘記不掉你。有時工作着工作着，忽然你的影子飛到腦裏來……：唉，這些年，自從認識了你以來，我實在沒有一天不想念着你呵！……：曼英，曼英，我愛你呵！……」

李尙志在曼英的頭髮上狂吻起來。曼英覺着他的全身都在顫動了。由他的內裏奔湧出來的熱力，一時地將曼英的心神沖激得恍惚了，曼英也就不自主地傾倒在他的懷抱裏。呵，這懷抱是如何和柳遇秋，錢培生，周詩逸……：等人的不同！李尙志的親吻該是多末地使着曼英感覺得幸福和愉快！……：她的意識醒轉來了。她驚駭得從李尙志的懷抱裏突然地跳將起來。她以爲她在李尙志的面前犯了不可赦免的罪過：她忘却她自己了！她還有資格這樣做嗎？她是在犯罪呵！……」

於是曼英又失望地哭起來了。

——尙志，——她吞着淚說道，——我沒有權利這樣做，我不配……請你忘記我罷，永遠地忘記我！……這樣好些，這樣好些呵！你應當知道……

曼英哭得不能成聲了。被曼英的動作所驚愕住了的李尙志，只隨着兩眼向曼英望着，似乎不明白發生了一回什麼事。聽了曼英的話，半晌方才說道：

——曼英，你一點兒都不愛我嗎？

——親愛的，尙志，你別要說這種話罷，這簡直使我痛苦死了呵！——曼英說着，又和李尙志並排坐下了。她睜着兩隻淚眼，很痛苦地向李尙志望着，續繼說道：

——不錯，從前我是不愛你的，那是我的錯誤，請你原諒我。可是現在，我愛你，尙志，我愛你呵……不過我不能愛你了。我不配愛你了。如果我表示愛你，那我就是對你犯罪。

——我真不明白你的意思。

——我的尙志，親愛的……是的，你不明白我的意思。你不可以明白我的意思呵！唉，天哪，這是多末地痛苦呵！……

——一直呆立到現在不動的阿蓮，現在如夢醒了一般，跑到曼英的面前，伏倒曼英的懷裏，放着哭音說道：

——姐姐，你不要這像呵！聽一聽李先生的話罷，他是一個好……好人……曼英的淚滴到阿蓮的髮辮上。她這時漸漸地停止住哭了。她撫摩着阿蓮的頭髮，忽然將思想都集中到阿蓮的身上。她知道她是離不開阿蓮的，如果沒有阿蓮，那她便不能生活。但同時她又明白，那就是她沒有權利將阿蓮長此放在自己的身邊，——她也許會今天或明天就死去；但是她將怎樣處置阿蓮呢？阿蓮的年紀還輕，阿蓮的生活還有着無限的將來；曼英既然將自己的生活犧牲了，那她是沒有再將阿蓮的幼稚的生活弄犧牲了的權利呵！……但是，她應當怎樣處置阿蓮

呢？

這時李尙志似乎也忘却別的，只向阿蓮出着神。房間內一時地沈默起來。過了一會，李尙志忽然想起來了他久已要告訴曼英的事情：

——我險些又忘記了。曼英，我們有一處房子，看守的人是一個老太婆。我們來來往往的人很多，那是很惹人注目的，頂好再找一個小男孩或是小姑娘。我看阿蓮是很聰明的，如果……

李尙志說到此地不說了，兩眼向着曼英望着。曼英明白了他的意思。她始而大大地顫戰了一下，如同聽到了一個可怕的消息一般。繼而她又向她的意識妥協了：李尙志是對的，阿蓮應跟着他去……她失去了阿蓮，當然要感受到深切的苦痛，然而這只是她個人的命運……

——阿蓮能夠到我們那邊去嗎？停了一會，李尙志很無信心地向曼英問了這末一句。曼英一瞬間覺着李尙志太殘酷了，他居然要奪去她的這個小伴侶，最後

的安慰！她不禁憤恨地望了李尙志一眼。但是她終於低下頭來，輕輕地說道：

——尙志，這是可以的。

阿蓮還不明白是什麼一回事。李尙志聽了曼英的話，不禁很歡喜地將阿蓮拉到自己的身邊，笑着向她說道：

——阿蓮，你沒有母親了，我們那邊有一個老太婆可以做你的母親，你去和她一塊過活罷。你願意不願意？

阿蓮搖一搖頭，說道：

——李先生，我不願意。我還是和姐姐一塊兒的過活好。姐姐喜歡我，姐姐待我好，我不願意到別的地方去。

阿蓮轉過臉來，目不轉睛地向曼英望着，那神情似乎向曼英求救的樣子，曼英一想到阿蓮去了之後，那她便孤單單地剩在這房間裡，那兩個圓滴滴的小笑窩也許從此便不會在她的眼前顯露了……不禁又心酸起來，簌簌地流下來幾顆很大

的淚珠。但她用手帕將淚眼一揩，即刻又鎮定起來了。她將阿蓮拉到自己的懷裏，撫摩着她的頭，輕輕地，很溫存地，如同母親對女兒說話的樣子，說道：

——妹妹，你一定要到李先生那邊去呢。那邊有個老太婆，良心好的很，我知道，她一定比我還要待你好些。現在你不能同我在一塊兒住了，你曉得嗎？我要離開上海，回家去，過兩三個月才能來。你明天就到李先生那邊去罷，李先生一定很歡喜你的。

——我捨不得姐姐你呵！——阿蓮將頭抵住曼英的胸部，帶着一點兒哭音說，——我捨不得你呵，姐姐！……

——兩三個月之後，你還會和我一塊兒住的，你曉得嗎？好妹妹，請你聽我的話罷，明天李先生來領你去，那邊一定會比我這裏好……

阿蓮在曼英的懷裏哭起來了。曼英不禁又因之傷起心來。停了一會，曼英開始用着比較嚴肅些的聲音說道：

「妹妹，你爲什麼要哭呢？你還記得你的爸爸和媽媽的事情嗎？如果你還記得，你就要跟着李先生去！李先生可以爲你的爸爸和媽媽報仇……你明白了嗎？」

阿蓮一聽見這話，果真地不哭了。她從曼英的懷裏立起身來，向李尙志審視了一會，然後很確定地說道：

——李先生，我願意跟你去了。

曼英又將阿蓮拉到自己的身邊，在她的腮龐很親蜜地吻了幾下，說道：

——你真是我的好妹妹呵！……——曼英說着這話，微笑了起來，同時，湧激的淚潮又從她的眼睛中奔流出來了。她轉過臉來向李尙志斷續地說道：

——尙志！好好地看待她罷！……好好地看待她罷！……看在我的分上……你不應當讓任何人難爲她……你能答應我這個嗎？

——曼英！——李尙志很確信地說，——關於這一層請你放心好了！我們自

己雖然穿得這個怪樣，但是我們一定要爲阿蓮做幾套花衣服，好看一點的衣服，穿一穿。我們的那個老太婆，她是張進的，你曉得張進嗎？她是張進的母親，心腸再好也沒有了。如果她看見了阿蓮，那她一定會歡喜得流出老淚來。

已經十點多鐘了。李尙志告辭走了。在李尙志走了之後，曼英爲着要使阿蓮安心，又詳細地向她解釋了一番。阿蓮滿意了。睡神很溫存地將阿蓮擁在懷抱裏，阿蓮不斷地在夢鄉裏微笑……

曼英也安心了。她想到，她也許辜負了許多人：母親，朋友，李尙志……也許她確確實實辜負了革命。然而，無論如何，她是可以向自己說一句，總算是對得住阿蓮了！阿蓮已經有了歸宿。阿蓮不會再受什麼人虐待了。

但是在別一方面，曼英將失去自己的最後的安慰，最後的伴侶……她還有什麼興趣生活下去呢？她所剩下的還有什麼呢？……她覺着她失去了一切。這一夜，如果阿蓮帶着微笑伏在睡神的懷裏，那曼英便輾轉反側，不能入夢。她宛然

墜入了迷茫的，絕望的海底，從今後她再不能翻到水面，仰望那光明的天空了。

第二天一清早，李尙志便將阿蓮領了去。曼英沒有起床，阿蓮給了她無數的辭別的吻……於是阿蓮便離開曼英了。那兩個圓滴滴的小笑窩，曼英也許從今後沒有再看見的機會了！她失去了最後的安慰，她失去了一切……於是她伏在枕上毫無希望地噙泣了半日。

從這一天起，曼英只坐在自己的一間小房裏，什麼地方也不去了。她開始寫起日記來。這下面便是她的日記中的斷片：

「……阿蓮離我而去了。我失去了生活中的最後的安慰。我知道從今後阿蓮走上光明的生的路上去。但是我自己呢？……我已經沒有路可走了。我的前面只是一團絕望的漆黑而已。然而我很安心，因為我總算是沒有辜負了阿蓮，這個可愛的姑娘……」

「今天下午李尙志來了。我先問起阿蓮的情形。我生怕他們男子們粗野，不會待遇小孩子。他說，那是不會的。他說，無論怎樣，他李尙志有保護阿蓮不吃苦的責任……後來，他又開始勸起我來了。他說，我對於革命的觀念完全是錯誤的，革命並不如我所想像的那樣……我真有點煩惱起來了。當我失去一切的時候，我還問什麼革命不革命呢？他終於失望而去。

.....

「今天李尙志又來了。他說，他無論怎樣不能忘記我！他說，他愛我，一直從認識的時候起……我的天哪，這真把我苦惱住了！我並不是不愛他，而是我現在不能愛他了。我想將我的真相告訴他，然而我沒有勇氣……我的天哪，我怎樣才能打斷他對於我的念頭呢？……如果我要領受他的愛，那便勢不得不將我自己的生活改造一下，然而這是怎樣困難的事情呵！不但要改造生活的表面，而且要將內裏的角角落落都重新翻一翻……不，這是太麻煩了！而且我現在已經害了

這種病，又怎麼能夠愛他呢？

.....

「我完完全全是失敗了！我會幻想着破壞這世界，消滅這人類……但是到頭來我做了些什麼呢？可以說一點什麼都沒有做！我以為我可以盡我的力量積極地向社會報復，因之我踐踏了我的身體，一至於得了這種羞辱的病症……但是效果在什麼地方呢？萬惡的社會依然，敵人仍高歌着勝利……」

.....

「李尙志今天又來了。他隨身帶了許多書籍給我。我的天哪，他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他近來的工作不忙了嗎？……他老勸告我回轉頭來，但是他不知道我是永回不轉頭來的了。我豈不是想……唉，我還是想生活着呵，很有興趣地生活着呵！……但是我生活不下去了。我失去了一切。我失去了信心，呵，這最重要的信心呵！……他不能了解我現在的心境，恐怕他永遠沒有了解的可能了。他纏」

抱着我，他想和我接吻……我豈不想嗎？我豈不想永遠沉醉在他的強有力的懷抱裏嗎？然而當我一起我自身的狀況，我便要拒絕他，不使他挨到我的已經被污穢了的身體……如果我不如此做，我便是在他的面前犯罪呵！……

『唉，苦痛呵，苦痛！……我希望李尙志永遠不要再來看我了，讓我一個人孤單地死在這間小房子裏……這樣子好些呵！……但是他近來簡直把持不住了自己，似乎一定要得到我的愛才罷手！今天他又來了。他苦苦地勸告我，一至於到了哭着哀求的地步。這真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了。他說，他一定要救我，救不了我，那他便不能安心地工作下去……我的天哪，這倒怎麼樣好呢？我變成了他的工作障礙物了！不，我一定要避開他，永遠地避開他……』

『我已下了決心了！我不必再生活下去！李尙志應當生活着，阿蓮應當生活

着，因為生活對於他們是有意義的。但是我……我還生活下去幹什麼呢？我既不能有害於敵人，也不能有益於我的朋友，李尙志……我是一個絕對的剩餘的人了。算了！不再延長下去了！讓我完結我自己的生活罷！……明天……早晨……我將葬身於大海裏，永遠地，永遠地，脫離這個世界，這個萬惡的世界……別了，我的阿蓮！如果你的姐姐的生活沒有走着正路，那她所留給你的禮物，就是她的覆轍呵！……別了，我的李尙志！我所要愛而不能愛的李尙志！我不希望你原諒我，但我希望你能不忘記我……」

於一天早晨，曼英坐上了淞滬的火車。一夜沒有睡覺，然而曼英並不感覺到疲倦，一心一意地等着死神的來到。人聲噪雜着，車輪唸啾着，而曼英的一顆心只是迷茫着。她的眼睛是睜着，然而她看不見同車內的人物。她的耳朵是在展開着，然而她聽不見各種的聲音。人世對於她已經是不存在的了，存在的只是那海水的情懷，她即刻就要滾入那巨大的懷抱裏，永遠地，永遠地，從人世間失去了

痕跡……

她無意識地向窗外伸頭望一望，忽然她感覺到一種很相熟的，被她所忘却了的東西：新鮮的田野的空氣，刺激入了她的鼻腔，一直透激了她的心脾；溫和的春風如雲拂一般，觸在她的面孔上，使他感覺到一種不可言喻的愉快的撫慰；朝陽射着溫和的光輝，向曼英展着歡迎的微笑……一切都充滿着活潑的生意，彷彿這世界並不是什麼黑暗的地獄，而是光明的領地。一切都具着活生生的希望，一切都向着生的道路走去。你看這初升的朝陽，你看這繁茂的草木……

曼英忽然感覺到從自身的內裏，湧出來一股青春的源泉，這源泉將自己的心沖洗得清晰了。她接着便明白了她還年青，她還具有着生活力，她應當繼續生活下去，領受初升的朝陽向她所展開的微笑……

曼英想起來了去年的今時。也許就在今天的這一個日期，也許就在這一刻，她乘着火車走向日鎮去。那時她該多末充滿着生活的希望呵！她很勝利地，矜持

地，領受着和風的溫慰，朝陽的微笑，她覺得那前途的光明是屬於她的。總而言之，那時她是向着生的方面走去。時間才經過一年，現在曼英却乘着火車走向吳淞口，走向那死路去……這是怎麼一回事呢？這是錯誤罷！這一定是錯誤！曼英的年紀還青，曼英還具有着生活力，因之，這朝陽依舊向她微笑，這和風依舊給她撫慰，這田野的新鮮的空氣依舊給她以生的感覺……不，曼英還應當再生活下去，曼英還應當把握着生活的權利！爲着生活，曼英還應當充滿着希望，如李尙志那般地奮鬥下去！生活就是奮鬥呵，而奮鬥能給與生活以光明的意義……

曼英向着朝陽笑起來了。這笑一半是由於她感到了生的意味，一半是由於她想到了自己的痴愚：她的年紀還青，她還有生活的力量，而她却一時地發起痴來，要去投什麼海水！這豈不是大大的痴愚，同時，又豈不是大大的可笑嗎？不錯，她是病了，然而這病也許不就是那種病，也許還是可以醫得好的……這又有什麼失望的必要呢？

『過去的曼英是可以復生的呵！』曼英自對自地說道，『你看，曼英現在已經復生了，也許她還沒有完全復生起來，然而她是走上復生的路了……』

曼英還沒有將自己的思想完結，火車已經嗚嗚地鳴了幾下，在吳淞車站停下了。人們都忙着下車，但是曼英怎麼辦呢？她沉吟了一會，也下了車，和着人們一塊兒擠出車站去。她走至江邊向那寬闊的海口望了一會，便回轉到車站來，買了車票，仍乘上原車回向上海來……

……時間過得真快，李尙志不見着曼英的面，不覺得已經有兩個多月了。他還是照常地在地下室裏工作着，然而曼英的影像總不時地要飛向他的腦海裏來。『她到底到什麼地方去了呢？自殺了嗎？唉，這末樣好的一個姑娘！……』他總是這樣想着，一顆心，可以說除開工作之外，便總是緊緊地繫在曼英的身上。

那是一天的下午。李尙志因爲一件事情到了楊樹浦。在一塊土坪內聚集了許多男人和女人，李尙志走到他們跟前一看，明白了他們是在做什麼事。他們都是

紗廠的工人……與其說好奇心，不如說責任心將李尙志引到他們的隊伍裏。無數的面孔都緊張着，興奮着，有的張着口狂吼着……忽然噪雜的聲音寂靜下來了。李尙志看見一個年輕的穿着藍花布衣服的女工登上土堆，接着便開始演起說來。李尙志一瞬間覺得自己的眼睛花了，用力地揉了揉幾揉，又向那演說着的女工望去。不，他的眼睛沒有花，這的的確確是她，是曼英呵！……他不禁驚喜得要發起狂來了。他想跑上前去將曼英擁抱起來，盡量地吻她，一直吻到疲倦的時候為止。但是他的意識向他說道，這是不可以的，在這樣人多的羣衆中……

曼英似乎也覺察到了李尙志了。在興奮的演說中，她向李尙志所在着的地方撒着微笑，射着溫存的眼光……李尙志覺得自己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地幸福過。

然而在羣衆的浪潮中，曼英還有最緊要的事情要做，她竟沒有給與李尙志以談話的機會。僅僅在第三天的晚上，曼英走向李尙志的住處來了。她已經不是兩個多月以前的曼英了。那時她在外表上是一個穿着漂亮的衣服的時髦的女學生，

在內心裏是一個空虛而對於李尙志又感覺到不安的人。可是現在呢，她不過是一個很簡單的女工而已，她和其餘的女工並沒有什麼分別。她的美麗也許減少了，然而她的靈魂却因之充實起來，她覺得她現在不但不愧對李尙志，而且變成和李尙志同等的人了。兩個多月的時間並不算長，但是在曼英的生活中該起了多末樣大的變化呵！……

李尙志的房間內的一切，一點兒也沒有改變。曼英的像片依舊放在原來的桌子上。曼英不禁望着那像片很幸福地微笑了。這時她倚在李尙志的懷裏，一點兒也不心愧地，領受着李尙志對於她的情愛。

——尙志，我現在可以愛你了。

——你從前爲什麼不可以愛我呢？

——尙志，如果我告訴你不可以愛你的原因，你會要鄙棄我嗎？

——不，那是絕對不會的！

曼英開始爲李尙志訴說她流落在上海的經過。曼英很平靜地訴說着，一點兒也不覺着那是什麼很羞辱的事情；李尙志也就很有趣味地靜聽着，彷彿曼英是在說什麼故事也似的。

——……我得了病，我以爲我的病就是什麼梅毒。我覺着我沒有再生活下去的必要了。於是我決定自殺，到吳淞口投海去，可是等我見着了那初升的朝陽，感受到了那田野的空氣所給我的新鮮的刺激，忽然我覺得一種生的欲望從我的內裏奔放出來，於是我便嘲笑我自己的愚傻了。……回到上海來請醫生看一看，他說這是一種通常的婦人病，什麼白帶，不要緊……唉，尙志，你知道我是怎樣地高興呵！

——你爲什麼不即刻來見我呢？——李尙志插着問。曼英沒有即刻回答他，沈吟了一會，輕輕地說道：

——親愛的，我不但要洗淨了身體來見你，我並且要將自己的內心，角角落

落，好好地翻造一下才來見你呢。所以我進了工廠，所以我……呵，你的話真是不錯的！羣衆的奮鬥的生活，現在完全把我的身心改造了。哥哥，我現在可以愛你了……

兩人緊緊地擁抱起來。愛情的熱力將兩人溶解成一體了，忽然聽見有人敲門……曼英如夢醒了一般，即刻便立起身來。李尚志走至門前問道：

——誰個？

——是我，李先生。

——呵哈！——李尚志歡欣地笑着說道，——我們的小交通委員來了。快進來，快進來，你看看這個人是誰……

阿蓮一見着曼英，便向曼英撲將上來，拉住了曼英的手，跳着說道：

——姐姐，姐姐，你來了呵！——阿蓮將頭伏在曼英的身上，由於過度的歡欣，反放起哭音來說道：

——你知道我是怎麼樣地想你呵！我只當你不會來了呢！……

曼英撫摩着阿蓮的頭，不知怎樣才能將自己的心情表示出來。她應向阿蓮說一些什麼話爲好呢？……曼英還未得及開口的時候，阿蓮忽然離開她，走向李尙志的身邊，笑着說道：

——李先生，這一封信是他們教我送給你的，——她說着從懷中掏出一封信來遞給李尙志。——我差一點忘記掉了呢。我還有一封信要送……

阿蓮又轉過身來向曼英問道：

——姐姐，你還住在原處嗎？

——不，那原來的地方我不再住了。——曼英微笑着搖一搖頭說。

——你現在和李先生住在一塊嗎？

曼英不知爲什麼有點臉紅起來了。她向李尙志溜了一眼，便低下頭來，不回答阿蓮的話。李尙志很得意地插着說道：

——是的，是的，她和我住在一塊了。你明天有空遠來罷。

阿蓮天真爛漫地，如有所明白也似的，微笑着跑出房門去了。李尚志將門關好了之後，回過臉來向曼英笑着說道：

——你知道嗎？她現在成了我們的交通委員了。等明天她來時，你可以同她談一談國家大事……

——真的嗎？！——曼英表示着無涯的驚喜。她走上前將李尚志的頸子抱着了。接着他們倆便向窗口走去。這時在天空裏被灰白色的雲塊所掩蔽住了的月亮，漸漸地突出雲塊的包圍，露出自己的皎潔的玉面來。雲塊如戰敗了也似的，很無力地四下消散們，將偌大的蔚藍的天空，完全交與月亮，讓牠向着大地展開着勝利的，光明的微笑。

兩人靜默着不語，向那晶瑩的明月凝視着。這樣過了幾分鐘的光景，曼英忽然微笑起來了，愉快地，低低地說道：

——尙志，你看！這月亮曾一度被陰雲所遮掩住了，現在牠衝出了重圍，仍是這般地皎潔，仍是這般地明亮！……

書前

慣於流浪的我，今年又在武漢過了幾個月。在這幾個月之中，若問起我的成績來，是一點也沒有的。幸而我得遇着了一位朋友陳季俠君，在朝夕過從間，我得了他的益處不少。我們同是青年人，並且同是青年的文人，當然愛談到許多許多戀愛的故事。陳君爲我述了他自身所經歷的一段戀愛的故事，我聽了頗感興趣，遂勸他將這一段戀愛的故事寫將出來，他就慨然允諾，不數日而寫成。我讀了之後，覺得他的這本小書雖然不是什麼偉大的製作，但在現在流行的戀愛小說中，可以說是別開生面。牠所表現的，並不在於什麼三角戀愛，四角戀愛，什麼好哥哥，甜妹妹；而是在於現今的時代，在這個時代之中有兩個不同的女性。也許牠所表現的不深刻，但是……呵！我暫且不加以批評罷，讀者諸君自然是會批評的。我的責任是在於將牠印行以公之於世。我本不喜歡專門寫戀愛小說的作家

是現在戀愛小說這樣地流行，又何妨將陳君的這本小書湊湊數呢？

蔣光慈小說全集

三五七

陳季俠與淑君

一

「淑君呵！我真對不起你！我應當在你的魂靈前懺悔，請你寬恕我對於你的薄情，請你赦免我的罪過……我現在想懇切地在你的墓前痛哭一番，一則憑吊你的俠魂，——你的魂真可稱為俠魂呵！——一則吐洩我的悲憤。但是你的葬地究在何處呢？你死了已經四個月了，但是一直到現在，你的屍身究竟埋在何處。不，我不知道，就是你的父母也不知道。也許你餓了魚腹，或受了野獸們飽饜，現在連尸骨都沒有了。你的死是極壯烈的，然而又是極悲慘的，我每一想像到你被難時的情形，不禁肝腸痛斷，心胆皆裂。但是我的令人敬愛的淑君！我真是罪過，罪過，罪過呵！你生前的時候，我極力避免你施與我的愛，我從沒曾起過愛你

的念頭，也許偶爾起過，但是總沒有愛過你。現在你死了，到你死後，我才追念你，我才哭你，這豈不是大大的罪過麼？唉，罪過！大大的罪過！你恐怕要怨我罷？是的，我對於你是太薄情了，你應當怨我，深深地怨我。我現在只有懷着無涯的悲痛，我只有深切的懺悔……」

想起來，我真是有點辜負淑君了。但是現在她死了，我將如何對她呢？讓我永遠憶念着她罷！讓我永遠將我的心房當他的墳墓罷！讓我永遠將她的芳名——淑君——刻在我的腦膜上罷！如果淑君死而有知，她也許會寬恕我的罪過於萬一的。但是我真是太薄情了，我還有求寬恕的資格麼？唉！我真是罪過，罪過！

……

二

去年夏天，上海的炎熱，據說爲數十年來所沒有過。溫度高的時候，達到一百零幾度，弄得龐大煩雜的上海，變成了熱氣蒸人焦燥不堪的火爐。富有的人們有的是避熱的工具——電扇，冰，兜風的汽車，深厚而陰涼的洋房……可是窮人呢，這些東西是沒有的，並且要從事不息的操作，除非熱死才有停止的時候。機器房裏因受熱而死的工人，如螞蟻一樣，沒有人計及有若干數，馬路上，那熱焰蒸騰的馬路上，黃包車夫時常拖着，忽地伏倒在地上，很迅速地斷了氣，這種因受熱而致命的慘像，我們不斷地聽着見着，雖然也有些上等人因受了所謂暑疫而死的，但這是例外，可以說是鳳毛麟角罷。

不是資產階級，然而又不能算爲窮苦階級的我，這時正住在 M 里的一間前樓上。這間前樓，比較起來，雖然不算十分好，然而房子是新建築的，倒也十分

乾淨。可是這間前樓是坐東朝西的，炎熱的日光實在把牠薰蒸得不可向邇，——這時這間房子簡直不可住人。我日裏總是不落家，到處尋找納涼的地方，到了深夜才靜悄悄地回來，

我本沒有搬家的念頭。我的二房東夫妻兩個每日在黑籍國裏過生活，吞雲吐霧，不干外事，倒也十分寂靜，不料後來我的隔壁——後樓裏搬了兩個唱戲的，大約是夫妻兩個罷，破壞了我們寂靜的生活：他們嘻笑歌唱，吵嘴打罵，鬧得不安之至。我因為我住的房子太熱了，現在又加之這兩個「實貨」的擾亂，就是到深夜的時候，他們也不知遵守肅靜的規則，於是不得不做搬家的打算了。半無產階級的我在上海一年搬幾次家，本是很尋常的事，因為我所有的不過是幾本破書，搬動起來是很容易的。

在C路與A路轉角的T里內，我租定了一間比較招風而沒有西晒的統樓面。房金是比較貴些，然而因為地方好，又加之房主人老夫妻兩個，看來不像狡詐的

人，所以我也就決定了。等我搬進了之後，在才發現我的房東一家共有七口人——老夫妻兩人，少夫妻兩人及他倆的兩個小孩，另外一個就是我憶念的淑君了，她是這兩個老夫妻的女兒。

淑君的父親是一個很忠實模樣的商人，在某洋行做事；她的哥哥是一個打字生（在某一個電車站裏罷？），年約二十幾歲，是一個謹慎的而無大企圖的少年，在上海這一種少年人是很多的，他們每天除了自己的職務而外，什麼都不願意過問。淑君的嫂嫂，呵，我說一句實話，我對她比較多注意些，因為她雖然是一個普通家庭的婦女，可是他的溫柔順的態度，及她向人說話時候的自然的笑容，實在表現在他是一個可愛的女性，雖然她的面貌並不十分美麗。

我與淑君初見面的時候，我只覺得他是一個忠厚樸素的女子。她的一雙濃眉，兩隻大眼，一個圓而大的，雖白淨而不秀麗的面龐，以及她的說話的聲音和動作，都不能引起一種特殊的，愉快的感覺，看來，淑君簡直是一個很普通而

無一點兒特出的女子。呵！現在我不應當說這一種話了：我的這種對於淑君的評判是錯誤的！『人不可以貌相，海水不可斗量，』真正的令人敬愛的女子、恐怕都不在於她的外表，而在於她的內心罷！呵，我錯了！我對於淑君的評判，最不公道的評判，使我陷入了很深的罪過，而這種罪過成爲了我的心靈上永遠的創傷。

我搬進了淑君家之後，倒也覺得十分安靜：淑君的父親和哥哥，白天自有他們的職務，清早出門，到晚上才能回來；兩個小孩雖不過四五歲，然並不十分哭鬧，有時被他倆的祖母，淑君的母親，引到別處去玩耍，家中不着他們的影子。淑君的嫂嫂，這一個溫柔順的婦人，鎮日地不聲不響做她的家務事。淑君也老不在家裏，她是一個小學教員，當然在學校的時候多，在這種不煩噪的環境之中，從事腦力工作的我，覺得十分滿意。暑熱的炎威漸漸地消退下去了，又加之我的一間房子本來是很風涼的，我也就很少到外邊流浪了。

在初搬進的幾天，我們都是很陌生的，他們對我尤其客氣，出入都向我打招呼，——這或者是因為他們以為我是大學教授的原故罷？在市僧的上海，當大學教授的雖然並不見得有什麼尊榮的名譽，然總是所謂「教書先生」「文明人」，比普通人總覺得要被尊敬些。淑君對於我并不過於客氣，她很少同我說話，有時羞答答地向我說了幾句話，就很難為情地避過臉去停止了，在這個當兒完全表現出她的一副樸實的處女的神情。當她向我說話的時候，總是含羞帶笑地先喊我一聲「陳先生！」，這一聲「陳先生！」的確是溫柔而婉麗。她有一副白淨如玉一般的牙齒，我對於她這一副可愛的牙齒，曾有幾番的注視，倘若我們在她的身上尋不出別的美點來，那麼她的牙齒的確是可以使她生色的了。

我住在樓上，淑君住在樓下，當她星期日或有時不到學校而在家裏的時候，她總是彈着她的一架小風琴，有時一邊彈一邊唱。她的琴聲比她的歌聲要悠揚動聽些。她的音調及她的音調的含蓄的情緒，常令我聽到發生悲壯蒼涼的感覺；在

很少的時候她也發着哀感婉艷刺人心靈的音調。她會的歌曲兒很多，她最愛常彈常唱的，而令我聽得都記着了，是下列幾句：

世界上沒有人知道我；

世界上沒有人憐愛我；

我也不要人知道我；

我也不要人憐愛我；

我願拋却這個惡濁的世界，

到那人跡不到的地方生活。

這幾句歌詞是原來就有的呢，抑是她自己做的？關於這件事情，一直到現在我還不知道。當她唱這首歌的時候，我祇感得她的音調是激亢而顫動的，就同她的全身，全血管，全心靈都顫動一樣，的確是一種最能感人的顫動。她的情緒爲悲憤所激蕩着了，她的滿腔似乎充滿了悲憤的浪潮。我也說不清楚我聽了她這首歌的

時候，我是對於她表同情的，還是對於她生討厭心的，因為我聽的時候，我一方面爲她的悲憤所感動，而一方面我又覺得這種悲憤是不應當的。我雖然是一個窮苦的流浪的文人，對於這個世界，所謂惡濁的世界，十分憎恨，然而我却不想離開牠，我對於牠有相當的光明的希望。……

我起初是在外面包飯吃的，這種包飯不但價錢大，而且並不清潔，我甚感覺得這一種不方便。後來過了一些時。我在淑君的家裏混熟了，先前客氣的現象漸漸沒有了，我與淑君也多有了接近和談話的機會。有一天，淑君的母親向我說道：

——陳先生！我看你在外邊包飯吃太不方便了，價錢又高又不好。我久想向你說，就是如果你不嫌棄我們家的飯菜不好，請你就搭在我們一塊兒吃，你看好不好呢？

呵，這樣很好，很好，正合我的意思！從明天起，我就搭在你們一塊兒吃罷。多少錢一月隨便你們算。——我聽了淑君的母親的提議，就滿口帶笑地答應了。

，但。這時淑君也在旁邊，向我微笑着說道：

——恐怕陳先生吃不來我們家裏的飯菜呢。

——說哪裏話！你們能够吃，我也能够吃。我什麼飯菜都吃得來。……

淑君聽了我的話，表示一種很滿意的神情，在她的這一種滿意的神情下，她比普通的時候要嫵媚些，我不知道淑君的母親的這種提議，是不是經過淑君的同謀，不過我敢斷定淑君對於這種提議是十分贊成。也許多情的淑君體量我在外包飯吃是不方便的事情，也許她要與我更接近些，每天與她共棹子吃飯，而遂尊愿她的母親向我提議。到了第二天我就開始與淑君的家人們一塊兒共棹吃飯了。每當吃飯的時候，如果她在家，她一定先將我的飯盛好，親自喊我下樓吃飯。我的衣服破了，或是什麼東西需要縫補的時候，她總爲我縫補得好好地，她待我如家人一樣，這不得不令我深深地感激她，然而我也祇限於感激她，並沒曾起過一點愛她的心理。唉！這是我的罪過，現在懺悔已經遲了！天呵！如果淑君現在可以

復生，我將拚命地愛她，以補償我過去對於她的薄情。……

我與淑君漸漸成爲很親近的人了。她時常向我借書看，並問我關於國家，政府，社會種種問題。可是她對於我總遠有一種隔膜，——她不輕易進我的房子，有時她進我的房子，總抱着她的小姪兒一塊，略微瞟看一下，就下樓去了，我本想留她多坐一忽，可是她不願意，也許是因爲要避嫌疑罷。我說一句實在話，我對於她，也是時常在謹慎地避嫌疑：一因爲我是一個單身的少年。二也因爲我怕同她的關係太弄得密切了，恐怕要發生糾纏不可開交，——最近淑君的母親對我似乎很留意，屢屢探問我爲什麼不娶親……她莫非要我當她的女婿麼？如果我愛淑君，那我當她的女婿也未始不可，可是我不愛淑君，這倒怎麼辦呢？是的，我應當不與淑君太過於親近了，我應當淡淡地對待淑君。

一天下午，我從外邊回來，適值淑君孤自一個人在樓底下坐着做針線。她見着我，也不立起來，祇帶着笑向我問道：

——陳先生！從什麼地方回來呀？

——我到四馬路買書去了，看看書店裏有沒有新書。你一個人在家裏嗎？他們都出去了？

——是的，陳先生，他們都出去了，祇留下我一個人看家。

——那嗎，你是很孤寂的了。

——還好。陳先生！我問你一個人，——她的臉色有點泛紅了，似乎有點不好意思的樣子。——你可知道嗎？

——你問的是哪一個人，密斯章？也許我會知道的。

——我問的是一個著名的文學家，他的名字叫做陳季俠。——她說這話的時候，臉更覺得紅起來了。她的兩隻大眼睛帶着審問的神氣，祇筆直地望着我。我聽到陳季俠三個字，不禁吃了一驚，又加之她望我的這種神情，我也不自覺地兩耳發起燒來了。我搬進淑君家裏來的時候，我祇對他們說我姓陳，我的名字叫做

陳雨春，現在她從哪裏曉得我是陳季俠呢？奇怪！奇怪！……我正在驚異未及回
答的當兒，她又加大她的笑聲向我說道：

——哈哈！陳先生！你真厲害，你真瞞得緊呵！同住了一個多月，我還不知
道你就是大名鼎鼎的文學家陳季俠！我今天才知道了你是一個人，你，你難道不
承認嗎？

——密斯章，你別要弄錯了！我是陳雨春，並不知道陳季俠是什麼人，是文
學家還是武學家。我很奇怪你今天……

——這又有什麼奇怪！——她說着說着從懷裏掏出一封信來給我看。——我
有憑據在此，你還抵賴嗎？哈哈！……陳先生！你爲什麼要瞞着我呢？……其實
，我老早就懷疑你的行動……

我看着抵賴不過，於是我也就承認了。這是我的朋友丘君寫給我的信，信面
上是書着『陳季俠先生收』在淑君面前，我就是抵賴，也是不發生效力的了。淑君

見我承認了，臉上不禁湧現出一種表示勝利而愉快的神情。她這時祇癡呆地，得意地向我笑，在她的笑口之中，我即時又注意到她的一副白玉般的牙齒了。

——你怎麼知道陳季俠是一個文學家呢？——過了半晌，我又向她微笑地問道：——難道你讀過我的書嗎？

——自然囉！我讀過了你的大作，我不但知道你是一個文學家，並且知道你是一個草——命——黨——人！是不是？

——不，密斯章！我不配做一個革命黨人，像我這麼樣的一個人也配做革命黨人嗎？不，不，密斯章！……呵！對不起！到現在我還不知道你的芳名呢。今天你能够告訴我嗎？

——什麼芳名不芳名！——她的臉又紅起來了。——像我這樣人的名字，祇可稱之爲賤名罷了。我的賤名是章淑君。

——呵，好得很！淑君這個名字雅而正得很，實在與你的人相配呢！……

我還未將我的話說完，淑君的嫂嫂抱着小孩子進來了。她看見我倆這時說話的神情，不禁用很猜疑的眼光，帶着微笑，向我倆瞟了幾眼，這逼得我與淑君都覺得難爲情起來。我只得勉力地同她——淑君的嫂嫂——搭訕幾句，又同她懷裏的小孩逗了一逗之後，就上樓來了。

在這一天晚上，一點兒看書做文的心事都沒有，滿腦子湧起了胡思亂想的波浪：糟糕！不料這一封信使她知道了我就是陳季俠。……她知道我是革命黨人，這會有不有危險呢？不至於罷，她決不會有不利於我的行爲，……她對於我似乎很表示好感，爲我盛飯，爲我補衣服，處處體諒我……她真是對我好，我應當好好地感激她，但是，但是……我不愛她，我不覺得她可愛。……濃眉，大眼，粗而不秀……我不愛她……但是她對我的態度真好！……

一輪皎潔瑩晶的明月高懸在天空，煩噪龐大的上海漸漸入於夜的沉靜，濛濛地浸浴於明月的光輝裏。時候已是十一點多鐘了，我還是伏在窻口，靜悄悄地對

着明月遐想。秋風一陣一陣地拂面，使我感到涼意，更引起了我的無涯溪的遐思。我思想到我的身世，我思想到我要創造的女性，我思想最多的是關於淑君那一首常唱的歌，及她現在待我的深情。我也莫明其妙，爲什麼我這時是萬感交集的樣子。不料淑君這時也同我一樣，還未就寢，在樓底下彈起琴來了。在寂靜的月夜，她的琴音比較清澈悠揚些，不似白日的高亢了。本來對月遐思，萬感交集的我，已經有了一種不可言喻的情緒，現在這種情緒又被淑君的琴絃牽蕩着，真是更加難以形容了。

我凝神靜聽她彈的是什麼曲子，不料她今夜所彈的，爲我往日所從未聽見過的。由音調內所表現的情緒與往日頗不相同。最後我聽她一邊慢彈一邊低迴地唱道：

一輪明月好似我的心，

我的心兒賽過月明；

蔣光慈小說全集

我的心，我的心呵！

我將你送與我的知音。

呵，我真慚愧！淑君的心真是皎潔得如同明月似的，而我竟無幸福來接受牠。淑君錯把我當成她的知音了！我不是她的知音，我不曾接受她那一顆如同明月似的心，這是她的不幸，這是我的愚蠢！我現在覺悟到我的愚蠢，但是過去的事，情是已經不可挽回的了！我祇有悲痛，我祇有懺悔！……

夜深了，淑君的歌聲和琴聲也就寂然了。她這一夜入了夢沒有？在夢中她所見到的是些什麼？她知不知道當她彈唱的時候，我在樓上伏着窗口聽着？……關於這些我都不知道。至於我呢，我這一夜幾乎沒有合眼，總是翻來覆去地睡不着。這并不完全由於淑君給了我以很深的刺激，而半是由於多感的我，在花晨月夕的時候，總是這樣地弄得神思不定。

從這天以後，淑君對我的態度更加親熱了；她到我樓上借書和談話的次數也多起來了。有一次她在我的書架上翻書，我在旁邊靠近她的身子，指點她哪一本書可看，哪一本書無大意思等等，在我是很自然的絲毫沒有別的念頭，但是我覺得她愈與我靠近些，她的氣息愈加緊張起來，她的血流在發熱，她的一顆心在跳動，她的說話的聲音很明顯地漸漸由於不平靜而緊促了。我從未看見過她有今天的這般的神情，這弄得我也覺得不自安了，——我漸漸離開她，而在我的書桌子旁邊坐下，故意地拿起筆來寫字，想藉此使她恢復平靜的狀態，緩和她所感到的性的刺激。不料我這麼一做，她的臉上的紅潮更加緊張起來了。她張着那兩隻此時充滿着熱情的大眼，很熱摯地注視了我幾次，這使得我不敢抬頭回望她；她的兩唇似乎顫動了幾次，然終於未張開說出話來。我看見了她這種樣子，不知做何

種表示才好，祇得低着頭寫字，忽然我聽到她嘆了一聲長氣，——這一聲長氣是埋怨我的表示呢，還是由於別的？這我可不能曉得了。

她還是繼續地在我的书架上翻書，我佯做只顧寫字，毫不注意她的樣子。但是我的一顆心祇是上下跳個不住，弄得我沒有力量把軸平靜起來。這種心的跳動，不是由於我對於淑君起了性的衝動，而是由於懼怕。我生怕我因為一時的不謹慎，同淑君發生了什麼關係，以至於將來弄得無好結果。倘若我是愛淑君的，我或者久已向她為愛情的表示了，但是我從沒有絲毫要愛她的感覺，我雖然不愛她，但我很尊重她，我不願意，而且不忍因一時性慾的衝動，遂犯了玷污淑君處女的純潔的行爲。

——陳先生！我拿兩本書下去看了……——她忽然急促地說了這一句話，就轉過身子跑下樓去了，連頭也不回一下。她下樓去了之後，我的一顆跳動的心漸地平靜下來了，如同卸了一副重担，但是我又想道：我對她的態度這樣冷淡，她恐

怕要怨我薄情罷？但是這又有什麼辦法呢？我怎麼能够勉強地愛他？……淑君呵！請你原諒我！

時間雖過得迅速，而我對於淑君始終沒有變更我原有的態度。淑君時常故意引起我談到戀愛問題，而我總是敷衍，說一些我要守獨身主義，及一個人過生活比較自由些……一些混話。我想藉此隱隱地杜絕她對於我的念頭。她又時常同我談到一些政治的問題上來，她問我國民黨爲什麼要分左右派，女子應否參加革命，……我也不過向她略爲混說幾句，因爲我不願意露出我的真的政治面孔來。唉！我欺騙她了！我日夜夢想着過滿意的戀愛的生活，說什麼守獨身主義，這豈不是活見鬼嗎？我雖然是一個流浪的文人，很少實際地參加過革命的工作，但我究竟自命是一個革命黨人呵，我爲什麼不向淑君宣傳我的主義呢？……唉！我欺騙淑君了！

我的窗口的對面，是一座醫院的洋房，牠的周圍有很闊的空場，空場內有許

多株高大的樹木。當我初搬進我現在住的這間房子時，醫院周圍的樹木的綠葉森森，幾將醫院的房子都掩蔽住了。可是現在我坐在書桌子旁邊，眼睜睜地看見這些樹木的枝葉由青鬱而變爲萎黃，由萎黃而凋零了。時間真是快的很，轉眼間我已搬進淑君的家裏三四個月了。在這幾個月之中，我的孤獨的生活很平靜地過着，同時，我考察淑君的生活，也沒有什麼大的變更。我們是很親熱的，然而我們又是很疎遠的，——每日裏除了共棹吃飯，隨便談幾句而外，祇做她的事，我做我的事。她有時向我說一些悲觀的話，說人生沒有意思，不如死去干淨……我知道她是在爲着我而痛苦着，但我沒有方法來安慰她。

這是一天晚上的事情。淑君的嫂嫂和母親到親家裏去了，到了六點多鐘還未回來，弄得晚飯沒有人燒煮。我躺在樓上看書，肚子餓得枯裏枯魯地響，不得已走下樓來想到街上買一點東西充充饑。當我走到廚房時，淑君正在那兒彎着腰吹火燒鍋呢。平素的每日三餐，都是由淑君的嫂嫂燒的，今天淑君親自動手燒飯，

她的不熟練的樣兒，令我一看就看出來了。

——密斯章，你在燒飯嗎？

——是的，陳先生！嫂嫂不知爲什麼現在還沒有回來。你恐怕要餓煞了罷？

——她立起身笑着這樣問我。我看她累得可憐，便也就笑着向她說道：

——太勞苦你了！我來幫助你一下好不好？

——喂！燒一點飯就勞苦了，那嗎一天到晚拖黃包車的怎麼辦呢？那在工廠裏每天不息地做十幾個鐘頭工的怎麼辦呢？陳先生！說一句良心話，我們都太舒服了。……

——喂！密斯章！聽你的口氣，你簡直是一個很激烈的革命黨人了。……我們放舒服些還不好嗎？……

——陳先生！我現在以爲這種舒服的生活，真是太沒有味道了！陳先生！你曉得嗎？我要去……去……去……——她的臉紅起來了。我聽了她的話，不禁異常驚異

，她簡直變了，我不等她說完，便向她問道：

——你要去，去幹什麼呢？

——我，我——她表現出很羞滯的態度。——我要去革命去，……陳先生你贊成嗎？……我想這樣地平淡地活着，不如轟轟烈烈地死去倒有味道些。陳先生！你看看怎樣呢？你贊成嗎？

——喂！密斯章！當小姐不好，要去革命幹什麼呢？我不敢說我贊成你，倘若你的父母曉得了，他們說你受了我的宣傳，那可是不好辦了，密斯章！我勸你還是當小姐好呵！

——什麼小姐不小姐！——她有點微怒了，——陳先生！請你別要向我說這些混話了。人家向你規規矩矩地說正經話，你却向人家說混話，打鬧……

——呵！請你別生氣！我再不說混話就是了。——我向她道歉地這樣說道：——那嗎，你真要去革命嗎？

——不是真的，還是假的嗎？——她回頭望望灶口內的火，用手架一架柴火之後，又轉過臉向我說道：——再同你說話，火快要滅了呢。你看晚飯將要吃不成。

——去革命也不錯。——我低微地這樣笑着說了一句。

——陳先生！你能够介紹我入黨嗎？我要入黨……

——你要入什麼黨？

——革命的黨……

——我自己不屬於任何黨，爲什麼能介紹你入黨呢？

——你別要騙我了！我知道你是的……你莫不是以爲我不能革命嗎？

——密斯章！不是這樣說法。我真是一個沒有黨的人！

——哎！我曉得！我曉得！你不願意介紹我算了，自然有人介紹我。我有一個同學的，她是，她一定可以介紹我！——她說這句話時，一面帶着生氣，一

面又表示一種高傲的神氣。

——那嗎，好極了……

我剛說了這一句，忽聽後門『砰！砰！……』有人敲門，我遂走出廚房來開後門，却是淑君的母親回來了。她看見是我開的門，連忙問我淑君在不在家，我說淑君在廚房裏燒飯。

——啊，她在燒飯嗎？好，請你告訴她，叫她趕快將飯燒好，我到隔壁打個轉就回來。——淑君的母親說着說着，又掉轉頭帶着笑走出去了。我看見她這種神情，不禁暗地想到：『也不知這個老太婆現在想着什麼心事呢。她或者以爲我是與她的女兒說情話罷？她爲什麼回來又出去了？讓機會嗎？……』我不覺好笑。

我重新走進廚房，將老太婆的話報告淑君，淑君這時坐在小凳子上，兩眼望着灶口內的火，沒有則聲。我這時想起老太婆的神情，反覺得不好意思起來，隨便含混說幾句話，就走上樓來了。我上了樓之後，一下倒在床上躺着，兩眼望着

黑影迷濛中的天花板，腦海裏鼓蕩着一個疑問：「爲什麼淑君的思想現在變到了這般地步呢？……」

從這一次談話之後，我對於淑君更加敬佩了，她原來是一個有志氣的，有革命思想的女子！我本想照實地告訴她我到底是一個什麼人，可是我怕她的父母和兄嫂知道了，將有不便。他們聽見革命黨人就頭痛，時常在我的面前咒罵革命黨人是如何如何地不好，我也跟着她們附和，表示我也是一個老成持重的人。淑君有時看着我附和他們，頗露出不滿的神情，可是有時她就同很明白我的用意似的，一聽着我說些反革命話時，便對我默默地暗笑。

現在淑君是我的同志了，然而我還是不愛她。有時我在淑君看我的眼光中，我覺察出她是深深地在愛我，而同時又在無可如何地怨我。我覺察出來這個，但是我有什么方法避免呢？我祇得伴做不知道，使她無從向我公開地表示，我到底爲什麼不會起愛淑君的心呢？她有什么不好的地方？我到現在也還說不清楚，也

許是因爲她不美的原故罷？也許是的。如果單單是因爲這個，唉！那我不愛她簡直是罪過呵！

我漸漸留心淑君的行動了，往時逢星期日和每天晚上，她總是在家的，現在却不然了：星期日下午大半不在家：晚上呢，有時到十一二點鐘才回來。她向家裏說，這是因爲在朋友家裏玩，被大家攀住了，是不得已的。因爲她素來的行爲很端正，性情很和順忠實，她的家裏人也就不十分懷疑她。可是我看着淑君的神情，——照着她近來所看的關於主義的書報，及她對我所說的一些話，我就知道她近來是在做所謂秘密的革命的工作。我暗暗地她對慚愧，因爲我雖然是自命爲一個革命黨人，但是我浪漫性成，不慣於有秩序的工作，對於革命並不十分努力，唉！說起來，我真是好生慚愧呵！也許淑君看着我這種不努力的行爲，要暗暗地鄙視我呢。

一個人的思想和行爲之變遷，真是難以預定。當我初見着淑君的時候。她的

種極普通的，樸實而謹慎的性格，令我絕對料不到她會有今日，但是今日，今日她已經成爲一個所謂「危險的人物」了，

四

轉眼間已是北風瑟瑟，落葉蕭蕭，寒冬的天氣了。近來飄泊海上的我，越發沒有事做，因為S大學犯了赤化的嫌疑被封閉了，我的教職也就因之停止了。我是具有孤僻性的一個人，在茫茫的上海，我所交接的，來往的朋友並不多，而在這不多的朋友之中，大半都是所謂危險的分子，他們的工作忙碌，並沒有許多閒工夫同我這種閒蕩的人周旋。除了極無聊，極煩悶，或是我對於政局有不了解的時候，我去找他們談談話，其餘的時候，我大半一個人孤獨地閒蕩，或在屋裏過着枯燥的讀書做文的生活。淑君是我的一個談話的朋友，不但是一個很深切的談話的朋友，這一是因為我不願意多接近她，免得引起她對於我的愛念，二也是因為她並不能滿足我談話的慾望。她近來也是一個忙人了，很少有在家的時候，就是在家，也是手裏拿着書努力地讀，我當然不便多煩擾她，她近來對於琴也少彈了。

，歌也少唱了；有時，我真感謝她，偶爾聽着她那悠揚而不哀婉的琴聲和歌聲，我竟爲之破除了我的枯寂的心境。

淑君近來對我的態度似乎恬靜了些。我有時偷眼瞞着她的神情，動作，想探透她的心靈。但是當她的那一雙大眼閃灼着向我望時，我即時避開她的眼光，——唉！我真怕她的閃灼的眼光！她的這種閃灼的眼光一射到我的身上時，我似乎就感覺到：『你說！你說！你這薄情的人！你爲什麼不愛我呢？……』這簡直是對我的一種處罰，令我不得不避免牠。但是迄今我回想起來，在她的那看我的閃灼的眼光中，她該給了我多少誠摯的愛呵！領受到女子的這種誠摯的愛的人，應當是覺得很幸福的，但是我當時極力避免牠……唉！我，我這蠢材！在今日隱忍苟活的時候，在這一間如監獄似的，鳥籠子似的小房子裏，有誰個再用誠摯的愛的眼光來看你呢？唉！我，我這蠢材！……

在汽車馳驅，人跡紛亂的上海的各馬路中，A馬路要算是很清淨的了。路雨

旁有高聳的，整列的白楊樹；所有的建築物，大半都是稀疏的，各自獨立的，專門住家的，高大的洋房，牠們在春夏的時候，都爲叢叢的綠陰所包圍，充滿了城市中別墅的風味，在這些洋房內居住的人們，當然可以想像得到，不是我們本國的資本家和官僚，即是在中國享福的洋大人。至於飄零流浪的我，雖然也想像到這些洋房內佈置的精緻，裝璜的富麗，以及內裏的人們是如何地快樂適意……但是我就是做夢，也沒會想到能够在裏邊住一日，我只有在外邊觀覽的幸福。

一日午後，覺得在屋內坐着無聊已極，便走出來沿着A路散步，迎面的刺人的西北風吹得我抬不起頭來，幸而我身上穿着一件很破的，不值錢的羊皮袍，還可以抵當寒氣。我正在俯首思量「洋房與茅棚」，「穿狐皮裘的資本家與衣不蔽體的乞丐」……這一類的問題的當兒，忽然我聽得我的後邊有人喊我：

——季俠！

我回頭一看，原來是半年不見的俞君同他的一位女友。俞君還是與從前落拓

的神情一樣，沒會稍改，他這時穿着藍布面的黑羊皮袍，頭上帶一頂俄國式的絨帽，看來好像是一位商人。他的女友，呵！他的女友實令我驚奇！這是一位異常華麗豐艷的女子：高高的身材，豐腴白淨的面龐，硃紅似的嘴唇，一雙秋水盈盈，秀麗逼人的眼睛，——就是這一雙眼睛就可以令人一見消魂！她身穿着一件墨綠色的花緞旗袍，頸項上圍着一條玫瑰色的絨巾，種種襯托起來，她好像是一株綠葉豐饒，花容煥發的牡丹。我注視了她一下，不禁暗暗地奇怪俞君，落拓的俞君居然交接了這麼樣一個女友……

——這就是我向你說過的陳季俠先生，——俞君把我介紹與他的女友後，又轉而向我說道：——這是密斯黃，是我的同鄉。

——呵呵！……——我又注視了她一下，她也向我打量一番。

——季俠！這樣冷的天氣，你一個人在這兒走着幹什麼呢？

——沒有什麼，閒走着。你幾時從C地回上海的？

——回來一個多禮拜了。我一到上海就想看你，可是不知你到底住在什麼地方。你住在什麼地方？

——離此地不遠。可以到我的屋裏坐一坐嗎？

——不，季俠，天氣怪冷的，我想我們不如同去吃一點酒，吃了酒再說，好不好？——俞君向我說了之後，又轉過臉笑吟吟地向他的女友問道：——密斯黃！你贊成嗎？

——贊成，——密斯黃帶笑地點一點頭。

於是我們三人一同坐黃包車來到大世界隔壁的一家天津酒館。這一家酒館是我同俞君半年前時常照顧的，雖不大，然而却不煩雜，菜的味道也頗合口。矮的胖老板見着我們老主顧到了，額外地獻殷勤，也許是因為密斯黃的力量值得他這樣的罷？

我們隨便點了幾碗菜，就飲起酒來。肺癆症的俞君還是如從前一樣地豪飲，

很坦然的毫不顧到自身的健康。豐腴華麗的密斯黃飲起酒來。倒令我吃驚，她居然能同我兩個酒鬼比賽。她飲了幾杯酒之後，她的兩頰泛起桃色的紅暈，更顯得嬌艷動人。我暗暗地爲俞君高興，『好了！好了！你現在居然得到這麼樣的一個美人……幸福得很！……』但我同時又替他擔憂：『呵！你這個落拓的文人，你要小心些！你怎麼能享受這麼樣的帶有富貴性的女子呢？……』

但是當我想到我的自身時，不禁深深地長嘆了一口氣：流浪的我到現在還沒有遇到一個愛我的，如意的女子，說起來，真是令我好生慚愧！像俞君這樣落拓的人，也居然得到了這麼樣的一個美人；而我……唉！我連俞君都不如！……如果淑君是一個美麗的女子，那我將多麼榮幸呵！但是她，她引不起我的愛情來……唉！讓我孤獨這一生罷！……我越想越牢騷，我的臉上的血液不禁更爲酒力激刺得發熱，而劇烈地泛起紅潮來了。

在談話中，我起初問起C地的情形，俞君表示深切的不滿意，他說，什麼革

命不革命，簡直是胡鬧，革命這樣革將下去，簡直一千年也沒有革好的希望！他說，什麼左右派，統統都是投機，都是假的……我聽了俞君的這些話，一方面驚佩他的思想激烈，一方面又想像到那所謂革命的根據地之真實的情形，關於C地的情形，我是老早就知道的，今天聽到這位無黨派的俞君的話，我更加確信了。我對於革命是抱樂觀的人，現在聽了俞君的這種失意的，悲觀的敘述，我也不禁與他同感了。

我們談到中國文壇的現狀，又互相詢問各人近來有沒有什麼創作。我們越談與致越濃，與致越濃，越談到許多雜亂無章的事情。我是正苦於過着枯寂生活的人，今天忽遇着這個好機會，不禁飲得忘形了。更加在座的密斯黃的秀色爲助的好資料，令我暗暗地多飲了幾杯，視酒如命的俞君，當然與致更濃了。

——今天可惜密斯鄭不在座，——俞君忽然向密斯黃說道：——不然的話，我們今天倒更有趣些呢！

——君實，你說的哪一個密斯鄭？——我插着問。

——是密斯黃的好朋友，人是非常好的一個人。——俞君說到此地，又轉過臉向着密斯黃說道：——密斯黃！我看密斯鄭與陳先生很相配，我想把他倆介紹做朋友，你看怎麼樣？我看的確很相配……

難道說陳先生還沒有……？——密斯黃用她的秀眼瞟一瞟我，帶着笑向俞君這樣很含蓄地說道——若是陳先生願意，這件事情我倒很願意幫忙的。

我覺得我的面色更加紅起來了。好湊趣的俞君，聽了密斯黃的話便高興得鼓起掌來，連聲說道：『好極了！好極了！……』在這一種情景之下，我不知向他們說什麼話是好。我有點難爲情，只是紅着臉微笑。但是我心裏却暗暗地想道：『也許我這一次要遇着一個滿意的女子了！也許我的幸運來了……』照着他倆的語氣，這位密斯鄭大約是不錯的。……』我暗暗地爲我自己歡喜，爲我自己慶祝。在這時我不願想起淑君來，但是不知爲着什麼，淑君的影子忽然閃到我的腦海裏

：她睜着兩隻大眼，放出閃灼的光，只向我發怒地望着，隱約地似乎在罵我：『你這蠢材！你這不分皂白，不知好歹的人，放着我這樣純潔地愛你的人不愛，而去亂愛別人，你真是在製造罪過呵！……』我覺着我的精神上無形地受了一層嚴厲的處罰。

——那嗎，密斯黃！——俞君最後提議道，——我們明天晚上在東亞旅館開一間房間，把密斯鄭請到，好使陳先生先與她認識一下。

密斯黃點頭表示同意，我當然是不反抗的。到這時，我們大家都飲得差不多，於是會了賬，我們彼此就分手，——俞君同他的女友去尋人，我還是孤獨地一個人回到自己的屋裏，靜等着踐明天晚上的約會。我進門的時候，已經是六點多鐘了，淑君同她的家人正在吃晚飯呢。淑君見着我進門，便立起身來問我是否吃過飯，我含混地答應一句吃過了，但是不知怎的，這時我怕抬起頭來看她，我的一顆心祇是跳跳，似乎做了一件很對不起她的事。

——陳先生！你又吃酒了罷？——淑君很唐突地問我這一句。

——沒……沒有……

我聽了淑君的話，我的內心更加羞愧起來，即刻慌忙地跑上樓來了。平素我吃多了酒的時候，倒在床上即刻就會睡着的，但是今晚却兩樣了：我雖然覺得醉意甚深，周身疲倦得很，但總是輾轉地睡不着。「密斯黃真是漂亮，然而帶有富貴性，不是我這流浪人所能享受的。……密斯鄭不知到底怎樣？……也許是不错的罷？呵！反正明天晚上就可以會見她了。……淑君？唉！可憐的淑君！……」我總是這麼地亂想着，一直到十二點多鐘還沒有合眼。寒冷的月光放射到我的枕邊來，我緊裹着被蓋，側着頭向月光凝視着……

五

在上海，近來在旅館內開房間的風氣，算是很盛行的了。未到過上海的人們，總都以爲旅館是專爲着招待旅客而設的，也祇是旅客才進旅館住宿。可是上海的旅館，尤其是幾個著名的西式旅館，却不合乎這個原則了：牠們近來大部分的營業是專靠本住在上海的人們的照顧。他們以旅館爲娛樂場，爲交際所，爲軋餅頭的陽台……因爲這裏有精緻的網絲床，有柔軟的沙發，有漂亮的棹椅，有清潔的浴室，及招待周到的僕役。在一個中產家庭所不能設備的，在這裏都應有盡有，可以說是無所不備，因之幾個朋友開一間房間，而藉以爲談心聚會的地方，這種事情是近來很普通的現象了。

不過窮苦的我，却不能而且不願意多進入這種場所。手中寬裕些而好揮霍的俞君，却時常幹這種事情。他爲着要介紹密斯鄭同我認識，不惜在東亞旅館開了

一間價錢很貴的房間，這使我一方面很樂意，很感謝他的誠心，但我一方面又感
覺着在這類奢華的環境中有點不舒服。這也許是因為我還是一個鄉下人罷，……
我很奇怪，當我每進入到裝璜精緻，布置華麗的樓房裏，我的腦子一定要想到黃
包車夫所居住的不蔽風雨的草棚及污穢不堪的貧民窟來。在這時我不但不感覺到
暢快，而且因之感覺到一種懲罰。我知道我這種習慣是要被人譏笑的，但是我沒
有方法把牠免除掉。……

我們的房間是開在三層樓上。當我走進房間時，俞君和兩位女友——一個是
密斯黃，其她一個是密斯鄭無疑。——已經先到了。他們正圍着一張被白布鋪着
的圓桌子談話，見我進來了，便都立起身來。俞君先說話，他責我來遲了，隨後
他便爲我們彼此介紹了一下。介紹了之後，我們就了座，也就在我就坐的當兒，
我用力地向密斯鄭瞟了一眼，不料我倆的目光恰相接觸，不禁兩下即刻低了頭，
覺着有點難爲情起來。

這是一個很樸素的二十左右的女子。她的服裝——黑緞子的旗袍——沒有密斯黃的那般鮮艷；她的頭髮蓬鬆着，不似密斯黃的那般光潤；她的兩眼放着很溫靜的光，不似密斯黃的那般清俐動人；她的面色是帶有點微微的紫黑色的，若與密斯黃的那般白淨而紅潤的比較起來，那簡直不能引人注意了。她的鼻梁是高高，嘴唇是厚的，牙齒是不潔白的，若與淑君的那副潔白而整飭的牙齒牙比較起來，那就要顯得很不美麗了。總而言之：這是一個很樸素的女子，初見時，她顯現不出她有什麼動人的特色來。但是你越看她久時，你就慢慢地覺得她可愛了：她有一種自然的樸素的美；她的面部雖然分開來沒有動人的處所，但是整個的却很端整，配置合宜；她的兩頰是很豐滿的，這表現她不是一個薄情相；她的態度是很自然而溫厚的，沒有浮燥的表現；她的微笑，以及她說話的神情，都能顯露出她的天真的處女美來。

俞君在談話中極力稱譽我，有時我覺着他稱太譽過度了，但是我感激他，因

爲他的稱譽，我可以多博得密斯鄭的同情。我覺着她不斷地在瞷着我，我覺着她對我已經發動了愛的情苗了。這令我感覺得異常的愉快和幸福，因為我在繼續的打量之中，已經決定她是一個很可愛的姑娘，並以爲她對於我，比密斯黃還可愛些。在我的眼光中，密斯黃雖然是一個很美麗的女子，然太過於豐艷，帶有富貴性，不如密斯鄭的樸素的美之中，含有很深厚的平民的風味。所以我初見密斯黃的時候，我只驚異她的美麗，但不曾起愛的念頭，但今日一見着密斯鄭的時候，我即覺得她有一種吸引我的力量。我愛上她了！……

——密斯鄭是很革命的，而陳先生又是一個革命的文學家，我想你們兩個人一定是很可以做朋友的。——俞君說。

——陳先生！玉弦很佩服你，你知道嗎？我把你的作品介紹給她讀了之後，她很贊嘆你的志氣大，有作爲……——密斯黃面對着我這樣說，我聽了她的話，心中想道：「原來她現在才知道我的……」

——我與玉弦是老同學，——密斯黃又繼續說道：——多年的朋友，我知道她的爲人非常好。我很希望你們兩個人，陳先生，做一對很好的朋友，並且你可以指導她。

——呵呵……我不好意思多說話。我想同密斯鄭多談一些話，可是她總是帶笑地，或者也可以說是痴愚地緘默着，不十分大開口。我當然不好意思硬逼着同她多談話，因爲第一次見面，大家還是陌生，還是很隔膜的。我祇覺得她偷眼瞟看我，而我呢，除開偷眼瞟着她而外，不能多有所親近。在明亮的燈光的底下，我可以說我把她細看得很清楚了。我越看她，越覺得她的樸素的美正合我的心意。我總以外貌的神情是內蘊的表現，因之我就斷定了密斯鄭的外貌是如此，她的內心也應當如此，我不知不覺地把她理想化了，我以爲她的確是一個值得爲我所愛的姑娘。但是，我現在纔知道：若僅以外貌判斷人的內心，必有不可挽回的錯誤，尤其是對於女子……

我們輪流地洗了澡之後，——俞君最喜歡在旅館裏洗澡，他常說幾個朋友合起股來開一個房間洗澡，實比到浴室裏方便得多。——又是俞君提議叫茶房送幾個菜來大家飲酒，我很高興地附議，兩位女友沒有什麼表示。我暗暗地想道，是的，今天正是我痛飲的時候，我此時痛飲一番，不表示表示我的愉快，還待何時呢？……我想到此處，又不禁兩隻眼瞟着我的將來的愛人。

密斯鄭簡直不能飲酒，這有點令我微微地掃興。密斯黃的酒量是很大，一杯地毫不相讓。在飲酒的時候，我藉着酒興，亂談到一些東西南北的問題，最後我故意提起文學家的命運來。我說，東西文學家，尤其是負有偉大的天才者，大半都是終身過着潦倒的生活，遭逢世俗的毀謗和嫉妬；我說，我們從事文學家的，簡直不能生做官發財的幻想，因為做官發財是要妨碍創作的，古人說「詩窮而後工」是一句至理名言；我說，偉大的文學家應具有偉大的反抗精神……我所要說起這些話的，是因為我要探聽密斯鄭的意見。但她雖然也表示靜聽我的話

的樣子，我却覺得她沒會有深切的注意。我每次笑吟吟地徵詢她的意見，但她總笑而不答，倒不如密斯黃還有點主張。這真有點令我失望，但我轉而一想，也許因為她含羞帶怯的原故罷？……初次見面，這是當然的事情。……於是原諒她，祇怪自己對於她的希望太大了，終把我對於她的失望遮掩下去。

等我們飲完酒的時候，已經是十一點多鐘了。俞君留在旅館住夜，他已是半醉了；我送兩位女友回到S路女學，——密斯鄭是S路女學的教員，密斯黃暫住在她的寓所——之後，還是回到自己的家裏來。這時夜已深了，馬路上的寒風吹到臉上，就同被小刀刺着似的，令人耐受不得，幸而我剛飲過酒，酒的熱力能鼓舞着我徒步回來。

我的房東全家都已睡熟了。我用力地敲了幾下門，才聽得屋裏面有一個人問道：『哪一個？』我答應道：『是我。』接着便聽到客堂裏有替塔替塔的脚步聲。門縫裏閃出電燈的光了。

「是哪一個呀？」——這是淑君的聲音。

——是我。

——是陳先生嗎？

——是的，是的。真對不起得很……

我未將話說完，門已經呀的一聲開了。

——真正地對不起的很，密斯章；這樣冷的天氣，勞你起來開門，真是活有罪！……我進門時這樣很道歉地向她說，她睡態惺忪地用左手揉眼，右手關門，懶洋洋地向我說道：

——沒有什麼，陳先生。

我走進客堂的中間，藉着燈光向她仔細一看：（這時她已立在我的面前），她下身穿着單薄的花褲，上身穿一件紅絨的短衫；她的胸前的兩個圓圓的乳峯躍躍地突出，這令我在一瞬間起了用手摸摸的念頭。說一句老實話，這時我已經動了

肉感了。又加之燈光射在她的紅絨衫上而反映到她的臉上，弄得她的臉上蕩漾着桃色的波紋，加了她平時所沒有的美麗。她這時真有嫵媚可人的姿態了。我爲之神馳了一忽：我想向前擁抱她，我想與她接吻……但是我終於止住我一時的感覺的衝動，沒有放蕩起來。

——陳先生！你又從什麼地方吃酒回來，是不是？——淑君很嫵媚動人地微笑着向我問道：——滿口都是酒氣，怪難聞的，你也不覺得難過嗎？

——是的，我今晚又吃酒了。——我很羞慚地回答她。

——陳先生！你爲什麼這樣愛吃酒呢？你上一次不是對我說過，你不再吃酒了麼？現在爲什麼又……？——她兩眼釘着我，帶着審問我的神氣。我這時真是十分羞愧，不知如何回答她是好。

——我也不知道我爲什麼這樣好吃酒……唉！說起來，真是豈有此理呢！……

——酒吃多了是很傷人的，陳先生……

——她說這一句話時，內心也不知包藏着好多層厚的深情！我深深地感激她；除開我的母親而外，到如今從沒會有這樣關注我的人。過慣流浪生活的我，很少能够領受到誠摯的勸告，但是淑君却能够這樣關注我，能够給我以深厚的温情，我就是鐵石心腸，也是要感激她的。但是我這渾蛋，我這薄情的人，我雖然感激她，但不會愛她。今日以前我不會愛她，今日以後我當然更不會愛她的了，因為密斯鄭已經把我的一顆心拿去了，我已決定把我的愛交與密斯鄭了。

——密斯章，我真感激你！從今後我總要努力聽你的勸告了。酒真是害人的東西！——我很堅決地這樣說。

——我很希望你能聽我的話……

——呵！時候已經不早了，——我看一看表就驚異地說，——已經十二點多了。天氣這樣的冷，密斯章，你不要凍涼了才好呢。我們明天會罷！——我說了

這幾句話，就轉過臉來預備走上樓去，走了兩步，忽又聽得淑君在顫動地叫我：

——陳先生！

——什麼，密斯章？——我反過臉來問她。

淑君低着頭沉吟了一下，不作聲，後來抬起頭來很羞澀地說道：——沒有什麼，有話我們明天再說罷……

我不曉得淑君想向我說的是一些什麼，但我這時感覺得她是很興奮的，她的一顆心是在跳動。又或者她喊我這一聲，想向我說道：『陳先生！我……我……我愛你……你曉得嗎？……』如果她向我這樣表示，而對面公開地表示時，那我将怎麼樣回答她呢？我的天老爺！我真不知我將如何回答她！我如何回答她呢？愛她？或是說不愛她？或是說一些別的理由不充足的拒絕的話？……還好！幸而她終於停住了她要向我說的話。

——我祝你晚安！——說了這一句話，我就很快地走上樓來了。在我初踏樓

梯的時候，我還聽到淑君長嘆了一口氣。

六

窗外的冷雨淒淒，尖削的寒風從窗縫中吹進，浸得人毛骨聳然。舉目看看窗外，只見一片煙霧迷濛，整個的上海城沈淪於灰白色的死的空氣裏，這真是令人易感多愁，好生寂寞的天氣。我最怕的是這種天氣；一遇到這種天氣時，我總是要感到無端的煩悶，什麼事都做不得。曾記得在中學讀書的時候，那時對這種天氣，常喜拿起筆來寫幾首觸景感懷的牢騷詩詞，但是現在，現在却沒有往昔那般的興致了。

清早起來，兩眼向窗外一望，即感覺得異常的不舒服。昨晚在東亞旅館會聚的情形尙縈迴於腦際，心中想道，今天若不是天陰下雨，我倒可以去看看密斯鄭……但是這樣天陰，下雨，真是討厭極了！……我越想越恨天公的不做美，致我今天不能會着昨晚所會着的那個可愛的人兒。

吃過早餐後，我即在樓下客堂與淑君的兩個小姪兒鬥着玩。淑君的母親到隔壁人家打麻雀去了，與淑君同留在家中的只有她的嫂嫂。淑君躺在籐椅子上，手裏拿着一本將來之婦女，在那裏很沉靜地看；她的嫂嫂低着頭爲着她的小孩子縫衣服。我不預備擾亂她們，倘若她們不先同我說話，那我將不開口。我感覺得淑君近來越發用功起來了，只要她有一點閒空，她總是把這一點閒空用在讀書上。幾月前她很喜歡繡花縫衣等的女工，現在却不大做這些了。她近來的態度很顯然地變爲很沉默的了，——從前在吃飯的時候，她總喜歡與她的家人做無意識的辯論，說一些瑣屑而無味的話，但是現在她却很少有發言的時候。有時偶而說幾句話，可是在這幾句話之中，也就可以見得現在的她與以前的不同了。

——陳先生！——淑君直坐起來，先開口向我說道：——你喜歡研究婦女問題嗎？有什麼好的關於婦女問題的書，請介紹幾本給我看看。

——我對於婦女問題實在沒有多大研究。——我微笑着這樣地回答她。——

我以為你關於這個問題比我要多知道一些呢。密斯章！你現在研究婦女問題嗎？

——說不上什麼研究不研究，不過想看看幾本書罷了。明天有個會……，

——她看看她的嫂嫂，又掉轉話頭說道：——呵，不是，明天有幾個朋友，她們要求我做一篇『女子如何才能解放』的報告，我沒有辦法……——她的臉微微地紅起來了。

——女子到底如何才能解放呢？我很想聽聽你的意見。

——我的意見是，如果現在的經濟制度不推翻，不根本改造一下，女子永遠沒有解放的希望……陳先生！你說是嗎？我以為婦女問題與勞動問題是分不開的

○……

——密斯章！我聽你的話，你的學問近來真是很進步呢！你的意見完全是對的。現在的經濟制度不推翻，不但你們女子不能解放，就是我們男子又何嘗能得解放呢？

淑君聽了我的話，表現一種很滿意的神情，她的嫂嫂聽到我們說什麼「女子……」「男子……」抬起頭來，很猶疑地看看我們，但覺得不大明白似的，又低下頭繼續她的工作了。今天的談話，真令我驚異淑君的進步，——她的思想很顯然地是很清楚的了。

——現在的時局很緊急，——她沉吟半晌，又轉變了說話的對象。——聽說國民軍快要到上海了，你的意思是……？

——聽說是這樣的，——我很遲慢地回答她。——不過國民軍就是到了，情形會變好與否，還很難說呢。……

——不過我以為，無論如何，總比現在要好些！現在的時局簡直要人的命，活活地要悶死人！……這幾天聽說又在殺人罷？

——哼！……——我嘆了一口長氣。

天井內的雨越下越大了。我走到客堂門前，向天空一望，不禁很苦悶地嘆着

說道：

——唉！雨又下得大了！這樣的天氣真是令人難受呵！坐在屋裏，實在討厭！沒有辦法！

——陳先生！——淑君的嫂嫂忽然叫我一聲。

——什麼？……——我轉過臉來莫明其妙地望着她。她抬起頭來，暫時擱置她的工作，笑嘻嘻地向我說道：

——陳先生！我看你一個人怪不方便的，怪寂寞的，你爲什麼不討一個大娘子呢？討一個大娘子，有人侍候你，也有人談心了，那時多麼好呢！一個人多難熬呵！……

這時淑君聽見她嫂嫂說這些話，又向椅子上躺下，把臉側向牆壁，重新看起書來。我簡直不知如何答覆這個問題爲好，及見到淑君的神情，我不覺更陷到很困難的境地。我正在爲難的當兒，恰好聽見有人敲門，我於起冒着雨跳到天井內

開門。我將門開開一看時，不禁令我驚喜交集，呵，原來是密斯鄭！這真是我所料不到的事情呵！我雖然一邊同她們談話，一邊心裏想着密斯鄭的身上，但總未想到她恰於這大雨淋漓的時候會來看我。她的出現真令我又驚，又喜，又感激；在這一瞬間，我簡直把淑君忘却了，唉！可憐的淑君！……

——呵呵！原來是你！這樣大的雨……——我驚訝地這樣說。我只見得她雙手擦着雨傘裙子被雨打濕了一半，一雙腳穿着的皮鞋和襪子，可以說是完全濕透了。她見我開了門，連忙走進客堂，將傘收起，蹣蹣腳上的水，上氣接不到下氣，很急喘地向我說道：

——我，我出門的時候，雨是很小的，誰知剛走到你們這個弄堂的轉角，雨忽然大起來了。唉！真是糟糕的很！你看，我渾身簡直淋漓得不像個樣子！

——呵呵！讓我來介紹一下：——這時淑君站起來了，兩眼只注視來人，面上顯然露出猶疑而失望的神情。——這是密斯章，這是密斯章的嫂嫂，這是密斯

鄭。

呵呵！密斯鄭……——淑君勉強帶着笑容地這樣說。我這時也顧不得淑君和她的嫂嫂是如何地想法，便一把將密斯鄭的雨傘接在手裏，向她說道：

——我住在樓上，請到我的房裏去罷！

這是密斯鄭第一次到我的房裏。她進我的房門的時候，向房內上下四周際看了一下，我也不知道她是否滿意於我房內的佈置，我沒有問她的意見。我請他坐在我的書桌旁邊的一張木椅子上，我自己面對着她，坐在我自己讀書寫字的椅子上。她今天又穿了一身黑色的服裝，姿態同昨天差不多，不過兩頰爲風吹得紅如兩朵芍藥一樣。

——今天我半天沒有功課，——她開始說道——特爲來看看陳先生。出學校門的時候，雨是下得很小的，不料現在下得這樣大。——她低頭看看自己的腳。——渾身濕得不成樣子。

——呵，這樣大的雨，勞你來看我，真是有罪的很！……密斯黃還在學校裏嗎？

——她去找俞先生去了。

我們於是開始談起話來了。我先問起她的學校的情形，她同密斯黃的關係等等，她爲我述說了之後，又問起我的生活的情形。我告訴她我是一個窮苦的，流浪的文人，生活是不大安定的。她聽了似乎很漠然，無所注意。我很希望她對於我的作品，我的思想，我的生活情形，有所評判，但她對於我所說的一些話，只令我感覺得她的思想很蒙混，而且對於時事也很少知道。論她的常識，那她不如淑君遠甚了。她的談話只表明她是一個很不大有學識的，蒙混的，不問心外事的小學教師，一個普通的姑娘。但是這時我爲所謂樸素的美所吸引住了，並不十分注意她的這些內的質量。我還以爲我倆初次在一塊兒談話，兩下都是很局促的，當然有許多言不盡意地的方。因爲我愛上她了，所以我原諒她一切。……

「下這樣大的雨，她今天倒先來看我，可見得她對我是很有意思了，也好，我就在她的身上，解決我的戀愛問題罷，不解決真是有點討厭呵！……她似乎也很聰明的樣子，我可以好好地教導她。……」我這樣暗暗地默想着，她今這次冒雨的來訪，實在增加了我對於她的愛戀。我越看她越可愛，我覺得她是一個很忠實的女子，倘若她愛上我，她將來不致於有什麼變動，我所需要的就是忠實。倘若她能忠實地愛我，那我也就很滿足了，決不再起別的念頭，……如此，我似乎覺得我真正地愛上她了。

我倆談了兩個多鐘頭的話，樓下的掛鐘已敲了十一下，她要回校去了，我邀她去到館子吃飯，可是她說下午一點鐘有課，恐怕就誤了，不能去。我當然不好過於勉強她。當她臨行的時候，她說我不方便到她的學校裏去看她，因為同事們要說閒話，如果她有空時，她就到我住的地方來看我……我聽了她的話，不禁暗暗地有點奇怪：「她是當先生的，有什麼不方便的地方？同事們說閒話？有什麼

閉語可說？……呵！也能，也許是這樣的，只要她能常常到我這兒來就好了，……

我送她下樓，當我們經過淑君的身旁時，淑君還是斜躺在籐椅子上面，面向着牆壁看書，毫不理會我們，似乎完全不覺察到的樣子。這時她的嫂嫂在廚房裏燒飯，當我將密斯鄭送出門外，回轉頭來走到客堂時，淑君的嫂嫂連忙由廚房跑出來向我問道：

——她是什麼人？是你的學生還是你的……？

——不，不是，她不是我的學生，是我認識的一個朋友。——我很羞怯地這樣回答她，我暗暗斜眼瞞看淑君的動靜，她似乎沒有聽到我們說話的樣子，她連看我們也不看一下，這時我心中覺着有點難過，似乎有人在暗暗地責罰我。我向淑君說幾句話，但是我說什麼話好呢？她這時似乎在沉靜地看書，但是她真是在看書嗎？……接着淑君的嫂嫂帶着審問的口氣又問我道：

——你的女朋友很多嗎？

——不，不，我沒有幾個女朋友……

——我告訴你，陳先生！女朋友多不是好事情，上海的女拆白黨多得很，你要當心些呵！……——說至此，她向淑君看一看，顯然露出爲淑君抱不平的神情，我不禁也隨着她的眼光向淑君溜一下，看着她仍是不作聲地看書，連動都不動。

——交女朋友，或是娶大娘子，——她又繼續地說道：——都是要檢有良心的，靠得住的，陳先生，你曉得嗎？漂亮的女子大半都是靠不住的呵！……——說完話。她即掉轉頭走向廚房去了。

她簡直是在教訓我，不，她簡直是發牢騷，爲淑君抱不平，我聽了她的話，不禁微微地有點生氣，但是沒有表示出來，我兩眼筆直地看着她走向廚房去了。我這時的情緒簡直形容不出：是發怒？是慚愧？是羞赧？是……？我簡直一瞬間陷

於木偶般的狀態，瞠目不知所言。過了半晌，我又掉轉頭來看看淑君，但是淑君還是繼續地在看書，一點兒也不理會我。我偶然間覺着難過極了！我想向她說幾句話，但是我找不出話來說，並且我不敢開口，我似乎覺着我是一個犯了罪過的罪犯，現在正領受着淑君的處罰，雖然這種處罰是沉默的，無形的，但是這比打罵還嚴厲些。我最後無精打彩地跑上樓來了。半點鐘以前，密斯鄭所給與我的愉快，安感和幻想，到這時完全消沉下去，一縷思想的線只繞在淑君的身上，我也不明白這是因為什麼，我自己覺得很奇怪；我對於淑君並沒有愛的關係，因之，對於她並不負什麼責任，為什麼今天淑君的冷淡態度，能令我這樣地悵惘呢？……

一上了樓，我即直躺在床上。滿腦子亂想，不覺已到了吃中飯的時候。往時到了吃飯的時候，如果淑君在家，大半都由於淑君叫我下樓吃飯，但是今天却不然了！「飯好了，下來吃飯呀，陳先生！」這還是淑君的聲音了，這是淑君嫂嫂的聲音！為什麼淑君今天不叫我了？奇怪！……我聽見不是淑君叫我吃飯的聲音，我

的一顆心簡直跳動起來了。『我今天還是下去吃飯呢，還是不下去？……』我這樣猶豫着，也可以說是我有點害怕了，結果。我的肚子命令我下去吃飯，因為我已經餓得難受了。

我們還是如往時地共棹吃飯，淑君的母親坐在上橫頭，今天也似乎有點不高興的神氣，這是因為輸了錢，還是因為……？淑君的嫂嫂坐在下橫頭，默默地餵她的小孩子。淑君坐在我的對面，她的神氣，呵，她的神氣簡直給我以無限的難過。他這時的脸色是灰白的，一雙大眼充滿了失望的光，露出可憐的而抱怨的神情。我不敢正眼看她；我想說些話來安慰她，但是我說些什麼話呢？我們三人這樣地沉默着，若除了碗筷的聲音，那嗎全室的空氣將異常地寂靜，如同無人在內似的，這種現象在往時是沒有的。

這種寂靜的空氣將我壓得極了，我不能再忍受，就先勉強地開口說道：

「老太太！今天打牌運氣好嗎？贏了多少錢哪？」

——沒有贏多少錢，——她很冷淡地回答我。——沒有事情，打着玩玩——
大家又重復沉默下來了。

——陳先生！——淑君忽然發出很顫動的聲音，似乎經了許多周折，躊躇，
忍耐，才用力地這樣開口說道：——你今天出去嗎？

——不出去，密斯章。——我很猜疑地望着她，這時她的臉略起了一層紅暈，
兩眼又想着我，又不敢看我似的，接着又很顫動地問道：

——今天來看你的這個女朋友，她姓什麼呀？

——她姓鄭。

——她現在做什麼事情呀？

——現在一個女子小學裏當教員。

——呵呵！……——她又不說話了。

——現在的女學生真是不得了，——淑君的母親這樣感慨地說道：——居然

自己到處找男朋友，軋辮頭：唉！不成個樣子！……

淑君望了她母親一眼。我聽了她的話，一方面覺得她的話沒有道理，一方面却覺得沒有話好駁斥她。我以為我今天還是以不做聲爲妙，同這些老太婆們總是說不出道理來。

——媽，你這話也說得太不對了！哪能個個女學生都亂軋辮頭呢？當然有好處的，也有壞的，不可一概而論。——淑君表示不贊成她的母親的意見。淑君的嫂嫂插口說道：

——現在男女學生實行自由戀愛，這不是亂軋辮頭是什麼？去年我們樓上住的李先生，起初本沒有老婆，後來也不知從什麼地方弄來了一個剪了頭髮的女子，糊裏糊塗地就在一塊住起來了。他們向我們說是夫妻，其實沒有經過什麼手續，不過是軋辮頭罷了。後來不知爲什麼吵了一場架，女子又跑掉了。

——自由戀愛本來是可以的，——淑君說着這一句話時，將飯碗放下，似乎

不再繼續吃的樣子，呵，她今天只吃了一碗飯！——不過現在有些人胡鬧罷了。女子只要面孔生得漂亮，想戀愛是極容易的事情；而男子呢，也只要女子的面孔生得漂亮，其他什麼都可以不問。男子所要求於女子的，是女子生得漂亮，女子所要求於男子的，是男子要有金錢勢力……唉！什麼自由戀愛？！還不是如舊式婚姻一樣地胡鬧麼？……

淑君說完這些話，就離開桌子，向籐椅子坐下。她又拿起一本書看。我聽了她的話之後，我簡直說不出我的感想來：她是在罵我呢？還是在教訓我呢？還是就是這樣無成見地發發牢騷呢！……

我想在她的面前辯白一下，但我終於止住了口。也好，權把這些話語，當作淑君對於我的教訓罷！

七

光陰如白駒似的，不斷地前馳；我與密斯鄭的感情也日漸地濃厚起來。相識以來，不覺已過了兩個多月了，在這兩個多月之中，我倆雖然不是每日見面，然至久也不過三四日。我倆有時到公園中散步，有時到影戲院看影戲，有時同俞君和密斯黃一塊兒飲酒談心……總而言之，我的生活由枯燥的變為潤澤的，由孤寂的變為愉快的了。雖然密斯鄭在我面前總是持着緘默的態度，不肯多說話，——據密斯黃說，這是她生來的性格——從未曾真切地將她的思想，目的，願望，及對於生活的態度……說給我聽過，可是我始終原諒她，以為她是一個很忠實的姑娘，倘若我能好好地引導她，那她一定可以滿足我的願望。我覺得她是很誠摯地愛我的，若我要求與她結婚，那她決不會表示拒絕的。若她不是誠摯地愛我的，那她為什麼要同我這樣地接近？為什麼她在俞君和密斯黃面前，極力地表示對於

我有好感？是的，她一定很愛我，而且很了解我……

同時，我覺得淑君對我的態度日漸疎淡了，不，這說不上是疎淡，其實她還勉強着維持她原來對於我的態度，不過時常露出失望和怨望的神情來罷了，我對於她很表同情，我想盡我所有的力量來安慰她，但是我，我不能愛她，我的一顆心不能交給她，這倒如何是好呢？唉！我對不起她，我辜負她對於我的真情了。我應當受嚴厲的懲罰呵！

時局日漸緊張起來了。上海的革命民衆醞釀着對於當地軍閥做武裝的暴動。可敬佩的淑君現在爲着秘密的反抗的工作而勞瘁，很少有在家的時候。她是在做工會的工作？女工的工作？黨的內部的工作？公開的社會的工作？……關於這些我沒有問她，我以爲我沒有問她的必要有一次我偶然在她書中，不注意地翻出一張油印的女工運動大綱，我才敢斷定她近來做的是什麼工作。我想像她努力的情形，不禁暗暗慚愧起來！也許當她在羣衆中聲嘶力竭的時候，就是陪着密斯鄭

或散步，或在戲院尋樂的時候……唉！我這空口說革命的啊，我這連一個女子都不如的人呵，我真應當愧死！

密斯鄭，呵，現在讓我簡稱他爲玉弦罷，對於革命這回事情，並不表示十分熱心，雖然她從沒表示反對過，在我的理性上說，我知到俞君所說的『密斯鄭是很革命的……』是錯了但是在我的感情上，我總以爲玉弦不會不是革命的，因爲她了解我，愛我，凡愛我和了解我的女子，絕對不會是不革命的，如此，我以爲玉弦思想同我一樣，至少也可以被我引到我所要走的路上來。是的，我真是這樣地想着！但是天下的事情真真不可拿感情來做判斷！玉弦是不是真愛上了我？是不是因爲真正了解了我才愛我？這真是一個問題罷？這個問題一直到現在我還不敢下一堅決的判斷……

光陰真是快的很，轉眼間又是仲春的天氣了。F公園內充滿了濃厚的春意：草木着了青綠的衣裳；各種花有的已經展開了笑靨，有的還在發育着牠們的蓓蕾

。遊人也漸漸交起來了，男男女女穿着花紅柳綠的衣裳，來來往往好似飛舞的蝴蝶。他們都好似欣幸地擺脫冬季的嚴枯，乍領受春色的溫柔。是的，這正是戀愛的時候，這正是乾坤調協，萬物向榮的時候。

一天下午五點多鐘的光景，F公園內的遊人已漸漸地稀少了，我與玉弦坐在臨近池邊的椅子上。我倆面對着溫和的，金黃色的夕陽，時而看看夕陽所映射的波影；在談一些普通的話後，我倆很寂靜地沉默着。她慢慢地把她的身子挨近我一點，我也把我的身子挨近她一點。如此，我倆的身子在最後成爲互相倚靠着的形勢。我的心開始跳動起來。我將她的右手緊緊地握着，她並不表示拒絕；我先不敢看他的面目，後來我舉起頭來，我倆的四目恰恰相對，這時她的目光顯然是很熱情而興奮的，她的嘴唇也微微地顫動起來。我覺着我再不能保持平靜的，沉默的態度了，於是我就先開口說道：

——玉弦！你愛我嗎？

——我，我愛你，陳先生！——極很顫動地說。

——不，你莫要再叫我陳先生了。你叫我一聲季俠，親愛的季俠，……這樣地叫一聲……

——親愛的季俠！

——呵，我的親愛的玉弦！我的親愛的妹妹！……

——……

——你真正地愛我嗎？

——我真正地愛你。

——我是一個窮文人一個窮革命黨人，你不怕我連累你嗎？

——不，不怕……——她停頓了一下才這樣說。

——呵！我的親愛的玉弦！

——我的親愛的季俠！

我一把將她抱到我的懷裏，和她接了很多的甜蜜的吻。這時我愉快，奮興，歡喜到了極度，彷彿進入了仙境的樂園似的。……在熱烈的接吻和擁抱之後，我的一顆爲情愛的火所燒動的心，漸漸地平靜下去，因爲我已決定了她是我的，她是真正愛我的人丁。

夕陽的金影從大地消逝下去，園內樹叢中間的幾盞稀疏的電燈，漸次地亮將起來，——夜幕已完全展開了。我與玉弦走出園來，到一家小飯館吃了飯之後，我即將她送回學校去。她的學校離我的住處並不甚遠，她進了學校門之後，我即徒步歸來，這時我的滿身心充滿了愉快，希望和幻想，我幻想我倆結婚採取何種的形式，將來的小家庭如何過法，我如何教導她做文讀書，戀愛的的生活如何才能維持得永久不變……總之。我覺着我是一個很幸福的人，我的將來生活有無限的光明。我斷定玉弦真是愛我的人，她將給我很多的幫助，將能永遠使我生活在幸福的懷抱裏。我並且想到我這一夜將做一個很甜蜜的很甜蜜的夢，一個流浪的文

人，四處飄泊的我，現在居然確定地得到了一個可以安慰我的女子，我的心境是如何地愉快呢？我從沒有這般愉快過！

幸福的幻想不知不覺地把我送到自家的門口來。我剛要舉手搖動門上的銅環時，忽然聽見裏邊客堂內有爭吵的聲音，於是我就停止扣門，靜悄悄地立着，側耳聽裏面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你已經這樣大了，替你說婆家，你總是不願意，你說，你到底想怎麼樣呢？難道說在家裏過一輩子嗎？——老太婆的聲音。

——難道說一個女子一定要嫁人嗎？嫁人不嫁人，這是我自己的事情……
——哼！哼！……這似乎是淑君的父親在嘆氣。

——現在的時局很不好，你天天不回家，到底幹一些什麼事？你這一包東西從什麼地方拿來的，你說！一個姑娘家怎麼能做這些事，你也不想嗎？你難道說真個同他們什麼革命地胡鬧嗎？……哼！……你就是不替自己想想，你也應當

替我們想想！如果鬧出什麼亂子來，你叫我們怎麼得了！……唉！想不到你近來變到這個樣子！……你嫁人不嫁人，我以為倒沒什麼要緊，可是你什麼革命革命地，那可是不行！……

我聽到此地，不禁暗自想道：「糟了！淑君的事情被她的父親察覺了，這樣怎麼辦呢？……」

——請你們不要大驚小怪的！誰個要去革什麼命來？這一包東西是一個同事交給我的，明天我還是要帶給她的，有什麼大了不得的事情呢？……哼！真是……你這話是騙誰的呵！……我看你將來怎麼得……得了……萬想不到你現在會變成這……這……這個樣子……——老太婆哭起來了。

——好，書也不要教了，我們也不缺少這個錢用。你可以在家裏做點事情，不要出去……

——那可不行！坐在家裏不會悶死掉了嗎？什麼都可以，可是閒坐在家裏是

不行的；我也不是一个囚犯！……我任着在大馬路被外國人打死都可以，被兵警捉去槍斃也可以，可是要我在家里坐着像囚犯一樣，那可不行……

……

聽到此地，我也沒有心思再往下去聽了。我暗自佩服淑君的不屈的精神，我想進去爲她辯白，解一解她的圍困，但是我轉而一想：「不妥當！我自身是一個唆使的嫌疑犯。我老早就被他們疑惑到什麼革命黨人身上去，爲着方便起見，我還是暫且不進去罷。……」於是我走出嚮口，順着A路閒踱了一回。後來覺着無趣，便跳上電車去S路找朋友。幸而C君在家裏，從他的口裏我得知戒嚴司令部昨天槍斃了幾個煽動罷工的學生，今天又逮捕了許多謀亂的工人。C君爲我述說了許多關於近來政局的消息。我聽了他的話之後，一時慚愧和憤激的情緒鼓蕩起來；我的一顆心只懸在淑君的身上；一兩點鐘以前，我與玉瑩在F公園的情景，幾乎完全被我忘却了。

八

說起來，真也慚愧！我也曾流浪過許多有名的地方，但從未會去過西湖一次。在上海住了很多年，而上海又是離西湖很近的地方，不過是一夜的火車路程，而我總沒有……唉！說起來，真是慚愧！『到西湖去呵！到西湖去呵！』我也不知道我會起過多少次的念頭，但每當決定往西湖遊覽的時候，總是臨時遇着了什麼糾葛的事情發生，絆住我不能如願。我夢想的西湖是多麼美麗，風雅和有趣：湖水的清澄，風月的清幽，英雄美人的遺跡，山邱峯嵐的別致……所謂明媚善笑的西子，也不知要怎樣地迷戀住遊客的心魂！『西湖不可不到，我一定要領受一下西子懷裏的溫柔！我一定要與美麗的湖山做一親切的接吻！……』我老是這樣地夢想着，但是至今，至今我還未與西子有一握手的姻緣。

在車馬轟動，煤灰蔽目的上海，真住得我不耐煩了。我老早就想到一個比較

空氣新鮮，人跡寂靜些的地方，舒一舒疲倦的心懷。自從與玉弦決定了戀愛的關係之後，我就常常想與她一塊兒到西湖去旅行。我與她商量了幾次，她甚表同意。她本是先在杭州讀過書的，屢屢爲我述及西湖的令人流連不置，我更爲之神魂嚮往。於是我倆決定利用春假的機會，往西湖去旅行幾天。

但是，我已經說過，我是一個窮苦的文人，到什麼地方去弄到這一筆旅行費呢？第一次去遊西湖，總要多預備一點錢，遊一個痛快才好，況且又與玉弦一塊兒……？我算來算去，至少需要一百元，可是籌得這一百元却非易事。我是以賣文爲生的，沒有辦法籌款，我當然又只得要拿起筆來絞弄心血了。我於是竭力做文章，預備將一篇小說的代價做遊西湖的旅費，我預先已經與一個出版家約好了，他說，若我將這一篇小說完成，我可以預支一百元的版稅，做文章本來是很苦的事情，爲着急忙賣錢而做文章，則更覺得痛苦異常，不過這一次我的希望把我的痛苦壓迫下去了。我想像到有了一百元之後，我可以與玉弦在西湖的懷抱裏領

受無限的溫柔：那時我倆或靜坐湖邊，默視湖水的巧笑；或盪舟湖中，領受風月的清幽；或憑弔古跡，交談英雄美人的往事；……呵！那時我將如何愉快呵！我將愉快到不可言狀罷！是的，那時我將成爲世界上一個最幸福的人……

我的一篇長篇小說終於完成了。當我的小說完成的時候，中國的時局却陡然一變：農工的蜂起驅走了軍閥殘孽，到處招展着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幟。革命軍快到了，整個的上海好像改變了面目，完全被革命的空氣所籠罩着了。我一方面欣幸我的小說終於完成了，我快要與玉弦往西湖做幸福的旅行，一方面又爲整個的上海慶祝，因爲上海從今後或可以稍得着一點自由了。

——陳先生！從今後你可以不必怕了，上海將要成爲革命黨人的天下了！哈哈！——淑君很高興地這樣對我說。

——密斯章，你現在的工作很忙罷？——我問。

——是的，工作忙得很：開會哪，遊行哪，散傳單哪，演講哪……真是忙得

很！不過雖是忙也是高興的！

是的，我高興，淑君高興，我們大家都高興，龐大的上海要高興得飛起來了。不過我的高興有兩種：一種高興是與淑君的高興相同的，一種高興却爲淑君所沒料到了，我要與玉弦一塊兒往西湖旅行，我要溫一溫西子的嘴唇……但這一種高興，我却不願向淑君表示出來。

——不料我們也有今日呵！——淑君趾高氣揚地這樣說，彷彿她就是勝利的主人。我也跟着她說道：

——不料我們也有今日呵！

淑君這幾天的確是很忙，很少有在家的時候，她的父母也無可如何，祇得聽她。我還是如政局未變以前的閒散，沒有什麼正式的政治的工作。有時想起，我好生慚愧：淑君居然比我努力得多了！呵！我這不努力的人呵！……

我一心一意祇希望春假的到來，玉弦好伴我去遊西湖，那美麗的，溫柔的，

令我久生夢想的西湖。

我一天一天的等着，但是時間這件東西非常奇怪，若你不等牠時，那牠走得非常之快，若你需要牠走快些時，那牠就擺起一步三停的架子，遲緩得令人難耐。『你快些過罷，我的時間之神！你將春假快些送到罷，我的時間之神！呵！美麗的西湖！甜蜜的旅行！……』我真焦急得要命！我祇覺着時間之神好像與我搗亂似的，同時我又担心我沒有長久保持這百元鈔票的耐性，因為我沒有把錢放在箱內，而不去動牠的習慣。

最後，春假是盼望到了，但是，唉！但是不幸又發生了不幸的事變，報紙上刊登了以下的消息：

『H地發生事變……敵軍反攻過來……流氓搗毀工會……逮捕暴徒分子……全城秩序紊亂……鐵路工人罷工……』

糟糕，西湖又去不成了！唉！西湖之夢又打斷了！

我真是異常地失望！我真未料到我這一次不能圓滿我遊西湖的美夢。錢也預備好了，同伴的又有一個親愛的玉弦，而且政治環境也不如從前的危險了……有什麼可以阻攔我呢？但是現在，唉！現在又發生了這種不幸的事情，——天下的事情真有許多難以逆料的。唉！我的美麗的西湖，我的不幸的中國！……

清早起來，洗了臉之後，連點心都沒有吃，先拿起報紙來看，不幸竟看到了這種失望的消息。我將這一則消息翻來覆去地看了三四遍，我的神經刺激得麻木了。我的西湖的美夢消逝了；這時我并未想到玉弦的身上。我好似感覺得一場大的悲劇快要到來，這一則消息不過是大的悲劇的開始。因此，我的滿身心顫動起來。

「撲通，撲通……」有人走上樓來了。

慘白的，顫動的淑君立在我的面前。她發出急促的聲音來：

——陳先生！你看見了日地的事情嗎？這真是從何說起呀！

我癡呆地兩眼瞪着她，向她點一點頭。

——這是爲着何來？這革命革得好呀！

——哼！——我半晌這樣地嘆道：——密斯章！你以這件事情爲奇怪嗎？S地也要快了罷。……不信，你看着……

淑君兩眼這時紅起來，閃着憤激的光。她憤激得似乎要哭起來了。我低下頭來，不願再看她的神情。我想說幾句話來安慰她一下，但是我自己這時也憤激得難以言狀，實在尋不出什麼可以安慰她的話。

——哼！……哼！——她噙着氣走下樓去了。

淑君走後。我卽向床上躺下，連點心都忘却吃。我又想起西湖和玉弦了：西湖的旅行又不成事實了，唉！這真是所謂好事多磨！……玉弦今天看了報沒有？她看見了這一則消息，是不是要同我一樣地失望？……她今天上午是沒有課的，她大概要到我這兒來的罷……親愛的玉弦……美麗的西湖……悲哀的中國……可

憐的淑君……

我真是異常地憤激和失望。我希望玉弦快些來安慰我，在與玉弦擁抱和接吻中，或者可以消滅我暫時的煩憂。我希望她來，我渴望着她的安慰，擁抱和接吻，但是奇怪，她終於沒有來。也許她今天是很不爽快的罷？也許她今天忙着住罷？不，她今天一定要來！她今天應當來！時間是一秒一分一點地過去了，快到吃午飯的時候了，奇怪，她終於沒有來。

第二天上午玉弦來了。她依然是穿着黑素色的衣服，不過她的面色不似往日來時那般地愉快了，顯然是很失望的，憂鬱的，或者還可以說，也有幾分是驚慌的。我當然還是如從前一樣地歡迎她，一見她走進我的屋時，我即連忙上前握她的手，抱她吻她，……但她這一次對我的表示却非常冷淡。我雖然感覺得不快，但我却原諒她：也許她身體不舒服罷？也許因為杭州發生事變，我們不能做西湖之遊了，她因之失望，弄得精神不能振作罷？也許她因為別的事故，弄得心境不

快罷？……總而言之，我爲她設想一切，我原諒她一切。

我倆並排地坐在床沿，我將她的雙手握着。我還想繼續地吻她，但她似乎故意地將面孔掉過去背着我。

——你昨天上午爲什麼不來呢？——我問她。

——……

她沒有回答我。我接着又問她道：

——你今天似乎很高興的樣子，難道有什麼心事嗎？請你告訴我，玉玢！

——沒有什麼心事。——她又沉默下去了。

——什麼，你爲什麼不高興呢？是不是因爲日地發生了事情，我們西湖去不成了？

——西湖去不去倒沒什麼要緊。

——你到底因爲什麼不高興呢？

玉弦沉吟了半晌，後來很顫動地說道：

——你難道還不曉得嗎？近來，這兩天……

——近來什麼呀？

——近來風聲緊的很，他們說要屠殺，時局危險得很……

——這又有什麼要緊呢！

——難道說你……你……不怕嗎？……

——我怕什麼！我也沒有担任什麼工作，難道說還能臨到我的頭上來嗎？請你放心！

她不做聲，我用手想將她背着我的臉搬過來，但搬過來她又轉將過去了。我這時真猜不透她是什麼意思。若說是她怕我有危險。爲我担心，那她就應當很焦心地爲我籌劃才對，決不會這樣就同生氣的樣子。若說是因爲憤激所致，但她却沒有一點憤激的表示，……這真教我難猜難量了！沉默了一忽，她先開口說

道；

——我要回家去……

——現在回家去做什麼呢？

——我的母親要我回家去。

——你的母親要你回家去？你回去了，把我丟下怎麼辦呢？我現在的生活是這樣地煩悶，時局又是這樣地不好，你回去了，豈不是更弄得我難受嗎？

……

——你能忍心嗎？我的玉弦！……

——我沒有法子想，我一定要回去。

——那嗎你什麼時候才能回上海呢？

——說不定，也許要兩個禮拜。

我到這時再沒有什麼話可說了。生活是這樣地煩悶，時局是這樣地不好，而

她又要回家去……唉；我沒有話可說了。我沒有再說挽留她的話，因為看她的意思是很堅決的，就是挽留也是不發生效力的，呵！愛人！……安慰！……甜蜜的幻想！……這時對於我所遺留的，祇是無涯的悵惘，說不出的失望。

——天不早了，我要回去了，下午還有課……

她立起身，我也隨着立起身來，但沒說一句話，似乎失落了一件什麼要用的東西，而又說不出什麼名字來。我送她下樓，送她走出門外，如往時一樣，但是往時當她臨行時，我一定要吻她一下，問她什麼時候再來，今天却把這些忘却了。當我回轉頭來經過客堂時，淑君含笑地問我道：

——陳先生！密斯鄭的學堂還在上課嗎？

——大約還在上罷，——我無精打彩地回了一句。

——近來風聲很緊，有很多的人都跑到鄉下去了。

——是的，密斯鄭說，她也要回家去。

——她怕嗎？哈哈！這又有什麼怕的呢？

——我不知道她怕不怕，也許是因爲怕的原故罷？

——陳先生！祇有我們才不怕……

淑君說這句話時，顯現出一種矜持的神氣，她的面孔蕩漾着得意的波紋，不禁令我感覺得她比往日可愛些。

九

過了三天，我接到了玉弦一封簡單的信，信上說，她不得已因事回家，上車匆匆，未及辭行，殊深抱歉，請我原諒……呵！就是這樣簡單的幾句話！我真沒有料得到。這封信所給我的，也祇是無涯的惆悵，與說不出的失望。

玉弦走了的第二天，空前的大屠殺即開始了。……

我是一個流浪的文人，平素從未曾做過實際的革命的運動。照理講，我沒有畏避的必要。我不過是說幾句閒話，做幾篇小說和詩歌，難道這也犯法嗎？但是中國沒有法律，大人先生們的意志就是法律，當你被捕或被槍斃時，你還不知道你犯的是那一條法律，但是你已經是犯法了，做中國人真是困難得很，如果我們這樣的文人，本來在各國是受特別待遇的，但在中國，也許因為說一句閒話，就會招致死刑的，唉！無法的中國！殘酷的中國人！……但既然是這樣，那我就

不得不小心一點，不得不防備一下。我是一個主張公道的文人，然而我不能存在無公道的中國。僅一念及我的殘酷的祖國來，我不禁爲之痛哭。中國人真是愛和平的嗎？喂！殺人如割草一般，還說什麼仁慈，博愛，王道，和平！如果我不是中國人，如果我不同情於被壓迫的中國羣衆，那我將……唉！我將永遠不踏中國的土地，

我不得不隱避一下，我的住址知道的人很多，這對於我的確是一件危險的事情，我不得不做搬家的打算。是的，我要搬家，我要搬到一個安全的，人所不知的地方。但是我將如何對淑君的家人，猶其是對淑君，怎樣說法呢？我住在她的家裏已經很久了，兩下的感情弄得濃厚，就同在自己的家裏一樣，今一旦無緣無故地要搬家，這却是從何說來？得罪了我嗎？我住着不舒服嗎？若不是因爲這些，那嗎爲什麼要搬家？將我要搬家的原因說與他們聽，這又怎麼能够呢？我想來想去，於是我就編就了一套謊語，不但騙淑君的家人，而且要騙淑君。阿！

倘若淑君知道了這個，那她不但要罵我爲怯懦者，而且要罵我爲騙子了。

日裏我在S路租定了一間前樓，這個新住所，我以爲是比較安全的地方；當晚我即向淑君的家人說，——淑君不在家，——我要離開上海到西湖去，在西湖或要住半年之久，因此，不得不將我的書籍及一切東西寄存到友人的家裏。等到回上海時，倘若他們的這一間樓而到那時沒有人住，我還是仍舊搬來住的，因爲我覺得我們房東和房客之間的感情很好，我並且以爲除了他們這樣的房東而外，沒有再好的房東了，

——到西湖去住家？爲什麼要到西湖去住家？在上海住不好嗎？我們已經住得很熟了，不料你忽然要搬家……

淑君的嫂嫂聽了我要搬家的話，很驚異地，而且失望地向我這樣說，我的回答是；學校關門了，薪水領不到，現在上海又是百物昂貴，我一個人的生活非百元不可，現在不能維持下去了，所以不得不離開上海。西湖的生活程度比較低些

，每月只要三四十元足矣，所以我要到西湖住半年，學到上海平靜了，學校開門的時候，我還是要回上海的。

我這一篇話說得他們沒有留我的餘地。淑君的母親不做聲，表示着很不高興的樣子；淑君的父親聽了我的話之後，竭力稱讚我的打算是很對的。淑君這時還沒有回來，也許在那裏工作罷；如果她聽了我要離開她的話，那她將做什麼表示呢？我想她一定很不願意罷？……好，這時她不在家裏，對於我是很方便的事情，——我不願意看見她臉上有挽留我的表情。她的家人無論那一個，要說挽留的話，我都易於拒絕，但是淑君有什麼挽留我的表示，那我就有點爲難了。

第二天清早我即把東西檢點好了。淑君平素起身是很遲的，不料今天她却起來得很早。我本想於臨行時，避免與她見面，因爲我想道，倘若我與她見面，兩下將有說不出的難過。但是今天她却有意地起來早些，是因爲要送我的行呢？還是因爲有別的事情？我欲避免她，但她却不欲避免我，唉！我的多情的淑君，我

感激你，永遠地感激你！

淑君的父親和哥哥很早地就到公司裏去上工去了。老太婆還沒有起來。當我隨行時，只有淑君和她的嫂嫂送我。她倆的臉上滿露着失望的神情。淑君似乎有多少話要向我說的樣子，但是終于緘默住了。只有當我臨走出大門的一刻兒，淑君依依不捨地向我問道：

——陳先生！你現在就走了嗎？

……

我只點一點頭，說不出什麼話來。

——到西湖後還常來上海嗎？

——我至少一個月要來上海一次，來上海時一定要來看你們的。

——那可是不敢當了。不過到上海時，請到我們家裏來玩玩。

——一定的……

！陳先生！你該不至於忘記我們罷？……

淑君說這話時，她的聲音顯然有點哽咽了，她的面色更加灰白起來。我見着她這種情形，不禁覺得無限的難過，恨不得把她的頭抱起，誠懇懇地吻她一下，安慰她幾句。她的嫂嫂立在旁邊不做聲，似乎懷着無涯的怨望，這種怨望或者是爲着淑君而懷着的罷？……我很難過地回答她一句，同時望着她的嫂嫂：

——絕對地不會！密斯章！嫂嫂！好，時間不早了，我要走了，再會罷！……

我走了。我走到衙堂口回頭望時，淑君和她的嫂嫂，還在那裏痴立着目送着我。我想回頭再向她們說幾句安慰話，但挑東西的人已經走得很遠了，我不得不跟着他。

我對於淑君，本沒有戀愛的關係，但是當我現在離開她時，我多走一步，我的心即深一層的難過，我的鼻子也酸了起來。似乎要哭的樣子。我也不知道這是因

爲什麼。難道說不自覺地，隱隱地，我的一顆心已經爲她所束住了不成？我並沒有起過愛她的念頭，但是這時，在要離開她的當兒，我却覺得我與她的關係非常之深，我竟生了捨不得她的情緒。我覺着我離開她以後，我將感受到無限的孤痕，更深的煩惱。呵！也許無形中，在我不自覺地，我的一顆心已經被她拿去了。我搬到新的住處了。

新的房子新的房東，我都沒感覺到有什麼不好的地方，但我感覺得如失了一件什麼東西似的。我感覺得有點不滿足，但是什麼東西我不滿足呢？具體地我實在說不出來。淑君在精神上實給與了我很多的鼓勵和安慰，而現在在她不能時常在我的面前了，我離開她了。……

我搬進新的寓所以來，很少有出門的時候，光陰一天一天地過去，我的煩惱也就一天一天地增加。本想在這種寂靜的環境中，乘着這少出門的機會，多寫一點文章，但是無論如何，提不起拿筆的興趣。日裏的工作：看書，睡覺閒踱，幻

想；晚上的工作也不外這幾項，並且孤燈映着孤影，情況更覺得寂寥難耐。「呵！倘若有一個愛人能夠安慰我，能夠陪伴着我，那我或者也略爲可以減少點苦悶罷？……唉！這樣簡直是在坐牢！……倘若玉玢不回家，倘若她能天天來望望我，談談，吻吻，那我也好一點，但是他回家去了……不在此地……」我時常這樣地想念着。我一心一意地希望玉玢能夠快些來上海，至少她能夠多寄幾封安慰我的信。光陰一天一天地過去，我的煩惱也就一天一天地增加，我的希望也就一天一天地殷切，但是老接不着玉玢的來信。玉玢不但不快些來上海，而且連信都不寫給我，不但不寫信給我，而且使我不能寫信給她，因爲我雖告訴了她我轉信的地方，而她並沒有留下通信地址給我。

「難道是她變了心嗎？……」我偶爾也想到此，但即時我又轉過念頭，責備自己的多疑：「不會！不會！絕對不會的！我倆的關係這樣深，我又沒有對不起她的地方，她哪能就會變了心呢？……大約是因爲病了罷？也許是因爲郵政不道的

原故。……她是個很忠實的女子，絕對不會這樣發薄情！……『當我想到』也許是因爲病了罷？……』我不禁把自身的苦悶忘卻了，反轉爲玉弦焦急起來。

已經過了兩禮拜了。而我還未得到玉弦的消息。我真忍耐不下去了，於是決意到她的學校去探問，不意剛走進學校的門，卽同她打個照面。她一見到我時，有點徬徨不安的樣子，面色頓時紅將起來。我這時真是陷於五里霧中，不知她究竟是怎麼一回事：難道說沒有回家去？回家去了之後，爲什麼不寫信給我？既然回到上海了，爲什麼不通知我一聲？爲什麼今天見着我不現着歡欣的顏色，反而這樣徬徨不安？奇怪！真正地奇怪！……我心裏雖然這樣懷疑，但是我外貌還是很鎮定地不變。我還是帶着笑向她說道：

——呵呵！我特爲來探聽你的消息，却不料恰好遇着你了。你什麼時候回到上海的？

——我是昨……昨天回到上海的。——她臉紅着很遲鈍地這樣說了一句，便

請我到會客室去，我跟着她走進會客室，心中不禁更懷疑起來：大約她是沒有回去罷？

——路上很平安嗎？

——還好，

——你走後，我從未接到你的一封信，真是想念得很；你沒有留給我你的通信處，所以我就想寫信給你，也無從寫起。

——呵呵，真是對不起你的很！

——你沒到我的原住處去罷？我搬了家了。

——呵呵！你已經搬了家了！

——今天你能跟我一塊兒到我的新住處坐一下嗎？

她低下頭去，半晌抬起頭來說道：

——今天我沒有工夫，改一天罷……

——你什麼時候有工夫？

——後天下午我到你那兒去。

——好，後天我在家裏等你。

我將我的住處告訴了她之後，見着她似乎是很忙的樣子，不願意耽誤她的事
情，於是就告辭走回家來。

照理講，愛人見面，兩下應當得着無限的愉快和安慰，但是我今天所帶回家
來的，是滿腹的懷疑，一些不是好徵兆的感覺。「無論好壞，她變了心沒有，等
到她後天來時，便見分曉了。唉！現在且不要亂想罷！……」於是她安心地等着
，等着，等着玉趾的到來。

過了一天了。

到了約期了。

在約會的一天，我起來非常早，先將房內整理一下，後來出去買一點品等類

預備招待我的貴重的客人，可是我兩眼瞇着表，一分過去了，……一點過去了……直到了要吃中飯的時候，而玉弦的影子還沒有出現。『是的，她上午無空，下午才會來的，好，且看她下午來不來……』我無可奈何地這樣設想着。我兩眼瞇着表，一分過去了，一點又過去了……天快黑了……天已經黑了……玉弦還是沒有來。到這時我已決定玉弦是不會來的了，於是也就決定打斷盼望她來的念頭。我這時的情緒誰能想像到是什麼樣子麼？我說不出牠是什麼樣子，因為我找不出什麼適當形容詞來形容牠。

我幾乎一夜都沒會睡着。這一夜完全是消磨在無涯的失望和悵惘裏。雖然我還不能斷定玉弦的不來，是因為她已經變了心的原故，但是我已經感覺到與她的關係已經不是和從前一樣固結的了。

第二天上午我接到了玉弦的一封信：「季俠：今日因事，不能踐約，實深抱歉。他日有暇，請再函約可也。時局如斯，請勿外出，免招禍患……」這一封信

將我對於她的希望，完全打消了，我覺得她已經不是我的了。我只有失望，只有悲哀。但我不再希望了。到現在我才覺悟我對於玉弦沒有認識清楚，我看錯人了。我從前總以為她是一個很忠實的女子，既經愛上了我，絕對不會有什麼變更的，但是現在？唉！現在的她不是我理想中的她了！

我不怨她，我只怨我自己看錯人了。我不恨她，我反以為她的爲人是可憐的……她的心靈太微小了！她是一個心靈微小的女子……

我看了她的信，沉思了一忽，即寫一封信給她，做最後一次的試探。我問她：我們長此做朋友呢，還是將來要發生夫婦的關係？……我不得不如此問她，並要求她給一個堅決的回答，因為我們有約，我已經允許過她，倘若如此含混地下去，在我以為是沒有意義的。在寫這一封信的時候，我已料到她給我的回答，是我們只能維持朋友的關係，但我要求她給我這樣一個正式的回答，因為我藉此可以完全決定我對於她的態度。

結果，她的回答與我的預料相符合。她說，我倆的情性不合，所以說不到結成夫婦的關係……呵！是的！我倆的情性的確是不合呵！這不但她現在向我這樣說；我自己也是這般承認的。如果兩人的情性不合，那嗎怎麼能維持戀愛的關係呢？情性不合，就是朋友的關係都難保存，何況戀愛？是的，我承認玉弦的話是對的。不過我很奇怪：相交了幾個月，爲什麼到現在她才發見我倆的情性不合？爲什麼我到現在也才感覺到我們沒有結合的可能？我倆不是有過盟約麼？不是什麼話都談過麼？不是互相擁抱過，接吻過麼？……但是現在却發見了「情性不合」！這是誰個的錯誤呢？

我讀了她的回信後，即提起筆來很堅決地寫了幾句答覆她：「你所說的話我完全表示同意。戀愛本要建築在互相了解和情性相投的基礎上面，不應有絲毫的勉強。我倆既情性不投，那麼我們當然沒有結合的可能。呵！再會！祝你永遠地幸福罷！我倆過去的美夢，讓我們堅決地忘却牠罷！……」

我每讀小說的時候，常常見着一個人被她或他的情人所拒絕時，那他或她總是要悲哀，苦悶，有時或陷於自殺，有時或終於瘋狂……但我接着玉弦拒絕我的信的時候，我的心非常地平靜，平靜得比未接着她的信的時候還要平靜些。這是我的薄情的表現嗎？這是因為我沒會真心地愛過她嗎？呵，不是；這是因為她把我所愛的東西從她自己的身上取消了。我對於過去的玉弦，說一句良心話，曾熱烈地愛過，因為我把我理想的玉弦與事實的玉弦混合了：現在呢？她將我理想中的玉弦打死了，我看出了事實的玉弦的真面目，所以我不能再向她求愛了，所以當她拒絕我的時候，我的心異常地平靜。

F 公園初次的密吻，春風沈醉的擁抱，美麗的西湖的甜夢，一切，一切，一切的幻想，都很羞辱地，無意味地，就這樣地消逝了！……

十

與淑君別後，已有兩個禮拜了，她的消息我是完全不知道。有時我想到她的家裏看看她，但當我向她辭行時，我不是說過麼？我說我到西湖去，一個月或能到上海一次，現在還未到一個月，我如何能去看她呢？如果被她看出破綻來，那我將如何對她說話呢？說也奇怪，當我與她同屋住的時候，我並不時常想到她的身上，但是現在與她分離了，我反而不斷地想念她，她的影子時常縈迴於我的腦際。自從玉弦與我決裂後，——呵，其實也說不上什麼決裂不決裂，我與她的關係不過就是這樣很莫明其妙地中斷罷了。——我更時常地念及淑君，雖然這種念及並沒含有什麼戀愛的意味，但我覺得我與她的關係，倒比與她同屋住的時候的關係爲深了。我覺得我的一顆心被她拿去了，我就是想忘却她，也忘却不掉，我沒有力量能夠忘却她。

如果淑君知道我的這種心情，要向我罵道：「你這個薄情的人！你這不辨好壞的人！當人家將你拋棄的時候，你才知道念我，唉！誰要你念我？你還配念我嗎？……」我也只得恭順地承受着，因為我以為我應當受她的懲罰。她不懲罰我，我對於她的罪過，將永遠消除不掉，我的心靈上的痛苦將永無窮盡。現在我情願時常立在她的面前，受她的懲罰，但是好生悲痛呵，這已經是不可能的了！我的一顆心將永遠地負着巨大的創傷。

報紙上天天登載着逮捕和槍斃暴徒分子的消息，為避免意外的災禍計，我總以不出門為宜。一天下午我實在悶不過了，無論如何，想到大馬路逛一逛，帶買一點東西。我剛走到新世界轉角的當兒，在我的前面有三個女學生散傳單，我連忙上前接一張，這時我並沒注意到散者的面目，忽然一個女學生笑着說道：

——原來是陳先生！……

——呵呵，密斯章，很久不見了。

——什麼時候從西湖來的？

——昨天，密斯章！——我四外望一望，很驚心地向她們說道：——散傳單，事情是很危險的，你們要小心些才是！

——沒有什麼，——她也四外地望一望，笑着說道：——捉去頂多不過是槍斃罷……陳先生，我問你，密斯鄭現在好嗎？

——她，她……——我的臉有點發燒了。——我很久不見她了，她現在如何，我不知道。

——難道說……？——她很驚異地，這樣吞吐地問我。

——我已與她沒有什麼關係了！

——淑君！淑君！我們快走，巡捕來了，……——淑君的兩個女同伴這樣驚惶地催促她，她不得不離開我。我似乎有很多的話想向她說，但是已無說的機會了。我癡呆地站着看她們走去，我想趕上她們，與她們一塊兒……我想與淑君一

塊兒被捕，一塊兒被槍斃，但我終於沒有挪步。呵！我這個無勇的人！我這個怯懦者！我將永遠在淑君的靈魂前羞愧！……

不料這次匆促的會面，即成爲了永遠的訣別！天哪！事情是這樣地難測，人們是這樣地殘酷！一個活潑潑的淑君，一個天使似的女戰士，不料在與我會面的後幾日，竟被捉去秘密槍斃了！唉！這是從何說起呢？難道說世界上公道是沒有的麼？難道說真是長此不見正義和人道麼？唉！我的心痛……我若早知道這一次的會面即爲永別的時候，那我將跟着她，與她並死在一塊兒，雖死也是榮耀的。現在的世界還有什麼生趣呢？真的，對於有良心的和有膽量的人們，只有奮鬥和死的兩條路，不自由毋寧死呵！

在與淑君會面的這一天晚上，我的神魂覺得異常地不定；我竭力想將淑君忘却，但結果是枉然。我已發生了就同有什麼災禍要臨頭的感覺……「現在殺人如麻，到處都是恐怖……每一個有良心的人都有被殺頭的危險……淑君？淑君也許

不免呵！……唉！簡直是虎狼的世界……」我總是這樣地凝想着，淑君的影子隱現在我的面前，她就同纏住了我似的，我無論如何擺脫她不掉。

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連我自己也解釋不出來。

在第四天的上午，我決定到淑君的家裡去看看。我走進門的時候，淑君的母親坐在客堂左邊的椅子上，她的兩眼紅腫得如桃子一般，面色異常地灰白。淑君的嫂嫂坐在她的旁邊，低着頭做女工。她們見着我進門的時候，並不站立起來迎我，只是痴呆地緘默地向我望着。我見着她婆媳倆這般的模樣，不知她們家中發生了什麼不幸的事情，一時摸不着頭緒。我向右邊的一張椅子坐下後，兩眼望着她們，不知如何開口。

大家這樣地沉默了幾分鐘。

——陳先生，你來了嗎？——淑君的嫂嫂先開口問我。

——我來了，來看你們。

蔣光慈小說全集

四六五

——你是來看淑君的嗎？

淑君的嫂嫂剛說完這一句話，淑君的母親就放聲哭了起來。我不知道這是因為什麼，但我已感覺到是因為什麼了，我一時心裏難過得不堪，也似乎想哭的樣子，沉吟了半晌，我很顫動地問道：

老太太為什麼這樣傷心呢？

——你，你……你難道還不曉得她？……——淑君的嫂嫂也哭起來了。

——嫂嫂，我不曉得……

——淑君已經死了，並且死得很……很慘……

——什麼時候死……死的……？——我無論如何也忍不住不哭了。

——聽說是前天晚上槍斃的……秘密地槍斃的……可憐屍首我們都不見……

淑君的嫂嫂和她的母親越加痛哭起來了。這時的我，唉！我的心境是怎樣的難過！唉！我也同她們一樣，我只有哭！說不出的悲痛！

天哪！這是什麼世界！我，我簡直要發瘋了！……

最後，我勉強忍住哭，向她們說了幾句話，即告辭走出門來。我走到衙堂口時，見着街上如平素一樣地平靜，人們還是來來往往，並沒有什麼異樣，我的心茫然了。我向什麼地方去呢？回家去？回家去幹什麼呢？我應當去找淑君，追尋淑君的魂靈！

天哪！這是什麼世界！我，我簡直要發瘋了！……

我買了一瓶紅玫瑰酒和一束鮮花，乘車至吳淞口的野外。我尋得一塊干淨的草地。面對着汪洋的大海，將酒瓶打開，將一束鮮花放好，即開始向空致祭，我放聲痛哭，從來沒有這樣痛哭過，我越哭越傷心，越傷心越痛哭，一直哭到夕陽西墜。

她生前我既辜負了她，她死後應以哭相報。我哭到不能再哭的時候，心內成了一首哀詩，就把我這首哀詩當我永遠的痛哭罷！

到處都是黑暗與橫馳的虎狼，

在黑暗裏有一隻探找光明的小羊；

不幸虎狼的魔力太大了，

小羊竟爲着反抗而把命喪。

唉！我的姑娘！

我懷着無涯的悵惘。

回憶起往事我好不羞慚！

我辜負了你的情愛綿綿。

如今我就是悔恨也來不及了，

我就是爲你心痛也是枉然。

唉！我的姑娘！

我只有對你永遠地紀念。

我想到你的靈前虔誠地奠祭，

但誰知道你的屍身葬在何地？

在荒丘野塚間被禽獸們吞食，

抑飽了魚腹連骨骼都不留痕跡？

唉！我的姑娘！

且讓我將你葬在我的心房裏。

歸來罷，你的俠魂！

歸來罷，你的精靈！

這裏是你所愛的人兒在祭你，

蔣光慈小說全集

請你寬恕我往日對你的薄情。

唉！我的姑娘！

拿去罷，我的這一顆心！

這一瓶酒當作我的血淚；

這一束花當作我的誓語；

你是爲探求光明而被犧牲了，

我將永遠與黑暗爲仇敵，

唉！我的姑娘！

我望你的魂靈兒與我以助力。……

中華民國二十拾年一月出版
中華民國二十拾壹年一月再版

蔣光慈小說全集（第二集）

每册定價大洋壹元肆角

著者 蔣光慈

出版者 上海新文藝書店

校訂者 林長春

總發行所 蓬萊鴻跡社

代售處 各大書店



82
442478

